

斯克鲁奇的圣诞颂歌：释放最后一条锁链

由 C. Pippin Lowe 撰写并绘制插图

**** 板条一 ****

马利归来

斯克掳奇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尽管他疯狂地眨着眼睛，但他仍然无法看清黑暗。他本能地寻找支撑，伸出双手，但不平坦的道路卡住了他的鞋子，把他摔倒在地。地板上的灼热灼烧着他。惨叫一声，他猛地站了起来。

由于视力被剥夺，触摸也变得危险，只有嗅觉可以帮助他感知。当他缓慢前行时，硫磺的霉味扑鼻而来。每次呼吸，气味都会迫使眼泪流出来。透过模糊的泪水，他发现上方开始闪烁着微弱的橙色光芒。每前进一步，亮度都会增强。

这个空洞虽然看起来很大，但似乎没有墙壁。斯克鲁奇抬头望去，看到了数以千计的钟乳石，每一个都有着炽热的橙色尖端。这景象创造了壮观的景象。当斯克罗吉看到天花板上的奇迹时，他停止了向前的动作，照明也随之停止。他站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每一个动作都让房间重新陷入昏暗的光芒。此后的每一步都使钟乳石的火焰更加明亮。颜色一开始是冷橙色，很快就变成了红色。每走一步，所有的附属物都会变得越来越热，直到天花板发出蓝色的火焰。光芒让斯克罗吉的额头冒出了冷汗。紧接着，整个天花板爆发出一片耀眼的白色火焰。

几秒钟之内，巨大的尖刺火焰照亮了洞穴，明亮得史克鲁奇的视野被冲走了。斯克罗吉停止了动作，但为时已晚，无法扑灭大火。当他的眼睛试图适应时，他开始识别没有细节的形状。本来应该是泥土地板的地方，地面上覆盖着一片熔化的硬币。

当一声突然的破裂声在整个洞穴中回响时，斯克罗吉抬起头来。每一颗钟乳石都仿佛受到了自身火焰的攻击。脉动的附肢进出的力量如此之大，就像在呼吸一样。还没等他思考这个问题，白色熔化的硬币就开始像雨点一样落在史克鲁奇身上。一旦接触，它们就从硬币

变成了链条。束缚装置的移动就像一条蟒蛇将自己包裹在猎物身上。当束缚的挤压控制住时，斯克罗吉挣扎着。

斯克鲁奇惊恐地嚎叫起来，他的尖叫声在他的梦境之外响起。他直接跳了起来，然后又倒回床垫上。他因焦虑而颤抖，低声呻吟着，“变形”。**有一段时间**，这个梦一直萦绕在斯克鲁奇的心头，让他感到一种不祥的恐惧，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绪转向了回忆。

斯克鲁奇看了一眼壁炉架上方的时钟，意识到现在仍然是平安夜。他想起了他的噩梦以及它与多年前的另一个圣诞节前夕向他展示的锁链的联系。

当他躺在床上时，他想起了自己与三个灵魂的遭遇。他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了。每年，慷慨且通常是匿名的礼物都会从他的金库流入伦敦穷人的口袋。鬼魂再也没有拜访过他，他们也从来不需要。但鬼魂，马利——**那是另一个例子了**。因为这一年马利需要斯克鲁奇。

自从 1843

年那个关键的圣诞夜，三个灵魂和他的老朋友雅各布·马利带着斯克鲁奇踏上救赎之旅以来，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准确地说是十一年。现在，又一个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警觉地想着过去的事。

当幽灵困扰着斯克鲁奇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马利可能煽动拯救他的灵魂，但斯克鲁奇本人明白他的生命很快就会消失。当他想到自己即将死去时，他感到平静，并对自己被赋予的生命表示感激。他不后悔任何事，不后悔多年来被冷酷父亲的拒绝，也不后悔自己拒绝生命中唯一的爱人贝儿。

斯克鲁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贪婪的激情之中——

他是一个贪图钱币的人，也是一个对待劳动者处境的恶棍。然而，通过幽灵的仁慈，斯克鲁奇摆脱了自己的渺小，并让精神复活了。在过去的十一年里，伦敦**圣诞节**的转变紧紧跟随斯克鲁奇本人的转变。事实上，斯克鲁奇本人在这个节日的变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他被绑架到看不见的世界的同一年，圣诞贺卡带来了一个新的传统。英格兰对这些毫无色彩的问候感到兴奋。这张卡片为邮政总局和印刷商带来了一个新的行业，而画家的功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克鲁奇。在最初的几年里，十月期间，斯克鲁奇雇佣了数十名贫困

儿童来为欢乐的节日场景上色。十一月期间，所有进入会计室的人都会收到一捆六张卡片。这项工作本身为孩子们提供了资金来帮助他们的家人加入圣诞“布丁俱乐部”，所以他们的整个家族都可以享受传统的食物。尽管如此，几年之内，印刷商发现了一种给卡片上色的方法，孩子们就失业了。

然而，斯克鲁奇并没有放弃他的假期招聘。尽管他本人不懂音乐，但精心编排的合唱团优美的歌声常常让他颈后的汗毛竖起来。他觉得音乐是一种超越所有语言、信仰和传统的元素。从十一月下旬的“Stir-up Sunday”那天开始，斯克鲁奇付钱给十几个或更多的大孩子，让他们在伦敦街头唱节日最爱的歌曲。颂歌者总是受到有鉴赏力的公众的欢迎。许多人甚至能够把糖果带回家给弟弟妹妹。

斯克鲁奇为他自己和他的生意开创了许多个人节日传统。没有什么比他的个人圣诞贺卡更受欢迎的了。这位心爱的收件人应门，发现一位衣着考究的年轻人拿着一个信封，问道：“您是……先生吗？”或“您是……夫人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信封就被交给了。“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先生在这个充满节日气氛的时刻致以敬意。”说完，青年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信封里总是有一张卡片，上面有一支点燃的蜡烛的照片。卡片上的印刷文字总是准确地表达了承运人的原话：“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先生在这个充满节日气氛的时刻致以敬意。”

每张卡片的独特之处在于斯克鲁奇的手写便条。一张卡片上可能会写着：“我已经意识到你家里有这种病。请原谅你对斯克鲁奇和克拉奇特的亏欠。”另一个人可能会说：“您的女儿表现出了非凡的治疗技能。请使用为她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教育提供的资金。”人们常常随身携带斯克鲁奇的卡片作为幸运护身符。许多人将它们折叠起来，以便可以放入口袋中。

斯克鲁奇最珍视的传统是阿尔伯特亲王从他的原籍国德国借用的传统。1848年，王子将圣诞树以及苹果、爆米花串和丝带等装饰品送给了英国人民。自从出现以来，斯克鲁奇家里就一直有一棵树，工作时也有一棵树。

办公室的树枝上悬挂着装满硬币的信封，每个信封的折叠处都藏着不同的金额。当员工的孩子们在假期探望他们的父亲时，每个人都对这些信封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知道在节礼日，虽然他们的父亲收到了传统的装满钱的袋子，但他们也可以选择了一个信封来保存。

在有金钱装饰品的五个季节中，史克鲁奇最喜欢回忆 1851

年。那年圣诞节，克拉奇特家族最小的儿子博兹赢得了这棵树的大奖。博兹，这个不可阻挡的活跃男孩，赢得了五英镑、四先令和六便士。这个五岁的孩子把钱拿给他最喜欢的弟弟蒂姆说：“蒂姆，现在你可以做出你一直告诉我的腿部发明了。”说完，他把钱扔给哥哥，然后转身，奔向其他的假期冒险。当斯克鲁奇听到博兹指示蒂姆购买他的腿部器械时，他决定把蒂姆拉到一边，向他询问这项发明。当斯克鲁奇意识到这个想法后，他思考了这个概念的合理性，认为这是可能的，并进一步资助了腿部直直器的创建。

直发器工作缓慢，但经过几年的稳定使用，蒂姆在身体上能够摆脱拐杖。蒂姆获得了行动自由，斯克鲁奇也获得了摆脱过去的自由。未来圣诞节幽灵的阴影不再给他带来不祥的黑暗。它已被未来的灯光所取代。

过去的十年是斯克鲁奇最好的十年。他和马利创办的企业已扩大为一家拥有六名员工的会计室。每年有数千人使用该企业。斯克鲁奇个人的慷慨让公司受到了关注。人们希望与“商业区的给予者”建立联系。每年，企业都获得了财富。每年，斯克鲁奇和克拉奇特都会找到新的方法来帮助人们远离济贫院。

最终，斯克鲁奇意识到他无法工作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1847

年，斯克鲁奇将一半的生意交给了鲍勃·克拉奇特(Bob Cratchit)作为早期遗产。又过了一年，“斯克鲁奇和克拉奇特”的标志才被安装起来。

当斯克鲁奇躺在床上，从被熔化的硬币困住的噩梦中恢复过来时，他凝视着角落里圣诞树上闪烁的圣诞木头灯光。被火焰的光芒迷住了，他开始回忆起下午弗雷德和双胞胎的来访。他的侄子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父亲。他对女孩们既不太保守也不太自由。然而，他总是有一个盛大的时间计划他们玩下午茶、抚摸野生动物和午睡躲避游戏。这两个女孩都不是所谓的精致，但她们都很可爱。

Fan的眼里闪烁着天使般的光芒，而Ebby.....好吧，她的闪烁还没有完全确定。她让姐姐不断地冒险。艾比有办法把公园散步变成在洛蒙德湖洞穴中寻找宝藏。去商店的旅程常常变成寻找盖恩先生的无花果布丁。艾比通常以她的好奇心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斯克鲁奇很珍惜这两个孩子，但也很喜欢范的安静精神，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他心爱的妹妹，也就是孩子的同名妹妹。

想到双胞胎之前的滑稽动作，斯科罗吉笑了。当斯克鲁奇和弗雷德坐在火边喝着一杯热蜂蜜酒聊天时，这对四岁的孩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收集蒸汽。有一次，为了让女孩们安静下来，斯克鲁奇请范过来坐在他的腿上。她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范轻轻地抚摸着布满皱纹的脸，把头靠在斯科罗吉的胸口上。当她把手从他饱经风霜的脸上移开时，斯科罗吉开始抚摸她羽毛般的金发。范闭上眼睛，靠在他温暖的身体上。但平静是短暂的。艾比因失去玩伴而感到愤怒。

“扇子！”

“艾比，过来和我坐在一起，”弗雷德请求道。

“不！我想和范一起玩。”她拉着范的手臂说道。

范看着姐姐问道：“我们可以玩Bah Humbug吗？”

弗雷德对斯克鲁奇眨了眨眼，艾比回答道：“是的，胡说八道。”

当范从斯克鲁奇腿上跳下来时，她告诉他：“你必须玩，叔叔。”

“还有你，神父，”艾比对弗雷德补充道。

两个人都抗议，但两个孩子都因为自己的兴奋而听不到。在意识到只有让孩子们玩游戏才能恢复平静后，斯克鲁奇询问“Bah Humbug”是如何玩的。当一个孩子互相交谈，并各自完成兄弟姐妹的句子时，规则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斯克鲁奇和弗雷德扮演支持角色，有点像协调人。总的来说，这是一款简单的游戏，正如人们对婴儿的期望一样。弗雷德要做出诸如“天空是蓝色的”或“雪是绿色的”之类的声明性陈述。当陈述不真实时，斯克鲁奇会说“Bah Humbug”。当斯克鲁奇说“Bah Humbug”时，第一个向前迈进一步的女孩必须保留这个位置。另一个则留在原来的位置。获胜者将是第一个到达斯克鲁奇的孩子。如果任何一个女孩在斯克鲁奇完成“Bah Humbug”之前向前迈进一步，她就必须后退一步，而她的妹妹将被允许向前迈进一步。最终，这些规则变得非常混乱，极具挑战性。

当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个游戏后，女孩们跑到了斯克鲁奇椅子对面的墙上。他们把背靠在冰冷的壁板上，扭动着身体，等待着父亲播报事实或谎言。

“史克鲁奇叔叔，我告诉你青蛙会飞。”

斯克鲁奇毫不犹豫地宣称：“胡言乱语！”两个女孩向前跳去。

“范，我更快了。”

“你不是。”

“曾是！”

“我是！”

“双方都赢了.....你们打平了，”弗雷德宣称。
“现在准备好。这是下一个。史克鲁奇叔叔，这些女孩都是好孩子。”

当斯克罗吉看着她们时，姐妹俩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咩-a-a-ah.....”

Fan上前，Ebby坚持道：“我们太优秀了！”

然后斯克罗吉说完，“骗人的！呃，啊，呃.....”他的笑声逐渐减弱，最终以微笑结束。

艾比把范拉了回来，她上前说道：“我赢了，范。”

“史克鲁奇叔叔欺骗了我，”她撅着嘴说。

“现在，女孩们，”弗雷德说。范后退一步，两人安静下来。
“下一个开始了。我相信，史克鲁奇叔叔，这两个人都是坏女孩。”

斯克罗吉再次抓住了第一个词：“咩-a-a-ah！”孩子们焦急地从一条腿跳到另一条腿。
“骗人！”他很快就说完了。

在艾比意识到史克鲁奇已经说完之前，范和她姐姐站在一起。

随着比赛的进行，每个孩子至少取得领先两次。上次他们打平时，史克鲁奇离他只有一臂之遥。范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等待着父亲宣布下一个断言，他开始一寸一寸地滑到艾比面前。一旦意识到姐姐的动作，艾比就觉得有必要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比赛。滑动、停止、滑动、滑动、停止——

非常狡猾，但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它的发生。弗雷德静静地坐着。史克鲁奇暗自窃笑。

Fan 比 Ebby

领先了一点，然后发生了相反的情况。由于史克鲁奇的房间很大，比赛变得有点累，所以弗雷德就让他们用狡猾的拖脚动作完成比赛。艾比拍拍范的手臂，范慢慢地向前移动。一旦范获得动力，她又用臀部撞了艾比。不到一分钟，两人就在史克鲁奇的膝下会合了。

“我赢了，”艾比宣称。

“不，你没有，”范坚持道。“你作弊了。”

“好吧，姑娘们，”弗雷德告诫道。

“但是，父亲，”每个人都说得有点不同步。

“你们都赢了，”斯克罗吉笑着张开双臂拥抱两个女孩。

双胞胎咯咯地笑着，挣脱了斯克鲁奇的束缚。“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吗？”艾比问。

“今天不行，”弗雷德和斯克罗吉异口同声地说。弗雷德继续说：“去玩玩具吧。斯克鲁奇叔叔和我还要再聊一会儿。”

女孩们就像金子一样好。他们在临街的大窗户下安静地互相招待。

当斯克鲁奇提出一个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话题时，这两个人一直在谈论一些容易忘记的事情。

“弗雷德，你是我唯一的继承人。既然如此，我不得不问，为了我员工的福祉，你打算如何处理我对斯克鲁奇和克拉奇特的一半继承权？”

弗雷德被事情的严重性吓了一跳，惊呼道：“叔叔，我还没有想过这个。”

“但我愿意.....我必须。你会经营这家公司吗？”

“说实话，叔叔，当律师我很满足。会计室——它不太适合我。”

“是的，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如果你要出售，请尝试在公司内部寻找买家，即使该买家必须分期付款。而且，如果你决定经营该业务，请向 Cratchit 寻求指导。”

“很好的建议。我会听从的，斯克罗吉叔叔。”

“那我就满足了。因为我知道你会做对我和公司来说正确的事情。”

斯克罗吉并不天真。他意识到，一旦他离开，生意就会发生变化。他知道，他的书面遗嘱不能要求未来屈服于文字。充其量，它们只是指导。展望未来，斯克鲁奇推测，在他死后，他的名字将会从这座城市的记忆中消失。他有能力为自己购买一座纪念馆，以延续城市本身的生命，但又抵制这个概念中的虚荣心。为大多数人提供的简单墓碑就足够了。他希

望有些人时不时地对他有好感。然而，没有什么是一定的，所以斯克罗吉意识到这一点后就放心了。

下午到了傍晚，斯克鲁奇厌倦了陪伴，来访的年轻人也厌倦了。弗雷德向他的叔叔道了一个愉快的晚安，同时告诉他教练将于下午 1:00 到达。第二天载他去参加传统的圣诞节庆祝活动。

自从那个命中注定的日子以来，斯克鲁奇就没有错过过在弗雷德家过的圣诞节，当时圣诞节的鬼魂让他在自己的坟墓上恳求怜悯。尽管时间过去了，但那段绝望的激情却从未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出于对赐予他的那一刻恩典的热爱，斯克鲁奇比其他日子更期待弗雷德的圣诞节。因为它们充满了节日的习俗——颂歌、热香料啤酒、装满圣诞老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的长袜，以及几乎每个人最喜欢的室内游戏“金鱼草”。这个游戏的危险挑战是从一碗燃烧的白兰地中抢夺葡萄干，让观众和参赛者都兴奋不已。当滴着蓝色火焰的手指将燃烧的水果扔进张开的嘴里时，观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无论是口中汁液扑灭火焰的嘶嘶声，还是偶尔传来的痛苦叫声，都让围观者兴奋不已。与比赛的兴奋感相比，赢得比赛是次要的。事实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所获得的只不过是吹嘘勇气的权利。

通常，这一天的欢乐会持续一周，从21日的圣托马斯节开始，一直持续到26日的节礼日。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沉浸在圣诞气氛中，直到新年过后，圣诞木头烧焦的残骸被收集起来并保存起来，以便在明年用来点燃节日木头。

斯克罗吉希望他能摆脱噩梦，这样就能重新入睡。尽管他的身体已经做好了休息的准备，但他的思绪却仍在徘徊。他对第二天的活动感到焦虑。他希望这一天能带来他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圣诞节，因为他预计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斯克罗吉闭着眼睛躺着，回忆让他保持清醒。突然，毫无征兆地，下面街道上传来一首歌曲，充满了他的卧室。圆号和长笛完美地演奏了《绿袖子》。甜美的英文旋律让他眼角流下泪水，他的思绪集中在一个抓着音乐盒的孩子的记忆上。街上传来的歌声，和音乐盒上清亮的同一首曲子的弹奏声，碰撞在了对去年夏天的大量回忆中。

那年夏天很热——比往年更热。斯克罗吉记得没有哪一年比最近 1854 年的夏天更热了。一想起那个炎热的天气，他就差点出汗。气温加剧了这些事件的痛苦，因为这是苏荷区挣扎期间需要应对的另一件事。

九月发生的事情迅速涌入他的脑海。他听到一声米中年妇女问道：“州长，您能帮我获得医疗援助吗？”然后，站在牛津和波兰街角的那个人发出刺耳的声音，向那些认为他是麻烦的人喊道：“是苏荷区的罪犯给上帝带来了复仇。”然后斯克鲁奇的思绪飘到了皮卡迪利大街的骚乱，那里有数十人在逃离脚下倒下的人时受伤，所有人都希望避免他的命运。

当街上传来的长笛和号角旋律传出他的卧室时，斯克罗吉的思绪停留在九月前不久的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人们不停地谈论着数百甚至数千人死在距离他们的账房仅几个街区的街道上。当他们谈话时，年轻的芬格尔·威尔斯大声朗读了每日新闻中的一封信。“那些死去的人应该为自己生活在霍乱产生的污秽之中而受到责备。对于那些因流行病而倒下的人，不应该有任何怜悯，我说没有任何怜悯.....”

“威尔斯先生。”

“是吗，克拉奇特先生？”

“你別再看下去了，不能再说出缺乏同情心的话，以免毒害我们的精神。请继续你的工作，刻不容缓。”

“是的，先生。”

然而，那些没有沉默的人仍在继续谈话。“我想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流行病？”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臭气是根源。”

“我听说这是爱尔兰人的阴谋，目的是报复英国造成饥荒。”芬格尔抬起头，但对这句话只是皱起眉头。

“不，这是一个皇家阴谋，旨在压制工人。”

“这太荒谬了。王室成员不需要密谋反对平民。他们只需表达自己的愿望就可以拥有几乎任何东西。”

“今天早上在教堂，牧师说恐惧本身就会使疾病长期存在。”

“就像神职人员制造出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一样，逃脱是不可能的。”

“教会是真理的守护者。”

“确实如此，并且一直在寻找新的地狱来推广。”

“我必须让你们都安静吗？”斯克掳奇说。

“请原谅，先生。”

有几分钟的时间，房间里安静了下来，但他们的脑海中却不断地思考着。最后，芬格尔·威尔斯提出了一个稍微不同的话题。“我想知道什么可以预防这种疾病？”

“别喝牛奶。”

“不喝牛奶？这是什么建议？”

“这只是我听到的，不是我编造的。”

“你确定吗？”

“我听说鸦片可以阻止疾病的发展。”

“根据我的经验，鸦片可以阻止任何事情的进展。”

“只喝啤酒就能远离疾病。”

“你是怎么知道的？”

“49年的疫情中，我叔叔是家里唯一没有感染霍乱的人。他唯一不同的是，他只喝啤酒。”

“啤酒，我可以做一瓶。”

“我也是。”

“我确定……”话还没说完，门就被打开了，打断了众人的思绪。在有人询问这名年轻女子如何获得帮助之前，她问离门口最近的男子：“你是彼得·奈达吗？”

“不，彼得在那边，”芬格尔指着角落里桌子旁的那个人说。

拿着一封信，忧心忡忡的女人跑到彼得的办公桌前。
“你必须赶过来，否则就太晚了。”她把信塞到他手里，同时拽着他的衬衫。

“等等。停下来。”彼得把她的手从衬衫上拿开，然后把一枚两便士塞进她的手掌里。

“快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当彼得打开这封信时，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员都聚集在他的办公桌周围。
“怎么了，彼得？”

“是南希。”

“你姐姐？”克拉奇特问。

“她和伊丽莎白病了。我需要去看她。”

“汉弗莱不也在吗？”

“他是的，但是他的病太多了，无法应对。”女孩说。

“彼得，你可能需要帮助。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斯克鲁奇先生，你确实很仁慈，但我不能对你可能受到的任何伤害负责。”

“那么，现在在座的人就是我的证人。让大家知道，我赦免彼得·奈达任何可能伤害我的事情。现在，正如这位年轻女子所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彼得仍然心怀忧虑，似乎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他的雇主走到街上。两人上了马车后，彼得说道：“小风车街。”

“我不会走上死亡之路。你最好换个方式。”

“不，等等。你要带我们走多远？”

“牛津和波兰是我所能冒险的最远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斯克罗吉和彼得上了出租车，很快就经过了皇家交易所，然后是英格兰银行。在任何其他工作日，这些都是斯克鲁奇的停靠站，但今天，他们离开商业区前往臭名昭著的苏豪区。从街道上拥挤的样子来看，你永远不会知道伦敦的任何地方在那一刻正在遭受无数人的死亡。牛津沿途的行进速度变得如此缓慢，以至于那些步行的人追上了马车，但几分钟后才被超越。在整个旅程中，马车不断地在移动和静止，同样的面孔不断从驾驶室的窗户前掠过。男人们看着一成不变的街头剧场，两个女人挽着手行走，交谈着，就好像没有其他人存在一样。然后孩子开始奔跑，只是停下来喘口气，但不久之后就可以看到他们再次奔跑。然而最有趣的是这个男人不断地呆呆地看着，要么是惊讶，要么是敬畏。他对什么如此着迷永远无法确定，但他脸上的表情让斯克鲁奇和奈达都笑了。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一起增添了这一天唯一的乐趣。

当马车停在牛津和波兰的拐角处时，斯克罗吉问道：“南希的丈夫吉尔伯特在哪里？”

“奥尔布赖特中尉正在克里米亚作战。”

“这么说，她和孩子们是单独一人吗？”

“是的，但我会尽力帮助他们。”

他们下了马车，付了钱给司机，然后沿着波兰向南朝布罗德街走去。这将是斯克鲁奇在城内走过的最长的六个街区。每一步都给伦敦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陌生的景象、声音和气味。载着死者的马车从两个方向经过他们。进入该地区的车上只有一具尸体，而离开该地区的车上则堆满了几小时前健康的瘦弱灵魂遗骸。

整个教区都能听到低沉、缓慢的悲伤呻吟声，不时伴有哀号或尖叫声。许多人脸上都挂满了泪水，同时也对未来不确定的时期感到担忧。这场流行病刚刚开始 48 小时，造成的生命损失和悲痛已经超出了神话的想象。

斯克鲁奇和彼得离布罗德街越近，街道就变得越白。每走一步都会将细小的粉末带到鼻子里，人们可以清楚地闻到氯化物的气味。

除了运载死者的手推车外，活着的人也占领了街道。在波兰街和布罗德街的拐角处，一种平静的、与这种创伤不同寻常的情绪弥漫在情感氛围中。人们，几十人，继续追求他们的生活需要。尽管天气炎热，大多数人都汗流浹背，但许多人还是用布捂住口鼻，愿意用酷热来换取抵御疫情的希望。一排人聚集在水泵前，将水桶装满水。其他人则向各个方向走去，每人都拎着一个手提箱，几分钟之内就从该地区消失了。男人们把窗户关上，向社区通报疾病已经袭击了屋内的人。而周围，都被忧郁的激情所淹没。

在布罗德街的水泵附近，彼得在剑桥左转，继续向南行驶。斯克罗吉紧随其后。自从进入该地区以来，两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些话似乎不恰当，几乎是亵渎。当他们一起行走时，旁观者可能会想知道他们是否有思想，或者义务是否控制了他们的行为。

剑桥是那些只有一个街区的奇怪小街道之一。然而，在街区的尽头，街道仍然延续，但名称却不再延续。正如人们向陌生人解释的那样，“街道变成了小风车”。然而，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换了一个新名字。

距离拐角处有几栋大楼，彼得右转，敲了敲门。一切都很安静。他又敲了敲门，却只剩下一片寂静。他沮丧地第三次敲门，喊道：“南希、汉弗莱，到门口来！”

“这样不好，”斯克鲁奇说，把手放在彼得的前臂上。彼得试了一下把手，发现它没有锁。他进去了，但还没来得及吸一口空气，他就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房间里的污浊空气充满了呕吐物和腹泻物的臭味。这种组合几乎让男人们反胃。斯克鲁奇和彼得在门口站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了大楼的污染。两人急于调查这片寂静，但又担心会受到惊吓，于是不断地呼唤居民。

“南希，你在吗？汉弗莱。伊丽莎白。听到我的话就回答。”但没有任何声音，甚至没有他们自己声音的回声。

虽然两人都无法完全适应这种气味，但总有一天，这种厌恶感不再折磨他们了。这些人一起进入寻找家人。从第一间卧室的门口，彼得可以看到空床上沾满了霍乱患者的各种排泄物。彼得走近床边，发现离门最远的一侧的地板上藏着一张垫子。南希躺在垫子上，眼睛微微睁开。彼得不确定她体内的生命，他跪在南希身边，发现她已经走了。

彼得坐在地板上，将姐姐的上半身拉到自己的腿上。抚摸着她的头发，泪水悄然从下巴滑落到她的脸颊上。

斯克罗吉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寻找其他人。他把房子的大部分都看遍了之后打开大楼后面的一扇门。房间里有两张小床，其中一张和南希的床一样脏。另一个房间里，两个孩子躺在彼此的怀里。

斯克鲁奇轻轻地触摸了一下，让自己意识到了他们的处境。汉弗莱感动地睁开了眼睛。然而，伊丽莎白没有注意到斯克罗吉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

汉弗莱说：“我们病得很重，先生。你能帮助我们吗？”

“是的，我和你彼得叔叔在一起。”

“叔叔？我在梦里听到他的声音。他叫我，但我被困在烤箱里。然后他就走了。”汉弗莱抬头看着斯克罗吉，补充道：“你不是我叔叔。”

“他和你妈妈在一起。”

“你能帮帮我吗？我好渴。你有喝的吗？”

“不用了，不过我去打点水。”

“不是水。”汉弗莱闭上眼睛，舔了舔嘴唇。

斯克罗吉对首先应该做什么的想法已经麻木了，他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他的下一步行动。他应该照顾孩子、打水，还是向当局通报南希的去世——一切似乎都很紧急。他最终放弃了决定，只留下孩子们去找彼得。彼得怀里抱着妹妹在地板上摇晃，没有注意斯克鲁奇，而是走到了他身后的位置。

“彼得、伊丽莎白和汉弗莱需要我们的帮助。”

彼得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斯克罗吉被彼得的爆发吓了一跳，把手放在彼得的肩膀上安慰他悲伤的朋友。斯克掳奇用一种平静而令人安心的声音说道：“过来吧，年轻人需要你。想想你姐姐会想要什么。”

斯克罗吉的话就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让彼得小心翼翼地将南希放在地板上。当他亲吻她的额头时，他站了起来，说道：“我们必须让孩子们远离这种污染。”

“他们看起来病得很重，无法活动。”

“是的，是的，我想他们是。”两人一起走进了儿童房。两个孩子都没有动。

斯克掳奇说：“南希有干净的床上用品吗？”

“我知道还有额外的毯子。”

“等我把这些脏床单拿走的时候，把它们拿过来。”史克鲁奇小心翼翼地不碰任何排泄物，从备用铺位上取下了床上用品。不一会儿，床上就盖上了一床干净的毯子。

看着年轻人，他们害怕下一步，两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史克鲁奇说道：“在我们把他们搬到新的毯子上之前，他们需要清洗一下。”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家务活。”

“我还没有。”

彼得说：“这是正确的做法。”

两人用厨房里的一桶水清洗了伊丽莎白身上最脏的东西。由于找不到孩子换洗的衣服，他们给她穿上了她母亲的一件衣服。她一动不动，至少在她意识到自己与汉弗莱分开之前是这样。

当彼得抬起她瘫软的身体时，她睁开了眼睛，惊恐地尖叫起来，“不！弗里！”她一遍又一遍地大喊：“Phry！我想要Phry！”

从这个脆弱的生物身上发出如此巨大的声音真是令人震惊。彼得把她放在新的毯子上，同时努力让她平静下来。

“伊丽莎白，汉弗莱还在这里。”但她不会与这种改变有任何关系。伊丽莎白一坐下来，就费力地站起来，渴望回到哥哥身边。斯克罗吉环顾四周寻找任何可以安抚她的东西。一个洋娃娃被推开，一本封面上有兔子的书也被推开。为了安抚孩子，斯克罗吉抓住了架子上一个木箱。打开盖子，《绿袖子》的旋律就在整个房间里流动。

伊丽莎白看着音乐盒，伸出双臂，说道：“父亲。”斯克罗吉把打开的盒子放在她旁边。随着歌声变慢，伊丽莎白通过顽强的挣扎，努力让歌声倒回春天。当她在音乐中放松，然后努力处理交钥匙时，男人们在照顾汉弗莱。

汉弗莱能够协助他自己进行净化。在斯克鲁奇的帮助下，男孩从床上站起来，靠着老人站起来，看着彼得放回床单。汉弗莱一坐到他的床上，伊丽莎白就吐到了她的床上。几乎没有被释放，但男人们觉得有必要再次更换长袍和床单。意识到这些弹射可能需要他们所有的时间，这些人决定在孩子们的私处和胸部放置易于拆卸的布。

当天的磨难开始折磨斯克鲁奇。他已经坚持得很好，但他需要休息。他坐在孩子们床之间的椅子上。当音乐盒放慢速度时，他为伊丽莎白倒带。对于汉弗莱不断地咕哝说口渴，她保持沉默。

“我要去布罗德街取水，”彼得说。

“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水。他们需要一些东西来给他们力量。”

“毫无疑问，两个人都不能吃饭。”

“是的，这是肯定的，”斯克掳奇说。“你知道我住在萨克维尔的什么地方吗？”

“我去过萨克维尔，但不知道你的家。”

“我住在萨克维尔 15

号e.来，拿上我的钥匙，去楼梯间下面取一箱罐头水果。另外，取出一把锤子和一些钉子来打开罐头。他们也在楼梯下面。”

“但是，先生，我怀疑任何一个孩子都无法保留任何食物。”

斯克掳奇又恼又累，说道：“别再争论了，去拿东西吧。”

彼得立即开始奔跑。斯克鲁奇住的地方距离小风车地点只有六个多街区，但彼得还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

斯克罗吉欢迎休息的时刻。三个人都在各自的时间里进入了梦乡。音乐盒是最后一个关闭的。

三人同时被厨房里的喧闹声吵醒。汉弗莱抬起头，询问房子是否受到攻击，然后从床底下掏出一把枪。斯克罗吉解除了男孩的武装，同时说服他不必担心。伊丽莎白保持沉默。她那双深陷的眼睛既看不到任何东西，又看向一切。斯克罗吉站起来调查噪音。他走进厨房，发现彼得站在柜台前，一手拿着钉子，另一只手拿着锤子。当他看到斯克鲁奇时，他说：“这些罐头似乎是用来无限期保存食物的。它们几乎不会凹陷，更不用说让自己被刺穿了。”

“即使是一个洞也足够孩子们喝果汁了。”

“这个罐子有很好的凹痕。”

说着，彼得用尽全身力气敲击钉子。锤子敲在钉子上的力气使罐子喷出一股空气。彼得把罐子递给史克鲁奇，说道：“看看谁能喝。”

当彼得开始敲打另一个罐头的盖子时，斯克罗吉把打开的蜜饯拿给孩子们。

伊丽莎白似乎睡着了，而汉弗莱则注视着斯克掳奇的一举一动。

“在这里，汉弗莱。抬起头来喝。”斯克鲁奇扶着汉弗莱的脖子，把罐子递到男孩的唇边。汉弗莱喝了一口，然后又喝了一口。几分钟之内，他就吞下了所有的液体。口渴尚未解开，他又要喝点。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彼得又递给了斯克鲁奇另一罐。

当男孩慢慢地喝完液体时，彼得从伊丽莎白床上取出音乐盒，然后坐在原来的地方。他注视着这个小孩子。在他离开后的短时间内，她的外貌就恶化了。她发蓝的嘴唇、凹陷的眼睛、半开的嘴巴，都让彼得有一种厄运的感觉。他轻轻地摇醒了女孩。他抚摸着她的额头，解释说她多么需要她喝罐头水。她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花精力去帮助他。彼得从她嘴唇之间的缝隙里倒入了少量甜甜的液体。汁液汨汨地流过她的嘴角，然后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的眼睛茫然地注视着前方。伊丽莎白唯一可观察到的动作是左手紧握，然后松开。彼得握住了自己的手，但这只会激怒她。他继续尝试安慰和喂养伊丽莎白，但都没有成功。

斯克罗吉刚喂完汉弗莱，门外就传来一阵敲门声。他站起来，回应从屋子前面传来的敲击声。

打开门后，两个人都惊讶地发现门槛的另一边是谁，他们只是盯着对方。最后，斯克掳奇说道：“约翰，斯诺博士？”

“很高兴见到你，埃比尼泽。在我们家附近和你说话有点不寻常。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的？”

“我猜想这和给你带来的病是一样的——霍乱。”

“确实，我是圣詹姆斯教区霍乱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我希望提供帮助并收集信息。我假设这种疾病发生在家里是正确的吗？”

“是的。我们有两个孩子生病了。他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我可以看看孩子们吗？”

“是的，当然。跟我来。”

为了容纳医生，从客厅搬来了第三张椅子。它被放置在床尾，靠近彼得坐的椅子。斯科罗吉在新到的椅子上坐下，而约翰则坐在床间的椅子上。他首先检查了汉弗莱。他闻到一股果香，问道：“你喂他了吗？”

“我们给了他一些罐装水果的果汁。”

“水果罐头，挺奢侈的。”

斯科罗吉说：“这是一份礼物。”

“好。但任何时候都不要给他太多；也许每小时一杯。当他力量增强时，增加数量。一旦他的腹泻停止，就开始给他喂软食。”

彼得说：“那么你认为他会康复吗？”

“我们会祈祷事情确实如此。现在，可爱的……”斯诺博士等待着有人告诉他女孩的名字。

“伊丽莎白。”

“啊，是的，可爱的伊丽莎白。”斯诺医生开始给她做检查。她小小的胸膛随着每一次呼吸而微微起伏。当他抬起她的手臂时，他注意到她的指甲开始变成蓝色。捏着她手腕上的皮肤上出现一个凸起的肿块时，他并不感到惊讶。斯诺医生用手指抚平肿块，使皮肤变平。在整个检查过程中，伊丽莎白一直握着又松开左手。

约翰·斯诺问道：“这个孩子能喝酒吗？”

彼得说：“不。”

“奇怪的是，她一直抓着自己的手。我从未见过其他霍乱患者做过这样的事。”

有几分钟时间，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丽莎白的手机上。彼得最后说道：“我认为她正在寻找音乐盒。”

“好吧，如果能让她安心的话，就送给她吧。”

说完，彼得重新卷起盒子，然后将它放在伊丽莎白的手机下。当音乐开始时，她的手机安静了。

“你能送我到门口吗，埃比尼泽？”

在门口，斯诺医生对斯克鲁奇说：“你对孩子们做得很好。保持他们和你自己的清洁。你们都应该开始喝开水。此外，如果任何一个孩子抱怨胃痉挛，就在他们的舌下滴三滴这种水。”说完，他递给斯克鲁奇一小瓶鸦片，打开门离开了。

斯克罗吉走进孩子们的房间时，把小瓶装进了口袋。彼得坐在床间的椅子上，可以听到抽泣声。斯克罗吉知道他为什么哭，但等着听到彼得宣布：“她离开了我们。”音乐盒立刻停止了播放。

彼得温柔地抱起了伊丽莎白。当他开始抱着她去南希的房间时，汉弗莱意识到了这个动作的意义。他哭着说：“不是伊丽莎白。不。我想要她。”他举起双臂迎接妹妹。

斯克掳奇说：“不，汉弗莱。这样最好。”

“至少让我吻她一下吧。”

男人们目视确认了彼此的协议。彼得说：“是的，亲吻伊丽莎白。”说完，他把她放低到男孩床的高度。汉弗莱抚摸着他曾经顽皮的妹妹凹陷的脸颊。他张嘴想要说话，却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然后又倒回了床上。

伊丽莎白被安置在她母亲身边后，彼得离开家取回死亡车、一些水和一辆马车，以便在早上将三人带到安全的地方。

吃完简单的晚餐后，两个人轮流看着男孩，而另一个人则休息。晚上，汉弗莱呕吐了一次，腹泻两次，整个晚上都断断续续地哭泣。到了早上，他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

南希和伊丽莎白的马车抵达时已经是中午了。服务员告诉他们，葬礼将在下午早些时候举行。彼得很惊讶。他期待正常的哀悼期，但疫情需要改变。

“抱歉，州长，我们接到指示要留在墓地附近，以免死者因堆积而成为负担。”

马车开始驶向布罗德街后，彼得和史克鲁奇讨论了当天的后勤工作。

斯克掳奇说：“我认为你应该带汉弗莱去你家。我会参加葬礼。”

彼得想参加这两个活动，在同意这个想法之前考虑了所有的可能性。马车一到，斯克罗吉就帮助彼得让汉弗莱看起来好像腿断了。他们担心如果司机知道男孩的真实痛苦，他会抛弃他们。这个谜语并没有欺骗司机，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渴望帮助这个不幸的男孩。

马车夫开车送三人经过墓地，朝彼得的家走去。到了墓地，斯克罗吉走下马车，然后付钱给司机，这样他就可以完成去彼得家的旅程。

墓地里，几个人正忙着挖深坑。两个人在挖掘，其他人则通过滑轮系统将泥土提升到地表。坟墓挖得太深了，史克鲁奇开始担心这些人会冲进地下河，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

一个小时之内，两辆推车上的七个棺材就到了。他们在唯一一座完工的坟墓旁边停了下来。每个棺材的顶部都印着里面的人的名字。奥尔布赖特的两个棺材是最小的，伊丽莎白的棺材只有最大的棺材的一半多一点。

侍从们对当天的情绪已经麻木了，开始将棺材放入洞中。第一个是最大的，一个名叫内德·谢泼德的人，然后是第二个和第三个。每个人都直接坐在最后一个人的上面。斯克罗吉困惑地看着同一个洞里堆放着多个棺材。当他意识到所有七个棺材都将堆放在同一个坟墓中时，他要求将伊丽莎白直接放在她母亲的身上。尽管按尺寸堆放无论如何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但服务员自愿确认他们会按照要求去做。

没有大张旗鼓，只有牧师为每个棺材祝福的仪式，伴随着木头敲木头的重击声。当南希的棺材被放下时，斯克罗吉的眼角流下一滴泪水。他强忍着泪水，但伊丽莎白却低头跪在她母亲身上。这强忍着的泪水落下，其他人也跟着落下。斯克罗吉心甘情愿地让眼泪流下来。当他想起那个女孩时，他对整个悲剧的情况感到悲伤。

透过模糊的泪水，斯克罗吉看到一个头颅，然后是肩膀，从坟墓中央升起。他擦掉眼角的湿气，让视线变得更加清晰。头和肩膀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还继续从坟墓中升起。他的目光是苍老的眼睛，缺乏细节的能力。他向前走去，发现站起来的人正注视着他。突然，斯克罗吉认出这个人就是鬼魂马利。他的朋友、他的恩人、他净化的灵魂的导师——雅各布·马利——盯着他，然后呼出一句话：“帮助我。”

想起马利的请求，半睡半醒的史克鲁奇就惊醒了。当他睁开眼睛时，他把墓地的悲惨记忆抛在脑后。他一动不动地躺在舒适的床上，说道：“十八年了。”直到那一刻，他忘记了这一天不仅是社会上最受喜爱的节日的开始，也是他朋友的忌日。史克鲁奇白天没有想到过马利。他为没有记住马利去世的第 18 年而感到悲伤。他对自己说：“我走了之后，谁会为你悲伤呢？”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人需要为我悲伤。”

“谁说的？”

斯克罗吉把头转向声音传来的地方。在壁炉发出的微弱光线下，他可以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站在离他的床十几英尺的地方。斯克罗吉把腿摆到床边。

“雅各布，是你吗？”

“这是。”

“你看起来不一样了。你的锁链.....它们去哪儿了？”

“当你纠正它时，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每一个错误都从我身上消失了。”

“我的所作所为影响了你吗？”

“所做的一切都会产生连锁反应。没有人是孤立行动的。”

“但是生者怎么能影响死者呢？”

“我们存在于来世，存在中的一切都经历着运动。运动就是变化。”

“我明白了，但是生者如何改变死者呢？”

“任何针对我们的行动或思想都可以改变我们。我们的进步与自然因素的联系较少。因此，精神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思想来感动。”

“那么，仅仅通过思念逝去的人，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改变？”

“除非幽灵渴望感受到这个想法。”

“那么，你的锁链现在已经消失了，你为什么还没有升天呢？”

“我还留着一条锁链，是我遇见你之前铸造的。”

“我没看到。”

马利打开衬衫说道：“仔细看看。”当斯克鲁奇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利裸露的胸部时，皮肤变得透明。他可以看到心脏的中心，刺穿器官的是一根巨大的链环，其重量一定是一种持续的负担。

“这就是将你与炼狱联系在一起的吗？”

“确实如此。”

“你怎样才能消除这样的痛苦呢？”

“如果你选择帮助我的话，通过你的帮助。”

“我将永远把自己借给你，雅各布。”

“这对你来说并非没有危险，埃比尼泽。”

“我愿意为你走向死亡。”

“危险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如果成功，回报也会随之而来。”

“我是个老人，没什么可害怕的，也没什么可放弃的。所以，告诉我，雅各布，我能帮什么忙。”

“跟着我。时刻靠近，我的能量就会变成你的。”

说完，马利就飘过了墙壁。斯克鲁奇站着观看。过了好一会儿，马利的头又从墙里探了出来，“跟我来，埃比尼泽。”

斯克鲁奇闭上眼睛，跟着马利穿过墙壁。

**** 板条二 ****

工作中的背叛

输入时有水，但不是砖，或者至少不应该。但十几年后，斯克鲁奇又出现了，漂浮在他家的外面，盘旋在距地面**几英尺的地方**，闭着眼睛，握紧拳头。马利拍了拍他的肩膀，斯克鲁奇的眼睛猛地睁开。然后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他开始跌倒。他尖叫着冲向那个如果被击中就会感觉坚固的地方，但马利用手握住了斯克鲁奇的手腕。他那死一般的触碰比冬天的空气更冰冷，但斯克鲁奇的下降却突然停止了。

两人慢慢地开始上升到萨克维尔街上方。当他们这样做时，伯灵顿拱廊的天窗开始弹出。很快他们就消失了。然后支撑他们的椽子就消失了。随着两个朋友升得越来越高，拱廊上的豪华商店逐渐消失，建筑物曾经所在的地面也恢复了草地。

“雅各布，我们在哪儿？”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

“那我们什么时候？”

“在我们合作之初，埃比尼泽。”

“我们伙伴关系的开始对你的救赎重要吗？”

“不，我的失败是从同年开始的。”

“那么1813年呢？”

“是的。你还记得那一年吗？”

“我记得你当时有多伤心。”

“所以悲伤，”马利一边说，一边想着他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然后他补充道，“我们到了。”

斯克罗吉环顾黑暗的街道。“煤气灯在哪儿？”

“现在是 1813 年，埃比尼泽。”

“嗯。”斯克罗吉继续环顾四周，然后问道：“我们为什么会在普雷西和巴克莱的杂货店？”

“只要看玻璃就行了。”

他们一起站在黑暗的窗户前，凝视着玻璃空洞。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店内的煤气灯亮了起来。鬼魂们看着一个男人向他们走来。他们听到他吹着口哨“愿上帝安息，快乐的绅士们”。那人面带微笑，站在两人面前，审视着悬挂的大雁。最后他选择了最大的鸟。他把它取下来，把鹅放在柜台上。环顾商店，史克鲁奇发现许多货架都空空如也。他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当他看到敏捷的雅各布·马利冲进门时，他停了下来。

“诺亚，诺亚，你猜怎么着？”

“好吧，我发誓，小兄弟，你看起来就像见了鬼一样。”斯克罗吉和马利互相看了一眼。斯克罗吉微笑着，而马利却一脸关切。

“不，不，当然不。”他把口袋里的钱放在柜台上，继续说道：“洛丽安·比格内尔给了我半克朗作为小费。她说，‘这个季节的精神已经超越了我的理智’。”年轻的雅各布笑道：“我很高兴在我送杂货的时候它追上了她。”

“好吧，雅各布，这会让你度过一个格外美好的假期。你能把所有的货都送完吗？”

“是的，每个人都在家付钱。”

“太棒了，普雷西先生应该对当天的收据感到非常满意。我不记得哪一天比这更赚钱了。”

“那是因为可能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

“好吧，是时候结束并庆祝我们自己的假期了。你扫地，我数钱，准备押金。”

当两人忙着结束一天的家务时，门开了，进来一位老妇人。她的鼻子因为冬天的寒冷而红了。风吹过她的脸，迫使她眼角流下泪水。两个人都抬头看谁进来了。诺亚对女人微笑，而雅各布则皱起眉头。她拄着拐杖，慢慢走向柜台。

“我能帮你什么忙，巴克纳夫人？”

她声音沙哑：“我想买一根山药。”她一边说，一边摸索着零钱包。

“我们还剩下一对。”

“给我看看你的钱，”雅各布要求道。

“雅各布！记住这个季节。”

年轻的马利咕哝着，继续扫地。诺亚手里滚动着两颗山药，仔细地检查着。
“夫人。”巴克纳，这两种山药的质量都不是最好的。如果我以一件的价格让你两件都买，你介意吗？”

“那就太好了。”

“好，好。”他指着柜台上的鹅补充道：“我要在圣诞节期间给我的妻子和小雅各布喂这只鸟。问题是，我们谁都不喜欢翅膀。它们只会被浪费。如果我把它给你可以吗？你会吃掉它们吗？”

“是的，如果有翅膀就好了。谢谢你，马利先生。”

诺亚对脆弱的女人微笑，将翅膀与胸部分开，将物品包裹在一起，然后将包裹递给她。她高兴地把一分钱给了诺亚，然后转身离开了。

“祝你圣诞快乐，”诺亚在女人身后喊道。

她走后，雅各布抱怨道：“我喜欢翅膀。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不也喜欢大腿吗？”

“我愿意。”

“你明天会饿着肚子回家吗？”

“不，当然不是，但是.....”

他把手放在雅各布的肩膀上，说道：“雅各布，关于感谢你的好运，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他抽身回答道：“而你，老大哥，关于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今天是圣诞节。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慷慨，更待何时？”诺亚顿了顿，又补充道：“你知道巴克纳夫人的情况吗？”

“不，但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

“是的，当然是的。她的丈夫去年冬天去世了。她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将她赶出了她成年后所居住的家。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这不是我关心的事。”

“是的，雅各布，社区的福祉是你所关心的。”

“不，不是的。”

诺亚恼怒地说：“回去扫地吧。”

斯科罗吉看着马利问道：“你真的那么严厉吗？”

“小心你的谴责，埃比尼泽。我们都是同一块布上剪下来的。”

“我知道。你的兄弟是个好人，雅各布。我对他的遭遇感到遗憾。”

“他比我应得的更好。”

“雅各布，你也成为了一个善良的灵魂。”

“很快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

斯克鲁奇好奇地盯着雅各布，而幽灵则注视着他的兄弟r数钱。

当两人忙着办理结账手续时，一辆马车撞上了商店旁边的路边。这种力导致车轮跳动，然后才停下来。两人，以及鬼魂，都看向了骚乱的方向。

“噢，又是斯温伯恩夫人。告诉她我们关门了。”诺亚朝门口走去时，雅各布说道。

“不，雅各布，她是个好顾客。如果不是很重要，她就不会在这里。”

“你是说，她是一位富有的顾客。”

“亲爱的兄弟，这与此无关。”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亲爱的兄弟。”

当诺亚打开车门时，长途汽车司机开始疯狂地按铃。

“不耐烦，脾气暴躁。”雅各布咕哝道。

打开的门吹进了一阵寒意，雅各布放下扫帚，开始揉搓手臂。

当斯温伯恩夫人看到诺亚时，她高兴地对他微笑，露出玫瑰色的唇彩和两颗门牙之间的缝隙。

“晚上好，斯温伯恩夫人。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司机说：“你已经花了很长时间了。”

“你受够了，”斯温伯恩夫人告诫道。“抱歉，诺亚。我希望你还开着门。”

“我们正在关闭，但我总是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斯温伯恩夫人。”

“艾米丽，拜托。我刚刚发现我们将迎来意想不到的客人。我需要一打山药和你最好的鸟。”

“抱歉，我们的山药都没有了，但还剩下一些美味的土豆。”

“哦，我担心这个。好吧，就土豆吧。你有十多个吗？”

“应该有几十个。”

“我会把他们全部带走。”

斯温伯恩夫人开始递给诺亚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但随后犹豫了。她抽出钞票，全心全意地吻了一下，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唇印。当她把纸条递给诺亚时，她顽皮地对他眨了眨眼睛。诺亚接过钱，确保上面有正确的签名，然后对那个轻浮的女人微笑。当他转身准备进店的时候，司机喊道：“快点吧，我冷得很厉害。”

诺亚转向司机，鞠了一躬，说道：“当然，先生。”几分钟之内，他就把货物和剩余的资金交给了那位女士。他们一到，就飞奔而去，留下漫天飞舞的雪花。

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结账手续。最后是诺亚熄灭了六盏油灯。雅各布不耐烦地站在柜台前，急于离开，以至于当门终于打开时，他把肩膀抵在了门边。他从树林里弹了起来，然后开始沿着街道奔跑。

“雅各布。雅各布！”

雅各布在一片冰面上停了下来，这片冰是由于脚步压缩雪而形成的。带着明显的不耐烦，他转向他的兄弟。

“你要来过圣诞节吗？”

“诺亚，明天我要见一个重要的人，我想我不能参加了。”

“雅各布，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你必须在圣诞节做呢？”

“我还不能谈论它。”

“好吧，不管是什么，我都不会让它结束我们的节日传统。弗洛拉正在等你吃晚饭。你不记得克伦威尔在人们为维护圣诞节而献出生命时所遭受的压迫吗？”

“你知道我没有忘记，诺亚，你不会让我这么做的。但我有个约会。”

“我不会的。雅各布，也许有一天你会希望有家人可以一起快乐。”

“那你和弗洛拉要去哪里，这样我就没有家人在身边了？”

“我们可能会搬家。你也可能会搬家。谁也不知道。”

“噢，随你便吧。我会来的。”雅各布转身又开始跑。

“两点吃晚饭，别迟到。”

斯克罗吉看着马利。马利盯着他的兄弟。一滴眼泪似乎从鬼魂的脸颊上滑落下来。这种事怎么可能呢？精神没有物质元素。那么眼泪是没有水分的吗？斯克罗吉思考了一下这个想法，但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想安慰他的朋友，所以他把手搭在马利的肩膀上。

诺亚开始朝与雅各相反的方向行走。马利拉着斯克罗吉说：“我们跟着他吧。”牛津街几乎一片漆黑，大多数商店都关门了，少数住宅只有昏暗的煤气灯和蜡烛从窗户里透进来。稀

疏的灯光让诺亚很难避开冰冻区域。当他沿着街道朝伦敦银行走去时，呼出的每一口气都流过他的脸颊两侧。周围的人正朝四面八方赶去。孩子们在奔跑，圣诞颂歌在歌唱，其他人正在前往全城参加节日庆祝活动的路上。

毫无征兆地，一个雪球砸在了诺亚的头部一侧，导致他在鹅卵石上打转。他失去平衡，仰面朝天摔倒，他的钱袋飞过地面。IR。诺亚躺在地上，呼吸粗重，试图弄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一个年轻人站在他身边问道：“请原谅，州长，您受伤了吗？”

诺亚看着小伙子的眼睛说道：“我想我很好。”

“这位先生，我扶你起来吧。”青年向诺亚伸出了右手。

诺亚回过神来后说道：“我有一个……”但还没等他说完，男孩就把钱袋递给了他。

马利和斯克罗吉看着诺亚向年轻人道谢，然后继续朝银行的方向走去。

“我想诺亚那个袋子里有每日收据吧？”斯克掳奇问道。

“他把它们放在那里。”

“他还急着存钱？”

马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的朋友，诺亚试图避开圣诞颂歌，却再次滑倒。这次他滑下雪山一半才停了下来。他的钱袋又飞到了空中。它最终停在最高的颂歌者斯蒂芬·麦金托什爵士的脚下。斯蒂芬爵士拿起袋子，看了看里面，然后开始朝诺亚走去。诺亚站了起来，开始寻找钱。当他意识到这个包可能在半个街区范围内的任何地方时，他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他看上去很狡猾。他不会把钱还给我吧？”斯克掳奇问道。

“一个人的诚实不是身体属性，”马利回答道。

在史克鲁奇进一步发表评论之前，斯蒂芬爵士将他的包递给了诺亚。“你把这个掉了。”

“谢谢你。非常感谢。”诺亚从瘦长的家伙手中接过袋子。

“斯蒂芬·麦金托什爵士竭诚为您服务。”

“先生？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尊贵的称号。”

年轻人只是耸了耸肩。诺亚再次向青年道谢，然后继续朝河岸走去。门锁上后，他只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就到达了伦敦银行。他转身准备回家，平安无事地到了家门口。进去后，他**立即**将钱袋藏在床下一块松动的地板下，然后立即与妻子弗洛拉开始了假期。

看到弗洛拉，马利开始哭泣。当泪水从他脸上流下来时，它们在落在地板上之前就消失了。

“雅各布，怎么了？”

“这一切都错了！”他**无法控制地哭泣，大声喊道**：“我应该受到超越幻化之外的诅咒。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埃比尼泽。我会带你回家。”

“不，雅各布，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都不应该受到这种永无休止的折磨。”

“我亲爱的朋友，你说话毫无知识。”

“我并不是不知道你更好的一面，雅各布。”

“然而你对这条链条一无所知。这是我的任务。”

“你的任务，但为什么你必须无限期地受苦呢？”

“无限期？对死者的改变是肯定的，但只能通过外展活动。靠我自己的能量，我注定要失败。”

“骗人的！那你上次见面时的绑定呢？”

“是你改变了我，改变了我。”

“骗子，我告诉你。是你的影响改变了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们改变了彼此。所以告诉我，雅各布，你还存在吗？我现在说话的是一朵云、一种声音，还是仅仅是我想象中的虚构？”

“不，你说的是我的灵魂。就我的存在而言，我仍然痛苦地意识到我所做的一切。”

“就你的意识而言，对变革的渴望似乎应该有助于推动改革。虽然死者的转变与生者的转变似乎有所不同，但你不会失去一切。”

“我渴望你的真相，埃比尼泽。否则，整个任务就毫无希望了。”

“在某种程度上，你一直都知道我现在所说的是事实。还记得大约十一年前你第一次来见我吗？当时你告诉我，你经常坐在我旁边。你称之为你的忏悔。好吧，什么是忏悔，而不是为了获得赦免而接受惩罚？”

“亲爱的朋友，你开明的思想让我很振奋，但如果我们要继续这个冒险，我们现在就必须走了。有一个会议要参加。”

太阳升起，没有任何来自云层的竞争。当年轻的雅各布轻快地走过几乎空荡荡的街道时，清晨清新的空气让他的脸冰冷。他偶尔会在冰块上滑倒，但他从未失去平衡，而且似乎很享受滑倒的惊喜。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到达了目的地。他使劲地敲门。

“我知道这个地方，”斯克掳奇说。

“正如你应该的那样，”马利回答道。

门打开了，年轻的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站在温暖的房间里。

“进来吧，雅各布。”

他们一起走进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双椅子，旁边有熊熊的火。每个人都坐下来，当雅各布脱下大衣并将其放在椅背上时，斯克鲁吉清了清嗓子。

“呃，嗯，那么你准备好成为我的搭档了吗？”

“确实如此。我把钱带来了。”“全部？”斯克掳奇问道。

“全部。”

“我以为你只有一百英镑。我们上次见面时你不是告诉我，你会在两年内支付另外一百英镑吗？”

“我做到了，但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支持者，”马利说。

“那也好。我想条件会更好吧？”

“哦，是的，好多了。”

“很好，很好的商业头脑。”斯克掳奇薄薄的嘴唇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

“确实如此，”马利说。

“嗯，文件是我起草的。不过，随着条款的改变，我也不得不修改协议了。”

斯克罗吉拿出羽毛笔和墨水，划掉几行，并在合同底部加上“全额付款”。就在那时，他叫他的妹妹范加入他们。两人签署了这些变更，然后正式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范先生也作为见证人在合同上签字。

当她让男人们忙自己的事时，斯克罗吉说：“她一个月后就要结婚了。我对她的未婚夫并不感兴趣，但我听说父亲喜欢他。那么我的意见又有什么用呢？”马利感觉到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反问句，所以什么也没说。相反，他递给斯克鲁奇一包钱。数完钞票后，斯克罗吉说：“很好，我们一起做生意。”完成工作后，两人分享了一杯白兰地。两人都不擅长交谈，所以各自安静地坐着，喝着饮料。

此后不久，马利告别并前往他兄弟的家。当他到达时，聚会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我差点就放弃你了。”诺亚说道。“我做了爷爷的黄鼠狼，来和我们一起干杯吧。”

雅各布接过温热的杯子。然后他们走进客厅，弗洛拉迎接了他们。她的妹妹琼从椅子上站起来。当四个杯子叮当作响时，诺亚说：“愿这个节日给我们带来我们都渴望的欢乐。”

弗洛拉和琼高兴地说：“瓦萨尔。”雅各布接着说他自己的弱点，“瓦萨尔”。

“雅各布，我很高兴你在这里。今年我们给你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如果你没来，我会伤心欲绝，”弗洛拉说。

雅各布垂下眼睛，紧张地说：“我希望你什么也没给我。”

“嘿，那是胡说八道。如果没有表达我们的爱，我永远不会让我丈夫的兄弟离开。此外，今年很特别；诺亚一周前被告知他将获得晋升。”

“我没听说过这个，”雅各布好奇地看着诺亚说道。

“确实如此。昨天是主要的考验。普雷西先生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能应付平安夜，我就会被任命为经理。我认为我们两个做得很好。商店的销售额超过了一百一十英镑。看起来进展顺利。你不同意吗？”

雅各布张嘴想要说话，却只是盯着诺亚，默不作声。

“好吧，是时候打开我们的礼物了，然后我们就吃饭了，”弗洛拉说。

每个人都收到一份礼物，除了弗洛拉，诺亚和琼都给了她礼物。因为弗洛拉收到的礼物最多，所以她首先打开了琼的礼物。在其他人观看的同时，每个人轮流打开礼物。每一份礼物都会引发一阵兴奋的骚动。对于诺亚的新眼镜，人们嘲笑他终于能看见东西了。琼收到了香水，而弗洛拉和诺亚送给雅各布的特别礼物是一顶海狸皮高顶礼帽。“现在你看起来会很衣冠楚楚，女孩们会紧紧抓住你的影子，”弗洛拉说。

都是很讨人喜欢的礼物，但引起轩然大波的却是诺亚送给弗洛拉的最后一份礼物。从1813年6月7

日《星报》的伪装中，出现了一个彩绘木盒。盒子的美丽让琼睁大了眼睛，弗洛拉张开了下巴，雅各布揉着额头咳嗽起来。

“打开盖子。”

弗洛拉轻轻地掀开了盒子的盖子；她永远不知道诺亚会带来什么。他很可能会在盒子里放一些会弹出来吓到她的东西，就像他会在盒子里放一件昂贵的珠宝一样。盖子还没掀开一半，《绿袖子》的歌曲**就从盒子中央迸发**出来。弗洛拉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这是她最喜欢的旋律。

分享礼物的喜悦结束后，四人来到用餐区，享用了精心准备的鹅肉、山药、葡萄干烤苹果，以及有史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李子布丁。

雅各布没有品尝食物就吃了，在其他人吃完布丁之前，他宣布他需要离开。

“还没有，”弗洛拉说。

挪亚问道：“雅各，你为什么要急着走呢？”

“我昨天就告诉过你，今天有一个约会。”

“这个约会是什么？你整个下午都紧张不安，”诺亚说。

“好吧，我想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要和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做生意。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就达成协议。”

“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弗洛拉说。

“为什么要这么秘密？”诺亚问道。

“我怕你生气。”

“雅各布，我不希望你永远当个跑腿的。我为你感到高兴。不，事实上，我为你感到骄傲。”

“谢谢你，诺亚，但我必须离开了。”

“好吧，如果你必须的话。我给你送一盘食物回家吧。”

“不，没关系。再说我也没时间等。”没有进一步评论，雅各布站了起来。

“我送你出去，”诺亚说。

两人一起穿过走廊，来到前门。“谢谢你的到来，雅各布。那么，你要离开商店吗？”

“是的。一周左右的时间。”

“美好的。星期一见。圣诞快乐，兄弟。”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诺亚。”

说完，雅各布就离开了家，直接去了自己的公寓。

斯克掳奇问道：“你为什么要对你哥哥撒谎？”

“我心里有烦恼。”然后他补充道：“在那段时间里，忧郁笼罩着我。它仍然保留着我。”

“我从来没想到你的严肃本性与你的真实身份无关。”

“这就是我变成的样子。但作为男孩，诺亚和我总是在笑。”

“这让我很惊讶，”斯克掳奇说。

“来吧，这是新的一天，”马利说。

圣诞节后的星期一，诺亚起得很早。他兴奋地准备迎接他相信会给他带来工作进步的事情。他走进又一天的寒冷，朝银行走去。他决定一收到承诺的加薪就给自己买一件暖和的外套。诺亚在银行开门前十分钟到达，在门前踱步。额外的活动并没有让他保持温暖。当他来回走动时，店主巴塞洛缪·普雷西走到他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诺亚转过身来，惊讶道：“早上好，先生。”

“你在这里做什么，诺亚？”

“太太。斯威本到达晚了，所以我无法存入平安夜的资金，”诺亚说。

“我明白了，你的圣诞节过得愉快吗？”

“哦，是的，先生，非常令人高兴。你的家人呢？休息日过得愉快吗？”

“这真是太棒了，尤其是和鲁本一起度过的时光。现在他在剑桥，我很难见到他。”

当银行开门时，两人走进了银行。诺亚打开书包取出押金，然后停了下来。他把胳膊伸进袋子里，摸索着袋子的边缘，然后把手空空地伸出来。他难以置信自己的触觉，向里面看去，却找不到任何资金的痕迹。

看到诺亚一脸担忧的表情，普雷西问道：“怎么了？”

“钱。它消失了。”

“它消失了；你用它做了什么？”

“我把它放进包里了。”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诺亚颤抖的嘴唇显示出他脸上的痛苦。普雷西眯起的眼睛显示出他日益增长的愤怒。“它可能在哪里？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动过你的书包？”

“没有人。但我在去银行的路上摔倒了两次。然而，每次似乎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归还袋子。”

“可敬的骗子；是斯蒂芬爵士。”斯克掳奇说。

“小心点，埃比尼泽，”马利说。

“还能是谁？他是那个在把包还给我之前打开包的人。”

“你真的看到他把钱拿走了吗？”

“不，但是.....”

“那么要小心，埃比尼泽，错误的心态会给你带来伤害，”马利坚持道。

普雷西说：“诺亚，你要对这笔钱负责。”

“我知道，我会承担这个责任。我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诺亚说。

“你怎么不知道钱不见了？难道袋子里没有重量就让你知道钱不见了吗？”

“如果我带了硬币就可以了，但由于银行开门时间较晚，我决定把它们留在商店。”

“尽管如此，我仍然别无选择，只能逮捕你，”普雷西说。

“我可以不工作还钱吗？”

“我不会雇用我不信任的员工。你的不可靠是无法容忍的。”

斯克罗吉看着他幽灵般的朋友，发现他在拉扯他的头发。拖拽变成了猛力，突然，随着一声爆裂声，一根头发拔了出来，不仅带着一部分头骨，还带着大脑物质。一旦他解放了一只手，他就用另一只手重复这个过程。奇怪的是，脱毛造成的洞立即被填满，让他能够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痛苦的过程。

诺亚静静地站着，眼睛注视着脚前的空间，而普雷西则派人去叫一名警察。诺亚本可以轻易逃跑，但银行里的每一个有尊严的人都会追赶。五分钟之内，被告被带往纽盖特监狱。途中，人们停下来注视着一个瘦削、衣着考究的男人。当一个人被守卫不善、身材魁梧的警察牵着走在街上时，只有一个小男孩有勇气问：“你要绞死他吗？”

“走吧。”

纽盖特监狱是距离银行最近的监狱，占据了它所在区域的主导地位。其巨大的石块结构和三重入口营造出一种力量与危险并存的氛围。就建筑物的大小而言，入口门很小。当警察敲击木头时，诺亚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动物陷阱的画面，它让受害者进入，但没有人能够通过它重获自由。一股恐惧的寒意爬上了他的脊背。

“我不属于这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安静的！”

“拜托，我保证会找到钱。”

“你在偷东西之前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诺亚张了张嘴，却被警察将食指举到唇边说道：“你会后悔你的下一句话。”

一进去，尿味、腐烂尸体的味道，各种污秽的味道就飘进了诺亚的鼻子里，让他差点吐了。男人们被领着穿过一条又短又黑的走廊，来到一间小房间。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宽边帽、衣冠楚楚的男人打开了房间的门。房间内，一名男子颓然坐在地板上，背靠墙。当诺亚被推进房间时，他没有向新来者打招呼。一言不发，门被砰地关上，两个被困的人被留在一个没有窗户、没有灯光、也没有家具的空间里。

黑暗深入诺亚的核心，带来直接火焰无法温暖的寒意。坐着的男人站了起来，走到诺亚面前，一拳将他打昏。当诺亚意识到时，他不知道自己被遗忘了多久。他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不再穿鞋子或外套。他迷失了方向，因房间里寒冷的温度而麻木的身体颤抖着。他不记得自己在哪里，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躺在石头地板上的。他的眼睛里唯一捕捉到的光亮就是从门下流淌出来的那条银子。然后，仿佛那道光照亮了他的头脑，他记起了这一切：丢失的钱、被捕、袭击。他跳了起来，转向他记得袭击者坐的方向，大喊：“把衣服还给我！”

诺亚疼痛的脑袋里回荡着没有任何反应的安静。他不再那么热情地重复了一遍，却得到了同样的沉默。诺亚沮丧地站在房间中央，因寒冷和日益增长的恐惧而颤抖。他不敢动弹或说话，因为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成为攻击者的猎物。当门打开时，安静被打破了。直到那时，诺亚才意识到袭击他的人已经被除掉了。门口站着一名警卫，抓住一个小男孩的衣领。看守把孩子扔进了牢房。七十磅的青年重重地撞在诺亚的胸口上，把他向后推了三英

尺。墙壁是唯一阻止他们跌倒的东西。恢复平衡后，诺亚扶着孩子站了起来，问道：“你没事吧？”

“把手从我身上拿开，混蛋。”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

“只管自己待着吧。”

只有马利和斯克鲁奇两个人能在昏暗的光线中看到东西。当年轻人从诺亚身边退开时，马利走到了他哥哥身后。马利站在距诺亚后背几英寸的地方，将手推到了自己的胸口中央。位于心脏的链条内部旋转着火焰旋转器。他将除了一处捕获的火焰之外的所有火焰都转移到了他的肩膀上，然后指示剩下的旋转者开始旋转刺穿他心脏的链条。随着火焰的每一次闪烁，铁圆环旋转得越来越快，直到它移动得快得似乎消失了。马利然后咬掉了他的食指末端。他将手指裸露的骨头放在旋转的金属上，导致火花从他的胸口飞出。一旦离开他，闪烁就进入了他的兄弟。诺亚虽然不理解这种热量，但还是感觉到了。慢慢地，他的身体暖和起来，停止了颤抖。马利继续这个过程，直到门打开，此时他将剩余的火焰旋转器放回了他的心链中。

有那么几秒钟，强光让诺亚的眼睛紧闭。一名男子指着诺亚说道：“你来吧。”诺亚眯着眼睛看着，按照吩咐做了。看守推着诺亚沿着狭窄的走廊穿过左右迷宫，直到他们进入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一个男人坐在办公桌前看书。壁炉燃烧着诺亚离开家后第一次感受到的真正的温暖。

那人直到读完整份文件才停止阅读。他抬起头看了看自己的读物，说道：“你要么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要么是一个愚蠢的人。你认为你是哪一个？”

“我想说的是.....”

“我没有请你说话！”那人尖叫道。“你总是这么粗鲁吗？”

诺亚萨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光着鞋的脚。等了几秒，男子继续说道：“好吧，你一定是个傻子，不问你就不说，问你就沉默，那我们拿你怎么办？”

诺亚再次保持沉默。

“嗯……”法官低头看了看报告，接着说道，“马利先生，我来告诉你这里的情况是怎样的。”他检查了诺亚，然后问道：“你走在街上总是不穿鞋和大衣吗？”他停下来等待回答，然后用拳头敲击桌子，吼道：“回答我，马利先生！”

诺亚被判官的要求惊呆了，连忙说道：“是候诊室的人偷的。”

县令笑了笑，道：“看来你被偷了很多，你猜这是为什么呢？”他停顿了一下，没有人回答，但没有人回答，他继续说道，“你刚刚学习了纽盖特的法律。保护好自己，否则你会失去一切。你不会受到我或任何看守的宠爱。有很多守法的人没有床，没有暖气，没有太多的食物，甚至没有干净的水喝。那你为什么要比他们过得更好呢？”他知道这个问题不会得到答复，他也不想得到答复，所以他没有停顿，继续说道。

“当伦敦的地方法官是我的职业，就像看守一样。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你，甚至是社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谋生。你收到的一切都会花费我个人的钱。所以你只会得到法律要求的一磅面包和水。其他任何东西都必须购买，或者外面的人必须给你带来。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望，我们都会幸福。我说清楚了吗？”

诺亚点点头，确认他的话已经被听到了。

“你是一个安静的人。这可能对你有利，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在我看来，你就像一个死人。如果你不换衣服，我敢打赌你三天内就会死。把他赶出去。”裁判官咯咯地笑起来，因为他很享受刚刚恐吓另一个新人的想法。

诺亚被推过迷宫般的走廊后，被迫进入一个大房间，里面大部分都是男人。两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挤在离壁炉最远的角落里。一名深色皮肤的妇女正在擦洗男孩的脖子，而另一名妇女则拿着一杯威士忌，拭子沾湿了。除了四个人以外，其他人都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的一张长桌周围。六个人在打牌，五个人在喝啤酒，最后三个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不在桌旁的四个人中，三个正在掷骰子，最后一个正在妇女和男孩附近的金属罐里小便。只有几个喝着啤酒的男人抬头看着新来者进来。

当警卫把守入口时，诺亚转向大门。他冷漠、困惑地站在那些他在街上永远不会多看两眼的人中间。大门的关闭打开了情感的闸门。毫无预兆地，一股爆炸性的愤怒淹没了他。他跑到门口，好像门是开着的。他用力猛力撞向木头，声音响彻整个房间，然后每个人都转向他。骰子滚进壁炉，纸牌从手中掉落，啤酒溅到胡须上，当男孩走开时，女人们走近诺亚，三人在交谈中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小便的男人错过了锅。

诺亚茫然地转向桌子。他研究了每一个人，很快就找到了他想要找的那个人。下一刻，他就向恶棍跑去，大喊：“把外套还给我！”他抓住那个穿着外套的人的衣领，用力把他拉了起来，把他从长凳上拉下来，从衣服里脱了出来。两人为此开始了争执。

“你偷了我的外套。”

“我买了，”那人一边说，一边挣扎着站了起来。

每个人都与对方针锋相对。当真正偷了外套的人把诺亚转过身来，用拳头打在他的下巴时，战斗才结束。诺亚在几个小时内第二次倒在地板上失去知觉。

当诺亚回过神来时，他发现两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正站在他身边。黑人女子回过神来后说道：“亲爱的，现在安静点。你在这里树敌不会有什么后果的。”

诺亚看着这个女人，仿佛她来自另一个星球。然后队伍里的一个年轻人察觉到了他的困惑，解释道：“她来自美国。从自由之地逃到了自由之地。让她照顾你吧。她很好，她帮我处理了这些讨厌的虫子咬伤。”

“总督，你离那个詹姆斯·马克西远点。他毒害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也会对你不利。”第二个女人说道。

诺亚坐起身来，揉着下巴问道：“詹姆斯·马克西是谁？”“哎呀，他就是那个穿着你外套的人。从内森·西蒙斯那里买的，就是那个把你打昏的人。”

“我要去抓那只烂东西。”

“不，你不是。现在是我在照顾你。而你也要远离他。”黑人妇女停了下来，摸了摸诺亚的下巴，然后继续说道，“我是黛娜·史密斯。我不太清楚我的真实姓氏。我的姓氏一直在非洲。你可以叫我迪伊。我对一切都不满意。别以为你有任何问题。”

“你来到这里做什么？”男孩问道。

“一场误会。”诺亚嘀咕道。

“天哪，我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如果受到重罚，我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但是让我介绍一下。我是约瑟夫·弗里曼，Swell帮成员。你听说过这个帮派吗？”

“不，别相信这样。”

“如果他们认为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么你就更容易穿过拥挤的剧院了。从来没有财富，但他们是有钱人，好吧，他们很有钱。”约瑟夫停下来看着诺亚脸上的肿块，然后补充道：“我是这帮人中最擅长北斗的人。至少在他们抓住我之前我是这样。现在可能会被绞死。我最好的伙伴不久前遇到了绳子。别指望我会有什么不同。”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握了诺亚的手，然后补充道：“这只美妙的瓢虫是玛莎·哈特，我随时都愿意把我的心交给她。”

“很高兴见到你，先生……”她停顿了一下，等待诺亚的回应。

“马利。叫我诺亚吧。”

“马利先生，你是一个长相令人愉快的小伙子，我有愉快的经历可以推销。当然在这里很难做到，但并非不可能。”她眨了眨眼，然后补充道，“我相信你的鞋子和利威尔一起在那边走走来走去。”玛莎指着站在壁炉旁的一个男人，然后补充道，“我们可以帮你把它们拿回来。他是犹太人，没有人会帮助他。外套，它不见了。白天你最好靠近火焰。”

诺亚看了看利威尔，然后确认这双鞋是他的。四个人挤在一起商量夺回被盗鞋子的策略。

马利走向马克西，说道：“也许他们对那个懦弱的杀手无能为力，但我可以。”

斯克罗吉在他的朋友身后喊道。“雅各布，雅各布，你在做什么？”

“让他的生活变得不舒服。”

马利站在马克西面前，开始用指甲将前臂上的皮肤剥成粉末。撕碎皮肤后，马利继续刮擦表皮下幽灵般的组织。几分钟之内，他的整个前臂就变成了一堆灰尘。他吸气，直到胸口膨胀到正常大小的两倍，然后，在保留着鬼气的同时，他将破烂的手臂举到了马克西面前。他快速一放手，将那堆飘逸的肉堆吹到了自己的脸上。马克西立刻开始连续打喷嚏，然后开始疯狂地揉搓自己的皮肤。

“我会再做一次，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做更糟糕的事情，”马利说，他的手臂重新恢复了完整。当他重新回到斯克鲁奇身边时，他打趣道：“他不会很快克服这个问题。”

“我可以做那种事吗？”

“不，埃比尼泽，如果你撕裂了你的手臂，你的肉中会保留一些伤痕。如果你有天使般的运气，你在死后永远不会做这种事。”

“有天使般的运气，”斯克鲁奇附和道。

马克西继续打喷嚏和咳嗽，以至于他附近的每个人都向后退了一步。

牢房的门猛地打开了。一个巨大的交钥匙工程几乎占据了整个入口空间。他用低沉的吼叫声喊道：“好了，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该到院子里去了。你们有些狗已经有人在等着了。快点吧，我没时间浪费了。”

除了诺亚之外，所有人都冲向门口。作为最后一个排队的人，守门人拦住了诺亚，说道：“最后一个出的人交过路费，一分钱。”

诺亚愤怒地问道：“如果我决定不付钱怎么办？”

“那你就不能在笼子里和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说话了。家族相似度就像双胞胎一样。你不同意吗？”

诺亚从袜头掏出一枚硬币，扔给勒索者。

“这是你该死的一分钱。”他不慌不忙地避开哈士奇看守，跟着约瑟夫走，约瑟夫已经在等他了。他们一起向狭窄的院子走去。冬日的严寒就像狂犬的獠牙一样刺入皮肤，没有恶意，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诺亚急忙跑到临街的铁栅栏前。雅各布在街边等着。诺亚还没碰到通往自由一侧的栏杆，就命令他的兄弟把外套和鞋子交给他。

“你的在哪儿？”

“别介意这个。现在就把你的给我吧！”雅各布按照指示做了。当他把外套递过栅栏时，一根金属刺勾住了他的手臂，划出了一道口子长度超过两英寸。雅各布向后一跳，大喊道：“该死！那是什么？”

两人一起检查了铁棒，发现有人拿了一把刀切入了金属，导致铁棒的一部分卷曲离开了它的主体。倒钩形成一个尖锐的点，可以钩住任何经过它附近的東西。仔细观察后，他们发现有人把砍铁条当作一种运动。其中一些有不同长度和厚度的金属突出物。雅各布小心翼翼地将鞋子递给诺亚。穿上雅各布的衣服，残留的温暖让诺亚的脚趾有些发麻。当他的脚开始恢复知觉时，从利威尔手中夺回鞋子的念头就消失了。诺亚的呻吟更多地是出于炎热的愉悦，而不是麻木的痛苦。雅各布立即开始从一只脚跳到另一只脚，试图驱散寒冷。

“普雷西先生解雇了我，”雅各布说。

“无论如何你都放弃了。我需要你帮助我。”

“我一听说就赶来了。”

“谢谢你来。我希望你给我带来最温暖的衣服。带上从内衣、靴子到帽子的所有东西。”

“明天我就把它们带来。”

“带上钱，每天至少几便士。还有食物，还有水。我指望你了，雅各布。你认为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是的，当然，诺亚。”

“你是个好兄弟。弗洛拉知道吗？”

“我不这么认为，但你知道新闻是如何传播的。”

“你离开我后就去找她。告诉她，但别让她来这里。”

“我该如何阻止她？”

“我不知道。我只是不能让她看到我这个样子。我指望着你，雅各布，让她远离这个悲惨的地方。”

“我会尽力而为。”

“普雷西先生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的，当他解雇我时，他不得不这么做。”

“我没有偷那笔钱。你相信我，不是吗？”

“是的，我当然知道。”

“哦，谢谢你，兄弟。你不知道你的信任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我知道你不会偷钱，即使你没有钱。”

“好吧，我不知道我是否会走那么远。”

他们相视一笑，但事态严重到笑不出来。

“我需要你试着弄清楚这笔钱去了哪里。”

“我该怎么做？”

“试着找到斯温伯恩夫人付钱时所用的纸条。在递给我之前，她在上面做了一个吻。寻找她嘴唇的印记。”

“她可能对她的大部分笔记都是这样做的。她对所有的裤子，甚至一些裙子都进行了调情。”

“是的，是的，但这一次不一样。”

“以什么方式？”

“**当她把账单递给我时，她的手弄脏了胭脂，在唇形图像的顶部留下了指纹。**”诺亚继续说道，斯克鲁奇看着马利，“**最后，她的唇印形成了一种图案，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让孩子安静下来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寻找伴侣的诱惑者。**”

当斯克鲁奇看着马利时，年轻的雅各布睁大了眼睛。
“**我知道那个法案，雅各布，**”斯克鲁奇说。

“你还记得，我并不感到惊讶。”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的弟弟？**”

“**我怎么能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埃比尼泽？我为什么要对任何人做这种事？**”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机会就在眼前——我抓住了它。**”

“**是的，但是偷我们成为合作伙伴的钱？**”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的精神一直承受着偷走那笔钱的负担。而现在，我的心有了一个光靠时间永远无法解开的枷锁。**”

“与诺亚相比，你的痛苦算不了什么。”

“**不过，确实如此，那就是所有的痛苦。**”马利撕下心脏上的锁链，痛苦地嚎叫起来。一股血腥味和灰尘从伤口中喷涌而出。片刻之内，心脏自我修复，比之前更大的锁链以更强烈的折磨紧紧地抓住它。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帮你。**”

“**那我该送你回家了。**”

**** 三板 ****

被捕后被控制

史克鲁奇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马利就把他从1813抓走了。史克鲁奇叹了口气，微弱地抗议，但还是允许他痛苦的朋友把他从监狱里拉了出来。马利离开的速度之快，使史克鲁奇不得不顶住他朋友的冲力。当马利奔向未来时，一场活动的爆发加速了伦敦的变化。眨眼之间，伯灵顿拱廊又出现了。建筑物拔地而起的快速变化给伦敦带来了呼吸的错觉。

当烟雾笼罩天空时，马利才放慢了速度。他没有受到滚滚煤渣的影响，但史克鲁奇在从烟雾中流泪时，几乎被灰烬窒息。他逐字逐句地问道：“雅各布，发生了什么事？”

“考文特花园剧院着火了！”

“燃烧？！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马利突然停了下来。悬浮在伦敦上空，他们互相看着对方。史克鲁奇继续咳嗽一声，然后雅各布毫无征兆地抓住了埃比尼泽的手臂，将两人从毒云中直接射了出去。

斯克罗吉清了清嗓子，然后问道：“你过去有带我们走得更远吗？”

马利搜寻了各个方向，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够识别那个时期的地标，而史克鲁奇则静静地看着。然后，马利毫无预兆地喊道：“在那儿。”他指着泰晤士河对岸。
“水晶宫已经搬到西德纳姆山了。”

“所以我们必须活在当下，”斯克掳奇说。“宫殿——为什么几年前才搬迁。”

“看起来这座建筑已经在那里好几年了。”

“不，怎么可能？”

“埃比尼泽，看看大楼周围。树已经长得很高了。这在几年内是不会发生的。”

斯克罗吉研究了大楼的地面，然后说道：“我认为你可能是对的。”

“我超出了时间范围，”马利说，他更多的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对斯克鲁奇。

“我们可以回去，对吧？”

“这不应该发生。”

“但我们可以回去——对吧？”

马利没有回答。相反，他的思想集中在试图理解他们的困境上。他真的能带领他们跨越1854年吗？

“我们可以在报纸上找到日期，”斯克鲁奇建议道。

马利再次没有回答。他保持在城市上空四分之一英里处，闭上眼睛，然后专注于他内心的沉思。仿佛舱门打开了，斯克罗吉在重力的作用下猛冲过去。

“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马利全身僵硬，斯克鲁奇跌倒在地。尽管斯克鲁奇继续尖叫，但他知道马利陷入了自己寂静的世界。他向下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他听到母亲的声音说：“我终于可以抱住我的宝贝儿子了。”这句话消除了他的恐惧。当他落下时，这座城市的声音变得引人注目。尽管他不愿低头，但他感觉到大地冰冻的手指向上伸出。奇怪的是，他终于准备好接受他

知道爱他的父母的爱抚了。一个为他献出了生命，但精神上仍然忠诚的人。于是埃比尼泽闭上了眼睛，等待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史克鲁奇预计自己的肉体——不，是他真正的生活——

很快就会在伦敦的鹅卵石上被粉碎，于是他平静了自己所有的肌肉。当他的精神逐渐放松时，一股超越他的力量抓住了他的手臂。他吃了一惊，抬头望向天空，寻找身份。一件黑色斗篷在微风中摇曳。当布料继续飘动时，埃比尼泽辨认出了斗篷下面的骷髅骨头。他尖叫起来。

斯克罗吉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幽灵的摆布下晃来晃去，问道：“**我死了吗？**”**幽灵才开始向上移动。**史克鲁奇吓坏了，开始扭动身体。尽管他希望能摆脱幽灵的束缚，但幽灵只是把他的外套抓得更紧了。

有一次，甚至与马利在一起，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幽灵也将史克鲁奇扔进了他朋友僵化的精神之中。马利几乎没有退缩。当史克鲁奇吸了一口气时，幽灵再次把他推向马利。黑袍鬼魂一次次将生者逼入死者。斯克罗吉提出抗议，但没有任何效果。幽灵如此频繁地、如此有力地将他们推到一起，马利终于变得警觉起来。

马利心中的迷雾很快就从混乱转为恐慌。“这个幻影会毁灭你，”**他警告埃比尼泽。**“别让他的骨头碰到你的皮肤。”**幽灵不断地将两人推到一起。**虐待持续不断，但两人都不明白幽灵的动机。最后，斯克罗吉抓住马利的袖子，大喊：“**阻止他，雅各布！**”**幽灵立刻将两人带回了 1854 年。**

然后——

史克鲁奇再次屈服于重力，下降了几英尺。受到撞击后，他的膝盖跪倒在地。马利将双臂放在斯克罗吉的肩膀下，把他扶起来。“**有受伤吗？**”他问道。

“我想我今天注定要躺在鹅卵石上。”

马利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的朋友，但只说：“**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幽灵饶了我们。**”

“再说一次，”斯克虜奇回答道。

马利不明白他的朋友的意思，但认为这并不重要，所以他继续执行带埃比尼泽回家的任务。

当他们靠近斯克鲁奇的门时，马利的胸口开始发出橙色的光，变得越来越热并向外起伏。在鬼魂彩虹色的皮肤下，斯克鲁奇目睹了他朋友的单链随着他心脏的**每次**跳动而跳动。死亡肌肉的每一次跳动都会将熔融金属推向链条表面。“**我着火了！**”马利尖叫道。“**我要燃烧了！**”当蒸汽从他的额头上逸出时，新的枷锁开始在心链周围形成。

他们一起看着第二个和第三个链环连接到金属环上，但直到第四个链环刺穿了马利的皮肤，斯克鲁奇才大喊：“**雅各布，我们必须回来。你.....你受到了攻击！**”

“风险太大了！”

“**我们的勇气将是强大的，**”埃比尼泽坚持说。“**我们必须——**
因为我担心你.....”当他的声音渐渐远去时，他集中注意力洒在了马利的脸上。新铁链带来的痛苦让马利皱起眉头，同意了。慢慢地，他们开始回到过去。

1844 年过去了，然后是 1834 年，当 1829 年转到 28 号时，马利最新的链条消失了。
1813

年他们安定下来后，第三条链条就消失了。当他们接近监狱时，马利的心中只剩下两根纽带。尽管它们确实增加了阻力，但马利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负担。

12 月 28

日这一天，伦敦出现了历史上最浓重的雾。纽盖特监狱几乎被雾气和壁炉废气的浓稠混合物所掩盖。当两人接近诺亚的牢房时，他们看到一辆驿马车撞上了一辆装满柴火的马车。整个城市的空气中充斥着碰撞、滑坡和突然停车的声音，而旅客却常常看不到任何景象。

当他们进入囚室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暗的气息。即使有阴霾，马利和斯克鲁奇也能看到房间里充满了麻烦，而诺亚就在其中。大多数囚犯都在边缘观看，看守也如此，而西蒙斯则粗暴地对待一个还不到十二岁的小男孩。

“这是你欠我的，”西蒙斯一边说，一边从男孩头上夺走了帽子。

“是我的！”亨利叫道。他奋力挣扎，但还是敌不过暴徒。直到诺亚来帮助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是我的财产，”诺亚说。

“你不能拥有一个人。”

“但我确实这么做了，”诺亚坚持说。

“现在，释放我的财产！”张玄看着诺亚，张了张嘴想要说话，却被诺亚一脸凶狠的眼神制止了。

“当然，我会释放他，但帽子是我的。”

“不，不是的，”黑皮肤的女人迪一边说，一边用一块木柴打了小偷。

这个废物就躺在她脚边，冷冰冰的。亨利拿起帽子，向诺亚和迪伊鞠了一躬。
“谢谢你们，州长。我欠你们俩。”

两个大人异口同声地欢迎这个男孩，“你和我们在一起，直到你的父母认领你为止。”

“那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亨利评论道。

诺亚看着孤儿问道：“你觉得永远够长吗？”

三人笑了笑，然后从西蒙斯昏迷不醒的身体旁移开。当罪犯无助地躺着时，其他人却偷走了他的财物。当西蒙斯恢复知觉时，他的内衣已经所剩无几。他义愤填膺。发誓要报仇，他走向篝火的热气，并留在那里。

在房间的另一边，诺亚与迪伊、亨利和另外两个朋友玛莎和约瑟夫聚集在一起。
“你怎么在这里？”诺亚问亨利。

“约瑟夫知道，”他看着高高在上的瘦长男孩说道。

“他是我的徒弟，”约瑟夫说。

“看来他缺了你的几节课。”诺亚对他的讽刺笑了，但随后意识到监狱已经改变了他的心态，因为仅仅两天前他绝不会就犯罪问题做出如此轻率的评论。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由于在监狱里从来都不容易睡觉，那天晚上，诺亚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因为他释放了对周围杀手袭击的恐惧，进入了期待已久的休息。

随着黎明的曙光，这一天像往常一样把人们从沉睡的地牢带到了休息室。唯一的区别是缺少女性。诺亚以为他们只是迟到了，但那天他们并没有到达。当被问及时，看守只是说：“这不关你的事。”没有他们，房间里一整天都笼罩着一种咄咄逼人的阴郁气氛。几个小时内，小规模争斗不断发生。诺亚让孩子们和他自己远离争斗。

那天唯一保持沉默的人是诺亚到来后一直挤在一起的三个人。他们自我隔离似乎很正常。从来没有人对他们产生过好奇，所以他们再次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孤傲世界里。

那个星期三，诺亚预计不会有访客。他几乎决定放弃去操场，在那里家人和朋友可以与囚犯联系。然而，为了消除被捕的悲伤，诺亚进入了当天冰冷的空气中。他希望清凉的微风能让他精神振奋，但不知道他的愿望会多么深刻地实现。

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风的冲击力让他的眼角泛起了泪水。当他强迫自己面对天气时，他的思绪转向分析他的死亡事件。然而诺亚永远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的头脑无法想象是雅各造成了他的悲剧。只有诺亚的性格崩溃了，他才能接近真相。尽管如此，当他绕着院子转一圈时，他的紧张感开始缓解。至少在他的访客到来之前是这样。

当诺亚绕着犯人步行锻炼的圆圈时，他发现弗洛拉站在访客的笼子旁，他停了下来。她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他。诺亚内心对弗洛拉违背了他的意愿感到愤怒。乙从外表上看，他一看到她就激动不已。

“你怎么在这里？”他问道。

“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你不应该承受这件事。”

“但我还是愿意。心甘情愿。”然后她补充道：“我给你带来消息。”

“好消息？”

“不，只是新闻。你的审判定于从今天开始的两周内进行。”

“雅各布为我找到了律师吗？”

“他们都想要一大笔存款。我决心找到资金。”

诺亚温柔地看着她。就在那一刻，诺亚意识到他的审判可能没有代表，所以他提出了他最喜欢的主题——他的妻子。

“我希望你没有来。”他移开视线，补充道：“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你不能让我免受这一切。”

“虽然我希望可以，”他自言自语道，然后对弗洛拉说道。“你的笑容让我振奋。”

“我想念你早上生火，而我躺在被窝里烤得很香，”她开玩笑道。

“我很怀念在睡前温暖它们之后能够在这些相同的床单之间滑动的感觉。”

尽管栅栏的边界打断了他们的拥抱，但两人都伸出了对方的手。十指交错，紧紧握住。当他们在彼此的拥抱中徘徊时，诺亚开始感觉到自己手中握着一个坚硬的物体。

诺亚看着弗洛拉的眼睛，承认了那团东西的存在。两人握在一起，感觉到那东西在他们之间旋转。弗洛拉用力拉他的手，但他拒绝了。对他来说，她的感觉抚慰了他的悲伤，所以他不会允许任何物质打破她的触碰。

直到交钥匙“太近”政策的催促下，诺亚才松开了离合器。直到这时，他才认出了她祖父从瑞士给她带来的石英晶体。这是他去世前送给她的最后一份礼物，所以现在它被他拥有的震惊引起了他的担忧。

“这是什么？”他看着那颗玻璃般的宝石。当然，在他们结婚后的每一天，他都看到这块石头放在弗洛拉的梳妆台上。即使在石英世界中，这块石头也很特别，因为它的中心矗立着年轻水晶的幻影。晶体的内部尖端覆盖着黑色粉末状矿物。

“我们就是这块水晶，二合一，”她解释道。

“我不能带走你爷爷的.....”

“这是我的水晶，诺亚。此外，当爷爷把它送给我时，他说有一天我会感到有义务将这块石头传递给‘有需要的亲人’。他告诉我，这块石头里蕴藏着两个人的爱。”

“我应该用它做点什么特别的事情吗？”他问道。

“有了这块石头，我的力量就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使用了。”

“我亲爱的弗洛拉。谢谢你。”

“埃比尼泽，过来好好看看这个东西，”马利请求道。当每个人站在诺亚的两侧时，他们都钦佩这块石头的品质。

“嗯，这太神奇了。看来在它生长的过程中，烟囱烟灰的散落物落在了尖端上，”斯克罗吉说。

“是啊，而且形态也很完美。”

尽管看守继续监视诺亚和弗洛拉是否违反了“极端感情”，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彼此的接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看守大声要求所有囚犯返回休息室。诺亚无视狱卒的呼喊。

相反，诺亚将弗洛拉的手举到唇边。当他亲吻她的指背时，一只鹰开始在他们头顶上方几英尺处盘旋。诺亚对这只鸟儿愿意忍受寒冷感到惊讶，他抬起头来，然后告诉弗洛拉：“我们会再次展翅高飞。”

守卫抓住诺亚的肩膀，将他从弗洛拉的触碰中拉了出来。他愤怒地说：“听我说，罪犯。当我说话时——你就会做出反应。永远不要再无视我！现在走开。”

说完，诺亚开始朝大楼走去。交钥匙的愤怒只是他精神振奋的小代价。他没有回头看弗洛拉。对哭泣的恐惧迫使他的眼睛向前看。那天，诺亚心甘情愿地向狱卒付了钱，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告诉我一件事，雅各布，”斯克掳奇说。

“你有什么要求？”

“你已经知道所有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了吗？”

“不，我只有我的生活经历的知识。”

“所以你不知道水晶的事？”

“是的，说实话，我甚至不知道弗洛拉拜访过诺亚。”马利解释道。

埃比尼泽问道：“所以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改变审判结果？”

“不，那不可能。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充分了解这场悲剧。”

“我们最终要改变什么？”

“诺亚的苦难。”

这让斯克罗吉哑口无言。他想了想，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我**其实已经想通了。但是怎么.....？”斯克罗吉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个问题，以便获得更多信息，而马利也无能为力。他的朋友只是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然后开始走向第二天。

寒冷和雾气的冬季混合开始了一天诺亚被捕的那一天。而现在，五天后，天气变得极端了。伦敦并不习惯零度以下气温的日子。在纽盖特内，唯一从严寒变成严寒的是囚犯们把社区的桌子尽可能地推到火边。那天，大多数囚犯围坐在火边；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这么做。相处是另一个问题。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要避开马克西和西蒙斯。那个星期四，避开任何一个人的行动被证明是雄心勃勃的。所有人都被困住了。诺亚和他的团队和大多数其他人一样聚集在桌旁。三个隐居的男人坐在火边。他们继续躲避其他囚犯。然而，回避是相互的，因为房间里流传着这三个人是其他囚犯的间谍的谣言。

这一天没有给房间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每个囚犯都遭受着自己的痛苦。通过幽默或故事来缓解情绪的尝试并没有减轻集体的痛苦。

“那个人为什么躺在地板上？”亨利问道。

“离他远点。他被老鼠咬了。”诺亚解释道。

“他有狂犬病吗？”

“马克西或西蒙斯现在已经杀了他了，”玛莎回答道。

“那他到底怎么了？”

“监狱热。他已经死了，只是呼吸还没有停止，”迪说。

“为什么没有人帮助他？”

“亨利，你真是个好奇的人，”约瑟夫说。

诺亚说：“它可能不像狂犬病那样具有传染性，但监狱热仍然会杀死它所感染的人。”

“我想帮助他。”

“听着亨利，没有人希望你生病。而且，他和我们不同。”

“他看起来一样。而且，Dee也不一样，她既是女人，又是黑人。那么Levi有什么不同呢？”

“他的宗教信仰，”玛莎说。

“哦。”亨利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没有就这个问题再多说一句话。

“那么，玛莎——你的故事是什么？”

“有运气，也有不幸，但大多数只是在街头打工。”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悲剧。”

“难的是我马上就要出狱了，而你们却要留下来。”

诺亚一阵不舒服的停顿，改变了话题。

“那么告诉我，亨利，你的家人在哪里？”诺亚问道。

“约瑟夫是我的……”

该小组迅速做出回应：

“导师。”

“掌握。”

“所有者。”

“不，他是我的表弟，”约瑟夫解释道。

“那关于成为扒手呢？”

“必需品。我们在一次划船事故中失去了大部分家人。我们得吃饭。”约瑟夫补充道：“而且，亨利欺骗了我。”

“我没有。这不是我的错，我比你更擅长举重，”亨利吹嘘道。

“你在说什么？”迪伊问道。

“去年，葬礼结束后，我正在训练亨利夺金的艺术，课后那个小恶魔把我的钱包递给了我。”

其他三个人笑了，拍着桌子表示赞同，然后宣布亨利是两个人中更聪明的一个。他们聊了整个下午。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都提出了各种形式的话题，但有一个话题脱颖而出——奴隶制。

“迪伊，告诉我一个美国黑人女性是如何来到英国的？”约瑟夫问道。

“我得到了奴隶主的帮助。”

“他们做了什么？把你送上船了？”

“他们做到了，但目的不是让我逃到英国。”

“所以你是逃亡者？”

“我自由了！”

“我想去美国，你想念吗？”约瑟夫问道。

“奴役之罪可能永远无法从那片土地上洗去。它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如果老贝利把你送回去怎么办？”

“现在法庭拥有了我，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但我告诉你，我永远都会逃脱主人的锁链。”

“有福了，”玛莎回答道。

“有福了，”斯克掳奇重复道。

尽管日光的结束通常会带来一个对沉睡的地牢感到恐惧的夜晚，但今晚却带来了平静的休息，至少在黎明到来之前是这样。黎明时分，几名看守冲进了地牢。

“你们这些流浪汉都站成一排！”

每个囚犯都被如此强烈的要求震惊了，他们看着看守，但又等待着采取行动。每个狱卒都拿着尽可能多的脚镣。

“你现在就起来！”警卫尖叫道。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任何不排队的人都呆在卧室里，”另一个人咆哮道。所有的男人都爬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每个犯人都争先恐后地服从。

“双脚分开站立，”一名看守指示道。

男人们做了不可避免的事。每个人都允许一名狱警将他们的腿锁在一起。

带着镣铐的重量，亨利问他的表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真他妈的安静！”监工喊道。

休息室的玛莎告诉了这些人所有人都戴着腿铐的原因。三个难以捉摸的间谍原来是越狱者。

“他们对此保持沉默，但我听到他们冲破屋顶的声音。”

“你的卧室也在地牢里，你是怎么听到这个消息的？”“看那个家伙，”玛莎指着两个守卫中最重的那个。“我昨晚修好了他裤子上的凸起。”

除了亨利之外，所有人都明白。“你为什么要修理他的裤子？”他问道。

玛莎只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继续说道：“我还帮助了那三个人。”

“如何？”约瑟夫问道。

“当那个怪物跌跌撞撞地戳我时，我把他转了个身，让他背对着窗户。然后我看到三个人在监狱和医学院之间扔下了一根临时绳子。”

“守卫知道吗？”

“他当时有点忙，”玛莎打趣道。

“女人为什么要背叛自己？”斯克掳奇问道。

“不，埃比尼泽，法律抛弃女性。”马利回答道。

“没有什么可以强迫玛莎，”斯克掳奇坚持说。

“从纽盖特释放的愿望怎么样？”

“为什么这很重要？”

“埃比尼泽——
没有人想进监狱！玛莎还没有被释放的唯一原因是她没有两便士来支付释放费，”马利解释道。

“**就没有别的办法拿到钱了吗？**”

“**不适合她。埃比尼泽**，你告诉我，她有什么权利拥有所有权，甚至过上简朴的生活？”

马利等待着答复，但答案已被理解，所以埃比尼泽保持沉默。

黄昏时分，休息室的大门打开了。门口站着两个看守，抬着一个瘫软的男人。刽子手的袋子盖住了他低垂的头，腿上和腕上的镣铐阻止了他的抵抗。守卫毫不客气地将这名男子扔到地上，然后离开了。

其他囚犯中很少有人对这个昏迷不醒的人表现出任何兴趣。然而，亨利坚持要帮忙。他小心翼翼地靠近那家伙。为了防止亨利受伤，当 he 从失去知觉的人头上拿起袋子时，他的四个同伴站在他身边。尽管亨利对这个人的揭开表现出惊讶，但其他人却没有。地上躺着三名越狱者之一。

玛莎、迪伊和诺亚一认出这名男子，就回到了社区餐桌旁。约瑟夫留下来协助亨利满足逃亡者的需要。男人整个头都肿了。亨利希望这个男人在眼睛里的青肿消退之前不要恢复理智。两个男孩一起把越狱者拖到壁炉边。他们把他安置在垂死的利维附近。慢慢地，男人开始呻吟起来。

男孩们加入社区餐桌后，迪伊告诉他们，“**如果我有的话**，我会给你们所有人一杯烈酒。”

“**是的，我今天要庆祝一下**，”玛莎同意道。

“**不仅仅是烈酒。元旦值得好东西**。但我敢打赌我们中间一分钱都没有，对吧？”

当玛莎等待着答案时，诺亚开始意识到**1814年**已经到来的事实。圣诞节只剩下一周了，然而，这七天内却发生了一生的**恐惧**。

其他人仍在交谈，诺亚则陷入了沉思。他命运的转变引起了混乱。他想知道为什么慈爱的上帝不仅对他，而且对任何人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背叛还能有什么爱的目的呢？然而，他全心全意地祈祷耶稣会保护弗洛拉，他相信上帝的儿子可以。他不想为自己感到难过，所以当愤怒刺入他的思绪时，他推开桌子，走到双层铁栅窗前。

诺亚被开口的寒意弄得头晕目眩，立刻退到了炎热之中。他独自一人站着，努力抑制自己的愤怒，然后当他意识到他的未来不再由他的计划决定时，他流下了眼泪。悲伤和愤怒合二为一。

当斯克鲁奇站在他哥哥旁边时，**马利**挥手示意他走开。斯克鲁吉从房间的另一边听到马利嚎叫，他公开地为诺亚的苦难感到悲痛。生者中只有利威尔听到了灵魂的嚎叫。当利威尔开始因噪音而颤抖时，马利说：“**希望我能**为你改变这一点。”**看着**诺亚泛红的眼睛，马利继续说道。“诺亚，我向你保证——

我会帮助你的灵魂从这个生命之灵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否则我将放弃我自己的灵魂和灵魂来代替你的。”**来自**马利的愧疚对诺亚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因为眼泪变成了抽泣。

当诺亚猛地抽动身体试图控制哭泣时，马利将手臂搭在了弟弟的肩膀上。

“诺亚，还记得奶奶讲的关于毛毛虫的故事吗？”**提问后**，他停顿了一下，给了诺亚正常的回答时间，然后继续说道。“**毛毛虫生来就有一个目标——**

在植物世界中爬行，在蠕虫死亡之前尽可能多地吃掉植物。”马利呼吸着冰冷的空气，然后说道：“**奇怪的是，毛毛虫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目的——**

它只是变形。对于这个生物体内的蠕虫来说，生命在它的大规模吞噬之后就结束了。毛毛虫为它即将到来的终结感到悲伤，因为吃就是它的生命。然而造物主知道这头野兽的真正目的。总是为动物计划的变形是它的目的地。上。”

马利停顿了一下，仔细计划着接下来要说的话，然后说道：“**你的灵魂知道你即将发生的转变。我可以告诉你**要冷静，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恐惧。由于蠕虫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大自然最美丽的典范，所以我们人类也不知道自己的完美本质。我们只是通过我们精神的计划而充分发挥作用。”马利停顿了一下，说道，“**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旅程的目标**，但即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也经常做出伟大的事情。诺亚，你应该知道，你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你的未来还在继续。”

当诺亚和其他男性一起回到沉睡的地牢时，约瑟夫问道：“我可以帮忙吗？”诺亚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继续沉默。天渐渐亮了，在黑暗的睡眠中，诺亚的痛苦终于减轻了。

那天晚上，当看守关上休息室的门时，他注意到需要把利威尔带走。

又过了一天，又有一名囚犯回来了。那天是周日，所以监狱唯一组织的活动就是教堂，所有人都必须参加。普通人向被俘虏的观众发出激烈的服务。对于所有出席的人来说，地狱之旅似乎是布道的主题。仪式结束后，诺亚立刻忘记了所说的每一句话。

回到休息室，迎接返回的囚犯的是一个躺在房间中央的男人的呻吟声。当囚犯们拖着被铁链锁住的脚走过迷失方向的一堆人时，先前返回的囚犯认出了地板上的身影并发起了攻击。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没有人有本能阻止攻击。他们只是惊恐地看着第一个囚犯袭击第二个囚犯。

“你这个叛徒！”第一个囚犯喊道。

“我不得不.....”刚回来的人抱怨道。第一个男人阻止第二个男人完成他的想法。相反，他将手腕镣铐缠在坐着的人的脖子上，并用尽全力拉了起来。将男人抬离地板几英寸，整个房间都听到他脖子上的骨头断裂的声音。袭击者重重一击，将猎物放回地板上，他一动不动。

当房间里的人都困惑地看着时，他们意识到那个人已经死了。这一切发生得再快不过了。即使是子弹也不会那么突然。房间里的所有孩子和许多妇女都**开始尖叫**。被谋杀的男子僵硬地坐着，他的头的重量被他毁坏的脖子往下拉。奇怪的是，他看起来就像一只乌龟，眼睛凸出，嘴巴下垂，鼻子又大又尖。没有人关心这个人已经死了。囚犯们只担心自己可能受到的惩罚。

在这群人与凶手对峙之前，两名看守挥舞着警棍走进了房间。
“好吧，猪崽子，退后吧。”一名守卫对房间里的人说道。

警官推进尸体，将手放在死者的肩膀上。很快他就摔倒了。狱卒要求该组织派出凶手。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报复，每个人，甚至诺亚，都指出了肇事者。

当警卫抓住凶手时，两名新的看守进入房间并将尸体抬走。没有一个看守愿意管教其他人，所以危机就这样顺其自然地消失了。

马利的灵魂想知道年轻的雅各布是否错过了他生命中的召唤。他一向精于经商。然而，计数室从来都不是他的爱好。这只是他的生计。现在，当马利看到年轻的自己对他的马的关注时，他知道——
知道他作为一个马厩手对社会更有用，而不是一个贪婪的人。然而那已经是过去了，他来这里是为了未来。

斯克掳奇和马利看着年轻的雅各布刷马、喂马、爱护马匹。纵容他的野兽可以安慰他背叛诺亚的罪恶感。当他的兄弟在笼子里受苦时，他和他的双胞胎“烟”和“影”一起扮演骑士。他一直拥有这对纯种马，因为他把年轻时的肌肉奉献给了马厩。最初达成的协议是雅各布无薪工作，直到他的小马驹出生。那时，他将拥有这匹马，但仍继续为动物的食物和住房而工作。这种安排对雅各布来说是一笔一流的交易，因为当这对双胞胎出生时，马厩的主人给了这个雄心勃勃的男孩两匹小马驹。

给两人梳洗完毕后，雅各布把额头抵在斯莫克的额头上，说道：“我已经无法挽回地羞辱了自己。你们，我的朋友们，是我重新走上正路的唯一希望。”他平等地抚摸着每一匹马，补充道，“让我们利用所剩无几的时间来玩吧。”

下一口气，雅各布骑上了其中一匹战马，然后开始在空旷的田野上奔驰。当马竭尽全力听从他的指示时，他就跑了出去。

恶劣的天气条件导致他们的行程缩短。

“天气会更冷吗？”雅各布一边想，一边收起骑行装备。在给两匹小马喂完正常的饲料后，他给了每匹马半个冰冻苹果。当他们把水果嚼成糊状时，雅各布前往纽盖特。

雅各一边走，一边想出了一个解救诺亚的方法。他本应在弟弟被捕后立即采取行动，但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让他畏缩了。一天之内就可以把钱退回来，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诺亚本人对他在冰上的泄漏做出了解释。即使是最可疑的警察也能从“钱从袋子里掉出来”的故事中看出其中的道理。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雅各布让局势恶化为一场噩梦。

烟雾和影子是雅各布唯一的资产。卖掉马匹的决定在雅各布心里盘旋了好几天。他对必须遭受任何个人损失的想法感到不满。然而他意识到，只有交出他心爱的小马驹，情况才会有所改善。雅各布知道卖掉一匹马就能赚到足够的钱来偿还普雷西和监狱费用。

他考虑过留下Shadow，但这并没有固定下来。这两匹马都给他带来了同样的乐趣和友谊。斯莫克对他打开大门的能力很恼火。另一方面，影子热衷于在树枝下奔跑，希望能把骑手扔出去。

但正是两匹马齐心协力拯救了雅各布的生命，才给他的决定留下了最后的印象。他记得那天，马匹将他挡在中间，三只土狼围着马匹转圈。第一个土狼向左移动，然后影子向左移动到方块。第二个队员向右推，斯莫克用一个向右假头的动作反击了这一举动，同时向第三只向雅各布移动的土狼的内脏踢了一脚。围着野兽转圈、踢腿的舞蹈持续了几分钟。

最终，影子的大腿被咬伤，斯莫姆的脖子被抓伤，而雅各布却安然无恙。当郊狼消失在森林中时，雅各布注意到他们路上的血迹。

临近监狱时，雅各布决定将烟和影一起卖掉。这对双胞胎从未分开过，他知道自己保留一个的自私欲望会伤害双方，所以他决定做正确的事，让他们呆在一起。

当斯科罗吉和鬼魂等待雅各布到来时，马利问他的朋友：“埃比尼泽，你知道在你去世后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雅各布，为什么我觉得你的问题会给我带来麻烦？”

两人对视一眼，微笑道：“你说得对。我没有正当理由插手。”马利说道。

“不——
不，我不介意这样的谈话。我只是不想因为坏消息的传来而感到震惊，”斯克掳奇回答道。

马利开始了谈话，“你知道，当我去世时，我从我认为的‘一夜好眠’中睁开眼睛，然后开始我的一天穿衣服，去工作和类似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看起来就像是正常的一天。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事情就变得非常奇怪。我开始意识到我的锁链，然后我意识到我的皮肤是半透明的。”

“就在那时你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斯克掳奇问道。

“不，当我站在 Teint 和 Apurto 面前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

“WHO？”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们。”

“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是谁。”

“Teint 追踪那些进入和离开变形岛的人，”马利说。

“又是这个词。”

“什么——粉底液？”

“不，幻化。我想我去过那里，”斯克掳奇回答。

“那不可能，你还活着。”

“然而，我确信今晚我就在那里。”

“你还活着，对吧埃比尼泽？”

“上次我检查过。”

马利然后重复了他最初的问题：“埃比尼泽，你知道在你去世后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我最好的猜测是——你经历过的一切，但还有更多……？”

年轻的雅各

站在监狱里等待诺亚的到来。雅各自愿成为诺亚的生命线。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带来诺亚生存所需的金钱和食物。在伦敦历史上最寒冷的一天，诺亚终于到达了访客的笼子。他的脸上露出了疲惫的迹象。

“你做了什么？”雅各布问道。

诺亚拖着戴着脚镣的脚回答道：“我亲眼目睹一个人被谋杀。那么你做了什么，小兄弟？”

“我只是说——你为什么戴着脚镣？”

“因为越狱了。看守们为了赚一分钱会做任何事。”

“我不明白，”雅各布说。

“我只想说，这所监狱是一个赚钱的行业，每个狱警都在受贿。”

“那你今天需要多少钱？”雅各布问道。

“你所有的便士。”

“严重地？”诺亚解释说：“除非我付钱释放他们，否则他们不会取下这些枷锁。”

“严重地？”

“别再说了！你觉得我误导你了吗？”

“不，当然不是，”雅各布回答道。说完，他把所有的便士都给了他的兄弟——总共 13 便士。

“这很好，雅各布。谢谢你。”诺亚接着问道：“你找到斯蒂芬·麦金托什爵士了吗？”

“不，但我会的。我会把你从这个监狱里释放出来，诺亚。”雅各继续说道：“除非我这样做，否则我的灵魂不会平静。”

诺亚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他的兄弟，然后小心翼翼地说：“我很欣赏这一点，”然后补充道，“我不明白你的热情，但我很感激你的奉献。”

兄弟俩在天气中度过的时间与交换资金和信息所需的时间一样少。两人转移完毕后，迅速朝着各自的热点区域移动。

1月4日开始时与前一天一样——

有雾且寒冷，但在此期间情况有所改善。天黑时，雾气消散，寒冷减弱，第三名囚犯被送回休息室。

随着最后一名逃犯到来，剩下的犯人开始拍桌子喊：“把铁链拿开！”整个大楼里，囚犯们尖叫着要求摆脱脚踝的束缚。起初，为了让暴徒安静下来，看守们高喊着要施以酷刑的威胁。最终，当没有什么能让这群人安静下来时，监狱长决定为有能力支付释放费的囚犯解除手铐。

诺亚主动提出帮助他的朋友们支付费用。亨利被这个建议激怒了，他怒气冲冲地说：“我有我自己的钱。”约瑟和玛莎表现得好像想要诺亚的钱，但谁也没有拿。迪伊身无分文，接受了他的提议。

摆脱锁链后，迪伊开始在脚镣造成的擦伤处涂抹治疗药膏。当她抚慰的触摸减轻了他们的痛苦时，五个朋友都发出了咕咕声。至于迪伊，她如释重负的叹息声如此之大，吸引了整个房间的焦点。

接近一天结束时，大多数囚犯开始变得精力充沛。通常，这群人只是买了烈酒，然后就喝醉了。然而，马克西和西蒙斯都通过将膀胱吐出窗外来释放他们压抑的能量。正如他们后来向交钥匙员解释的那样，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看看他们的尿液在流到街上之前是否会结冰。确实如此，但是那个遭受冰冻尿液的男人在经过落下的冰块下面时仍然嚎叫着。尽管这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但两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第二天早上，诺亚像往常一样拖着脚步走进休息室，一个囚犯跟在另一个囚犯后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这个机构的方法变得更加坚定了。随着适应变得更加坚韧，日子开始相伴。雅各布每天都会带来硬币。大多数时候弗洛拉都带来了爱。在两者之间，诺亚幸存下来。

七号星期五，雅各布带着好消息来到了访客的笼子。“我已经找到钱了，”他宣布。

诺亚睁大眼睛回答道：“太棒了！”然后他向雅各布承诺：“如果你能为我解决这个损失，我将为你建造一个马厩。”

雅各布拒绝了这个想法。

“不，我不想要奖励。如果我能让你免受这种虐待，我的奖励就是你的自由。”

诺亚感慨道：“我怎么配得上这样的兄弟？”雅各布只是笑了笑。当天剩下的时间里，诺亚一直在微笑，但第二天早上却给他带来了新的恐慌。

早晨开始了新的一天，例行公事发生了变化。玛莎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了。当男人们进来时，每个人都注意到她站在篝火旁边，但没有多想。只有马克西明白她早早出现的原因，并因此攻击了她。“你可能认为你会被释放，但在我第一次得到我的之前不会。”

他把她推到壁炉边说：“我不会付钱给一个剩下的诱惑者。”

“我不是免费表演的，”她说，试图从他的怀抱中滑下来。

“我们会看看的。”马利咆哮着，加强了攻击。

诺亚虽然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但没有表达任何能显示他新人身份的言论。
“**放开她，**”他喊道。

马克西毫不退缩地抓住了玛莎的胸部，然后用力吻了她。与此同时，诺亚用双臂搂住马克西的胸口，用力一拉，马克西跌倒在地。玛莎本能地踢了袭击者的头部，这使罪犯昏迷不醒，但并没有阻止他。然而，马克西对玛莎不再感兴趣。他慢慢地站起来，转向诺亚，然后用巨大的力量将一根七英寸长的木条猛地撞到了这位未来英雄的身边。

当马克西收回手时，房间里的人看到诺亚喷出了鲜血。他很幸运，因为他的大衣阻止了**碎片**木头造成严重伤害。当马克西离开该区域时，他低声对诺亚说：“**我要**让刽子手用一根短绳子绑在你身上。”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诺亚很快就被修复了。迪伊刚刚进入房间，她用另一种药膏保护伤口，而玛莎则将衬裙撕成条状包扎。

当天快结束时，玛莎从纽盖特获释。离开监狱前，她拥抱了所有新朋友。当玛莎拥抱诺亚时，她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妻子。”
“**然后，毫无预兆地，**她吻了诺亚，其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让他失去了平衡。当他跌跌撞撞地重新站稳脚跟时，她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诺亚和雅各布都**早早地到达了**访客的笼子。日常交流结束后，雅各布就立刻离开了。诺亚继续绕着院子走一圈。诺亚的脑海里充满了夏日阳光的想法，他的身体竭尽全力控制着颤抖。当他走向监狱门口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转过身，他发现弗洛拉正在访客的笼子里等着。诺亚朝她跑去，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到达后，弗洛拉向诺亚露出了半微笑。他端详着她的脸，问道：“怎么了？”

她低下头回答：“**我没事。**”

“看着我，亲爱的。”他抬起她的下巴，让她的眼睛凝视着他的。“怎么了？”

“只有我。”

她转身想要走，但诺亚却停住了她的动作。“如果你现在离开我，我会整天为你担心。”

她直视诺亚的眼睛，然后低声说：“我想我怀孕了。”

马利立刻跪倒在地，哭道：“不，不，这个道理太难了！”

“雅各布，为什么这么担心？”斯克掳奇问。

“埃比尼泽，你和我一样了解这场悲剧。然而，我不知道诺亚曾被告知过这个孩子的事。又一名受害者。

“我怎样才能救赎自己？”对于马利来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现在担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失去了这么多无辜的灵魂，现在又失去了一个孩子。该死的，马利讨厌自己。

诺亚一动不动地站着好一会儿。他想知道他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当乔伊向弗洛拉保证时，他克服了恐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雅各布找到了丢失的钱。希望他能在审判前修复局面。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们在这之后就会变得更强大。”

弗洛拉对诺亚的温柔感到退缩。

“愿望不会实现，诺亚。”泪水开始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当它们到达她的下巴时，诺亚用手将它们擦干。

诺亚一言不发，仿佛过了一辈子。鼓励的话渐渐消失，但过去的故事却浮现出来。“你还记得我们见面的那天吗？”他问道。

“是的，我当然知道，”她说。

“你不喜欢我，是吗？”

“我以为你可能很——简单。”她的笑容增加了诺亚继续下去的欲望。

他说：“嗯，我很简单。简直被你的魅力所吸引。”

弗洛拉想起这件事，笑容更灿烂了。“你确实是在愚弄自己。”

“你连看我一眼都不肯。我必须做点什么，”诺亚回答道。

“所以你是故意表现得像个小丑？”

“你现在还没意识到吗——我是个小丑。”

弗洛拉笑了。她知道诺亚的愚蠢很少表现出来，但一旦出现，那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一起重述了这个故事。“当你以那种宏伟的骑士精神将帽子扫过小路时，真是令人震惊。”

“我试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么谷物雨是计划好的吗？”她问道。

“我不知道当我做出‘宏伟的手势’时，大量的小麦会飞起来，”诺亚解释道。

“它到处都是，但主要是在你身上。”

“我也是这么计划的，”他承认道。

“所以让我说清楚，你太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你在大衣的袖口里放了一把小麦。”诺亚点头同意，弗洛拉继续说道：“当你示意我从你面前经过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然后谷物散落了一地。”

他们一起笑了。“你知道，弗洛拉，我对这个孩子感到很兴奋。”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几周后我就会确切知道。”

当弗洛拉递给诺亚几便士时，西蒙斯发起了攻击。

“你偷了我的衣服！”他喊道，把诺亚的头撞到栅栏上。当西蒙斯将诺亚的脸压在铁条之间时，一根从金属上切下来的自制倒钩划伤了诺亚的脸颊。弗洛拉尖叫起来。

西蒙斯从诺亚手中夺过硬币，然后嘀咕道：“我不知道你的哪个朋友把我打晕了，但我要惩罚你。”罪犯尸体的气味充满了整个区域。光是他的呼吸就让诺亚咳嗽起来。

“我有预感，你今天就要死了。”

“不！”弗洛拉喊道。她伸手穿过栅栏，抓住暴徒的头发，然后用力一拉，大部分头发都从头皮上脱落了。西蒙斯几乎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弗洛拉的攻击只导致他受压g
诺亚带着野蛮的愤怒冲进了倒刺的笼子里。刺骨的压力让诺亚的脸上流淌着鲜血。

“准备好迎接上帝的地狱吧，”他一边说，一边用自己拥有的全部力量推着诺亚的头。

“不！”马利嚎叫道。鬼魂把手伸进西蒙斯的胸口，抓住他的心脏，然后压缩了肉。当西蒙斯器官的肌肉与马利骨骼的形状相符时，诺亚把手伸到身后，抓住了西蒙斯的头发。为了挣脱束缚，他把重罪犯的头往后拉。这一反击激怒了西蒙斯，他加大了攻击力度。马利紧紧地捏着，直到紧紧抓住心脏。

当三个人争夺控制权时，西蒙斯开始松开手，然后用空着的那只手抓住了他的胸部。他疯狂地喊道：“你对我做什么？”

诺亚挣脱了西蒙斯，但马利并没有释放他的心脏。当那个潜在的凶手摇摇晃晃地从访客的笼子里出来时，马利也跟了上去。“雅各布，释放他，”斯克掳奇命令道。

马利很困惑，回答道：“我想我做不到。”

“就拉开吧。”

西蒙斯摇摇晃晃地来回走动，试图摆脱痛苦。“帮助我，埃比尼泽，”马利喊道。

斯克罗吉抓住马利，用力拉，但他的精力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我的手抓得太紧了，”马利喊道。两人疯狂地竭尽全力想要与西蒙斯分开，但罪犯的心却紧紧地抓住了马利的手。

“他快要死了，”弗洛拉说。

没有任何警告，西蒙斯倒在了地上。马利的手臂从肩膀上摔了下来。马利躺在走廊上，手上的骨头仍然紧贴着心脏，开始抽搐，然后全部消失了。当他的手臂自行复位时，他说：“我想我杀了他。”

“你知道诺亚会为此受到指责，”斯克掳奇回答道。

守卫现在意识到了倒下的恶棍，赶紧跑去帮助他。“你做了什么？”交钥匙咆哮道。

诺亚转向守卫，脸颊上的伤口流着血，他说道：“西蒙斯袭击了我。”

“他说他要杀死诺亚，”弗洛拉说。她向狱卒展示了手中仍握着的一撮头发，补充道：“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甚至疼痛也无法阻止他。”

“嗯，看来是有什么痛苦的事情阻止了他。”警卫跪在西蒙斯身边，然后报告说：“他还有呼吸。”当他站起来时，他说：“如果拉扯头发都不能结束攻击，我想知道是什么做到了？”

“他抓住了自己的胸部，然后就倒下了。”

狱卒看着这对夫妇。

“我一直在看着你，”他告诉诺亚。警卫接着补充道，“你值得尊重。这个……”他停顿了一下，看着仍然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的西蒙斯，“……他值得……”然后，那人毫无征兆地踢了西蒙斯的头部。守卫解开脖子上的头巾，递给诺亚。

“哎呀，今天脖子有点冷，把身体擦干净吧。”

诺亚和弗洛拉震惊地站在那里。

“你傻了吗？你浑身是血，快擦干净！”守卫抓住诺亚的手，然后将布放入其中。

诺亚接过手帕，弗洛拉说道：“你的善良将会得到回报。”

狱卒看了弗洛拉一眼，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然后对诺亚说道：“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不，先生。”

“就这样吧。”说完，看守捡起了西蒙斯从诺亚那里偷来的硬币，然后让三人去解决他们的分歧。

几分钟之内，西蒙斯开始康复。昏迷不醒的罪犯一边呻吟着，一边用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头，另一只手揉着心脏部位。慢慢地，他的身体恢复到了可以站起来的程度。他盯着诺亚和弗洛拉，他们也看着他。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否会继续袭击。不过，双方都谨慎地撤退了。

西蒙斯在诺亚面前排队等候返回室内。门一打开，诺亚抓住西蒙斯的衣领，然后走到他面前。

“准备好你的便士。当你可以支付通行费时，我再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了。”西蒙斯只是叹了口气，然后接受了他的新职位。

一进屋，迪伊就给诺亚的伤口涂抹了几种药膏。

“这可以止血，”她向大家展示了里面的东西。

“这种药物可以使皮肤缝合在一起而不会留下疤痕。而且这种药物可以减轻疼痛。”

“你是医生吗？”亨利问道。

“不，亲爱的。我只有药膏。我把医生的工作留给拿刀的人，”迪回答道。

“好吧，雅各布，你今天似乎有天使般的运气，”斯克掳奇说。

“看来是这样。总有一天我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愤怒。”

“不，不，你不会的。你的愤怒是光荣的。控制只会导致诺亚的死亡，”斯克罗吉保证道。

马利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知道，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无法改变的。诺亚那天不会死。

**** 四板 ****

严酷的正义

一天的结束给诺亚带来了新的力量。在这些人离开休息室前往沉睡的地牢之前，他发誓永远不会给任何人提供攻击的机会。

周二，监狱里发生了一段平凡而沉闷的事件。囚犯们在自己的私人团体中自娱自乐。中午，看守走进休息室宣布：“**以下人员明天将在老贝利受审。**”**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没有人感到惊讶，但这个通知确实起到了静音的效果。每个囚犯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都在思考自己的命运。大多数人可能会被判有罪，因此对未来的恐惧造成了所有人都陷入沉默的情况。

小雅各布是那天唯一有任务的马利。他曾两次尝试出售《烟与影》，但每个买家都说同样的话：“**我只需要一匹马。**”**尽管雅各布解释了这对双胞胎之间的特殊关系，但两人都没有被说服，因此两次销售都失败了。当他跑向原来的工作地点时，他决定以折扣价出售这两匹马，因为他的经理马修·佩平需要这样的诱惑。**

在马厩门内，雅各布发现马修正在照顾马匹。刷新垫料、补充**食物、清除粪**便是他的职责。当雅各布进入马厩时，可以听到马修吹口哨。曲调虽然不清楚，但却悦耳动听。雅各布走近这位忙碌的人，说道：“马修，你这个法国老流浪汉。”

“**好吧，好吧，如果不是那个年轻的跑腿的话，**”马修把干草叉靠在墙上说道。
“再见，雅各布。是什么风把你吹到了你的老地方？”

“你还记得去年你想买《烟与影》的时候吗？”

“**当然。**报价仍然有效，”马修回答道。

“我希望如此，”雅各布回答道。

“所以两个人300英镑？”

“你得到了一笔特殊的交易，”雅各布说。

“显然这就足够了，因为你愿意在这里出售。对吗？”

“是的。”遗憾的是，雅各布完成了交易。雅各布给烟和影一个苹果和一个拥抱，向烟和影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他跑到老贝利法院，试图确保诺亚的自由。

进入法院正门后，雅各布立即被问：“需要什么帮助吗？”提出问题的小伙子似乎还太年轻，无法在这样一个著名的组织工作。

雅各布想都没想就问道：“我是来见威廉·多姆维尔阁下的。”

“他今天在自己的家庭办公室工作。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忙吗？”

“他是明天审判的主审法官吗？”

“是的。”年轻人回答道。

“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商量。我可以知道他总公司的地址吗？”雅各布问道。

“不。”

雅各布有些惊讶，他试图解释说：“他需要知道我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有什么发现。”

“你必须在审判时出示证据，”助手坚持说。

“但如果我今天能和他谈谈，就不会有审判。”

“我明白，我希望能帮到你。不过，如果我公布法官的位置，他就会解除我的工作，而我需要这份工作。”

雅各布意识到清除诺亚的罪孽并不像他最初希望的那么容易。他告别了这个和蔼可亲但无益的男孩，然后立即赶往邮局。由于办公室工作人员正值下班时间，雅各布要求查看伦敦邮局目录。在服务员露出不愉快的表情后，他最终同意让雅各布看书两分钟。由于时间充裕，雅各布记下了法官的地址，向管理员表示感谢，然后匆忙赶往地点，但大楼里一片漆黑。雅各布站在法官门外，一脸挫败。

马利和斯克罗吉很早就到达了法庭。这两个来自未来的隐形人坐在老贝利的**“家人和朋友”区，等待诉讼开始**。当他们俯视球场时，斯克罗吉问马利，**“你问我是否知道我死后会发生什么——**

当然，除非有可能性，否则我永远不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但对于同一个问题，告诉我你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因为你不再是肉体了？”

“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莫格化的灵魂，”马利回答道。

“你现在正处于地狱之中吗？”

“这种精神——

我的未来正在转变。对于你的问题，没有人受到谴责。有些人最终迷失了，但这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或要求。”

这对斯克鲁奇来说毫无意义。**“当然，杀人抢劫的人必遭报应。”**

“不，一旦净化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精神就有价值。事实上，对此类事件的了解可以帮助新世界避免此类错误。”

“所以谋杀只是一个错误，”史克鲁奇打趣道。

“这取决于凶手的意图。”

“因此，战斗中的人或刽子手不会受到惩罚，而醉酒的人则不会受到惩罚。不小心撞倒行人会受到惩罚吗？”

“没有人受到惩罚，”马利回答道，然后看到斯克掳奇又露出探究的表情，“这不是无限意识的目的。”

“但是一个杀人犯怎样才能被洗白到……？”

“无限意识，”马利回答完斯克罗吉的问题。

“是的，我想这就是我要问的。”

“每一个活着的灵魂都有一些品质，无限意识希望将其融入到它更伟大的存在中。这并不总是能实现，但它是目标。”

“无量意识难道不害怕不洁行为的污染吗？”问问史克鲁奇。

“不。”无限意识的灵魂是不可能被污染的。人的精神是腐败的容器。一旦它摆脱了错误，它就会发生转变。”

“精神和灵魂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是，”马利看着囚犯涌入房间回答道。当每个囚犯将脚镣拖向囚犯的围栏时，公众继续挤满了两个隐形人居住的上部区域。几分钟之内，各类书记员、律师和付费旁观者都进入了法庭。

直到房间坐满后，**法警才宣布法官名单。**

“**全体起立。**老贝利法院现在正在开庭，由尊敬的威廉·多姆维尔法官主持。”多姆维尔法官和另一位法官走进房间，然后走到长凳后面的中间座位上。说完，整个房间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各个工作人员忙着准备每个罪犯情况的细节。

除了斯克鲁奇和马利坐在栏杆上的阳台外，评委们坐在房间内其他工作组的上方。书记员和法庭记者围坐在法官席下方的半圆桌周围。陪审团的十二名男子坐在法官的左边和公共区域的下方。囚犯们被安置在书记员桌子后面六英尺处的一个围场里。在囚犯的围栏里，那天将要受审的二十个人几乎没有动静，也没有说话，法庭上的骚动最终变成了令人不安的等待。

“法警，传唤第一被告，”多姆维尔法官命令道。

“约瑟夫·弗里曼，站起来面对你的原告，”法警要求道。诺亚看着他的朋友走向被告的包厢。约瑟夫站在拘留栏内，随着法警的继续，他跟随法官的动作。“你因 12 月 11 日在皇家剧院偷窃 Ephraim Weedon 的手表而被起诉。你如何恳求？”

“无罪。”

随后，埃弗雷姆·威登 (Ephraim Weedon)

在证人席上就座，证人席只不过是书记员桌子前面的一个升高的平台。一名身穿黑西装的男子进入了位于陪审团席附近房间另一侧的证人围栏。当所有球员就位后，多姆维尔法官问威登：“你的手表价值多少？”

“十二磅。”

“你把手表拿回来时的形状和它离开时的形状一样吗？”

“是的。”他指着证人等候区的那个人，然后说：“警员威廉·泰勒归还了手表。”

“好。请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法官请求道。

威登接着讲述了退出戏剧《皆大欢喜》的故事，然后讲述了约瑟夫在举起手表时如何与他擦肩而过。威登立即意识到了犯罪行为，然后大声呼救：“阻止他，小偷……”

在检察官作证后，威廉·泰勒谈到了同一事件，只是略有不同。约瑟夫没有任何辩护，只能说他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感到抱歉。

“当然，一旦被抓住，每个人都会感到抱歉，”法官后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回答道。约瑟夫的故事是两位当局在老贝利每次会议期间多次听到的故事。男孩知道他将受到惩罚；他只是希望自己不会受到什么身体伤害。陪审团不假思索地认定他有罪，多姆维尔法官判处他流放澳大利亚七年。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对这个判决感到不满，因为他渴望冒险。

法官和陪审团很快就完成了当天进行的大部分审判。二十名被告中有十九人被指控犯有盗窃重罪。只有詹姆斯·马克西犯下了暴力罪行。在监狱里，重罪犯表现得就像要咬掉毒蛇的头一样，实际上他没有比毒死他的妻子和继女更大的勇气。但对法庭来说，谋杀就是谋杀。因此，十五分钟内，陪审团认定马克西有罪，法官给了他建议的惩罚——死刑。

当马克西被戴上手铐时，法警呼叫下一位被告：“黛娜·史密斯，站起来面对你的原告。”迪伊从囚犯的长凳上站起来，然后进入被告的包厢，镜子悬挂在被告的上方。将阳光直接反射到她的眼睛里。她接连打了两个喷嚏，身体竭力躲避光芒。

“稳住，”法官要求道。

迪伊在光线造成的不适最少的地方坐下来。然后法警继续说道，“你因 12 月 23 日从汉娜·登豪斯 (Hannah Denhous) 偷窃一件大衣而被指控重罪。你如何辩护？”

“有罪的。”

“你是否意识到，如果你提出这样的抗辩，我将别无选择量刑？”法官问道。

“说实话，我也别无选择。我确实穿上了外套，这样我就可以取暖了，而且我还会这么做，”迪伊自豪地承认。

陪审团目睹了多姆维尔法官宣布了法律规定的判决，但在法令中加入了他自己的偏见，并减轻了惩罚的严厉程度。

“黛娜·史密斯，我判处你‘在室内鞭打’总共10下。”即使减少了鞭打，法庭上的所有女性都对赤裸上身的殴打感到呻吟。

迪伊受审后，诺亚开始将剩下的案件合并成一个故事。在每起犯罪事件中，虽然犯罪者、犯罪行为 and 地点的细节有所不同，但大多数结果是相同的。东西被偷了，有人阻止了小偷，现在有人要惩罚罪犯。

最有趣的审判发生在西蒙斯的审判之前，它为除了案件中的检察官之外的整个房间提供了急需的休息时间，让他们暂时摆脱邪恶和不幸的故事。

12月27日，三位年轻朋友——凯瑟琳·菲茨杰拉德、鲁比·安·马尔和玛丽·埃格杜布——走进了 Bluck

精品店。三个人在一分钟之内就购买并支付了丝带费用。店主本杰明·布拉克 (Benjamin Bluck)

与凯瑟琳调情，告诉她她很漂亮，可以结婚。凯瑟琳对她的朋友们翻了个白眼，三人因为嫁给这样一个贱人的想法而咯咯地笑。

然后鲁比付了丝带的钱，布拉克说：“如果你需要睡觉的地方，我可以为你找到一个。”

“你不好吗？”她一边讽刺地回答，一边对朋友们使眼色。这一切就像一场“卡萨诺瓦幽默”游戏，直到玛丽付了她的丝带钱，然后布拉克变得刻薄。

当布拉克给玛丽找零钱时，他抓住了她的手，然后大喊：“你们这些女孩为什么偷我的东西？”

“老家伙，放开我！你疯了。”

说完，布拉克开始像女妖一样尖叫。“没有，你们都没有付钱给我买丝带。”

“住手！你就是个无赖！”

在这些妇女逃离商店之前，警官戴维斯阻止了她们的出口。戴维斯让四人安静下来后，开始听他们讲故事。尽管这三个女人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而且店主有着好色的名声，但警官还是相信了店主的故事，因为——嗯，因为其他人都是女孩。

于是他们就去了纽盖特，那里的地方法官对他们三人没有任何怜悯。由于某种原因，看守把他们关在纽盖特自己的牢房里，从来不让他们进入“休息室”。他们的审判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多姆维尔法官对布拉克很了解。法官对布拉克的不实指控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不会允许法庭再次受到欺骗。他指示陪审团判定这些妇女无罪，当陪审团按照指示行事时，他下令释放她们。

作为该案的最后裁决，法官判处布拉克支付所有法庭费用、妇女在纽盖特的住房费用以及因撒谎而被处以的巨额罚款。妇女们除了自由之外一无所获。

当三名女子离开法庭时，西蒙斯被要求交代自己的罪行。他的违法行为表明他既愚蠢又残暴。检察官富兰克林·帕克斯顿(Franklin Paxton)解释说，他发现自己唯一的黑羊在一片白羊中被屠杀。残酷的杀戮在每个听众的脑海中回响。

帕克斯顿详细介绍了在牧场各处发现的腿、内脏和其他部位的发现。然后他顺着血迹来到西蒙斯的院子，在那里他发现羊头钉在木桩上。犯下罪行的农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可怕的景象，而那个血迹斑斑的男子就站在他的脚下。面对西蒙斯，农夫喊道：“那是我的羊头。”

“你想把它拿回来吗？”

“不，我要你的头放在木桩上，”他把西蒙斯按倒在地。

经过几分钟的打斗，以及更多时间擦掉他们脸上的血迹，警官休·佩瑟里克逮捕了他们两人，结束了他们的争吵。罪犯一进入治安官办公室就被判入狱，帕克斯顿则被送回家。

西蒙斯的盗窃案与当天判决的除另一起盗窃案外的所有盗窃案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判决。多姆维尔法官毫无疑问地宣布西蒙斯的死刑是正义的。

由于乌云遮住了午后的阳光，被告包厢上方的镜子不再将光线反射到被告的包厢上。犯人的脸。这是那天亨利唯一轻松的一件事。当法警叫到他的名字时，他只是坐在座位上。

“我说——

亨利·弗里曼，站起来面对你的原告，”法警喊道。约瑟夫推着他的表弟往前走。亨利慢慢地进入了被告的包厢。他的目光集中在囚犯牢房里坐在他下面的约瑟夫身上。“您因 12 月 28 日在皇家剧院偷窃劳伦斯·布兰德 (Laurence Brand) 的手表而被指控重罪。您如何辩护？”

亨利保持沉默。

“你如何恳求？”法警问道。亨利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开始颤抖。

“你必须辩护，”多姆维尔法官说。

亨利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你能说话吗？”法官问道。

亨利发出了一声吱吱声，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法官被激怒了，继续说道：“沉默不会让你的罪行得到赦免。”他等待着亨利的回应，但唯一出现的只是年轻人脚下的一滩尿液。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孩子，说出来，否则就会被判有罪！”

法庭陷入一片寂静，气氛紧张。最后，多姆维尔法官说道：“你让我别无选择。亨利·弗里曼，我认定你犯有盗窃重罪。我判处你死刑。”此话一出，亨利立即晕了过去，于是约瑟夫跑到了他表弟的身边。老弗里曼扶着男孩站起来，问道：“法官大人，我可以听听吗？”

“如果你能澄清不维持我的判决的原因，你就可以。”

“我可以，法官大人。”

“那就说话吧。”

“亨利是我的表弟。恐惧堵住了他的舌头。我们都是乡村渔民出身。一年前，我们的父母和几个兄弟姐妹在一次划船事故中丧生。”

“这场悲剧对现在有何意义？”

“如果亨利没有救我，我就会在那场事故中丧生。”他停下来等待法官的任何回应，但没有任何回应，所以约瑟夫继续说道。

“当船沉没时，我的头撞到了某个东西，导致我失去知觉。”又是一阵停顿，又是一片寂静。

“我不知道亨利是如何把我拉到安全地带的，但他做到了。先生，如果没有亨利，我就会和造物主在一起，而亨利永远不会成为扒手——因为是我教会了他这项技能。”

“你的诚实令人耳目一新。那么剩下的弗里曼家族，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当法官考虑他们的处境时，约瑟夫认为有必要保持安静。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反问，因为多姆维尔法官清楚地知道他想做什么。

“你们都有罪，但根据你们的情况，你们的惩罚应该让你们有能力改过自新。”他顿了顿，问道：“你有能力提升自己吗？”

“是的，先生，我们愿意。”

“你会努力成为诚实的公民吗？”

“法官大人，我保证弥补我们过去的行为。”

“如何？”

“好吧，你已经在运送我了。如果我们一起运送，我会亲自以道德的方式抚养亨利。我们将为英格兰努力在澳大利亚建设新世界。”

“我对罪犯的不信任让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相信你的话。”

“我怎么向你保证？”约瑟夫问道。

“我不认为你能做到，因为只有你未来的行动才能让我知道你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也许过去的行动可以帮助你做出决定。”

“解释一下你自己，”法官要求道。

“亨利还是个幼儿的时候，他先学会了倒退行走。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但一年多来，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倒着走。家人实际上已经习惯了他这样做，有一天，在散步时，他突然

把我和他的妹妹艾米丽推倒在地。当我撞到泥土时，我听到周围传来一阵撞击声。转向亨利，我看到一根巨大的树枝停在离他脚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亨利救了我们。另外，在那次事件之后，他再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倒退。”

“看来你必须有亨利在身边，才能活下去，”法官评论道，法庭上咯咯地笑起来。

“这可能是真的，先生。如果你判处亨利死刑，请也对我这样做。”

法官盯着约瑟夫，看出他的严肃态度。他知道这种说法很疯狂，但并没有责怪约瑟夫在这个概念中的讲述或骑士精神。

“换作其他日子，我可能也会这么做，但今天澳大利亚需要工人，所以我判处你们俩终身流放。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回到英国，你们都会被绞死。我的意思明白了吗？”

“是的，法官大人，谢谢您，”约瑟夫说。

“你信守诺言就可以感谢我。”

“是的，当然，先生。”说完，两个男孩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你在哪里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吗？”斯克掳奇问道。

“没有，但我记得被关在一个单独的证人房间里。不过，我从未提供过任何证词，”马利回答道。

“为什么？”

“我坐在旁边在那个寒冷、发霉的房间里待了几个小时。事实上，一整天。当太阳开始落山时，我离开了，因为我认为当天的试验已经结束，”马利解释道。

“你为什么不问？”

“我找不到人可以问。”

“即使你愿意作证，”斯克掳奇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你也可能会撒谎，对吧？”

马利缓慢地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回答道：“可能吧。”

斯克罗吉向坐在他们旁边的公共旁听席上的弗洛拉示意。
“不幸的是，她将不被允许作证，”他说。

“无论如何，她对此案的事实一无所知。”

随着各种书记员、律师和法官从全天做出的多项判决中获取所需的文件，法庭内的活动变得忙碌起来。消息更新后，多姆维尔法官说道：“法警，呼叫下一位被告。”

“诺亚·马利，站起来面对你的原告，”法警喊道。诺亚毫不犹豫地走向被告席。

当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时，法警继续说道：“你因 12 月 24 日从普雷西和巴克莱的杂货店偷窃 112 磅重罪而被起诉。你如何恳求？”

“无罪。”

诺亚看着他的前任老板巴塞洛缪·普雷西进入证人席。一个身穿黑袍、披斗篷的胖男人走近普雷西。每走一步，律师的腹部就会左右摇晃，他长长的白色假发也随着每一步向前摇动。这名男子的摇摆给人一种在法庭上逍遥法外的大猩猩的印象。
“你是普雷西和巴克莱杂货店的老板吗？”大律师问道。

“我是。”

“巴克莱在法庭里吗？”

“不，他已经退休了。”

“因此，作为杂货店的唯一所有者，请告诉法庭您店里发生的盗窃案。”

“诺亚已经为我工作了四年，我认为是时候把平安夜的活动交给他了，”普雷西开始说道。

“你为什么信任他？”律师问道。

“他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员工——总是准时，与人相处很好，而且我认为他很诚实。”

“他很诚实！”鬼魂马利喊道。

斯克掳奇看着马利，然后说道：“这对你来说会很难。你无法改变任何事情，所以为了你自己，请让自己冷静下来。”

马利愤怒地看着斯克罗吉，然后一声不吭地走到被告席上的诺亚旁边。斯克鲁奇对马利离开他感到惊讶，但理解他需要靠近他的兄弟。

普雷西先生继续讲述在银行遇到诺亚、发现钱不见了，然后让他的职员被捕的故事。故事仅此而已。

“诺亚这样对待我，让我心碎。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几乎把他当作第三个儿子，”他结束了对这件事的讲述。

此时，普雷西的律师问诺亚：“**你能**说些什么来改变事件的事实吗？”

“**我没有拿钱**。肯定是在我关门后去银行的路上，它从袋子里掉出来的。”

“现在让我弄清楚这一点——钱**‘从袋子里掉了出来’**。怎么办？”

“**地面**结冰，我在途中摔倒了两次。”

“**你有足够的智慧**在每次跌倒后检查袋子里面吗？”

“**不。**”

“**那你凭什么**认为钱是从袋子里掉下来的呢？”

“**因为**我去存钱的时候它不在那里。”

“问题来了。你想让我们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但你在撒谎，不是吗？偷钱的是你，而不是某个幽灵行人。这不是事实吗？”

“**不，我偷了钱。**”**鬼魂**马利吼道，声音之大，让律师的假发从额头上脱落了。

律师整理着他的发饰，问道：“**那么**，马利先生，你到底偷了钱还是没有偷钱？”

当诺亚摇摇头说“**不**”时，他隐形的兄弟说出了这个词：“**是的。**”

“说出来，”**法官**指示道。

“是的，是的，是的，我做到了，”幽灵喊道。

诺亚说道：“**我不会**对普雷西先生那样做。他告诉我他将让我成为他的经理，我不会伤害这种可能性。”

“**所以你不仅**破坏了你的加薪，而且还毁了它。这不正确吗？”

“**不，你这个自大的混蛋。**”马利看着斯克罗吉，然后补充道：“**我怎样才能**为诺亚改变这一点呢？”

“**雅各布，你知道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过去发生的事情，**”斯克罗吉对马利喊道。

审判的其余部分按预期继续进行，诺亚被判有罪。他的判决有些令人惊讶，但实际上是任何了解法庭程序的人所预料到的。
“**你被判处死刑，**”多姆维尔法官宣布。从阳台上可以听到弗洛拉的哭泣声。

手腕上的镣铐立刻就戴在了诺亚的身上。当他走到囚犯凳前时，亨利站了起来，然后走到了他旁边。男孩激动地拥抱了诺亚，以至于多姆维尔法官打断了他的话他们的时刻。
“**在纽盖特会有时间这样做。所有囚犯都必须坐在座位上。**”当亨利坐在诺亚旁边时，诺亚将手臂伸出到男孩的肩膀上。

当剩下的审判进行时，陪审团里爆发了一阵骚动。十二个人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渴望结束这次会议。一整天从早到晚都没有休息过。男人们抱怨又累又饿。尽管如此，他们最想要的是上厕所的时间。

多姆维尔法官告诉十二个人都处于同样的情况，让他们安静下来，然后他继续进行最后的审判。陪审团几乎立即认定该男子犯有盗窃重罪，法官宣布将其处以流放。就这样，会议结束了，除了斯克鲁奇和马利之外，所有人都离开了房间。

“现在怎么办？”斯克鲁奇问道。

“悲剧发生了，”马利回答道。

“那么我们将面临比这更大的困难？”斯克罗吉指着现在空荡荡的法庭说道。

“与我们的最终目的地相比，这只是一座教堂。”

有了这样的想法，斯克罗吉安静了下来，然后跟着马利去了第二天。

当囚犯们拖着脚步走进休息室时，整个区域弥漫着一种忧郁的气氛。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互相安慰对方的话语。约瑟夫是唯一的异常值。他兴高采烈地向亨利讲述了他们将要经历的伟大冒险。

亨利勃然大怒，“我宁愿被绞死，也不愿上另一条船！”这一声爆发让房间里鸦雀无声。

约瑟夫眼角流下泪水，说道：“我也害怕水，亨利。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害怕的了。”

“我不会和你一起去，约瑟夫。”

“你会怎么做？”

“嗯.....”

“你要逃吗？”

亨利毫不犹豫地宣布：“是的，我还年轻。我可以在我们走向船上时逃脱，而且没有人会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

“亨利，每个人都会知道，因为你会戴着腿镣和腕镣，”约瑟夫说。

“该死的废话！”

“看，亨利，你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勇敢。我们可以一起做到这一点，”约瑟夫说，他蹲下来与亨利的视线齐平。“看着我。”

张玄不情愿地抬起眼睛看向表弟，然后小声说道：“我害怕。”

“我也是，我只是表现得有勇气，但你，你的勇气是我永远比不上的。”

“是的，亨利，你是这里的佼佼者，”迪伊说。“我亲爱的小天使，听我说——你有飞行的能力。你只需要学会如何移动你的翅膀。”

当亨利看着这位来自美国的非洲女人饱经风霜的脸时，休息室的门打开了。交钥匙员宣布：“黛娜·史密斯。”

“是的，”迪伊回答道。

“跟我来。”

迪伊没有停顿，跟着男人走出了房间。当他们穿过监狱潮湿的走廊时，迪伊开始呼吸平静的呼吸。当鞭刑室的门打开足以迎接她时，她已经将精神集中在祈祷的状态。

进入鞭刑室后，一名蒙面男子将迪伊绑在墙上的手铐上，脱掉她的衬衫，然后说：“你总共被判处十次鞭打。”他直视着她的脸，继续道：“今天我在这间屋子里赐予你的东西，你不许对任何人说起。你必须用沉默来保护你自己，保护我，保护未来被带到这个房间的人，你明白吗？”

迪伊无疑是一脸茫然，但她还是摇头表示肯定：“我会保守这个房间的秘密，直到我死为止。”

兜帽男子高兴道：“那你准备一下带子吧。”当他走到迪伊身后的一个位置时，他数着自己的每一步。还没等她反应过来，那人就打断了鞭子。生皮接触到迪伊的肉时，发出明显的双裂纹。她一动不动，鲜血开始从新鲜的伤口中流淌出来。

那人很快又连续抽响了四下鞭子，然后停了下来。迪伊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似乎只是用鞭子抽打她的背。每抽一下鞭子，她都会感到背上有一股空气涌动，但并没有感受到接触带来的深深刺痛。前五鞭打完后，该男子开始在迪伊附近的空地上抽鞭子。当又数到五下气鞭时，他停了下来，走到迪伊面前说道：“你打算什么时候谈论这个？”

“死亡时。”

说完，该男子将迪伊带到柜台前，统计她背上的标记。在计算了所需的开放性伤口数量后，迪伊被允许穿上衬衫。她希望自己能回到休息室，这样她就可以向其他人告别，但看守却把她带到了前门。

当迪伊离开监狱时，她想知道五鞭是如何造成十次割伤的。她没有沉迷于困惑，因为直到死亡的沉默承诺让她让整个鞭打从思想中消失。相反，当她意识到自由又属于她时，她笑了。

当迪伊从诺亚身边经过时，诺亚正在访客围栏处等待他的兄弟。
“迪伊，迪伊，”他叫她。

她脚步一顿，走到诺亚身边。“好吧，我想跟你告别。”她说。

“你受到惩罚了吗？”

“是的，”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剩下的回答。“十鞭子。这还不算太多。”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

“对此没有答案。”

“这个，拿去吧。”他把他最后的一分钱递给了她。

“不，今天我需要的只是自由。”说完，她把钱还给了诺亚，用手轻轻拂过他的脸颊，然后开始拉开自己和监狱的距离。

为了保持温暖，诺亚从一只脚跳到另一只脚。三十分钟后，雅各布终于到了。当诺亚看着弟弟走近监狱时，他的愤怒变成了暴风雨。“你为什么不在我的审判中出庭作证？”

“我在那里呆了一整天，但是.....”

“我不在乎你的借口，你的冷漠害死了我。”

雅各布对哥哥的说法感到震惊。他担心自己的罪行被揭露，几乎屈服于内心的愧疚压力。当他张开嘴忏悔时，诺亚插话道：“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应该因为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死。”

“内政大臣定于明天审查你的死刑判决，我也会在那里，”雅各布保证道。

“我现在比出生以来更需要你。”

“我会说服他应该对你宽大处理。”

“我知道你会尝试的。这次审核安排在什么时候？”

“下午。三点开始，”雅各布说。

“在你走之前，我希望你明天给我带点额外的食物和一瓶朗姆酒。”

“你在计划举办聚会吗？”

“是的，我明天必须要那些东西。你能带它们吗？”诺亚问道。

“我中午就到了，够快吗？”雅各布回答道。

“是的。”

诺亚回到休息室后，张玄问道：“你看到迪伊了吗？我一直在等她，但她还没回来。”他语气的高亢凸显了他脸上的担忧。

“她已经被释放了。我看着她离开，”诺亚保证道。

“她是血淋淋的吗？”

“不，不，王冠上并没有充满野蛮人。”

“我会想念她的。”

“我知道你会的。”

亨利在诺亚耳边低声说道：“她让我想起了约瑟夫的妈妈。我想我比任何人都更想念阿琳阿姨。”

“亨利，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一个人相信，人们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情。你有两个人相信你将迈出的每一步。”

“真的吗，谁？”

“约瑟夫和——我。”亨利用双臂搂住诺亚的腰，然后把头靠在他朋友的胸口上。

“把那边的东西拆掉，”看守喊道。

当黑暗笼罩监狱时，除了运输犯和死刑犯外，所有囚犯都受到了惩罚，然后被释放。休息室感觉被遗弃了。

周五早上，诺亚心情郁闷。当他在访客的围栏里等待他的兄弟时，他回想起圣诞节以来发生的各种事件。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反，他的心思转向了未来，专注于保护弗洛拉。在监狱里，他几乎无法帮助她。

保护她的安全比死亡更让他担心，而个人的灭绝确实让他感到恐惧。他知道自己无法保证她的安全，所以他做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所做的事——他祈祷。

“抱歉我迟到了——在给你准备额外的食物时遇到了一些麻烦，”雅各布说。

诺亚完成了祈祷，然后睁开了眼睛。他的面前站着两只手臂，手里拿着一个袋子。

“你买朗姆酒没有任何问题吗？”

雅各布看了一眼袋子，然后说道：“朗姆酒在街上流行。这些天人们都在喝酒。这天气让每个人都喝着酒冬眠。”当雅各布将各种食物递给诺亚时，他补充道：“有人告诉我，阿丁顿阁下是一位公平的内政大臣。”

“他足够公平地赦免我吗？”

“这个我不知道，但如果他能被说服，我就会说服。”

“如果你影响了他，请回来告诉我，”诺亚请求道。

“你会是第一个知道的。”兄弟俩转身准备离开，想了想，诺亚回头对雅各喊道：“我爱你。”雅各只是表现得好像没有听到哥哥的话一样。一个小时内，小毛利走进了内政大臣的办公室。

内政大臣继续写信时，雅各布静静地站在阿丁顿阁下的办公桌前等待。最后雅各布清了清喉咙。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在那里，”贵族说道。想完之后，内政大臣阿丁顿将羽毛笔放回墨水瓶架上，然后抬起头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小伙子。“我可以帮你吗？”

“我来这里是为了请求对我兄弟的案件宽大处理。”

“那你弟弟是？”这位官员问道。

“诺亚·毛利。他被判犯有盗窃罪，但他并没有犯罪。”

家庭秘密里回头看了看他正在写的论文，然后说道：“我每天都从人们那里听说，我比你更愿意相信。”说完，他又拿起笔开始写了起来。

“我找到了钱，也带来了。我想把它还给普雷西和巴克莱的杂货店。然后你就可以放我哥哥了。”

“等等，等等，等等——正义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雅各布问道。

“因为犯罪已经发生，判决已经做出。你不能仅仅通过还钱来纠正错误，”阿丁顿阁下说。

“为什么呢？犯罪就是抢钱，为什么不还钱就洗白呢？”

“因为，亲爱的朋友，犯罪发生后还发生了其他费用。”

“那这些费用我也来付。”

“你为什么不在审判前出庭？”

“我一拿到钱，就在审判前一天去见多姆维尔法官，但我找不到他。”

“审判时，你为什么保持沉默？”

雅各布回答了内政大臣关于他拖延行动原因的每一个问题。

“好吧，我去查一下法庭的记录。”当贵族宣读有关诺亚案件的报告时，两人都沉默了。最后，阿丁顿阁下看着雅各布说道：“我不打算释放你的兄弟。他的罪行值得惩罚。”

“但他说的是实话。当他摔倒时，钱确实从他的包里掉了下来。我从在地上发现钱的男孩那里取回了钱。”

内政大臣研究了雅各布，然后说：“我不相信你。你永远不会从圣人那里拿回这笔钱，更不用说一个平民了。”

“你必须放开诺亚。”

“为什么？”

“他的妻子正在生孩子。”

“这仍然没有理由推翻他的判决。”

斯克掳奇看着幽灵马利，然后说道：“我以为你不知道弗洛拉怀孕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这么说，希望能影响到他。”鬼魂说道。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付给你，”年轻的马利说。

阿丁顿以威胁雅各布的自由来驳斥雅各布的提议。“你想和你哥哥一起吗？”

“如果这能让他获释，那么，是的，把我送进监狱吧。”

“这件事比你说的要复杂得多。你为什么愿意取代你哥哥的位置？”

“他救了我的命。我欠他的。”年轻的雅各布回答道。

“这又是一个谎言，不是吗？”斯克掳奇问道。

鬼魂叹了口气，然后承认：“为了让诺亚获释，我愿意撒任何谎。”

“然而，说实话不是一个选择吗？”斯克罗吉等待着马利的回应，但他知道没有人会来。

“如果你愿意释放诺亚，我会把我拥有的每一先令都给你，并代替诺亚入狱，”年轻的马利在把钱交给内政大臣时请求道。

“好吧，绞刑对你弟弟来说太重了，所以我会减刑。”那人很快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些数字，然后计算了偿还诺亚债务所需的确切金额。

“我会在服刑期满后释放你的兄弟。我只需要足够的钱来让普雷西康复，并支付诺亚的监禁费用。”阿丁顿随后将剩余的资金退还给雅各布，并警告他：“如果你再试图贿赂我，我将监禁你一年。”

“正如你应该的那样，”雅各布说。

阿丁顿阁下对雅各布的过分赞扬发出了一声呻吟，一手拿起羽毛笔，另一只手挥手示意雅各布走开。“你已经做了你来要做的事，所以走吧。”

雅各布满怀热情地跑出大楼，然后跑过几个街区来到监狱。探访时间已经过去，他并不感到惊讶，但他太兴奋了，他站在那里，直到黑暗迫使他离开。

当雅各布吹着口哨回家时，诺亚把派对包放在桌子上，然后说：“孩子们，把杯子拿出来。”当他把朗姆酒瓶放在柜台上时，他补充道：“今晚我们聚会，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约瑟夫看着瓶子，说道：“你哥哥一定喜欢你，这是好东西。”

“我想他会有的，”诺亚回答道，把一条面包和一块奶酪放在瓶子前面。看到食物，亨利舔了舔嘴唇。“准备好宴会了吗？”诺亚拍了拍旁边的座位问道。

亨利坐下来，然后问道：“我得到的和你一样多吗？”

“不……”诺亚回答。

张玄皱起眉头，说道：“没关系，我比你小，吃的东西没你那么多。”

“你没有等我说完，亨利。我会给你比我更多的东西。你需要额外的能量才能走到船上。”说完，诺亚把面包撕成大小相当的三份。对奶酪重复这个过程，只是奶酪块的大小完全不相等。诺亚把两者中最大的一块交给了亨利。男孩用力咬着奶酪，高兴地咯咯笑起来。

“这是你的，约瑟夫，”他说着把自己的一份递给了小伙子。当约瑟夫坐在朋友对面时，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诺亚给每人倒了半杯朗姆酒。

亨利忙着狼吞虎咽地吃着奶酪，甚至没有时间看他面前的杯子。约瑟夫一饮而尽。说完，他端起杯子问道：“先生，可以再给我一杯吗？”

“你必须调整自己的节奏，”诺亚一边说，一边又倒了半杯。

“当然。奶酪怎么样，亨利？”

“嗯”，男孩只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三人狼吞虎咽，直到所有的奶酪都被吃光，只剩下面包碎片。亨利将一片面包放在诺亚面前，说道：“看看我的肚子。”他掀起衬衫，揉了揉肚子，又补充道：“从来没有这么饱过。”

“我很高兴能先给你一个机会。你准备好干杯了吗？”

“你有烤叉子吗？”亨利问。

“不是那种敬酒，而是这种敬酒。”诺亚举起杯子说道。约瑟夫跟随诺亚的带领，举起了酒杯。他们一起看着亨利，亨利几乎咽下了最后一口食物，然后他的杯子在其他人身上叮

当响。

“你们两个让我可以忍受这次经历，我会想念你们的。所以，让我们为澳大利亚干杯吧。”

“好吧，愿澳大利亚搬到德国，”亨利说。

“我不会为此干杯。这毫无意义，”约瑟夫冷笑道。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祝酒词，约瑟夫。以你享受朗姆酒的方式，半小时内你就不会记得任何祝酒词了，”诺亚一边说，一边把杯子推向其他人。

“好吧，愿德国搬到澳大利亚。”约瑟夫毫不犹豫地和其他人一起敲响了杯子，然后喝了下去。

“不，不，停下来。这不是干杯。我希望澳大利亚搬到德国。”

“亨利，你还没弄清楚这一点。如果澳大利亚搬到德国，德国要去哪里？”

“哦，是的，我想德国必须搬到澳大利亚。”

“就是这样，同样的吐司。”约瑟夫一边说，一边用杯子敲击其他人的杯子。

他们一起喝了酒，亨利立即开始咳嗽。“天哪，这东西太可怕了。”

“朗姆酒，你必须喝到你喜欢为止，”约瑟夫说。

“这不会发生，”亨利一边说，一边把剩下的液体倒进约瑟夫的杯子里。然后他走过去给杯子装满了水。

回到餐桌前，诺亚问道：“那么明天就是大日子了？”

“我听到了，明天。是的，明天，”约瑟夫回答道。

“我告诉你，约瑟夫，如果你不放慢速度，你将无法移动，更不用说明天长途跋涉五英里到伍尔维奇了。”

“诺亚，我知道你是对的，但我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在这个可爱的监狱里聚会呢？”他问道。

他们一起为几乎所有的事情干杯。食物已经吃完了，但孩子们却喝得饱饱的。

“我为诺亚干杯，”约瑟夫说。没等杯子叮当作响，他就喝光了，然后打了个嗝。亨利咯咯地笑了一声，打了个几乎无声的嗝，约瑟夫又发出了一阵声音。然后亨利打了个嗝，声音比第一次大了一点。

堂兄弟之间不断地互相交换胃部的咆哮声，直到诺亚深呼吸，然后发出整个房间都能听到的打嗝声。当约瑟夫羡慕地看着诺亚时，亨利咯咯地笑了。大家都沉默了，互相对视一眼，然后爆发出笑声。诺亚忍住幽默的泪水，问道：“你们两个一直这么争强好胜吗？”

“只有当我们竞争时，”约瑟夫回答道。

诺亚笑得太厉害，从板凳上摔下来。亨利脸上的震惊让约瑟夫有所行动。他走到诺亚身边，扶他站起来，“你受伤了吗？”

“约瑟夫，很高兴和你一起喝酒。”诺亚说道。

“你还以为我喝多了。”

当他们再次在餐桌上就座时，诺亚评论道：“我猜醉酒时重力会更强大，谁知道呢？”回过神来后，他又道：“那你告诉我，你们两个做过最有竞争力的事情是什么？”

三人陷入沉默，表兄弟面面相觑，寻求答案。然后约瑟夫脸上露出笑容，说道：“那一定是亨利和我在阿杜尔河钓鱼的那天。”

当约瑟夫准备详细说明时，诺亚微笑着。“不，别告诉他这件事，”亨利喊道。

“来，喝一口我的酒。这会缓解你的害羞。”约瑟夫说道。亨利抓起杯子，喝了一大口。他咳嗽着说：“也许我可以习惯那些废话。”

“好吧，该死的亨利，把那些土汁处理掉，然后加入到人们的行列中去。”诺亚说道。

亨利喝完了水，然后诺亚在约瑟夫讲故事的时候给他倒了少量朗姆酒。
“我们同时抛出了台词，我立刻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拉力。我喊道，‘亨利，我得到了一条’。他对我大喊，‘我也得到了。’”约瑟夫又喝了一口酒，然后继续说道。
“我们为捕获的鱼而挣扎。一开始我以为我正在把鱼拉向船，突然鱼用力拉扯我的鱼线。然后亨利尖叫道，‘我想我快抓到了。’”

“我没有尖叫，”亨利抗议道。

“该死，如果你不是兴奋的。不管怎样，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分钟，我们都宣布捕获成功，但战斗仍在继续。”

“那你那天晚上吃得还好吗？”诺亚问道。

“嗯，我做到了，”约瑟夫回答道。

“我也吃了。你和我分享了，”亨利评论道。

“好吧，这是我至少能做的。”

“那么亨利的鱼怎么了？”诺亚问道。

“我们一拉又一拉，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然后我决定要么把鱼拖起来，要么折断鱼竿。我用力猛拉，亨利跳进了河里。”

“你做了什么，搅局什么的？”诺亚想知道。

“就是那个东西。当我最终把鱼拉上来时，我看到我的鱼钩挂在了野兽的尾巴上，但第二个鱼钩，亨利的鱼钩，仍然留在它的嘴里。”

诺亚摇摇头，笑道：“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谁把鱼的尾巴钩住了？”

“显然是你，”亨利回答道，有点恼怒。

“所以，亨利，你的表弟完全羞辱了你。你能比他的故事更精彩吗？”诺亚问道。

“我有一个更好的，”亨利回答道。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他的故事。
“大约两年前，我们在钓鱼，但那是一个湖——我不记得是哪个湖了。”

“你们小伙子经常钓鱼，”诺亚说。

“嗯，我们来自布赖特赫尔姆斯顿。我们还能在那里做什么？”约瑟夫说。

“我在说话，”亨利抱怨道。他等待沉默，然后继续说道：“吉米……”

“吉米是谁？”诺亚问道。

“那是我的哥哥，”亨利一边回答，一边再次等待着安静的继续。

“我们钓鱼了一整天，吉米连一条鱼都没有钓到。他一直说水很糟糕，但约瑟夫和我像虹吸管一样把它们吸了进去。”

“啊，吉米——有一个小伙子讨厌在任何他认为是比赛的事情上失败，”约瑟夫补充道。

“无论如何，吉米想搬家，但我们没有。于是他把钓线扔得尽可能远，结果却被湖对岸的一根树枝缠住了。”

当诺亚提到“小湖？”时，他已经微笑了。

亨利点点头，然后继续说道：“我们不想失去绳子，所以我们顺着绳子来到了树枝上。吉米一直在拉着绳子，希望它能松开。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就站在这棵大树下，试图找出到底是哪根树枝挂住了钩子，”亨利在等待评论时停了下来，但没有人回应，所以他继续说道。“最后，约瑟夫追踪到了它的位置，并开始跳起来，希望能抓住树枝，他做到了。他就在那里，将一只脚从船上摆动，试图松开绳子，这时一条蛇掉到了他的背上。”

“是一条加法器吗？”诺亚问道。

“我想是的，”约瑟夫回答。

“约瑟夫，如果是的话你就不会在这里了，”亨利坚持道。

“但我是，所以它一定是一条光滑的蛇，”约瑟夫说。

“我对此表示怀疑。它们既罕见又谨慎，”诺亚断言。

“我不知道，”亨利说。“那只是一条蛇。无论如何，约瑟夫像个婴儿一样尖叫……”

“我没有。”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从树枝上掉进了湖里。当约瑟夫不断喊叫时，蛇逃了出来，”它会杀了我，它会杀了我……”

“差一点就做到了。”

“我不这么认为。”亨利停顿了一下，然后讲完了他的故事。
“约瑟夫突然浮出水面，举起一根树枝，大喊：‘我明白了。’”吉米只是摇摇头，然后问道：“你的视力总是很差吗？”

“我的眼睛里进了水，”约瑟夫抱怨道。

当三个人敲着杯子为美好的鱼类故事干杯时，诺亚问道：“吉米现在在哪里？”

约瑟夫看着亨利，眼里开始涌出泪水，他回答道：“他和我们家里的其他人一起死了。”

“从那以后我见过他一次，”亨利说。

“不，亨利，你只是看到了一个长得像他的人。你想见他。”

“约瑟夫，别告诉我我看到了什么！而且，那是一个梦，吉米来找我了。”

“没关系。我相信你，亨利。你哥哥在梦里做了什么？”诺亚问道。

“天空的颜色不同，不像我们的天空那么蓝。它有点橙色和绿色。”

“那会变成棕色，”约瑟夫说。

“它不是棕色的。就像旋转的橙色和绿色。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他问约瑟夫。

“我相信你，亨利，”诺亚回答。

“但我自己的表弟没有，”他说道，瞪着约瑟夫。

“他只是喝醉了。他知道你说的是实话。吉米对你说什么了吗？”诺亚问道，试图推动话题。

“不，但我理解他。天边的光线在他的周围笼罩上了一层光晕。他的头发颜色绚丽，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他看着我，然后转向夕阳。吉米想走进夕阳。”

“有什么东西阻止了他吗？”诺亚问道。

“我——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担心。”当亨利继续说下去时，诺亚的下巴流下一滴泪水。
“我向他挥手。他转身开始跑进橙色的光芒中。我看到他消失了，我哭了，但我不再害怕没有他了。”

“那真是太美了，”约瑟夫一边喝着酒，一边帮助他，然后立即把头放在桌子上。

“看起来他已经走了。”诺亚一边说，一边把头转向约瑟夫。

“他生活在逝去的世界里，”亨利回答道。他从杯子里喝了一口，用力咽了一口，然后说道：“我想这东西还可以。诺亚，你的钓鱼故事是什么？”

“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住在好的钓鱼洞附近的乐趣，但我确实有一根水纱。”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当我大约十二岁，雅各布九岁的时候，我们正在游泳。实际上，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在炎热的阳光下凉爽一下。不管怎样，我们遇到了一大堆平坦的岩石，它们距离水面大约一英寸。这组三四块岩石完美地排列在一起，所以一个接一个。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轻微的倾斜。”诺亚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讲故事。
“雅各布在石阵的顶端坐下来，仍然穿着衣服，然后推开。他一路滑下岩石。”

“听起来很有趣。”

“是的，这也是问题所在。”

“乐趣怎么会成为问题呢？”

“我们俩从岩石上滑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厌倦了这项活动时，我们就回家了。就在那时，我注意到雅各布已经磨破了他的裤子。我可以从一个街区之外看到他的屁股，”诺亚笑着说。

斯克罗吉看着马利的背部，然后问道：“看起来你已经康复了。你被抓伤了吗？”

“有一点，但主要是我一个星期都很难走路。”鬼魂回答道。

“这听起来很痛苦，”斯克掳奇说。

“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天，”马利说。

“你告诉你哥哥了吗？”亨利问。

“损害已经造成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指出他光秃秃的。当然，妈妈在他走进房子的那一刻就注意到了，但她认为这也很有趣，”诺亚回答道。

两人对视一眼，随即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呃，”约瑟夫呻吟着，勉强抬起头，然后又把头放到了桌子上。

“今天我们不会再收到他的消息了，”诺亚说。他将手臂搭在Henry的肩膀上，然后问道：“我可以和你谈谈一些重要的事情吗？”

亨利喝了一大口朗姆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后说道：“好吧，我醉了。现在我们聊什么呢？”

“约瑟夫认为他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冒险，但英格兰会让你们俩都工作。会有麻烦的。”

“澳洲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

“当然会有。你会和约瑟夫在一起，我相信会有一些不错的钓鱼洞。”

“诺亚？”亨利从长凳上站起来，双手捧住诺亚的耳朵，低声说道：“我不去澳大利亚。”

“你知道明天你会被戴上镣铐吗？”

“是的，但我已经弄清楚了。看着我。”说完，亨利吸入了身体所能容纳的尽可能多的空气，在数到三十的时候，他的胃胀了起来。一口气，他吐出了一口气。

“当交钥匙者戴上熨斗时，我会屏住呼吸，使手腕和脚踝变大。这样，当我正常呼吸时，它们就会放松。稍后我就可以从熨斗上滑下来了。”

“我必须告诉你这个，亨利，你的大脑是一种思考工具。然而，有一个问题——交钥匙不会束缚你的胃。”

“我知道。”

“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希望它有效，但是.....”

“我知道——我知道手脚无法保持空气，”亨利说。

“这是生物学上的一个奇怪的事实，亨利。你不想去的原因是因为你家人的死吗？”

“我想是的，而且天气这么冷，他们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做？”

“我不能肯定地告诉你，但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也许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说会更合适。”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想逃。”

“随心所欲，但你似乎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那么告诉我，你如何增强自己？”

亨利没有很快回复。相反，他说：“我认为我不明白你的问题。”

“好吧，想象一下你自己正在与英格兰最大的敌人作战.....”

“法国，”亨利打断道。

“是的，是的，法国。那么你会如何准备与拿破仑的战斗？你会祈祷，或者磨利武器，甚至练习剑术吗？你如何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来面对麻烦？”

张玄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唱歌。”

诺亚看着男孩的脸，然后评论道：“我为什么不感到惊讶？这听起来很棒——至少在我的世界里是这样。那么，你唱我会唱的歌吗？”

“有时。但主要是我创作歌曲。”

“给我唱点歌吧。”

亨利停顿了一下，然后开始唱一首《乞丐合唱团》。他用少女般甜美的声音唱出了振奋人心的旋律。当这个男孩完美地弹奏每一个音符时，诺亚敬畏地看着他。说完后，诺亚说道：“那太好了。亨利，你很有天赋，我有一个主意。”

“我还需要去澳大利亚吗？”

“如果你能逃脱，那就这么做，但如果英格兰抓住你，那就他们会绞死你。”

“所以我只能害怕几个月？”

“每当你害怕的时候，就开始唱歌。当你走向船时，唱任何能给你战斗力量的歌曲，对亨利来说，你将与你最大的恐惧——海洋作战。所以你需要最强大的武器——你的声音。”

“如果有人不想让我唱歌怎么办？”

“无论如何，就这么做吧。你不会伤害任何人。”

“但是每个人都比我大。他们可能会伤害我。”

“这可能是真的。周围都是邪恶的人，”他一边说，一边向马克西示意。“如果是这样的话，停下来，或者编一首讨好你的歌，唱一首关于那个想让你保持沉默的男人的歌。”

“阿谀奉承？”

“你知道，歌颂这个男人如何聪明或英俊，但不要取笑他。如果你这样做，他一定会把你从船舷上扔下去。”

“这就是我所害怕的。”

“你能做到的，亨利，你是强者。有一天约瑟夫会跟随你，所以你现在需要学习如何控制你的恐惧和力量。”

“你认为约瑟夫会跟着我？”

“他已经这样做了，但永远不要控制别人，引导他们。”诺亚停顿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补充道：“你是歌曲界的桑普森。无所畏惧地读完每一节经文，你的力量只会增长。”

“我不知道音乐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音乐一直是人类精神的抚慰剂之一。你已经被赋予了使用它的能力。”

“谢谢你，诺亚，我想我要上那条船了。”

“继续唱歌，即使只是为了自己。”

说完，张玄抱住了诺亚，说道：“我希望你能来。”

“我对你的爱也与日俱增。”

休息室的门打开了，看守大吼道：“好吧，你的睡眠时间到了。”

“什么，哈，”约瑟夫呻吟道。

“很高兴知道你还在呼吸，”诺亚走到约瑟夫身后并帮助他站起来时说道。
“亨利，你抓住他的另一只手臂，”他说着，将约瑟夫的左臂搭在肩上。

三个人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诺亚在房间的中心柱子上向左走，亨利向右走时，约瑟夫头朝下撞到了柱子上。
“对不起，先生，但是你应该注意你要去的地方，”约瑟夫对柱子说。

“他明天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

**** 五线****

悲伤裹尸布

对于仍然喝得头晕的三个人来说，早晨来得太快了。当他们进入休息室时，交钥匙人员立即开始将要运输的物品与其他物品分开。当诺亚走到运输车旁边时，约瑟夫拍了拍诺亚的肩膀。亨利拥抱了诺亚，抬头看着他的脸，然后说道：“我会记住我们的谈话。”

当看守把男孩从诺亚身边拉出来时，他猛地从野兽的手中挣脱出来，开始哼起一首曲子，然后走到看守那里，铐住了约瑟夫。

他在那里等待熨斗固定好。当一切都准备好出行后，交钥匙命令大家排成一列跟随。约瑟夫和亨利没有转身看诺亚告别的挥手就离开了房间。几分钟之内，街上就传来清晰的高亢歌声。

随着音乐渐渐远去，新的看守进入了休息室。他们将剩下的囚犯押送到纽盖特教堂。这是周日的例行公事，但当警卫强迫诺亚坐在一张桌子旁时，诺亚感到震惊，桌子上放着一口棺材。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都被放置在病态的展示周围。西蒙斯从未将头从桌子上抬起来，而马克西也从未将双手从胯部移开。在一群坏人中，诺亚只是盯着棺材对面的恶棍，而普通人则开始大喊地狱的恐怖。“悔改吧，悔改吧，以免为时已晚。”

当牧师继续贬低囚犯时，马克西开始向诺亚吐口水。诺亚的衣服上有规律地流着口水。诺亚在长凳上尽可能低地躺下，然后用尽全身的力量向马克西踢去，但他只用了棺材弹起的力气才完成了对桌子的重击。一名看守立即打了诺亚的左耳一巴掌，然后注意到诺亚衬衫上粘着唾沫，不假思索地用棍子狠狠地打了马克西，打得他嘴里喷出血来，紧接着又是一颗牙齿。

两个小时的活动继续进行，受谴责的长椅上没有进一步骚动。对于普通囚犯来说则不然，因为传教士的每一次反对的喊叫都让他们变得焦躁不安。一名囚犯大声要求普通人亲吻毒蛇，另一名囚犯要求牧师吸砒霜，第三名囚犯只是在房间的角落里撒尿。

仪式结束后，坐在长椅上的人都被带到自己的房间，在那里孤独地度过了最后一天。诺亚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花时间进行反思。意识到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首先让他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平静，然后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惧让他浑身颤抖。诺亚独自保留着他的印象回到弗洛拉的沉思。如果他能最后一次被她的爱拥抱就好了。当他沉浸在她的回忆中时，服务部的普通人走进了他的房间。

诺亚只看了这个人一眼，而牧师则坐在长凳的另一端。“我来这里是为了听你的告白。”

“你不是说要卖掉他的悲剧吗？”马利看着他的兄弟一动不动地喊道。斯克罗吉看着他的朋友，但他也保持沉默。

“告诉我，诺亚，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普通人问道。诺亚没有注意到男人的问题。相反，他直视马利和斯克罗吉站的地方，指着他们的空白处，然后说：“问他们。”

传教士看向虚空，问道：“谁？”他等待着回应，但没有人回应，于是他继续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减轻你的罪责。”他再次停了下来，然后走到了诺亚身边。他把手放在诺亚的肩膀上，说道：“告诉我你的故事，这样你就可以把它抛在脑后了。”

最后，诺亚抬头看着神职人员，然后说道：“如果你们能让我明天在被绞死之前见见我的妻子，我会告诉你们一切。”

“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就离开吧。”

那人把手放在诺亚的前臂上，然后恳求道：“让我来帮助你吧，以免为时已晚。”

“告诉看门人，他必须在明天黎明带我去游客区。只有这样，我的故事才能成为你的卖点。”说着，他将自己的手臂从男人的手中抽了出来。

普通人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对看守的人问道：“你愿意来这里把这个囚犯交给刽子手吗？”

“我会的，”看守回答道。

“活动开始前可以让他进入访客区吗？”

守卫深深地看了牧师一眼，然后说道：“只要你把他故事中的百分之三十给我。”

普通人冰冷的目光透过守卫，低声说道：“一周后我会和你算账的。”

“那么天一亮我就会放他去任何地方，但要自由。”

说完，传教士回到诺亚那里听他的故事。诺亚不得不撒下他一生中最大的谎言。他将其保留在盗窃范围内，但详细阐述了密谋破坏普雷西的故事，这样他不仅可以偷钱，还可以带着商店潜逃。

很高兴他有一个能赚钱的人，平凡的人让诺亚听天由命。

年轻的雅各

布在太阳升起前起身，带着好消息的兴奋，几乎没有穿好衣服，就开始向监狱跑去。寒冷的空气灼烧着他的肺部，但他却将这种感觉抛在了一边。他将被视为诺亚的英雄。他喜欢这个想法，但主要只是希望他的兄弟被释放，这样这场噩梦就可以结束了。

当他时不时停下来喘口气时，他脸上的笑容加深了。如果内政大臣已经释放诺亚，他也不会感到惊讶。在他的脑海里，他想象着诺亚在访客围栏的空闲一侧等着他。当他听到一声嚎叫时，他向栅栏冲刺的速度减慢了，然后在他试图确定骚乱的位置时完全停了下来。他的耳朵仔细聆听着只有女性才能发出的尖叫声，他再次加快了脚步。

当年轻的雅各

布看到监狱时，斯科罗吉和马利看着。雅各布从远处看到一大群无法辨认的人影蹲在靠近地面的地方。恐怖的叫喊声充满了这片区域的每一寸声音。雅各布专注地看着眼前的场景，意识到了眼前的恐怖，然后冲到了弗洛拉的身边。

弗洛拉蜷缩成一团，浑身沾满了诺亚的血。当她吵着要抱住死去的丈夫时，他的鲜血沾满了她的衣服。雅各布停止了身体接触。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诺亚倒在地上，但他的左手腕仍然挂在一根监狱栅栏上的锋利倒钩上。当他的手臂悬垂时，他身体的重量使钩子加深了切口。弗洛拉每做一个动作，伤口就会喷出鲜血。

最后雅各布把手放在弗洛拉的背上说：“我们需要帮助。”

“不，这太……”泪水取代了她的话的结尾。

“警卫，警卫，”雅各布喊道。

当看守跑向混乱的地方时，雅各布试图将弗洛拉扶起来，但她拒绝了。弗洛拉倒在诺亚的血液里，仍然无法安慰。交钥匙人感受到了诺亚的生命，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诺亚已经离开了他。警卫随后试图解开他的手腕，但倒钩紧紧抓住。狱卒用力一拉，将诺亚的手臂从监狱围栏上扯了下来。诺亚立刻摔倒在院子里，血继续流淌。

在没有意识到还有其他马利在场的情况下，看守开始将诺亚拖向门口。

“不，等等。你要带他去哪里？”雅各布问道。

“他是我们的，”狱卒声称。

“我们怎样才能把他带回来安葬呢？”

“用你的想法埋葬他。”说完，诺亚就被拖进了监狱。

“那我有什么一个？”雅各布喊道。但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向悲伤的亲戚解释。

雅各布只是站在原地，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嫂子在他面前哭泣，他的嫂子悲痛欲绝，他的内心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他到底怎么能让这种事发生？他慢慢地让弗洛拉站起来，然后帮助她采取回家所需的每一步。

弗洛拉一进屋，远离街上的窥探目光，雅各布就派人去叫她的妹妹琼。在等待她到来的过程中，安抚嫂子成了雅各布的任务，但他失败了。即使琼到达后，她的妹妹仍然泪流满面。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弗洛拉的悲伤。相反，她专注于清理弗洛拉。她穿的衣服立

刻就被烧毁了。弗洛拉换上了新衣服，却陷入了令人不快的安静之中。她仍然哭着，只是默默地呜咽着。

雅各布尽快把弗洛拉交给她姐姐照顾，然后跑回监狱。他现在浑身是血，但他不在乎，因为他要把诺亚的尸体取回来埋葬。他试图进入纽盖特的正门，但门锁着，所以他用尽全力敲门。最终，一名看护打开了门，看着血迹斑斑的男子，然后说道：“我们不是圣巴塞洛缪医院。我们是一座监狱。去那里寻求帮助吧。”

当那人准备关门时，雅各布把腿伸进门缝，把门推开，然后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取回我兄弟的尸体。”

“那你弟弟是？”

“诺亚·马利。”

“噢，自杀。跟我来吧。”那人带着雅各布来到了治安官办公室。

典狱长在写日记时，甚至没有抬头看雅各布一眼，说道：“你想要什么？”

“我哥哥今天去世了，我想要埋葬他的尸体。”

说完，县令将笔放入墨水瓶中，抬头看着雅各布，问道：“你的兄弟是……？”

“诺亚·马利。”

治安官翻了翻桌上的一些文件，然后抓起了与诺亚之死有关的那一份。
“上面说他是自杀的。你不能拥有他。现在我很忙。上路吧。”

“为什么我不能带他下葬？”

“所有被标记为绞刑的囚犯都将成为医师学院的财产。我猜你的兄弟正在被解剖。”

“但没有人允许这样做，”雅各布说。

说完，典狱长发出了一声笑声，响彻整个场地。“允许，允许——
好吧，我很抱歉我们忽视了你的愿望。你哥哥被判处绞刑。”他停顿了一下，翻了翻桌子上的一些文件，然后读其中一张。““诺亚·马利的死刑判决已被撤销。他将被立即释放。由内政大臣亨利·阿丁顿阁下签署。”治安法官从报纸上抬起头来，说道：“我想我只是没有时间发布这个命令。”

雅各布想问问订单在他的桌子上放多久，但又想了想。然而，他却要求：“我想要我的兄弟。”

“我想把你关进监狱。那么你觉得谁会最先实现自己的愿望呢？”

“我什么时候可以从学院拿到他的遗体？”

“放心，你不会想要它们。尽可能地记住你的兄弟。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举行你的葬礼，但不会有尸体。”

“这不是正义，”雅各布喊道。

“不，不，这是法律。再说一次，马利先生，如果你想保持自由，现在就离开。我不会再告诉你了。”

雅各布听从了典狱长的话，走出了监狱。当看守在雅各布身后锁上监狱门时，欢呼的人群的呼喊声迫使他的注意力被迫注视着詹姆斯·马克西和内森·西蒙斯的命运。

他在伦敦白雪覆盖的街道上迷失了几个小时。人们盯着他沾满血迹的衣服，但没有人试图了解他的处境。当他终于回到家时，他倒在床上之前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烧掉自己的衣服。

第二天早上，雅各布害怕必须告诉弗洛拉诺亚不会回来参加埋葬。他跺着脚，从卧室走向厨房。他一边用拳头敲着柜台，一边给自己做了一份微薄的早餐。然后，当他离开家时，他用尽全力关上了门。他每向弗洛拉迈出一步，他的怒气就稍稍减弱了一些。

雅各布还没来得及敲门，琼就开门了。她将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低声说道：“弗洛拉还在睡觉。”

雅各布走进走廊，然后说道：“我有消息要告诉她。”

“今天不行。她一夜没睡……”

“这不能等——除非你想告诉她诺亚不会回到我们身边，因为……”

“不，不，你应该告诉她这个。”他们走到弗洛拉的门前，敲了敲门，然后把门打开，这样琼就可以告诉她的妹妹雅各布需要和她说话。

弗洛拉穿上长袍，擦掉脸颊上的泪水，然后走进雅各布等待的走廊。她只是用空洞的眼神看着雅各布冷冷地看着他脱口而出一个他认为令人安慰的谎言：“诺亚已经被埋葬了。我们的服务必须在没有他的身体的情况下进行。”

弗洛拉倒在地板上，琼和雅各布都冲向她瘫软的身体。他们一起把她扶了起来。雅各布尽力支持她，用手臂搂住她的腰，然后说：“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一切。”

“一起。一起？审判时你在哪里？你让他被定罪。”

“不，我就在那里，他们从来没有打电话过……”

“别再撒谎了。你根本就不在那儿。”

雅各布什么也没说，因为事实上，他好像从未参加过审判，因为他没有作证就离开了。当雅各布看着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被他所造成的事件压垮时，他第一次明白了他所犯下的全部罪行。他的盗窃毁了他的家庭。

“我要你离开。”

“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吗？”

“雅各布，你既自私又冷酷。在你把我的房子冻坏之前走吧。”

说完，琼护送雅各布到门口。他问她是否要回自己的家。
“是的，弗洛拉和我都会去我在法国巷附近的家。”

“你的鼓励会带来安慰。我有义务提供帮助。”雅各布离开时，对弗洛拉喊道：“我明天会去看你。”

雅各布走到最近的酒馆，坐在角落里，从白天喝到晚上。

温度冻结了弗洛拉的睫毛，泪水不受控制地涌出。每一次眨眼，她的眼睛都在努力将睫毛拉开。一辆空灵车的轮子在她前面转动。她独自跟随马车，因为没有人参与这个仪式。当灵车开始爬向墓地时，它的速度加快了。弗洛拉加快了脚步。她努力跟上灵车的冲力，喊道：“不，不，停下来！”死亡马车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弗洛拉，弗洛拉——醒醒吧，弗洛拉，”琼一边摇晃着妹妹一边说道。

“呃？什么……”Flora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

“你做了一场噩梦，”琼说。

“那么，我们要埋葬诺亚吗？”

“不，他走了，亲爱的。”

“那么这不是一场噩梦，而是现实。”弗洛拉倒在枕头上，她在那里睡了一整天。

雅各布确实每天都会查看弗洛拉的情况，而琼却每天都拒绝他。

“她还在睡觉。她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恢复。给她时间。”

每天都遭遇同样的拒绝，雅各布走到同一个小酒馆，坐在同一个角落，喝得酩酊大醉。

“这就是你在会计室休假期间所做的一切——喝酒吗？”斯克罗吉怒视着他的朋友问道。

“大多。”

同样的尴尬事件发生了三天后，斯克罗吉问马利：“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因为还有一系列你甚至不知道发生过的事件。”

“为什么这么秘密？”

“我太羞于告诉你了，”马利说。

“那为什么现在呢？”

“因为这可能比诺亚的死更重要。”

“你对弗洛拉做了什么吗？”斯克掳奇问道。

“我杀了她丈夫。”

“但那已经发生了。我再问一次，为什么我们还留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不帮助诺亚？”

“我想告诉你，弗洛拉是诺亚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不能从诺亚身上减去。”

“他们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就像二选一一样？”斯克掳奇问道。

“没错，这里只有一个任务，耐心点，我很快就会让你陷入生命危险。”马利一脸卑鄙又俏皮的笑道。

又过了几天，斯克罗吉和马利看着年轻的雅各布喝得麻木了。斯克罗吉开始提出一些问题，以便谈话可以更好地打发时间。

“你一个人呆在角落里，在想什么？”斯克掳奇一边向年轻的雅各布示意，一边问道。

“谁说我在想了？”

斯克罗吉停顿了一下，然后把谈话转向另一个方向。
“雅各布，我知道你并不总是喜欢回答我的问题——
但我希望你回答我已经问过你一次的问题。”

“而我却没有回答？”马利问道。

“你的含糊其辞很直率，”斯克掳奇回答道。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力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为什么精神和灵魂不一样？”斯克掳奇问道。

“哦，又是这个问题。好吧——
如果可以的话，这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马利停顿了一下，仔细斟酌了一下措辞，然后说道：“精神和灵魂是不同的，因为没有灵魂，精神就永远不存在。”

“所以灵魂比精神更重要？”

“嗯，不是最严格的意义上的，”马利回答。

“好吧，那么告诉我灵魂是什么，”斯克掳奇请求道。

“灵魂与造物主——无限意识直接相连。”

“无限意识，那是什么？”

“对于人们来说，它是存在的创造者，但它大多只是提供爱，”马利回答道。

“爱，那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抽象，”斯克鲁奇说。

“不，爱是接受中包含的物质能量。”

“验收？”

“验收只有在精神改变其有害的尘世行为之后才能实现。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马利说。

“那么我们与灵魂或无限意识的联系是通过爱吗？”

“无限意识与每一个被判断为好或坏的想法有关。然而，你认为爱是灵魂和精神之间共享的能量，这是正确的。”

“那么，如果灵魂就是爱，那么精神又是什么？”斯克鲁奇问道。

“我们的精神是推动我们每个人在地球上度过每一天的力量。精神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

“雅各布，‘无限意识’这个词对于上帝来说听起来像是一个尴尬的名字。”

“埃比尼泽，如果你认为上帝是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老人，他审判死者的价值，那么不——灵魂远不止于此。审判死人不是无限意识的工作。”

斯克鲁奇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谁来审判死者？”

“每个人在死亡时都知道自己的价值。唯一的判断来自于精神对精神的判断。”

“雅各布，我比谈话开始前更加困惑。人有灵魂和精神吗？”

“你有精神，埃比尼泽。无限意识承载着灵魂。”马利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每个婴儿出生时，都附有来自无限意识的灵魂。这种精神就是无条件的爱。”

“那么灵魂就是爱？”

“灵魂就是一切——爱、笑声、发明，甚至毁灭，但对于莫格化灵魂来说，最主要的是接受。”

“你让它听起来像是一个人可以触摸并握住接受。”

“这是有形的。我曾沐浴在其中，就像大多数在变形岛度过永生之初的人一样。”

“那么无限意识从与人的关系中得到了什么？”

“爱，”马利回答。

“什么？如果无限意识本身就是爱，那为什么它需要我们的爱呢？”

“为了完成它的工作，”马利回答道。

“它的工作是……”

“出处。”

“哦，请解释一下，”斯克掳奇请求道。

“出处很容易。这只是新宇宙的创造。”

“那么如何需要人类呢？”斯克掳奇问道。

“灵魂总是在扩展它的宇宙。这使得新世界需要我们的经验。当然，造物主赋予其所有造物以爱的气息，却无法赋予其人类生存所必须克服的劳苦。当人类的爱通过幻化过程返回到无限意识时，这种爱或接受就拥有了个人一生中学到的教训。这些人类冒险被赋予新的社会。我们的尘世斗争是灵魂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的记忆通过带来生活经历来强化新世界。”

“嗯，我没想到会有这种想法，”斯克掳奇说。然后补充道，“所以这都是关于人类学习的知识？”

“用一种尴尬的方式来说，无论如何收集通过参与学到的知识，这似乎都是我们的价值。”

“人们从这种安排中除了短暂的生命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吗？”

“莫格化的灵魂获得了永恒的存在。这还不够吗？”

“我不是在评判。我只是问一下，”斯克掳奇回答道，然后问道，“在接受之后我会记得我的人类经历吗？”

“是的，没有你的记忆，你的人性就无法被访问。所有净化的灵魂都会永远存在。”马利回答道，然后问道，“那么，存在还不够吗？”

“当然，幸福的存在，甚至是平淡的存在。但像诺亚最后几周那样的存在——不，不，这还不够，”斯克鲁奇坚持说。

“诺亚的最后三周并不是他生命的全部。不过，我还是理解你的委屈。”

“那么什么可以弥补这种痛苦呢？”斯克掳奇问道。

马利走到斯克鲁奇旁边，把手举到他朋友的胸前，然后说道：“我没有被允许向你展示这个，但无论如何我都会这样做。站稳了。”

“等等，你要做什么……”

在表达另一个想法之前，马利把手伸进了斯克罗吉的胸口，轻轻地将手掌放在他的心口上，然后开始发光。随着黄光越来越强，斯克罗吉闭上眼睛，感受着马利触摸的力量。“我只能给你最少的数量，”马利一边说，一边把手从斯克鲁奇的胸前抽出来。

就像一个不活动的木偶的弦一样，斯克鲁奇变得软弱无力。当他恢复镇静时，马利试图支持他。“你为什么停下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让我的心疯狂颤抖的喜悦。再做一次。”

“我第一次没有获得这样做的许可。”

“雅各布，那是什么？”斯克掳奇问道。

“我的贪婪之灵的接受。”

“你给我一些会不会惹上麻烦？”然后补充道：“告诉我，雅各布，你是怎么学会这样做的？”

“不，我没有危险。每个新生儿出生时都会感受到灵魂的喜悦。我们俩一直都有能力感受灵魂的力量。爱的本质是每个婴儿从无限意识中接收到的精神之一。”

“灵魂之一。一个人有多少灵魂？”

“出生时至少有三个，”马利回答道。

“人除了灵魂之灵，还有什么灵魂？”斯克掳奇问道。

“他们的母亲和父亲的。这就是基本婴儿的构成。”

“你的意思是有初级婴儿或初级婴儿，”斯克掳奇说，然后问道，“也有高级婴儿吗？”

“虽然不是这样判断的，但大多数婴儿生来就带有其他灵魂。”

“比如什么？”

“蒂莫西·克拉奇特的腿部残疾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其他人接受天才的精神。各种精神都有。有些我们称之为好的，有些则称为坏的，但每一种都有助于塑造个人的个性。从本质上讲，精神在一个人体内结合起来，创造出他们的自我力量。”

“我有多少魂力？”斯克掳奇问道。

“现在还是你出生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每个人在获得新的关注点时都会增添精神。当不再使用时，它们也会掉落烈酒。然而，这三种基本精神永远无法从人身上除去。”马利解释道。

“做出可怕事情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无限意识的爱的精神？”

“从来没有。”

“我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有些人与爱根本没有任何精神联系。”

马利说：“这种联系可能会被磨损，但永远不会被打破，除非个人本身打破了这种联系。”
“无限意识永远不会破坏这种关系，”他补充道。

“人们经常脱离无限意识吗？”

“是的，但即便如此，一切也还没有失去。但想要克服这样的精神破碎，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很多人都成功了吗？”斯克掳奇问道。

“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这样做，”马利回答道。

“为什么一个人必须得到允许才能使用灵魂之爱？”

“就许可而言，这个词是错误的。但接受太强烈，无法长期强加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能量必须经过过滤，所以它不会启动瞬变过程，如果我启动了，那将是一场悲剧。”

“它会杀了我吗？”

“当然是这样。”

“那什么是瞬变？”

“埃比尼泽，我厌倦了解释。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火山口。”

“好吧，但还有一个问题，”斯克掳奇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雅各布，你现在所有的灵魂都和你在一起了吗？还是我只和你的一个灵魂说话？还有，你从来没有回答过我有多少魂灵的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马利停顿了一下以强调，然后继续说道。

“至于我忽略的问题，你有五个灵魂，埃比尼泽。至于你眼前所见的灵魂，我来自最终幻化深渊。我所有其他的精神都已进化为接受，现在与无限意识同住。只有你面前看到的精神仍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当斯克鲁奇思考马利的现实时，年轻的雅各布从桌子上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回家。斯克掳奇问道：“我们还要看你喝醉多少天？”

“明天是最后一天。之后，活动将在几天内结束，”马利说。

“我们为什么要等？为什么不直接跳到这一天呢？”斯克掳奇问。

“当我带你回到 1854

年时，情况不太好。那一年我超越了。这让我失去知觉。如果我没有感觉到你被推到我身上，我永远都不会动。”

“是的，这很不愉快，因为如果未来的圣诞节幽灵没有拯救我——
好吧，我就会在伦敦的鹅卵石路上了，”斯克罗吉说。

一瞬间，马利对埃比尼泽的话感到困惑，然后说出了他的下一个想法：“做好准备，埃比尼泽。弗洛拉的故事不会令人愉快。”

“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愉快的事情？”斯克掳奇问道。

第二天的开始和前几天一样——

年轻的雅各布被弗洛拉拒之门外，然后又去了同一家酒馆，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喝得烂醉。

“这肯定是我们最后一天看着年轻的自己沉迷于自怜了吗？”斯克掳奇问道。

“是的，明天情况又会发生变化。”

“所以，雅各布，我一直在想一些私人的事情。”

马利看着他的朋友，然后回答道：“当然有。除了好奇之外，现在还有什么可做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那么，老朋友，你今天在想什么？”

“您需要我帮助您完成这项任务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我需要你帮我拯救诺亚。”

“是的，我知道，但为什么是我？”

“你让我无所畏惧，埃比尼泽。如果没有你与无限意识的活生生的联系，我的精神联系就没有力量释放诺亚。相信我，我已经尝试过了。这是我的外展任务。接受将超出我的掌握直到诺亚首先实现为止。”

“这并不能解释你为什么需要我。”

“因为我没有其他人了，埃比尼泽。诺亚死后你就成了我的兄弟。我不想让你陷入危险——但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一直告诉我我会遇到危险，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遇到比你更大的麻烦，”斯克掳奇说。

“你将很容易受到每颗想要再次谋杀一个有呼吸的人类的邪恶之心的伤害。”

“那如果我被杀了呢？”

“那么你就死定了。”马利回答道。

“我会没有保护吗？”

“据我所知，没有。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幻化阶段，拒绝这种危险的选择权在你。”

“我经历了生活中所有的陷阱。如果变形会让你失去帮助，我不会回避它，兄弟。”

“如果需要的话，我将永远用我的灵魂的存在来保护你，埃比尼泽。”

“然后两兄弟会救第三兄弟，”斯克掳奇说。

“无论我们成功与否，你都已经救了我。”马利说道。

斯克罗吉惊讶地看着他的朋友。“我什么时候救过你？”

“是你修复了我大部分的贪婪事件。我最终会通过我的外展任务获得自由，但你加速了我对灵魂的释放，它现在居住在接受中。埃比尼泽，你改变了我们业务的重点，从而拯救了我。”

那天两人聊了很多话题。暮色笼罩着天色，年轻的雅各布跌跌撞撞地回到家，然后就在门口昏倒了。他在那里一直呆到早上。

第二天是一个艰难的开始。宿醉引起的呻吟减慢了他前往弗洛拉家的脚步。那天他迟到了，因为他觉得已经不值得再去了。然而芙罗拉声音中的惊讶却让他从醉意中惊醒。“他们会夺走我的一切，”她抽泣着。

雅各布很困惑，回答说：“那不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产生了这个想法？”

“昨天法庭上来了一个人。他说，周一他们将举行听证会，以确定诺亚自杀时的神志是否清醒。”

“我以前听说过这个。这很正常，”年轻的雅各布说。

“毫无办法地离开一个人的家人，这正常吗？”弗洛拉问道。

“我和你一起去。我们将共同阻止这一切。”

“我们会吗？”

“是的，这次我会在你身边，”雅各布保证道。

弗洛拉审视着雅各布的眼睛。当她凝视着它们的蓝色时，她希望认识到诺亚保护她的热情。那个形象从未出现过，但很快她就意识到她丈夫的兄弟是她唯一需要保护的。 “周一早上八点到这里。我们将一起去听证会。”

“我会早点到，”年轻的雅各布说。

雅各布离开弗洛拉前往他的酒吧。他买了饮料，走到角落里的桌子旁，把饮料放在桌子上，然后只是瞪着空着的椅子。他呆呆地站在那里，脑子里盘算着如何保护弗洛拉的各种计划。他看了一眼手中的饮料，转身离开了酒馆。

这一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气温终于突破了冰点。当雅各布在伦敦街头闲逛时，他的马“影子”和“烟”拉着一辆马车从他身边经过，他很快就停下来了。他只是看着昔日的同伴离开了他的视线。他很好奇为什么如此昂贵的血统被用于役畜。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因为他们的未来已经不再是他的了。

当年年轻的雅各布在街上漫步时，马利和斯克鲁奇紧随其后。

“好吧，至少我们今天不必看着年轻的自己沉醉于自己的每一盎司，”史克鲁奇评论道。

“但我们还得熬过明天，所以谁知道新的一天我会做什么。”

“好吧，你知道，雅各布。你不记得那个星期天吗？”斯克鲁奇问。

“我确实记得。我只是希望我能忘记这整个时期，”马利承认道。

“那么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就这样，他们转移到了第二天，看着雅各布再次被弗洛拉拒之门外。当年年轻的马利避开酒馆时，两个幽灵跟着他。

当年年轻的雅各布漫无目的地漫步在结冰的街道上时，斯克鲁奇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爱比恨更强烈？”

马利仔细观察斯克鲁奇的脸，寻找任何迹象表明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最后他回答了询问。“与爱几乎同等的不是仇恨，而是恐惧。”

“那么，爱和恐惧哪个更强大呢？”

“最终，爱更加强大，因为它拥有同情心的力量，”马利回答道。

“然而，恐惧不也包含着激情吗？”

“是的，有激情，但不是慈悲。”

“那么恐惧是没有价值的吗？”斯克掳奇问道。

“不，社会是通过爱和恐惧来运作的——就像大多数人一样——然而，有些人只以一种方式发展他们的精神，”马利回答道。

“这个如何应用？”

“嗯，埃比尼泽，这些人总是表现出同情心，如果他们精神是爱的，而其他人只会在恐惧控制时制造混乱。”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物似乎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爱和恐惧。只是用法不同吗？”

“他们不平等。是的，他们都有力量，但人类不能没有爱而存在。他们消失了。而恐惧只有在逃离狼时才有用。恐惧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永远不会改善他们。”

斯克罗吉接受了这个概念，然后回答道：“对我来说，活着似乎是生存的首要条件。当生活本身受到挑战时，谁需要改进？”

“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但是.....”马利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可能已经死了**，但我仍然存在。当遇到危险时，恐惧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想想埃比尼泽，你最后一次受到威胁是什么时候？”

斯克罗吉确实思考过这一点，但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最害怕的是失去和缺乏，而不是危险。过了一会儿，马利继续说道：“**那么**，还有什么挑战比束缚心灵的挑战更大，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进步呢？”

“**我觉得**我们正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思考。你怀着对社会进步的抽象渴望，而我则对社会如何实际运作抱有更实际的愿景。”

“**不**，这都是一个愿景，但这次对话很简单，因为恐惧和爱的二元性是人类的立足点。然而，对于无限意识来说，两种心态是相同的。创造者内部不存在相对的二元性，”马利解释道。

“**那么无限意识**就没有选择了？这难道不说明**创作者缺乏**创造力吗？”

“**再说一次**，当你是一切的创造者时，所有的选择都存在，因为你创造了它们，至于‘创造力’，**无限意识**所做的没有比创造新世界更伟大的工作了。这需要强烈的想象力，但只有净化的爱才能有助于新行星的稳定。事实上，地球社会已经发展出最令人衰弱的精神破碎形式，这使得那些完成爬出火山口的幽灵成为宇宙中最有价值的爱。来自陨石坑的科斯验收比黄金的需求量更大。”

“**到底是什么精神破碎**，让地球变得如此特别？”斯克掳奇问道。

“**如果我只是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然而，我们将经过断魂陨石坑，在那里你会明白为什么科斯对无限意识如此重要。”

斯克掳奇继续问道：“**所以人类必须经历困难**才能对灵魂有价值？”

“**没错**。”

“这完全是恶意的，雅各布。”

“**埃比尼泽**，这是我们价值的本质。这涉及到宇宙的力学。”马利停顿了一下，让他的朋友有一点时间来回应。然后他继续说道：“**死亡**时纯粹的人类灵魂对灵魂没有什么用处。幸运的是，想要完美地逃脱地球的束缚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婴儿也会因失败而死亡。”

“还有其他收集爱情的星球吗？”

“**是的，就像我说的**，这就是所有行星的内部运作方式，也是造物主的方式。**然而，无限意识还收集：**明智的思想、创造力、对社会有用的方法等等。但这是通过已经完善了这些品质的行星收集的。地球只有一种对灵魂有价值的品质。”

“**所以地球最终拥有最好的爱**，因为它有最坏的习惯？”**埃比尼泽**问道。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矛盾，但这是事实。然而，为了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在另一个星球上，谋杀统治着社会。五岁以上的人在死亡之前都不会先成为杀人犯，但地球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危害更大。”

“还有什么比谋杀更有害的事呢？”**斯克掳奇**问道。

“**因为人类故意将自己与无限意识分开**。这种疏离使个人得不到灵魂的任何帮助。他们的变形过程——**很困难。**”

“**分离？隔阂？**那么这个人就被抛弃了？”

“**个体并没有被抛弃，而是通过其尘世行为自由地将自己分离出来**。这种精神破碎，因为隔绝而变得更加难以净化。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马利看着**斯克罗吉**的反应，然后说，“嗯，我猜**阿普鲁托**有时会收集它们。”

这确实得到了回复。“**那么他们确实得到了帮助吗？**”

“**不，他们仍然依靠自己，但即便如此，火山口中的大多数灵魂最终还是接受了，**”马利解释道。

“这么说，人间断魂比杀人更糟糕？”

“**那些因行为而掉进火山口的人是，但那些掉进池子里的人却不是。**”

斯克鲁奇提出了几十个问题，但黄昏降临时，马利打断了他。年轻的雅各布没有解决任何麻烦就走进了他的家。一个不安的夜晚让他睡得不安稳，但他仍然渴望保护弗洛拉。他一个提前半小时到达她家。当雅各布等待弗洛拉穿上外套时，雅各布问她的妹妹：“**所以你明天就要搬回家了？**”

“**是的，在这次听证会之后我们将采取行动。**”

“**即使她是诺亚的财产？**”

“**是的，无论今天的结果如何，她都需要永久居留权，**”琼回答道。

弗洛拉走进入口走廊，看着雅各布，然后问道：“**他们会让我保留什么东西吗？**”

“**你的身体。**”

当泪水从弗洛拉的脸颊上流下来时，雅各布意识到他的回应缺乏希望。雅各布不想破坏她的一天，试图纠正他的说法。

“**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可以保留一切，甚至是你和诺亚存起来买房的钱。**”

“没有了生计，这些钱就维持不了。除了我们的积蓄之外，我没有其他的生存方法。”当两人朝老贝利走去时，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勉强的微笑。他们进入的法庭比审判诺亚的法庭要小。坐在平民上方的是五名法官。对于弗洛拉的听证会，这五人也将担任陪审团。

坐在中间座位上的法官大部分时间都在说话。“呼叫第一被告。”

“弗洛拉·马利，请让大家知道你的存在。”说完，弗洛拉和雅各布双双进入了证人席。法官指着雅各布问道：“你是谁？”

“我是诺亚·马利的弟弟。”

“你的财产有问题吗？”

“不是，我是来帮助我嫂子的。”

“那我们继续吧。”法官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们今天来这里是为了确定诺亚·马利是否神志清醒，他于 1 月 17 日在预定被绞死前不到一小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看了看证人席，确定没有人提出抗议，然后继续做出判决。
“因为诺亚·马利自杀是为了放弃被绞死的耻辱，所以法庭别无选择，只能宣布‘费洛·德·塞’的判决。”

“不！我们不能说话吗？”年轻的雅各布尖叫道。

法官对雅各布的爆发感到有点震惊，他简单地说：“让我说完！”房间内一切都安静下来。治安法官看了看其他法官，继续道：“这个判决已经确定，是正确的。因为为了逃避死刑而自杀，需要接受 *felo de se* 的判决。特此要求你们将诺亚·马利的所有财产没收给王室。”

“不！”雅各布和弗洛拉异口同声地尖叫起来。

法官的目光看透了被告，“你所知道的是**什么**改变了这一事实？”

雅各布看着芙罗拉，然后回答道：“芙罗拉怀孕了，你愿意让一个婴儿变得贫穷吗？”

“你似乎只要方便的时候就会撒谎，”斯克掳奇说。

“它有效，”马利只回答道。

五位法官默然商量了一下，主裁判官开口说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消息，因为我们不惩罚无过失的人，所以我们将判决改为不构成犯罪。诺亚·马利的资产将被允许保留。”随后，弗洛拉和雅各布离开房间，听证会转向下一位被告。

弗洛拉离开法庭的喧嚣后，她转向雅各布，拥抱了他，然后说：“谢谢你，但你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

“我要生孩子了。”

小雅各布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只是盯着她。首先是她的腹部，然后是她的脸，然后又是一道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她的中部。年轻的雅各布露出了最大的笑容，说道：“我会从头到尾帮助你，弗洛拉。你的孩子将一无所获。”

“只是一个父亲，”她回答道。一月的最后一天和这个月中的其他日子一样寒冷，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天气已经变得极端了。他们默默地走回家。

第二天，弗洛拉为气喘吁吁的雅各布打开了门。他兴奋地脱口而出：“泰晤士河畔有一个霜花节，你想去吗？”

“今天不行。”

雅各布看着她，然后担心她的身体健康，问道：“孩子让你感到不安吗？”

“这不是什么麻烦，雅各布，这只是一个过程。”

“我能帮忙吗？”

“就让我自己生病吧；也许我们明天就可以走了。”

雅各布离开后，第二天他回来时，弗洛拉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拜访了一位曾为他接过断臂的医生。雅各布询问是否有治疗妊娠反应的方法。

“我们现在称之为孕吐。”

“可以帮忙吗？”

“舒缓的食物、姜茶对很多人都有帮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新鲜空气中散步会有帮助。”

在感谢医生之后，他花了一天的时间思考在哪里可以买到生姜，而不必进入普雷西和巴克莱的杂货店。最终他找到了蜂蜜巷市场，在那里他可以买到生姜。

当他走回家时，一想到要成为叔叔，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这将是最后表达幸福的方式之一。

第二天，雅各布给弗洛拉带来了生姜，并告诉她她已经用了其他治疗方法来治疗她的病，但她仍然病得很重，无法尝试去冰霜集市。雅各布离开时，他决定如果弗洛拉第二天不去，他就一个人去。他从小就没见过霜集，不想错过这个盛会。

斯克罗吉和马利看着年轻的雅各布在寒冷的街道上漫步。
“我希望我们不必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日子等待，”斯克罗吉说。

“大多数人的跳跃时间都比我好。埃比尼泽，再等一等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对你的期望也不少。”马利回答道。然后他补充道，“埃比尼泽，你再也不需要询问是否可以提问。只要说出你的问题，我的回答就会尽量不要过于直率或含糊。”

“我不想让你陷入麻烦，说出不该说的话。”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答的，即使答案不被理解。”

“所以没有什么科目是禁止的？”斯克掳奇问道。

“没有。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但你可以问。”

“那么我对你所谓的无限意识非常好奇。”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不思考造物主，”马利说。

“可是为什么它的名字这么难听呢？”

“无限意识不是一个名字，而更多的是对其目的的识别。”

“但是为什么不直接用名字来称呼它呢？”斯克掳奇想知道。

“人类并非生来就有感知其名字的能力。”当斯克罗吉的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时，马利继续说道：“我们只是没有耳朵能够解读这些音节。”

“谁有能力听到无限意识的名字？”

“这是通过向和平的演变而发展起来的。超越日常活动考验的社会最终会诞生那些具有更敏锐感知力的社会。”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除此之外，埃比尼泽，知道一个名字对人类的处境有何好处？”

“不被赋予知道灵魂名字的能力，就显得孤傲冷漠了，你不同意吗？”

“不，我不同意。不给鱼提供腿是冷漠吗？要求鸟儿只能行走是冷漠吗？我们就是此刻的我们，不管有没有任何文字、头衔或名字，这都是一种祝福。”

“雅各布，你又变得有点含糊了。”

“如果此时无法得知真相——好吧，那是因为它很模糊。”

“无限意识是否希望人们变坏，以便收集更好的经验？”斯克掳奇问道。

“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似乎是这样。但是，我们所遇到的经历大多是我们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的社会从来不会受到无限意识的直接干扰，而是影响到个体本身。”

“所以答案是……？”

“不。无限意识对人类有一个目标，它与人们成为最仁慈的自我有关。创造者不会通过鼓励个人的恶意身份而获得任何好处。新世界需要的是人类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争议。”

“雅各布，你见过无限意识吗？”

“不。”

“你会遇见无限意识吗？”

“不直接。”

“有人直接接触过无限意识吗？”

“我不认识任何人。”

“那么，如果没有人遇到过无限意识，那么你怎么确定它存在呢？”

“我只能说，我从泳池的大量接受中受益匪浅。”

“那么无限意识只是一场淋浴？”

“也许是在 Transmogrify 中。但创造者比 Acceptance 更神秘。”

“所以你从未见过这个神秘的创造者，但你认为你认识它——怎么认识？”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已经遇到了它的影响——
就像你一样，埃比尼泽。”马利随后掌控了这一天，“早晨即将到来。是时候离开了。”

早晨不仅给天气带来了一丝喘息，也给雅各布带来了快乐的期待。当他绕过琼家附近的拐角处时，他希望弗洛拉能够康复并与他一起参加弗罗斯特集市。他没想到她会来，但相信她会喜欢这次郊游，所以在敲门时，他计划着如果她拒绝他的提议，他会反驳。

琼应了敲门，没有看到门的另一边是谁，就说道：“进来吧，雅各布。弗洛拉在等你。”

当雅各布进入门厅时，可以看到弗洛拉将一个大盒子塞进她的帆布包里。他把手放在弗洛拉的肩膀上，然后问道：“你在做什么？”

“我要在弗罗斯特集市上卖这个，”她向雅各布展示了袋子里的东西。

“但这就是诺亚给你的音乐盒。”

“是的，但是比起音乐，宝宝更需要钱。”

“别这样做。诺亚买你的礼物时我就在他身边。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兴奋不已。”关于你的快乐。”

“但我并不快乐，一想到我应该快乐.....就让我感到悲伤。”

“我没什么可说的吗？”雅各布问道。

“你可以说什么，但我已经决定了。”她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雅各布，你能帮我穿外套吗？”

他抓起她的外套，伸出来，让弗洛拉可以轻松地将手臂放入袖子中，然后说道：“一个月来没有这么暖和了，但你可能需要手套和帽子，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寒冷了。”弗洛拉同意了，很快他们就都打扮好了参加当天的活动。

当他们走向布莱克法尔桥时，两人之间的沉默充满了其他人忙着完成周四早上任务的声音。

马利看着年轻的自己引导弗洛拉绕过雪山，然后走上新桥街。两人经过舰队市场的有顶棚的商店时，才说了一句话。当街道变成一条宽阔的小巷时，雅各布告诉弗洛拉：“我会支持你和孩子。”

“这是你至少能做的，”斯克掳奇咕哝道。

马利知道他值得这样评价。但他却没有说话，继续看着。

“雅各布，你不用对我负责，”弗洛拉说。

“是的——是的，我想我是。我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释放诺亚，但我很害怕。”

“害怕？怕什么？”

雅各布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重申了他的计划。
“我会供养你。这就是为什么你不需要卖掉音乐盒。”

“我可能不会接受你的帮助。”

雅各布很震惊，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钱会被拒绝。
“我不想要任何回报。我不会控制你或孩子，但我知道如果我想认为自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必须帮助你。”

“再说一次，雅各布，这似乎都是关于你的。”

“看起来是这样，也许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实际上我最关心的是你。”

弗洛拉看着雅各布，露出谨慎的笑容，然后看着集市上的景象映入眼帘。两人站在桥上，观察着下面的骚动。各种各样的冰块在伦敦桥和布莱克法尔桥之间形成了停滞的屏障。几十个帐篷容纳了各种企业。从赤裸上身的女人迷住男人，到小男孩玩彩虹游戏试图迷住他们最喜欢的女孩，一切都充满了当天的活动。欢笑声、酒水声、烤肉的香味弥漫在整个集市上。

雅各布和弗洛拉开始沿着弯曲的楼梯下降到登陆码头。大约走到一半的台阶上，一个水工要求支付一定的费用，雅各布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得付你两便士才能通过吗？”

“这是合理的。我负责这个码头。我还得养家糊口，就算现在不能载你过去。”

“没有工作，就没有钱，”雅各布坚持说。

“那边。”船夫指着泰晤士河对岸，继续道：“你要付双倍的钱。”

“一便士，或者一英镑，我不会付给你任何东西，”雅各布握住弗洛拉的手说道。两人继续朝楼梯平台走去，水手也跟着他们，决心要拿到报酬。

“如果你不付钱给我，我就会告诉其他人，你在这里就不得安宁。”

雅各布看着摆渡人的脸，然后态度软化了。

“给你，拿着吧，”他说着，把一枚两便士塞到了那人手里。

“你们有两个人。”

“别再逼迫了，”雅各布回答道，他的怒火征服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得到了尽可能多的东西，那人就让他们过去了，没有进一步干涉。

当他们踏上冰面时，圣保罗大教堂的钟声开始报时。每一击的声音都回荡在整个区域。当雅各布第二步踏上冰面时，一个蒙住眼睛的年轻人撞上了他。他的推力使弗洛拉滑倒，但她只是把装着音乐盒的袋子掉了下来，然后才恢复平衡。其他玩游戏的孩子在躲避蒙眼男孩的抓握时嘲笑他。没有人注意雅各布或弗洛拉。一群孩子很快就远离了新来的人。雅各布只是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张嘴想要批评他们，但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当两人走进人群时，一个骑着羊的小女孩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杂耍者、吞剑者和魔法师都在练习他们的才能，而热情的观众则为每一次的惊叹而欢呼。弗洛拉开始拉着雅各布走向两个正在出售日用品的帐篷。

“也许这些人会买我的音乐盒，”她说。进入烟雾缭绕的房间，店主告知他们只卖不买。

弗洛拉并没有灰心，拉着雅各布来到第二个企业帐篷，帐篷的主人亲切地称赞她的音乐盒的工艺非凡。然而，那里也没有销售。

当弗洛拉走出商人的帐篷时，她与一头笨重的大象鼻子相撞。当它的主人牵着它在冰面上行走时，这头野兽左右摇摆。当这个巨大的生物沿着布莱克法尔桥行驶时，一群年轻人跟随它。

当队伍踏过雪地时，周围突然响起一阵尖叫声。

“冰块正在裂开！”就这样，大象的脚分散开，使得这个区域除了大象之外没有其他人。就连主人也暂时跳开了。然而，那天没有大象跳入冰层。当大象最终离开集市时，危险带来的兴奋很快就消退了。

雅各布带着弗洛拉穿过各个装满酒和食物的帐篷，直到他们来到正在烤羊的大火前。一个年轻人向人群喊道：“用火焰取暖，闻烤肉的香味，准备最好吃的羊肉，而这一切只需要六便士。”

雅各布问那家伙：“六便士可以给你一份肉吗？”

“不行，那要多花两便士。”

“嗯，令人惊讶的是人们愿意付费只是为了观看。”

该男子摇摇头表示同意，但只是向与会者重复了他的哭声。“用火焰取暖.....”

雅各布和弗洛拉继续前行。弗洛拉一步之遥，就解释了支付六便士的原因。

“雅各布，你没看到他们支付的是聚会费用，而不是肉吗？”

雅各想了想，就同意了。

“这有一定道理，但从摊主的话来看，这听起来像是对肉的期待。”

“那也是，但是做饭的日子可能并不在每个人的时间限制之内。许多人可能希望只花热身所需的时间。”

“但我仍然想以这个价格吃一口肉。”

“那就太好了，”弗洛拉同意道。

当沿着泰晤士河中心行走时，他们经过了几台正在制作个性化活动卡片的印刷机。弗洛拉越过一位顾客的肩膀，读着最近购买的一张卡片上的文字。“这是 1814 年 2 月 3 日星期四印在泰晤士河上的 Queenhithe 楼梯对面。”她想知道其中有多少卡片实际上会进入下一代人的手中。

雅各布对纸牌一点也不在意，并迅速将弗洛拉移出了压力机，直到他来到了两种人力挥杆，即“云雀”和“高飞”。两者都有可容纳四个人的座位，但 High Flyer 比另一个高一英尺多，所以这是雅各布付钱乘坐的。

起初，弗洛拉不愿意乘坐，因为她担心这会让她生病，但雅各布一发现弗洛拉感到不适，就说服秋千推手停下来。有了快速退出的保证，她进入了秋千，很快就感受到了秋千的摇摆。两人越走越高，直到弗洛拉喊道“慢点”，那人只好照办。这使得雅各布说：“我们必须给他一个很好的小费。”

弗洛拉对她的姐夫微笑，然后说道：“有时你确实让我想起诺亚。我很高兴有你，雅各布。”

“真是个好女人，”马利低声说道，而年轻的雅各布只是默默地移开视线。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斯克掳奇问道。

“我心里在哭泣。这些话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再也见不到诺亚了。”

“它似乎总是会回到你身边，雅各布。”斯克掳奇回答道。

“当然是这样，埃比尼泽，我还能为谁说话呢？”

当弗洛拉和雅各布离开秋千时，一个彩虹球滚过雅各布脚。他拿起木球，扔回给玩家，然后说：“也许你的下一次投掷实际上会击中一两个球瓶。”弗洛拉对此咯咯笑起来，因为

她也认为这个喝醉的男人需要一些练习。但在竞争对手做出反应之前，该地区突然爆发出一名男子追赶孩子的强烈抗议声。“拦住他，他偷了我的钱包！”

当两人疾驰而过时，一个大个子男人将他的大脚伸出来挡在了逃跑的年轻人的路上。男孩重重地摔在冰面上，后面的一个也跳到了他身上。弗洛拉和雅各布都没有留下来查看结果，但两人都认为钱包已被找回。

当他们沿着泰晤士河中心行进时，一名携带箭的男子走近他们。
“如果你能射中靶心，就可以赢得半克朗。每支箭只需两便士。”

雅各布看着弗洛拉说道：“我以前的枪法真不错。”

“是啊，但是你还在吗？”弗洛拉问道。

雅各布摇摇头表示肯定，并给了那人六便士三支箭。弗洛拉看着他瞄准，然后将箭射向附有目标的干草捆。幸运的是，他击中了目标，但没有击中目标。
“你还是可以的。”卖箭的人说道。

当雅各布稳住身子准备进行下一次射击时，一个男人拍了拍弗洛拉的肩膀。弗洛拉一转身，立刻就认出了那个来自一般商业帐篷的男人，他曾欣赏过她的音乐盒。她对他微笑，就像他对她微笑一样。指着高大的温柔他在他们身后说道：“这个家伙正在寻找一份好礼物送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当弗洛拉和那个男人互相认出对方时，他停了下来。店主接着说道：“我觉得你的音乐盒是我今天见过的最好的东西了，你还有兴趣卖吗？”

芙罗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可以，只要我能得到一半就可以了。”说完，她打开了盒子，轮子上的销钉开始演奏古老的英国旋律。

“哦，那真是令人高兴，”站在商人身后的爱德华说道。

商人说道：“正如我所说，好吧，就由你来处理吧。”说完，他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但还没等他离开，男人就握了握他的手，用手势将一枚硬币塞进了他的掌心。

爱德华将注意力转向弗洛拉，说道：“**我叫爱德华·奥尔布赖特。你想要这个盒子什么？**”

“我确信它值七十五英镑新的。”

“有可能。那么，你的价格是三十五英镑吗？”

弗洛拉几乎说不出话来。当她稍微转过身去时，回忆与情感交织在一起。她低下头，避免流泪，哭到下巴开始流下水珠。

爱德华等待她的回答，然后问道：“**你真的想卖吗？**”她慢慢地点点头表示肯定，但在她说出接受提议之前，爱德华提出了新的提议。

“我给你四十五英镑。这个盒子肯定值九十英镑，你同意吗？”说完，他上前要付钱，但却陷入了人流中。弗洛拉迅速把头转向爱德华，甩掉脸颊上的最后一滴泪水。她抓住他的手臂，竭尽全力帮他抵挡住人流的力量。两人稳住身子，开始随着人群缓缓移动。最后爱德华又重复了一遍：“**你真的想卖掉吗？**”

“是的，谢谢你。我相信你的儿子会喜欢这些音乐的。”

“我有一张他的画，你想看看吗？”

“那会很令人高兴的。”

他们开始慢慢地随着人群沿着泰晤士河中心移动。爱德华从钱包里取出照片，然后把它递给弗洛拉。她从男人手中接过纸条，迎接她的是一个微笑的婴儿，只有几个月大。

“他很开朗。画得也很好。”

“我是艺术家。”

芙罗拉对男人笑了笑，说道：“嗯，画得还是不错的。”说着，她问道：“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吉尔伯特，吉尔伯特·雅各布·奥尔布赖特。”

“我有我自己的，雅各布，他就在这里。”她转身向他展示射箭比赛，但他们现在距离太远，无法观看比赛。“哦，我们走丢了。我必须回到他身边，”芙罗拉说。

“当然。”至此，两人交易完毕，分道扬镳。当芙罗拉回到射箭比赛时，她意识到雅各布找不到了。新人正在打捆。唯一熟悉的面孔就是那个卖箭的人。她走近他，询问雅各布的情况。

“他五分钟前就走了。看看周围。我怀疑他已经走了多远。”当芙罗拉转身离开时，该男子补充道：“这是一整天中最糟糕的投篮。他在睡梦中获胜的机会更大。”

芙罗拉确实搜索了该地区，但雅各布却不见了。她想知道是否是他对酒的渴望把他拉进了众多酒帐篷之一。半个小时后，她放弃了寻找，开始朝家的方向走去。

“当时你在哪里？”斯克掳奇问道。

“你以为我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的秘密。”

“我正在寻找芙罗拉。我去了音乐舞蹈船。我想到她可能去那里卖她的音乐盒，”马利回答道。

“你认为她为什么会去那里？”

“因为他们都是音乐爱好者。”马利随后指着正在走向布莱克法尔桥的弗洛拉说道：“我们必须跟着她。”

“但我们一直在追随年轻时的你。”

“今天不行。我的目光一直在她身上。”说完，马利开始朝弗洛拉走去，而斯克鲁奇则跟着他的朋友。

当弗洛拉接近铜版印刷厂时，她在一块冰上滑倒并向后摔倒。她的背与地面接触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她体内的生命都被感动了。她捂着肚子，缓缓起身。弗洛拉提起袋子，看着袋子里松散的四十五英镑。回忆起她与诺亚的生活，每一种情绪都变成了压倒性的毁灭。当泪水开始模糊弗洛拉的视线时，悲伤响起。

她漫无目的地在新雪中跋涉，看到“危险！薄冰！”时她停了下来。标志，然后以狐狸般的速度，冲向危机。她的痛苦控制了所有的想法，她大喊：“我想死！”在任何自我保护的需要出现之前，婴儿踢了腿，冰块屈服于她毁灭性的欲望。

远处传来雅各布低沉的声音喊道：“弗洛拉，弗洛拉，你在哪里？”

“我们必须救她，”斯克鲁奇喊道。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马利回答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的悲伤无法面对我的罪孽。”马利低着头说道：“我们现在必须回到1854年。”

“等等，我以为我们要帮助诺亚。”

“时间旅行和变形岛并不在同一条路上，埃比尼泽。通往来世的导航需要意识的重新定位发生在现在。”说着，马利慢慢地开始把他们带回到 1854 年。他们在第一次离开后不久就到达了萨克维尔 15 号。斯克鲁奇意识到这仍然是平安夜，因为街道上充满了颂歌。与十多年前斯克鲁奇第一次回到过去一样，这次最新的旅程也是在时间向前运动之外经历的。

**** 六号木板 ****

进入来世

马利站在斯克鲁奇现已熄灭的壁炉旁，说道：“我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幻化的危险，但这将是你放弃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最后机会。”他深吸了一口气，问道：“你想继续吗？”

“是的，我确实有些害怕，但是——好吧，我们就上路吧。”

马利取下了一个藏在他心锁之间的小瓶。他将装有液体的容器递给朋友，然后吩咐道：“你需要喝下这瓶药水。”

斯克罗吉拔掉软木塞，喝下了长生不老药。他立即开始咳嗽。“这是什么？”

“毒药。”马利说道，然后又很快补充道，“只有死者才能进入幻化。”

“雅各布，当你谈论我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不知道你会成为危险的人。”说完，斯克鲁奇竭尽全力想要吐出液体中的液体，但药剂发挥作用的速度却无法阻止。

当斯克鲁奇倒在椅子上时，马利试图安抚他，“相信我。”他拍着胸口说道：“我有解药，埃比尼泽，你不会死的。”当斯克鲁奇濒临死亡时，马利带着他的朋友去了变形岛。

史克鲁奇倒在入口处，他的活力已经减弱到几乎无法察觉。惊慌失措中，雅各布竭尽全力从心锁间拔出装有解毒剂的瓶子。正如他所做的那样，火焰旋转者将小瓶固定在其束缚中。凭借着毅力，这艘船终于从铁链上掉了下来，直接穿过了马利的手掌。瓶子击中了倒下的埃比尼泽的后脑勺。马利在瓶子落地之前抓住了它，但事实证明容器很难控制。每当马利认为他抓住了瓶子时，瓶子就会开始从他**羽毛般的身体中滑落**。

“这个死者为何还没有开始纠缠？”**特因特**问道。

马利没有做出任何面对变形卫兵的努力。相反，他赶紧去找斯克罗吉。
“我**这里**遇到了一点麻烦。”马利从来没有想到史克鲁奇会无法控制自己喝下解毒剂。当史克鲁奇开始喘气时，马利试图将救生液体送到他朋友的嘴边。斯克罗吉只是把嘴闭得更紧，这加剧了他的呼吸困难。

为了保住史克鲁奇的性命，马利咬掉了他左手的每根手指尖。当指骨延伸到皮肤之外时，马利将他的五根手指并拢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平台。马利将药瓶平衡在他联合指骨的平坦表面上，希望在将药放入**史克鲁奇**之前药瓶不会从他手中掉落。他用牙齿拔掉了解毒剂的软木塞。

正如所担心的那样，小瓶开始从马利的手指间穿过。经过一番挣扎，他终于能够扭转突出的骨头，使瓶子的速度刚好减慢，这样瓶子就没有从他手中完全落下。马利意识到自己抓到瓶子的时间不会太长，于是把手伸进斯克罗吉的胸口，直接把液体滴进了他的胃里。

当**史克鲁奇**开始动弹时，特恩特和阿普尔托的平台已经降低到距伦敦人的平台不到五英尺的地方。“这个死者为何还没有开始纠缠？”**重复Teint**。

斯克罗吉睁开眼睛，强光的强光刺瞎了他的视线。他旁边站着马利日渐苍白的身影。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平台悬挂在看似空无一物的地方。舞台之上，站着两道无色的身影。特恩特，这位天使的灯塔，能够穿透人心的情感，同时使眼睛的视野变暗，站在马利和史克鲁奇面前，光芒四射。

“**雅各布·马利**，为什么这个死者还没有开始纠缠？”**特因特**问道。马利再次无视光体的问题。相反，他帮助史克鲁奇站了起来。

Teint

旁边站着一只动物，大小和形状都与狗差不多。然而，它的斑纹更接近老虎的斑纹。这种生物的棕色短毛突出了它的黑色条纹。当这只像狗一样的动物盘绕并穿过特恩特的光芒时，它后肢上的标记开始吸收光芒。当野兽的条纹开始发光时，泰特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然后命令道：“阿普托，这里，现在。”说完，动物用后脚站了起来，用尾巴稳住自己，然后用头顶摩擦同伴的脸颊。阿普托站了起来，和泰因特一起关心着面前的两人。

“雅各布·马利，你带来了一个活人。为什么？”特因特问道。

“我需要埃比尼泽的帮助来释放诺亚·马利。”

“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知道他可能会受到伤害。如果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也无法拯救你的兄弟。”

“我会保护他，”马利保证道。

“如何？”

“我们会走幻影之路，永远不会登上走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不会离开这条路。如果埃比尼泽受伤，我会自愿接受瞬间变形。”马利说道。

“瞬间幻化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你可以随时选择完成幻化，但无法操控它的使用。那么，你现在就想进行瞬间幻化吗？”特因特问道。

“不，不！”马利喊道。“如果我未能保护埃比尼泽，我只是想同意接受任何惩罚。”

“惩罚？没有任何惩罚可以治愈活人可能受到的伤害。本可以避免的伤害之后想要惩罚是不允许的。不行，他必须回去。”

“无论如何，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我并不害怕结局，”斯克鲁奇说。短暂的停顿后，他补充道：“我想帮助雅各布。我来这里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

特恩特和阿普尔托都把注意力转向了斯克鲁奇。当守门人说道：“向我证明你欢迎不存在。”泰恩特的怒视感觉像是对斯克鲁奇的挑战。

“我死后，我不会在幻化这里吗？”斯克鲁奇问道。

“不，埃比尼泽·斯克鲁奇，如果你死在幻化中，你将永远不会存在。”

斯克罗吉震惊地问道：“我会发生什么事？”

“地球时间将会调整以适应你从时间记录中删除的情况，”泰因特解释道。

“删除？”

“你的所有方面都将被删除。”

在一片只能听到幻影化声音的沉默之后，斯克鲁奇终于打破了谈话的安静，“我想帮助雅各布。”

幻化的守护者阿普托从平台上跳了下来。在接近潜在的入侵者后，阿普托嗅了嗅斯克鲁奇的每一寸。最终，野兽只是打了个哈欠。看到锋利的牙齿，斯克罗吉感到害怕。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下巴铰接在耳朵后面的生物。阿普尔托可能把他咬成两半的想法让斯克罗吉不敢张嘴。

泰因特再次拍着胸口命令道：“阿普托，这里，现在。”在观察了斯克鲁奇与他的宠物的遭遇后，泰因特说道：“你的勇气让你失望了。你尘世的恐惧会在幻化中背叛你。”当阿普托回到平台时，泰因特继续说道：“幻化并不需要你的帮助。你必须回去……”

“等等，一个被定罪的无辜者的变形已经岌岌可危了，”马利喊道。

特因特停下了本来可以让史克鲁奇回到生者身边的动作，问道：“无罪者？如果没有这个地球人的帮助，就没有幻化的机会吗？”

“也许一千年之内。”

“你的说法太夸张了。没有人在幻化中持续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相信诺亚·马利的无罪谴责灵魂不会变成莫格化灵魂？”特因特问道。

“他因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而且，他自杀了，”马利回答道。

“你认为他为什么自杀？他从来没有在泳池里住过。”

“纽盖特监狱长说他自杀了。”

“啊，是的，典狱长。他现在因为懒惰而居住在破坏性强迫力场中。诺亚被谋杀的真相已经在狱卒中知晓了。”

诺亚真正死亡的震惊让马利哑口无言。特因特抬起手臂，在他们升高的平台旁边，出现了一个图像。当他放下手臂时，诺亚在地球上最后时刻的场景开始显露出来。在移动图像的屏幕中，马利和斯科罗吉看着诺亚走向纽盖特的访客围栏。当他等待弗洛拉到达时，可以看到詹姆斯·马克西将剩余的资金交给了总承包人。保安把钱装进口袋，然后转身朝屋内走去。

马克西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接近了诺亚。一到他身后，他就把诺亚的头塞进了金属栅栏里。推力的力量使诺亚失去知觉。当诺亚躺在栅栏旁边时，马克西举起猎物的手臂，然后将其拖过最锋利的倒刺之一。马克西谋杀诺亚时，在诺亚耳边低声说道：“小鱼会被大鱼吃

掉。”凶手摆脱了喷出的鲜血，让诺亚悬在手腕上。走进监狱，马克西微笑着，因为他知道诺亚会比他先死。

“所以你认为这个事件造就了诺亚的无辜者？”特因特问道。

“也许前夕两个，”马利回答。

“只有诺亚对多人死亡负有责任，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他甚至对自己的死都没有愧疚。”

“他的妻子弗洛拉在他去世几周后也去世了。她的死也可能在诺亚的灵魂中，”马利说。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死亡的责任都在你身上，雅各布·马利。住在池子里的是弗洛拉，而不是诺亚。你的现实一直是个谎言。”马利垂下眼睛，泰特解释道，“诺亚·马利确实产生了一个被定罪的无辜者灵魂，但似乎进展如预期，因为他最近从愤怒之坑进入了深渊。他将独自完成他的变形。但是弗洛拉，她睡得太久了。”

马利对弗洛拉在幻化中的停滞感到惊讶，问道：“你是说她还在泳池里睡觉？”

“是的，弗洛拉虽然被喷了科斯接纳，但她还在睡觉。”特因特接着补充道，“她仍然抗拒觉醒。”

“科斯接受不就是触发纠缠的保证吗？”

泰因特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但有些人在死亡的其他方面得到纠正之前是无法被激起的。”

马利认为弗洛拉在破碎灵魂池中的冬眠是他的错。他唯一确定的是，如果没有弗洛拉，诺亚永远无法完成幻化。然后他提出：“我们将拯救弗洛拉和诺亚。”

“我们会的？”斯克掳奇问道。

“我以为诺亚是你的焦点，”泰特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斯克掳奇同意道。

“诺亚是我的外展任务，”马利回答道。然后他补充道，“**弗洛拉可能比诺亚更值得我们帮助。**”

“**所有的灵魂**都值得帮助，即使是那些与无限意识断绝联系的人也能得到莫格机制的帮助，”泰因特说。

“**特因特**，请告诉我你需要的答案，”**胆怯的**马利请求道。

“聪明，雅各布。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危险有很多。可能每一分钟都会带来可能终结埃比尼泽的麻烦。”

“**如果我不能在失败时让自己立即变形**，或者仅通过道路旅行来避免危险的灵魂，甚至在需要时用自己的灵魂伪装斯克鲁奇，那么我认为我无法保护他。”

“伪装.....伪装，”**泰特低声**说道，同时将剩余的思绪隐藏在沉默中。

“**我已经擅长.....**”下一刻，马利就将自己的外貌变成了斯克鲁奇的样子。

当泰因特看着站在他面前的斯克鲁奇的双重形象时，他微笑了。天使随后说了一个马利没有考虑到的事实。

“**最好的办法是**，你呈现出一种令神灵恐惧的实体的样子，而不是变成他们想要捕食的实体。”

马利思考了一会儿这个现实，然后也笑了。然而，他因无法找到保护斯克鲁奇的解决方案而感到沮丧，这控制了他的思想。当可能的答案在他脑海中交叉时，他立即被迫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束缚他的心与苦难的剩余锁链上。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锁链开始喷出火花。

“雅各布·马利，你为什么要从幻化中移除火焰旋转器？”特因特问道。

他从链条的内部空间中取出一个快用完的火焰旋转器，将其递给特因特并说道：“我可以让它执行任何想要的动作。”马利看着刚刚旋转的火球，然后补充道：“不是这个。在我使用它之前它就烧坏了，但我还有四个。”

“你为什么要移除火焰旋转器？”

“因为他们为他们所指向的一切添加了物质性。”然后他等待天使的回应，但泰特保持沉默，所以马利继续说道。

“诺亚在监狱里时，我已经用过它来帮助取暖。我剩下的四个火焰旋转器将被用来保护埃比尼泽免受伤害。”他再次停了下来，只听到了引起他担忧的沉默。“我只会用它们来帮助埃比尼泽。”斯蒂尔·泰特只是瞪着马利。“如果你愿意的话，当我们通过破坏性强迫力领域时，我可以将它们送回。”

特因特最后说道：“你通过捕获烈火旋转者，减慢了灵魂的前进速度。”

“不不，我只有在他们进入幻影之路的时候才能抓住他们。他们无法在这次入侵中幸存下来。我利用它们作为能源是在帮它们一个忙。”

“不，这不是火旋者的目的。当你困住一个人的能量时，你就减慢了他们的变形速度。火焰旋转器不能被其他灵魂使用。”因马利缺乏责任感而恼火，泰因特问道，“你知道火焰旋转器是强迫性灵魂创造的，以便他们释放他们的破坏性习惯吗？”

“在某种程度上，”马利回答道。

“好吧，让我拓宽你的知识面吧。”特恩特带着一丝讽刺说道。
“当火焰旋转者被困时，创造它的灵魂会进入待机模式，直到它被返回或被消耗。雅各布，你减缓了灵魂的前进。”

“但是所有的精神它捕获了火旋转器。”

“当只有少数人操纵火焰旋转器时，不要说‘全部’。”

“这些火焰旋转器是我保证埃比尼泽安全的唯一方法。”马利接着补充道：“有了火焰旋转器，我将能够抵御任何攻击。”

泰因特考虑了马利计划的各个方面，然后说道：“我会允许你和埃比尼泽一起进入，但前提是你留在路上远离其他灵魂，并保存火焰旋转器，以便在埃比尼泽而不是你自己陷入生命危险时使用。”

“埃比尼泽将是我唯一关心的。”马利低声对斯科罗吉说：“我们走吧，趁他改变主意之前。”

当他们走到 Teint 的平台后面时，一道灯光照亮了 Transmogrify 中正在上演的场景。马利和史克鲁奇上方的天空从黑色变成了钴蓝色，立刻就可以看到数百个来往变形的灵魂。马利指着这群人，然后说道：“外展任务让我们大家都很忙。”

当幽灵从他们身上经过时，斯科罗吉问道：“为什么他们在我们上方？”

“这条路对灵魂来说太危险了，特别是在断魂火山口附近。大多数幽灵都会沿着走廊行走，但你和我，埃比尼泽，必须沿着大道行走。这是我们与 Teint 的协议。”

当他们进入深蓝色区域时，阿普托向他们咆哮。当他们踏入幻影化的第一步时，天空变亮了，但只有一点点。在他们面前，可以听到灵魂在工作的声音。可以听到五个上层莫格人的活动，但从入口处看不到。当马利迈出幻化的第一步时，附在他心脏上的第二条锁链消失了，随之掉落了一个火焰旋转器。当它从绑架者身上挣脱出来时，马利说道：“你最好

保持安全，埃比尼泽，我只剩下三个了。”马利挥手示意史克鲁奇跟上，并补充道：“也许没有第四个人你会安全。”

斯克鲁奇迈出了幻化的第二步，来世的重力压在了他身上。“雅各布，我无法呼吸。”

“我害怕.....”

“我浑身发烫，这是什么地方？”

“我没想到.....”

“做点什么吧！”斯克掳奇问道。

当斯克鲁奇把自己拉成胎儿姿势时，马利蹲在他的屁股旁边。他环抱住喘息着的朋友，拥抱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的幽灵与斯克鲁奇的肉体融为一体。当这两个生物变得难以区分时，斯克鲁奇开始浅呼吸，汗水充满了他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斯克掳奇站起来说：“如果我不冷静下来，我就会着火。”

马利从他的心链之间取出了一根火焰旋转器。小小的能量火焰旋转的速度极快，火焰向四面八方喷射而出。脑海中浮现出冰川的景象，马利将火焰旋转器放在他的骷髅旁边。随着这个心理图像控制了火焰旋转器，马利的结构变成了冰。寒冷降低了他的活动能力。尽管身体僵硬，马利还是扑到了斯克鲁奇身上。斯克鲁奇慢慢地从幻化的重力和热量的双重攻击中苏醒过来。

“我们必须彼此保持很短的距离，否则重力会再次压垮你。你将学会管理热量。”

“为何这里的压力如此之大？”斯克掳奇问道。

“死后，身体感觉的能力几乎消失。然而，我们的接受**工作需要感知**我们的感官。如果没有强化的重力，任何灵体都无法完成幻化。”

“还有天热，为什么这么热？”

“**我没想到会这样**。炎热不会影响大多数烈酒，所以我不知道要为此制定计划。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因为 Transmogrify **会火是有道理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能源**，这当然会产生热量。一旦我们爬上那边的山顶，火花就会变得明显。”马利指着他们面前的山顶。

斯克罗吉及时站了起来，迎接一个漂浮的头颅咬住他脖子的混乱。
“这是什么混乱？”史克鲁奇抓住受伤部位，大叫道。但在做出任何解释之前，**另一个**头颅袭击了史克鲁奇。

马利急忙跑过史克鲁奇身边，大喊：“**快，跟我来，埃比尼泽**。”马利不假思索地向前射击了很远，以至于史克鲁奇发现自己从他们共同的重力场中释放了出来。

当史克鲁奇跪倒在地时，他捂住了胸口。他喘息着，低声道：“住手。”

马利没有理会他朋友的话。相反，他专注于击开接近的头颅。

“救救我，”斯克掳奇向攻击他的军队投降时喊道。

马利转身看到他的朋友躺在路上，一动不动。
当马利重新进入他们共同的重力场时，斯克鲁奇跑回他身边，开始苏醒。斯克鲁奇的脖子上挂着鬼魂头上的牙齿。头部本身似乎无法重新组装。于是马利小心翼翼地抓住了**b**牙齿的两侧，然后将它们拉开，刚好足以释放斯克鲁奇。他扶着斯克罗吉站起来，命令道：“**跟我来**。”马利开始向变形中心跑去。“**快跑，埃比尼泽**，这次跟上我了。”

“我们为什么要跑向头部？”斯克掳奇喊道。

“这是逃脱的唯一方法。”

斯克鲁奇认为他们参与的唯一逃脱就是放弃他们的美好理智。两人心急火燎地向山顶跑去。每走一步，被肢解的头颅就会继续攻击斯克鲁奇的肉体。当他们接近山顶时，道路增加了几英尺的距离。当二十英尺变成三十英尺时，斯克鲁奇用沮丧取代了恐惧。他抓住正在攻击的头部，用力将其扔到地上，力道不只一次，而是多次弹起。不幸的是，每次反弹，头盖骨都会达到新的高度。斯克鲁奇追赶着马利的重力，跑过偏转的头骨。

到了山顶，马利突然停了下来。斯克鲁奇从他身边跑过，几个头颅飞过了山顶。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脱离马利的引力，斯克鲁奇转向他的朋友，倾身说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走得这么快过。”他将空气从肺部进出，问道：“我们为什么停下来？”

“这还不够明显吗？”

斯克鲁奇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对我来说不是。”

“头们，看，”他指着上方说，“他们不再关心你了，埃比尼泽。”

斯克鲁奇看着几个脑袋飞到离他眼睛仅几英尺的地方。他屏住呼吸，指着马利的肩膀，然后问道：“阿普托在做什么？”

马利转身面向前门。两个朋友一起看着阿普托利用尾巴来推动他弹跳两倍高的能力。在他的巅峰，阿普托抓住了一个灵魂的头，然后轻轻地将它放入他的有袋育儿袋中。当阿普托在他的袋子里装满肢解的头骨时，马利解释道：“那些凶猛的咬人从来没有追随过你，埃比尼泽。”

“你本来可以骗我的。”

“他们只想逃离幻化。阿普托正在抓捕他们，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我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头骨？”斯克掳奇问道。

“只要有 Coss Acceptance 版本，它们就会产生。”

“为什么？”

“火山口内的任何人都不允许得到任何帮助，无论是来自无限意识还是其他灵魂，”马利说。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无限意识会抛弃那些在陨石坑里的人。”

“埃比尼泽，恰恰相反。陨石坑内的人抛弃了无限意识。”

当斯克罗吉问道时，阿普托抓住了另一个头，“那么阿普托正在做的事情有帮助吗？”

“是的，阿普托正在努力拯救那些灵魂。每当一群科斯获得接受时，他们释放的力量就会撕裂离他们最近的灵魂。阿普托只是将零件归还，以便让灵魂再次完整。”

斯克罗吉对这个现实感到震惊。“一些人的拯救会导致另一些人的毁灭？”

“这就是陨石坑的机制。”

“看起来很残酷。”

“没有无限意识的影响，生存的困难并不残酷，而是令人难以忍受。”当马利指着入口时，斯克罗吉因这个想法而皱起了眉头，然后说道：“很快阿普托就会把头颅送回火山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会与其他肢体重新组装起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

“有些人如果头部或脊椎没有恢复，就会失去。否则，即使是无肢的科斯，最终也会实现幻化。”

“看！”斯克罗吉指着阿普尔托喊道。“他刚刚吞下了一个头！”

“他的袋子空间不够了，”马利解释道。

“所以.....”

“嗯，他不能让他们逃脱幻化，不是吗？”

“所以他吃了它们？”

“这比一群漫游宇宙的头脑要好。”

“不是针对个别首脑。”

“埃比尼泽，每个灵魂都会制造自己的痛苦。他们有生命的选择，但火山口内的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占用了只属于无限意识的权力。”

当阿普托将自己降到地面时，他的袋子落在了路面上。幻化守护者拖着肚子开始向他们走来，他的袋子里有十几个脑袋，减慢了他的行进速度。当斯克鲁奇和马利经过他们追回头骨时，他终于登上了俯瞰幻化的山丘。

马利注视着斯克掳奇的反应。从入口处就可以听到幻化的咆哮声，但那眩光却是无法察觉的。当他们登上山顶时，一道蓝色的光芒迎面而来。斯克罗吉张大了嘴，停了下来。在他们正前方，数百棵树环绕着暴力平原的三个深坑。每个坑洞口向外延伸出无数个一室的盒子。每个都包含一个灵魂，有时是两个，这取决于灵魂被容纳的进程。沉思室中。三个坑的周围是焚树森林。尽管森林火灾在伦敦几乎闻所未闻，但斯克鲁奇立即意识到这场火灾的爆发超出了他已知的现实。他看着每棵树都只从树干中心燃烧，所有的树叶、树枝和树皮都保持着原始状态。斯克罗吉指着平原。他怀疑自己的视力，却只用一个字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为什么.....？”

察觉到他的困惑，马利说道：“燃烧树木的森林为深坑提供了动力。”

“火焰似乎没有消耗任何木材？”

“无限意识提供燃料。森林只是能量传递的方式，而不是实际的能量本身。”

“为什么...？”斯克鲁奇一头雾水地问道。

“我最好的猜测，也只是猜测，是那些占据密室的人需要他们所有的个人能量来完成他们的变形。”

“为什么？”

“埃比尼泽，里面有一些坏人，”马利说道，然后继续说道。

“暴力行为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它们会溃烂。我有一种感觉，设立外展任务只是为了帮助平原地区的人们。分会看起来平静而有组织，但我从个人经验中知道的一件事是，分会是艰苦的工作。”

“如果无限意识为平原提供动力，那么谁为该地区提供动力？”斯克掳奇指着贪婪循环问道。

“大多数莫格人的设置都是为了让灵魂本身产生该地区所需的力量。”

“为什么需要某种能量？”斯克掳奇想知道。

“我只能想到两个原因。首先，幻化中似乎花费了很多能量来保持我们所需的重力。”

“这样灵魂就可以再次体验到自己作为肉身的存在了？”

“是的，足以感知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

“那第二个原因呢？”斯克掳奇问道。

“每个灵魂都具备了形成外展任务所需的条件，因此他们最终可以成为莫格化的灵魂。转变为接受需要大量的能量。”

“大多数莫格人都会产生自己的能量？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即使是在碎魂之池中，那些沉睡的人仍然可以通过他们流下的眼泪产生该地区的力量。然而，在暴力平原和深渊中，无限意识提供了所有的能量。”

“为什么无限意识不为万物提供全部能量？”斯克掳奇问道。

“不可能。”马利一边回答，一边开始向暴力平原走去。

斯克罗吉加快了脚步，问道：“我以为无限意识无所不能。”

“当领带被剪断的时候就不会了。”

“我不明白。”

“埃比尼泽，当有人背叛你时你会怎么做？”斯克掳奇没有立即回答，所以马利继续说道。
“一个人很难切断与无限意识的联系。尽管如此，那些伤害他人并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的行为背后有无限意识力量的人最终会将自己的灵魂谴责到火山口。他再次停顿，然后结束了他的想法，“那些在火山口的人在幻化中受苦最深。”

“火山口——那些咬人的头来自哪里？”

“如果无限意识能够直接帮助那些精神破碎的人，那么头颅就永远不会存在。”马利回答道。

“只有那些在陨石坑里的人才切断了自己与无限意识的联系吗？”

“你是说精神破碎？”

“是的，你好像就是这么称呼它的。”斯克掳奇回答道。

“那些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也切断了与无限意识的联系。我想，拒绝无限意识最珍贵的礼物——生命，就是一记耳光。”

“但他们没有像火山口里的人那样受苦？”斯克掳奇问道。

“他们睡着了，只有在醒来后才会感受到痛苦。”

“听起来确实像是我必须亲眼所见才能相信的事情。”

“这就是幻化之道，埃比尼泽。”

当斯克鲁奇看到整个区域的焦点时，他意识到所见之处都是一片混乱的环境。左边是暴力平原，那里长满了燃烧的树木，但道路对面的摩擦声和金属在石头上发出的火花占据了整个场景。骨头破碎的声音产生了一种凶猛的张力，灵魂在铁盘周围无休止地缓慢移动。当金属刮过燧石时，火花向各个方向燃烧。但无论怎样的喧闹，劳神们的注意力都只集中在平台中央的物体——贪欲金冠上。

马利指着转动的轮子，说道：“**那是我的贪婪之心转变的地方。**”

“**我必须绕着那个圈子转圈吗？**”斯克鲁奇问道。

“**除非你再次改变你的方式。**”马利随后对斯科罗吉说：“**我们并不关心h**贪婪的。我们需要确保诺亚已被传送到最终变形深渊。跟我来。”马利加快脚步，向愤怒之坑走去，诺亚的灵魂最初被送到了那里。

尽管雅各布·马利在他哥哥去世很久之后就去世了，但在诺亚能够解决被诬告盗窃，然后被恶意谋杀的问题之前，他就已经从平原的不诚实深渊中转变了。诺亚的无罪谴责灵魂在这两种行为造成的痛苦和愤怒中挣扎。

“**我希望泰因特说诺亚在深渊时是正确的。**”

“**我想泰因特会知道，**”斯克鲁奇说。

“**你当然是对的，但我们要经过坑，所以我想确认一下。**”

“**信任但验证？**”

“**这就是需求。**”

自行车场发出压倒性的碾压声，与来自暴力平原的震耳欲聋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在斯克鲁奇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绝望。就连燃烧之树森林里传来的低沉声音也增添了艰辛的感觉。

在这三个坑中，诺亚坑是第一个上路的。两人看着沉思室最靠近愤怒之坑的门打开了。一个精灵走了出来。魂灵的下一步直接踏入了大坑之中，然后瞬间就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神魂去哪儿了？”斯克掳奇问道。

“已经在深渊了。”看到埃比尼泽的困惑，马利接着补充道：“深坑只不过是入口而已。这项工作发生在沉思室，”马利指着现在空荡荡的沉思室说道。“看。”

他们观察着冥想室的消失。盒子就这么消失了。排队的下一个密室转移到愤怒之坑的入口处。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来自密室的灵魂进入深渊，然后在到达深渊时从视野中消失。

灵魂离开隔离室后被传送到一个被称为深渊的不祥区域的过程不断地重复着。当马利和斯克鲁奇看着灵魂流过莫格时，当没有灵魂从门出去时，一个密室似乎被卡住了。愤怒之坑中的一切动作都停止了，直到整个密室开始向上升起，然后飘走。

“它要去哪里？”斯克掳奇问道。

“那个房间里的灵魂在到达深坑之前并没有完成它的外展任务。”

“那么它要去哪里？”斯克掳奇又问。

“到队列后面去。”

“这似乎不公平，必须从头开始。”

“沉思室的目的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没有任务，变形术中的任何灵魂都不会被允许进入深渊。除了.....”

“雅各布，现在不要沉默。”

“这对你来说几乎是太多的信息，但 Coss 直接进入接受状态。他们不会在深渊中度过任何时间。”

“是的，我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斯克掳奇回答道。

“我的言语永远无法向你解释像火山口这样的景象，埃比尼泽。”他补充说，此时马利意识到诺亚不在平原上。“Teint 是对的；是时候徒步前往深渊了。”

“那需要多长时间？”

“也许几个月。”

史克鲁奇很震惊，试图提出一个问题，但没有提出问题，所以他只是盯着马利，希望他能明白他的困惑。

“别担心，埃比尼泽。我们走这条路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幻化的人口。”

“人口？”

“当然，自十字军东征结束以来，幻化一直在萎缩。”

“缩小了？”

“大多数莫格人都有源源不断的灵魂，也许只是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而略有增长。”

“那为什么幻化中的尺寸会发生变化呢？”

“陨石坑和物理伤害坑对幻化的维度有不自然的影响。”

“雅各布，这并不能解释任何事情。”

“回答我这个问题，埃比尼泽，战争在短时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否比没有战争时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逻辑是这样的。”

“埃比尼泽，在我看来，战争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拓展疆域，二是顺应心态。”

“那么火山口就是战士们去的地方？”

“战士们更经常在密室中度过他们的来世。但这取决于他们的动机。火山口是人类被派往的地方，他们杀害他人，同时认为无限意识希望他们这样做。那个可怜的火山口，随着人类因精神无知而受到伤害，它就会膨胀和收缩。每一次圣战都会给 Transmogrify 带来尺寸变化，”Marley 解释道。

“圣战，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

“但我们确实刚刚度过了女巫审判。在那段时间里，许多官员和同性恋者被添加到火山口。”

“所以这不仅仅是圣战？”

“你认为如果没有教堂，一个人会被烧死吗？”马利问道，但没有等待答案。
“不，埃比尼泽，灵魂在断斯皮里火山口度过时光的唯一原因这是因为他们在以为自己在做无限意识的工作时伤害了他人。”马利停下来等待回应，但当没有回应时，他继续说道，“而且，冲突的激情的错误最终会摧毁他们的一部分。”马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结束道，“那么最终谁受到的伤害更大——受害者还是肇事者？”

斯科罗吉意识到马利在夸夸其谈，不想得到回应，所以他只是继续跟着他的朋友。当两人经过人身伤害坑时，马利瞥见了詹姆斯·马克西。凶手坐在从入口算起的第五个房间里。在他的沉思室内，马克西默默地为深渊做着准备。他的表情已经失去了尘世面孔的严厉特征。但马利认出了罪犯的特征。马利把手伸进胸口，抓起一把火焰旋转器，将其向前推进并宣布：“我要把他送到队列后面。”

“等等，雅各布，我们只剩下两个了，而你答应了特恩特.....”

“马克西不会在诺亚之前实现幻化。”

“但是诺阿已经领先于马克西了。他不是已经在深渊了吗？”斯克掳奇问道。

“是的。”

“所以就这样吧，雅各布。马克西不会首先实现变形。”

“我非常期待在他痛苦的等待中再延长三十年，”马利一边说，一边将火焰旋转器放回锁链之间。

“你认为Teint会阻止你吗？”

“不，我更有可能被送回愤怒之坑。”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谢谢你讲道理，埃比尼泽。”

斯克罗吉微笑着，然后为了安慰马利，把手伸进了幽灵的肩膀。

当两人度过了贪婪的循环时，斯克罗吉很高兴他不必花任何时间绕圈子。他想知道一旦他的纠缠实现了，他会进入哪个莫格——

也就是说，如果他能逃脱幻化对活着的访客的毁灭。在通过循环的过程中，斯克罗吉看到其中一个灵魂从中心的金色王冠上转过头来，然后立即消失了。“你看到了吗？”

“什么？”马利问道。

斯克鲁奇兴奋地指着圆圈说：“一个人刚刚从摩天轮上死了。”

“他们不再是人，也没有消失。他们刚刚前往最终幻化深渊。别担心，埃比尼泽，他们很好。”

当他们经过左边寂静的维修站时，摩托在他们右边缓缓驶过，斯克罗吉感觉到水溅到了他的衣服上。就在暴力平原的另一边，有一片狭窄而漫长的暴雨区。接近湿气的来源时，马利指示斯克罗吉，“远离黑暗之雨。”

“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雨水的用途，但雨水会烧死你。”

“焚烧？雨怎么能燃烧呢？”

“我不知道，埃比尼泽。我只知道灵魂对此感到恐惧。有传言说，雨季是用来阻止火焰旋转者进入暴力平原的。”

斯克罗吉擦掉掉在衣服上的液体，然后说：“对我来说，它就像水一样。”

“别再碰它了！”

“雅各布，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生气。”

“我只知道那些东西会破坏。别管它。”

他们顺利地通过了左边的黑暗之雨。两人继续前行，看着新的灵魂抵达贪婪轮回。当六名抵达者适应了他们的新现实时，火花就像龙的咆哮一样在道路上闪耀。斯克罗吉对这种进攻感到震惊，本能地从火焰中跳了下去。他试图避免被烧伤，结果却从路上滑了下来。斯克罗吉立即被贪婪的火焰吞没，他喊道：“雅各布……”但在他能够表达自己的需要之前，他倒下了。

马利抓住了斯克鲁奇火热的衣服。当火花进入马利而不是斯克鲁奇时，倒下的人类仍然一动不动，火流包围了两人。当马利将火焰吸收到自己身上时，斯克罗吉开始冷静下来。马利用近乎人类的力量，将斯克罗吉拉回马路上，两人双双倒地。

斯克罗吉躺在床上，几乎因酷热而瘫痪，他呻吟着。两人仍难以从火花的碰撞中恢复过来。马利虽然受火焰影响较小，但还是翻滚着试图恢复过来。斯克鲁奇气喘吁吁地仰面躺着。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头顶上的灵魂沿着幻影走廊移动。

走廊里的人流不断，灵魂往返幻化，各自执行着自己的使命。当斯克罗吉观察那些在他上方行进的人时，他突然意识到没有人被锁链包裹着。斯克鲁奇思考着这个现实，于是他指着上方问道：“为什么这些灵魂没有一个被他们的行动所束缚？”

“当灵魂离开该区域时，锁链会将灵魂拴在幻化上。他们永远不需要在莫格人内部。”

“哦，看看那个鬼魂，”斯克罗吉指着一个没有腿的鬼魂说。马利还没来得及警告斯克罗吉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个无腿的鬼魂就把注意力转向了躺在路上的两个人。

“现在你已经做到了，”马利说。

在下一个实例中，灵魂将自己定位在斯克鲁奇的正上方。鬼魂爬了起来，问他：“你是谁，为什么活着？”

斯克罗吉很快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但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马利试图成为斯克鲁奇的中间人，但无腿的灵魂与马利无关。幽灵仍然盯着斯克鲁奇。

“在没有你们同类入侵的情况下，灵魂就不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我希望你没有受到伤害。我是应我的朋友雅各布的要求来到这里的。”斯克罗吉指着马利，然后补充道，“特恩特已经批准了我的加入。”

“Teint 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认可，”精神坚持说。

“确实如此，但埃比尼泽来这里是为了帮助拯救我的兄弟诺亚，他是一名被定罪的无辜者，”马利解释道。

当他的目光集中在斯克鲁奇身上时，这个残疾的灵魂安静了下来。当他承认时，他的愤怒变成了担忧：“我也是一个被定罪的无辜者。很难……”当他想起他的无辜者灵魂形成的危机时，他关于人类侵犯的想法就消失了。当他想到双腿被砍断的痛苦时，他流下了眼泪。重新审视被留在血泊中死去的恐惧，软化了灵魂对斯克鲁奇的态度。“你是来帮助一个无辜者的吗？”

“是的，”马利回答。

“那我就同意了。你可以继续了。”说完，灵魂飘回了走廊。

“这很奇怪，”斯克鲁奇评论道。

“你很幸运，没有被迫脱离幻化。任何灵魂都可能需要你，所以不要再抬头了。”马利命令道。

“那魂灵为何身体部位缺失了？”

“灵魂可以使用他们认为需要的物理形态，以成为莫格化的灵魂。”

“但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没有腿呢？”斯克掳奇问道。

“埃比尼泽，有时你会问一些不可能的问题。”

“嗯……？”

“你真的认为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这种精神的原因是个人的，所以我当然不知道他们的理由。你的问题无法回答——

至少我无法回答。”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指示道，“现在如果你已经从火花中恢复过来，那就让我们继续吧。”

距离黑暗之雨不到十几步，马利指着一条完全由灵魂的肢体组成的道路。

“我们跨过大坝吧。”

斯克鲁奇盯着那条错综复杂的小路，观察着灵魂分离的腿和手臂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一个灵魂的手抓住另一个灵魂的腿时，与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形成了一条移动但稳定的肢体的路径。

“我更好的判断……”

“没有理由把它带进来。跟着我吧，埃比尼泽。”

“但是这条路——特因特说.....”

“一有机会，我就会绕过断魂陨石坑。我们都这样做。所以就跟着我吧。”

“但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陨石坑的事情。我不想绕过它。”

“相信我，你会的。”

“真令人失望。”

“我们不是在这里度假。来吧，埃比尼泽，在更多的 Coss Acceptance 和一系列新头像发布之前。”

斯克鲁奇站在断断续续的水坝入口处，注视着成千上万只紧握的双手。如此多的拳头的握紧和松开创造了手指的视觉舞蹈。随着附肢不断移动，马利迈出了大坝的一步。混乱的爪子触手抓住了他的皮肤，但他仍然毫发无伤。

“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马利向斯克掳奇保证。

斯克鲁奇因朋友的信任而感到安慰，跟着马利来到了大坝。对于史克鲁奇来说，第一步迈出了异常坚实的一步。第二步，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他腿上的肉。斯克罗吉感到骨头旁边有一种刺痛的感觉，但骷髅却穿过了他。每一步都会有新的手抓住，然后穿过斯克鲁奇。当他快跨过大坝的一半时，**两只手同时**从他腿的两侧抓住了他。两只爪子在斯克鲁奇的腿中间相遇，手指缠住了他的胫骨，把他困在了这个地方。

“雅各布，雅各布，他们抓到我了！”

马利惊讶地抓住了其中一只手。这两具骷髅以如此迷人的力量包围了斯克鲁奇，灵魂的骨头不需要抵御马利的撬动压力，因为它们已经在斯克鲁奇的脚踝周围形成了一根坚固的骨头。当两人努力争取斯克罗吉的自由时，另一双手伸进了他的另一条腿，同样将其困在大坝上。斯克罗吉像一棵树在风中摇晃，惊恐地尖叫起来。当马利扭转、倾斜并尽一切努力脱离幽灵的附肢时，斯克鲁奇开始被向下拉。

就在他的膝盖消失在b的网格中时那些，阿普托出现了。野兽毫无预兆地撕碎了对斯克鲁奇最用力拉扯的手。释放了下降拉力的张力导致剩余的肢体松开了对他的控制。当阿普托的下巴紧紧地咬住每只犯规的手时，幽灵对斯克鲁奇的控制就化为乌有了。解救了人类后，阿普托抓住了斯克鲁奇的裤子，然后把他拉回了公路上。

安全后，斯克罗吉和马利都面对野兽说：“谢谢你。”

阿普托只是咆哮道：“是啊。是啊！”

“我认为他不喜欢你，”斯克鲁奇说。

“我怀疑他是否喜欢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马利回答道。

当看门人跑向断魂坑去存放收集到的肢体时，马利和斯克鲁奇慢慢地跟在后面。他们经过了断断续续的水坝内占地数英亩的精神附属物。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地移动，试图抓住任何东西。大坝的宽度是长度的五倍，当他们继续走向火山口时，大坝让他们呆了几个小时。

由于不确定这条路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斯克鲁奇故意决定跟在马利后面。马利感觉到他的不安，试图安抚他的朋友。

“我会保护你，埃比尼泽。”然后他补充道，“请记住，内部人员无法伤害任何沿路行进的人。”

“在里面——

在什么里面？雅各布，如果不是阿普托救了我，我现在就会被埋在手指和脚趾之间了。你为什么让我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

马利只是耸了耸肩，说道：“埃比尼泽，我会通过你做得更好。”他等待着回应，但没有任何反应，所以马利改变了话题。“很快你就会看到火山口的顶端。”

“雅各布，有着陨石坑这样的绰号，为什么这种地方会有一个顶点呢？”

“埃比尼泽，这不是一次重要的谈话。”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只要耐心点，”马利保证道。

“那么接受是否重要到值得谈论？”

“接受是这个地方的全部意义——那么你在想什么？”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等待回应。

“在地球上，爱没有物理属性，但你说接受是物理的。而接受就是爱，对吧？”

“接受结合了净化的人类经验和爱的能量。”

“这些东西都没有一点物质实质。所以我的问题是，接受如何拥有任何物理特性？”斯克鲁奇问。

“正如你所知，Transmogrify 具有压缩一切的重力。这甚至适用于接受的爱能量。”

“所以在幻化之外.....”

“它扩散开来，因此它的物理特性不再可被检测到。然而，所有的词语和概念都蕴含着能量，”马利说。

“能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是物理上的，”斯克鲁奇坚持说。

“但它确实有体力劳动。那么，埃比尼泽，非物质的东西怎么能以物质的方式表现呢？”

当他们继续走向地平线上越来越亮的白光时，斯克掳奇默默地沉思着。突然他问道：“雅各布，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接受真正变成固体呢？”

“埃比尼泽，我甚至没有能力听到或理解无限意识的名字，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他很快思考了这个想法，然后补充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想象一下坐在爱的岩石上——我想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在这种接触下软化。”

“你认为这能解决世界问题吗？”

“你的意思是，它不再是英格兰的血腥法典，而是变成了血污法典？”

埃比尼泽一想到这个就笑了。“看来我们的文化确实植根于暴力。”

“没有同理心的强迫服从是 society 对个人的主要伤害。”

“所以一块爱的砖块可能不会改变什么？”斯克掳奇问道。

“当然会，对于与之接触的人来说。但对于那些只沿着社会秩序控制的道路行动的暴徒来说，不幸的是，只有当强人要求调整时，改变才会发生。”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改变并不总是有益的，埃比尼泽。根据施加压力的个人，改变可能会使社会内部的情况变得更糟。”

斯克罗吉指着天际线，然后惊呼道：“白色的光芒正在变成橙色！”

“可恶！”马利跳到史克鲁奇身上大喊。当两人倒在路上时，一股猛烈的运动从马利身上掠过。一股暖气从他们身旁涌来，头顶上传来魂骨碰撞的声音。当四肢落入断断续续的大坝时，头骨强行冲向入口。一直以来，马利都在保护斯克罗吉免受一群人的攻击。

一旦再也感觉不到风的运动，马利就让斯克罗吉站起来。在完全垂直之前，斯克罗吉抬起鼻子，吸入一股空气，然后问道：“我闻到的是玫瑰花香吗？”

玛尔你像个疯子一样看着斯克鲁奇，然后回答道：“不，科斯接受总是有新鲜出炉的面包的淡淡气味。”

“我闻到的不是食物的味道，那是一朵花，”斯克罗吉坚持说。

“我告诉你，你太蠢了。科斯接受的气味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

“是的——玫瑰。”

两人对视一眼，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然后就放弃了话题。

“我想我现在能看到的不仅仅是火山口的顶部，”史克鲁奇指着火山口彩虹色液体的运动和扑动的翅膀说道。马利加快了脚步。

几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断魂火山口就出现在了斯克鲁奇的面前。就像雾气消散一样，火山口的运动变得清晰可见。自大坝建成以来，马利就一直在观察火山口的骚动。然而，斯克鲁奇缺乏任何已知的参考资料，必须等到他的大脑跟上视觉效果之后，他的理解才成为可能。

斯克鲁奇在看到火山口内挣扎的灵魂的愤怒之前很久就感受到了火山口的热量。当包含火山口的气泡夸大了每个灵魂爬上石英和磁石壁的速度时，他陷入了停滞。陨石坑围墙的坚不可摧的纹理看起来与水相似，因为它在不断运动，但有轻微的放大，尽管动态的运动仍然是透明的。

当斯克鲁奇的视线集中在包含陨石坑的闪闪发光的薄膜上时，一个上升的科斯将巴贝尔吐到了覆盖护套的一侧。当液体滴入火山口时，史克鲁奇向后跳了一步。

“只有科斯接受才能穿透火山口的墙壁。”马利停顿了一下，指着栅栏上粘着的一团巴贝尔，然后补充道，“你应该庆幸你不用闻那东西的味道。”

“我觉得它闻起来像玫瑰，”斯克罗吉评论道。

“你把 Baabel 和 Coss Acceptance 搞混了。”马利指着围场顶部附近聚集的科斯集合，然后说道：“顶部更成熟的科斯释放出的巴贝尔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气味，但那个年轻的科斯只是用一种比香水更接近粪便的东西来命名我们。”

斯克罗吉很困惑，问道：“他们为什么要吐东西？”

“埃比尼泽，你能看到火山口的底部吗？”

斯克掳奇眯起眼睛，凝视着火山口的深处。各种活动减慢了他对鸿沟的感知。当他的视野越过数以千计爬在他脚下墙壁上的灵魂时，他注视着火山口中心的最深处。新来的灵魂在火焰中崩溃，占据了他的视野。“那儿简直就是地狱。”

“如果没有臭气熏天的巴贝尔，整个火山口就会变成一团火焰，”马利解释道。然后他补充道，“一般来说，火不会影响灵魂，但在下面，”他指着火焰说，“可能会受伤。”

“你为什么这么想？”斯克掳奇问道。

马雷若有所思，只道：“我们得赶紧过去这里，别再盯着了，继续走吧。”

斯克罗吉放慢了速度。每走一步，他对新印象的迷恋都会让他的双腿停滞不前。在火山口战壕的火焰中，灵魂挣扎着试图从彼此身边越过，每个人都爬到了其他人的身上。围绕火山口底部的火焰湖在巴贝尔释放后才减弱了它的火焰和虹吸运动。因为在那一瞬间，那旋转的火焰将被暂时压制。不过，只是短暂的，因为当灵魂继续爬过覆盖陨石坑的石英和磁石时，火花再次点燃了堕落的巴贝尔池。

一旦新到达的灵魂越过火焰湖并爬上火山口的一侧，他们的经历就变成了艰难地走向岩架，在那里转变为科斯。虽然在火山口两侧的旅程对每个灵魂来说都是恐惧和觉醒，但目标是承认他们自己就是无限意识的想法，然后将其转变为与无限意识的实际起源计划结盟的愿望。

受到火山口内混乱的灵魂运动的轰炸，史克鲁奇失去了注意力。陌生活动的混乱使他陷入了停滞状态。马利把注意力集中在别处，没有意识到斯克罗吉已经停止了行走。听到朋友的尖叫声，他猛地转过身，却发现斯克鲁奇再次瘫倒在路上。回到他身边，他故意解释道：“埃比尼泽——你——必须——靠近——靠近我！”

斯克罗吉跪下，回答道：“那就别走得太快了。”

“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旅行，埃比尼泽。如果你认为陨石坑很大，而且确实如此，”马利一边说，一边在这片广阔的地方挥舞着手臂，“那么毁灭性强迫力场会让你感到震惊。”他笑了笑，然后狡猾地补充道：“那个莫格可能比整个地球都大。”

“不，不是这样，雅各布，”斯克掳奇说。f 微笑着。

马利用手指握住斯克罗吉的上臂，然后猛地一拉，扶他站起来。

“我看到的这一切是什么？”斯克罗吉一边问道，一边在火山口上空挥舞着马利刚刚完成的手臂。

马利明白了斯克鲁奇已经着迷的事实。看着他看着火山口的混乱，他意识到除非他允许埃比尼泽以老式的方式盯着火山口，否则他将无法让他的朋友沿着道路移动。

斯克罗吉默默地观察着，马利看着他朋友脸上的情绪随着每组新动作的发生而变化。在朋友们面前，有一个鬼魂在距离他们不超过十几英尺的地方挣扎。斯克鲁奇被精神上的焦虑所迷惑，试图在壁架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个灵魂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辛苦地努力完成登上山脊的任务，在那里他们将转变为科斯。

最后，灵魂背对着一对被铆牢的观察者站立，慢慢地举起手臂，垂直于他们的身体。当幽灵的手臂发展成多个翅膀时，动作停止了，每个翅膀上都覆盖着黑色的羽毛。当每个翅膀与身体的连接眨眼张开时，斯科罗吉的嘴已经张开。每一个眼睛里都流淌着瀑布般的光芒。

当大量的巴贝尔从面前的鸟状生物的嘴里飞出时，从精神到科斯的蜕变就完成了。变形者继续吐出油腻腻的巴贝尔。每次弹射时，科斯都会升到陨石坑中心更高的位置。最终，翅膀的扑动开始将这个生物带到封闭的火山口顶部聚集的科斯集合中。

“看，雅各布，”斯克掳奇指着一只畸形的科斯喊道。该生物一边旋转一边努力创造向上的升力。野兽的旋转扭曲使斯科罗吉闭上眼睛，努力防止恶心压倒他的胃。

“你应该为那个科斯加油。”

“为什么？”

“他们已经在一次被科斯释放后幸存下来了——从他们的样子来看，他们的四肢并没有全部回到火山口。”

“你认为那是咬我的头之一吗？”

“不。头骨被送回火焰湖。他们重新开始爬向岩架，但只有在足够多的骨头重新连接之后。攻击你的头仍然与身体部位连接在一起。”

“这不公平，”斯克掳奇抱怨道。

“埃比尼泽，你知道陨石坑并不是为了公平。它的创造是为了让灵魂在没有任何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进化。”

“对于一些即将完成变形过程的人来说，他们最终被其他逃跑的科斯撕碎，这似乎是一个过大的负担。”

马利在广阔的火山口上挥动手臂，然后说道：“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出于恶意而创造的。”

斯克掳奇指着仍在挣扎的生物，呻吟着，然后问道：“那个科斯会没事吗？”

“这可能最终会成为该群体中最快乐的 Coss 接受，”马利指着位于顶点的连接 Coss 群体说道。

他们看着数百只黑翼生物冲进了聚集的科斯人群中。颤动的动作让两人着迷，但斯科罗吉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受伤的人身上。

残疾的科斯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那团交织在一起的羽毛和眼睛。残废者的每一次向上推力都会遭到更强大的向下推力的团体的反击。凝聚成的灵魂网如同一口气移动。刚刚转变的科斯在人群中旋转，坚持了下来。

“那个科斯会因为精疲力竭而倒下，”斯克掳奇担心道。

“只要看着，”马利指示道。两人跟着那个笨拙的人跳舞，试图融入其中，然而，只有马利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正如斯克鲁奇所预测的那样，科斯号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开始向后退向火焰湖。

“不！”斯克掳奇尖叫道。
“我们必须.....”但在下一个字喊出之前，两只科斯脱离了集体，然后垂直落到了正在下降的同伴的高度。当他们放慢坠落速度几乎停止时，两只羽毛与这只痛苦的生物锁在一起。三人一起爬回火山口顶端堆积的科斯堆中。

新科斯人涌入部落让史克鲁奇着迷，黑人、灰人和白人的搅动将这群人变成了一场旋风风暴。整个过程中，巴贝尔如雨点般落在那些爬上城墙的挣扎的灵魂身上。

“我猜想，把你困在大坝里的两条手臂来自那个残废的科斯，”马利说，试图掩饰他的笑容。

“这个想法也闪过我的脑海。”斯克罗吉也微笑着回应。

他们一起观察巴贝尔在攀登精神上溅起的水花。斯克罗吉想知道为什么有些烈酒似乎重新当其他人故意将液体涂抹在自己身上时，液体会产生脉冲。对于那些精神来说，它似乎是一种补品，其中的药膏可以为登山者提供能量。

“为什么巴贝尔会有如此相反的反应？”

“这是液体的气味和用途。”

“目的.....看起来这只是帮助科斯保持飞行，”斯克鲁奇说。

“它使陨石坑保持自给自足。”

“我认为这是磁石和石英造成的。”

“不，这些为火山口提供动力，当攀登者产生火花维持其有限区域时，火山口就会通电。”马利指着那些爬上围栏两侧的人，然后说道，“那些可怜的灵魂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爱的联系。一边爬一边思考自己的罪行，他们就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是在头脑中——这很容易——而是在心里。这是他们走向接受的唯一途径。他们没有获得执行外展任务的特权，所以过去的行为可以得到修复。所有的转变都发生在那个洞里，”他说，再次在火山口上挥动手臂。

“是的，但是那个巴贝尔仍然是个谜。”斯克鲁奇指着面前的倾盆大雨说道。
“为什么有些神灵喜欢巴贝尔，而另一些神灵却排斥它？”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就是这个味道，埃比尼泽。”

“它闻起来像玫瑰，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它呢？”

“事实上，新成立的科斯生产的巴贝尔比玫瑰更接近实际呕吐物的气味，埃比尼泽。”马利继续说下去时，斯科罗吉只是挠了挠头。“你能看到山顶上的科斯吗？”

斯克鲁奇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旋转的鬼魂上。“在最上面？”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马利指示道。

斯克鲁奇竭尽全力寻找视觉上的澄清，最终自信地说：“那里只有一道白光。”

“仔细看——你看到羽毛了吗？”

斯克鲁奇研究了虹彩流。“羽毛？不，没有羽毛，但那白光似乎是由各种颜色组成的。”

“它仍然是白色的，”马利说。

斯科罗吉问他的朋友：“它应该是什么颜色的？”

“所有颜色组合在一起时，会产生一种暗灰色，而不是白色，埃比尼泽。”

“我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我应该看到灰色吗？”

马利慢慢地解释道：“彩虹色的魔力不在于它的颜色，而在于它的光芒。然而，正是巴贝尔让陨石坑保持了理智。”

“你是说那种有玫瑰味的东西吗？”

马利指着那团翻腾的光芒，然后解释道：“巴贝尔是一种动态物质。”斯克掳奇只是看着马利来回挥动手臂强调他的话，“黑羽毛科斯喷射出一种油腻的可怕液体，但当它们上升并开始压缩成群体时，它们的颜色、羽毛和巴贝尔都变成了科斯接受。最后，那些位于顶端的人最终反胃了。”

斯克罗吉睁大眼睛，困惑地摇摇头。

“他们会干呕吗？”他盯着巴贝尔不断下着的雨问道。

“好吧，它最终更像是它们本质的稳定滴落。”马利指着顶点继续说道。

“那些Coss已经变成了接受者，很快他们就会溶解陨石坑的天花板，然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飞向最终变形深渊，在那里收集Coss接受者。”

“连黑羽的也一样吗？”

“当顶峰被突破时，所有人都会皈依。”

“那就是头颅攻击的时候？”斯克掳奇问道。

“是的，这就是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必须生存和改变的不幸机制。尽管埃比尼泽火山口没有故意设计任何伤害，但这是唯一一个并非所有灵魂都会被接受的莫格。有些人会迷失。”

马利停下来观察斯克罗吉的反应，然后指着火山口深处喊道：“看，埃比尼泽！那不是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后吗？”在他们下面辛苦劳作的是一个相当相貌平平的女人，穿着一件长袍，除了手和脸之外，全身都被遮住了。每一次向上推，她产生的火花都会点燃她的裙子，但又被黑羽科斯释放的新鲜巴贝尔流浇灭。

“我不会认识她。我对法国人不感兴趣，雅各布。”

“我也是，但是——
我知道那就是她，”马利惊呼道，然后问道，“你见过马修·佩平吗，他是我小时候工作过的马厩的主人？”

“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

“每年8月23日，他都会把她的这张肮脏的照片挖出来，挂在墙上，整天向她的照片扔马粪。”

“我猜法国人确实对马修感兴趣。”

“他是法国人，”马利说。

“那么，他如此反对法国女王，有点极端。”

“不，不是这样。他总是在重温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他指着身下挣扎的女人说道，“在新教胡格诺派清洗期间谋杀了他的家人。只有逃往英国和美国的家庭幸存下来。如果马修有发言权，那么她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从火山口中解救出来——如果她真的这么做的话。”

“说到马修斯，那不是猎巫将军马修·霍普金斯吗？”史克鲁奇指着火山口内另一个正在劳作的人问道。

“原来如此。英国自己的女性施虐者。”

“那段时期确实是谎言控制了世界的行为，”史克鲁奇说。

“我希望阿普托有一天能吞下他的头。”

“这种言论会给你带来伤害吗，雅各布？”斯克掳奇问道。

“你的意思是希望再有一个恶意？”

“你会因为这个想法而受到惩罚吗？”

“惩罚——

这就是人类对不赞成的反应，埃比尼泽。”马利安静下来，然后说道：“你看够了吗？我们现在可以前往降落伞了吗？”

“我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准备好，但让我们继续上路吧。”话虽如此，两人再次走向了更加危险的地方。

**** 七板 ****

如此多的危险

当两人拖着脚步走向滑道时，马利问道：“你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离开你身边时你都会倒在地上吗？”

“你不会再这么做了，是吗？”

“除非我必须这么做。”

斯克罗吉思考着他朋友的话。他知道马利给了他正确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满意。一想到要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倒在地，他就回避了马利的询问。“雅各布，我不认为了解更多关于 Transmogrify 的知识会有什么好处。”

“也不会有害。”

史克鲁奇目光敏锐地观察着马利的表情，希望能从他的陈述中发现其中的戏谑。马利则保持着坚忍和严肃。“老实说，埃比尼泽，如果你不信任我，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不，雅各布，这不是我的警告。你必须承认你并不总是知道我的局限性。”

“很难记住你所有的弱点。我只是想向你展示一些有趣的东西。”

“它不会伤害我吗？”

“一点也没有。”

斯克鲁奇盯着马利的眼睛，仍在寻找欺骗的迹象，但很快意识到这样的表情会很模糊且难以识别，于是他问道：“不知道这一点会对我造成伤害吗？”

马利研究斯克鲁奇，希望了解他的恐惧。当看到斯克罗吉脸上的愁容时，他立即意识到了恐惧。幻化中的毁灭威胁到了斯克鲁奇的存在，而他，马利，却粗心大意。危险确实存在，但那不是他的危险——而只是史克鲁奇的危险。

在更全面地认识到斯克鲁奇的焦虑后，马利决定保持警惕，保护他。

“没有理由相信我。我曾经是一个小偷、一个骗子、一个胆小鬼。只有通过我的死亡，我才获得了进步的恩典。然而，此刻你的真相不是我的，因为你的真相是不属于这里的。我疏忽了我对你所面临的风险的理解能力，埃比尼泽。”马利在做出他将要做出的承诺时停顿了一下。“如果在任何时候我感觉到你将被摧毁，我会召唤我的瞬间变形，它会消耗我，然后把你送回家。”

“Teint 说这不可能是我进入 Transmogrify 的一部分。”

“不，泰因特说过，如果你被杀了，我请求瞬变作为惩罚，也救不了你。但我可以在你受到伤害之前提出要求，这应该可以拯救你。”

斯克掳奇不知道这样的策略是否有效，但他感觉到了马利声音中的情感，并让位于他的自信。“那就让我看看你的魅力吧。”

“这很容易做到。”马利指着火山口，然后说道：“把你的手指放在墙上，但只停留一秒钟。”

斯克罗吉仍然小心翼翼地走近墙壁，凝视着火山口内的风暴，然后迅速将右手食指指尖按在薄膜上。他不自觉地咯咯地笑起来。当笑声淹没了他时，马利将斯克罗吉的手臂从墙上拉开，“我说等一下。”

斯克罗吉大笑起来，弯下腰，努力恢复镇静。“这种快乐只有一秒钟——雅各布，你还是个脾气暴躁的守财奴。”

“现在看看你做了什么，”马利指着斯克鲁奇手指留下的痕迹说道。

斯克鲁奇站起来，对膜内现在显示的多条水平线感到惊讶。他自言自语地数了数，然后问道：“这七行我都留下了吗？”

“他们也需要一段时间来填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咯咯笑，但是看到你做了什么吗？你明白你所创造的线条背后的含义吗？”

斯克罗吉压住笑声，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最后他只是说：“不。”

“你能看出陨石坑的旋转速度比肉眼所能追踪到的还要快吗？”

“比**我看到的**还要快？”

马利解释说，斯克鲁奇对这个概念感到困惑。

“**火山口的旋转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火焰湖内产生了吸力。”马利停下来给斯克罗吉喝茶需要回复。没有得到回应，他继续说道。“圆周运动增强了 Transmogrify 的重力。”

“为什么 Transmogrify 需要更强的重力？”

“**我已经告诉过你原因了——**

这样灵魂就能再次拥有感觉的能力。在深渊中，灵魂会体验到强烈的身体感觉。”马利回答道。

“雅各布，你现在能感觉到吗？”

“**感觉什么？**”

“**任何事物。**”

马利想了想，突然拍了拍手，说道：“**我确实感觉到了**，不过不一样。我不是**感觉到**手掌相互撞击的压力，而是感觉到手中的骨头相互移动。那种感觉更像是擦过什么东西，而不是一巴掌。”

“所以你需要更大的重力才能感觉到任何东西？”

“我愿意，我想其他的灵魂也是如此。”

“我认为重力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斯克罗吉说。

“据我所知，引力只是——
压力。但是让我问你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原子，还会有引力吗？我的意思是，东西会下落；如果没有东西，还会有引力吗？”

“这有点超出了我的教育范围，雅各布。然而，这个问题本质上似乎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相似。”

“是的，确实是一个悖论。”

两人继续沉默，直到斯克罗吉问道：“是什么让陨石坑旋转？”

马利看向火山口的顶端，然后指着科斯说：“是的。”

斯克鲁奇研究了火山口顶部的巨大物体，但除了呕吐的巴贝尔之外，没有发现任何运动。
“我没有看到旋转。”

“是的，我知道。当灵魂在路上旅行时，他们看不到旋转。自从幻影回廊创建后，一切都改变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利指着走廊上众多的游魂，然后解释道，“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看到旋转的顶点。科斯接受旋转着闪闪发光的颜色。”

“你提到走廊是被创造出来的。谁‘创造’了走廊？”

“当然，灵魂做到了。”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澄清了他的答案。
“事实上，我们刚刚停止使用这条路。”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据说阿普尔托需要休息一下，因为他必须不断地从火山口中抽取灵魂。”马利狡黠一笑，说道：“我个人觉得这样比较自私。在进入回廊之前，我们都有过新来者在进入火山口时将我们从滑道上推下来的经历。”

“这么说，无限意识只是让神灵幻化了？”

“我们死后不会成为无意识的生物。无限意识让我们有自由意志来控制我们的处境。”

“为什么无限意识不重新设计滑道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人类的挑战是有价值的。无限意识无法指示一个人的行为将会是什么，而生活质量是不可替代的。”

“这意味着无限意识不知道我是否会在变形中被摧毁，或者返回伦敦，”史克鲁奇说。

“它知道所有的可能性，但不知道实际的事件。”

“所以它只知道过去和现在，而不知道未来？”

“未来很容易预见，但在它发生之前不可能具体化，”马利回答道。

斯克罗吉还记得自己多年前就改变了主意。这让他有时间擦掉自己墓碑上的日期。他感受到了马利的话的真实性，但同时也很疑惑：“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未来，怎么能看到未来呢？”

当马利停下来时，他指示他的朋友转身。

听到这个命令，斯科罗吉停止了前进的动作，只是盯着马利，没有听从他的命令。
“让我给你看看。”慢慢地，斯科罗吉转身面向他们来的方向。
“现在往前走。”史克鲁奇立即开始沿路往回走。“不，那是倒退——面朝后向前走。”

当史克鲁奇追求马利的要求时，他喊道：“我要绊倒了。”

“没错，但你正在旅行，这是大多数人最喜欢的日常生活方式。他们艰难地向前走，同时不断向后看。”

“那预测未来呢？”

“现在转过身来，埃比尼泽。”斯科罗吉按照指示行事，而马利则继续。
“停下来，往下看，然后闭上眼睛。”当史克鲁奇开始深呼吸时，马利说：“很好，每次呼吸都要放松。”当马利重新开始引导时，斯科罗吉专注于自己的呼吸。
“现在思考一个你对未来有疑问的主题。”

“我确实对自己的死亡感到好奇。”

“这是大多数人的首要问题。继续呼吸。每次呼吸，感受你对了解未来的渴望的本质。”

“欲望本质？”

“停止思考，埃比尼泽，开始感受。”两人默默地站在路中央，马利静静地监督着。
“当你感觉准备好时，闭上眼睛直到得到指示，但抬起头”埃比尼泽，现在慢慢睁开你的眼睛，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范妮？”史克鲁奇接着补充道，“她看起来很健康——并且吸引了我。”下一刻，他喊道：“她正在消失。”

“你放心了吗？”

“我想跟着她。”

“你的未来让你放心吗？”

“怎么可能？我不明白。”

“埃比尼泽，你的愿景是对未来最有可能的看法。所有事件本质上都只是潜在的，因为未来的愿景永远不可能以它所看到的方式来体验。相反，它只是变成了现在。”马利犹豫了一下，最后说道，“在很大程度上，未来只是一个维持的习惯。”

“当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时会发生什么？”

马利没有停下来思考他的知识，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预测的。”

“雅各布，这感觉像是在撒谎。”

“当谈到预测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悖论中——一个无法解决的谜题，所有可能性最终都崩溃在当下。”马利看着斯克罗吉的眼睛深处，然后继续说道。

“尽管每种情况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最终成为未来的选项调整最少。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已经在遵循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它的要求只有将过去和未来凝固到现在。”

“所以换句话说，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直到.....它.....不是吗？”

“由于可能性与现实的矛盾，两者之间的混合使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命运。”

斯克罗吉思考了马利令人困惑的概念，但他没有质疑它，而是改变了他的问题。
“如果穿越到未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当我发现你对诺亚犯下的罪行，然后你把我带回伦敦时，发生了什么？”

“未来的圣诞节幽灵差点杀了你。”

“不，它没有——它救了我。”

马利震惊地睁大了眼睛，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你是如何抬起头来看到地平线上的未来吗？”

“我当然知道。我们刚刚就这么做了。”

“我们在伦敦做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我们不是盯着地平线，而是跳向地平线。”马利停顿了一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理解，然后继续说道。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延伸到了未来，但我们最终的结局永远不可能是那一刻的最终命运。未来总是需要穿越到现在才能具体化。”

“这令人困惑，”斯克掳奇自言自语道。

“事实往往是这样，”马利低声回答道。

当他们沿着幻影之路继续前行时，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每走一步都变得更加强烈，甚至比地球上最高的瀑布还要震耳欲聋。马利尖叫着告诉斯克罗吉：“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你越过滑道。”

“那你的解决方案呢？”斯克掳奇喊道。

马利表现得好像他从未听到这个问题，而是向斯克罗吉保证：“我们走到这一步并不是为了被滑道挡住的。”

“雅各布，你的脑子里盘旋着多少种潜在的结果？”

“太多了。”

爆炸声越来越大。他们一起接近降落伞，就像所有的灵魂对火山口的危险一样尊重。当马利和斯克鲁奇接近震耳欲聋的狂风时，两个朋友都看到一个新的灵魂进入火山口深处。第二个灵魂跟随第一个进入火焰湖。当朋友们接近滑道边缘时，第三个灵魂几乎与史克鲁奇相撞，因为它也加入了底部的其他灵魂。

他们看着三个灵魂在新的环境中挣扎。仿佛火焰会伤害他们一样，三人奋力搏斗，喝下巴贝尔，仿佛溺水就能结束他们的痛苦，三人最终滑入了火焰表面。当他们消失后，更成熟的精神取代了他们。所有人都在争夺逃离火场的自由。在 **Coss Acceptance** 的下一个版本发布之前，没有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斯克罗吉只是摇摇头问道：“我们该如何度过这次爆炸呢？”斯克罗吉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了风中。他的冲力使他在咆哮声中旋转，然后把他扔到了路上，现在他已经非常困惑了。

“埃比尼泽！”马利向自己保证史克鲁奇没有受到伤害后，一阵责骂随之而来。
“埃比尼泽，如果你陷入危险，我怎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我没有多想。”

马利失望地摇摇头继续说道。“把头放回肩膀上。”

“痛的**不是我的头**，而是我的手腕，”他摇着手腕说道。

“**我需要帮助你跨越**这个鸿沟，所以别再让事情变得困难了。”

“**你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雅各布，你还说我很难相处？”

马利平息了他的挫败感，然后问道：“**埃比尼泽**，你要怎样才能通过降落伞？”

“**有你的计划吗？**”“我认为这行不通，但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所以我们试试吧。”

“试试什么？”

“**你要跳过降落伞。**”

“不，我不是！”

“才四尺，我来帮忙。”

“你能帮我跳最后三英尺吗？”

“**你的步幅比那更长**，埃比尼泽。”马利犹豫了一下，然后指示道：“让我看看你能跳多远就跳多远。”

“**穿过那股力量？**”他指着降落伞说道。

“不，不，不！**离开降落伞**，然后告诉我你能做什么。不要跳进降落伞。”

“事实上——无论你告诉我做什么，我都不会跳进降落伞。”

“嗯，好吧，我们至少已经弄清楚了。所以来吧，让我看看你能跳多远。”

毫无预兆地，斯克掳奇猛地向前推进。

“嗯，两英尺。”马利摇摇头，问道：“我们要拿它做什么？”

“雅各布，你为什么现在才想这个？”

“埃比尼泽，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担心这件事……”马利的声音随着他的思索而渐渐消失。沉默笼罩着他们，直到马利突然将双臂举在空中，然后喊道：“我找到了！把你的大衣递给我，埃比尼泽。”

当斯克鲁奇脱下外套时，他立刻从炎热中解脱出来，“天哪，我几天前就应该把这东西扔掉了。”

“几天前？”马利重复了一遍，然后说道：“不到一个小时前，我们刚刚进入幻化。”

“你又在骗人了，雅各布。”

雅各布被这一指控吓了一跳，解释道：“哦，时间——我一直认为你仍然经历着一秒一秒的存在，这一想法一直失败。在这里，时钟被——运动所取代。Transmogrify 更像是一种体验到体验的延续，而不是时钟不断的滴答声。”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很脆弱，雅各布，你总是忘记我的局限性。”

“我已经保证我会为了你的生存而活下去。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埃比尼泽，我会带着安慰，消失得无影无踪，以拯救你。”

当斯克鲁奇把他的大衣递给马利时，他确认了这个誓言。
“我接受你的保证，并希望永远不需要这样做。”

马利抓住斯克罗吉的外套，但它穿过了他的手，然后掉到了路上。
“我想你必须把一只手臂绑在我的手腕上，这样它才能抓住自己。”

斯克罗吉按照指示做了，虽然外套开始穿过马利，但当结遇到骨头时，他们之间共享了足够的物质来阻止重力。

“别担心，埃比尼泽。”说完，马利笔直向上飞去，而斯克罗吉则倒地下去。下一瞬间，马利就站在了降落伞的另一边。当斯克鲁奇站起来时，马利指示道：“我要把外套扔给你，但要把它绑在我的手腕上。抓住它，然后我会把你拉过去。”

斯克鲁奇还没来得及拒绝这个想法，马利就把外套扔到了峡谷上，但外套又飞回了他身上。正如马利所做的那样，大衣本身永远不会越过滑道。
“我们要做什么？”斯克鲁奇喊道。

马利没有解释，把手伸进了他的胸口，然后拉出了他的两根肋骨。当他向前弯腰以减轻失去部分结构的压力时，马利将骨头固定在大衣的底部。把外套扔到狂风中并没有结束马利身上的反弹。取而代之的是，它击中的力量让幻影发出了一声惨叫。马利并没有被背部拍打的疼痛吓倒，他继续尝试，直到斯克罗吉终于抓住了覆盖物。

风吹过外套，把马利推到了滑道的边缘。他的脚后跟磨着路面，努力保持直立。当斯克罗吉的位置不断变化时，他猛地拉起了外套。这股力量将马利向上推。离开道路的保安后，马利大喊：“埃比尼泽，别放手，”然后补充道，“别拉我了。”

斯克罗吉减轻了压力。马利抵抗着滑道的力量，但几乎没有力气将自己推回到道路上。当斯克鲁奇忍受着暴风雨时，他喊道：“我要把你鞭打回地面。”

还没等马利反应过来，斯克罗吉就举起手臂，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向下拉。随着一声重击，马利上路了。当他重新站稳脚跟时，他喊道：“埃比尼泽，是我来拉你过去的，而不是相反。”

两人顶着汹涌的暴力站稳了脚跟，收集了最后的能量。马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把斯克鲁奇猛地拉进了滑道。在半空中时，斯克鲁奇收回了马利的努力。当他倒回路边时，反向的动量将马利和斯克鲁奇的外套一起推入火山口。听到他的朋友一路尖叫进入火焰湖，斯克鲁奇失去了同伴的重力。他跌倒在路上，无助地躺着。

狂风将斯克鲁奇推向开口。他蜷缩成一团，猛烈地撞在火山口的墙壁上。身后循环屏障的力量推动带着自己的身体，向着峡谷口走去。在狂风的包围下，斯克鲁奇离开地面，被推向滑道。他本能地抓住任何坚固的东西。当手指滑过路面时，他努力保护自己。飞入暴力洞的威胁加剧了斯克鲁奇的恐惧。他用力一推，将手指插入墙壁和道路与火山口入口交汇处的角落。

斯克鲁奇全神贯注，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手指，然后是自己的手，然后是两只手。返回公路的进度减慢了，因为暴风雨使斯克鲁奇在滑道上保持水平摆动。持续不断的狂风虽然对鬼魂来说非常强大，但它本身并不能摆脱斯克鲁奇的重量。即便如此，他还是努力保持着自己的握力。除了风，他还担心自己的汗水。当他感觉到润滑剂的珠子松开了他的手时，他的呼吸开始困难。他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努力维持这种情况。然而滑点却无法控制。首先，第二只手松开了，然后——阿普托抓住了他紧握的一只手腕。

斯克鲁奇只看到自己手上的牙齿，嚎叫起来。阿普托没有被人类的惊慌所惊动，他咬得更用力，咬破了肉。当鲜血顺着野兽的下巴流下来时，一个新来的灵魂猛烈地冲击了斯克鲁奇。这一推力几乎把斯克鲁奇从这个生物的手中挣脱出来。随着鲜血不断喷洒，阿普托的咬伤也愈加剧烈。然后，当第二个灵魂穿过滑道时，阿普托把斯克鲁奇拉回公路的安全处。

当阿普托跳进火山口时，斯克鲁奇抓住了他的手腕，希望能控制血液的流动。这可能是一秒钟，也可能是一年，但很快就可以听到阿普托把马利拖出火山口的声音。随着火焰湖吸力的每次向上推力，马利失去了旋转外壳内产生的额外重量。阿普托一边把马利送回公路，一边对他们两人咆哮。

站在斜槽与斯克鲁奇相对的一侧，马利身上开始弥漫出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味。当斯克鲁奇恢复平衡时，马利请阿普托帮助斯克鲁奇穿过裂缝。阿普托似乎笑了笑，然后就跑开了。马利在他身后喊道：“你这可怜虫！回来帮忙！”

“你闻起来像——嗯，你告诉我雅各布——那是什么味道？”

“这是巴贝尔，并不重要。”

“你死后一定失去了嗅觉。”

马利大声尖叫，声音穿透力极强，“埃比尼泽，我们怎样才能让你过去？”他每说一个字都跺着脚，补充道：“有——没有——理由——为什么——那个四足野兽——不能帮助——我们！”

“总有一个原因，”一个声音在他们上方几英尺处飘过。

两人抬头望去，只见一股熟悉的气息在走廊和道路之间飘动。没有腿，这个幽灵的动作却比马利或斯克鲁奇更加敏捷。“这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鬼魂问道。

“埃比尼泽太老了，无法跳伞。”

“雅各布，我宁愿‘老’也不愿死。”斯克掊奇反驳道。

“你不能把他抬过去吗？”灵魂问道。

“这个想法根本没有道理，”马利说。

浮灵微微一笑，随即伸出援手。“我想我可以把他带过降落伞。”

“真的，没有腿的你能把他举起来吗？”

“我有这么说过吗？”

马利顿了顿，然后抱歉地说：“欢迎任何帮助。”

“我需要一些走廊伙伴来设置屏障。”说完，神魂飞回道路上方的实体流中。

只过了片刻，残魂就带着十几名同伙回来了。当斯科罗吉看着他上方的游行占据了他的视觉空间时，所有人都在距降落伞安全距离处盘旋。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无腿的灵魂开始给出指示。“我希望所有高大的灵魂都在桥的顶端。矮小的灵魂将成为道路的锚。”

“你要在滑道上方建造一座灵魂之桥吗？”马利问道。

“不行，那样太不稳定了。只需要一个弱灵就可以推翻这样的建筑。”

“那么‘桥’是什么意思？”斯克掳奇问道。

“我们的桥梁将利用滑道自身的力量来增强自身。”

“听起来像魔法。”

“看着比我解释要好。”幽灵回答道，然后转身指导其他人。

“抓住你同伴的心链以保持你的抓握力。”当降落伞两侧排列着一群鬼魂时，残疾的鬼魂继续前行。“凯瑟琳，你太高了，无法成为道路的锚。科拉，你将锚定凯瑟琳。”

凯瑟琳身材格外高大，侧躺着，面对着降落伞的部队。只见她的上半身感受到了这阵风，第二个魂灵就移动到了她的身旁。幽灵也侧躺着，面朝凯瑟琳。她抓住了它的心链，形成了一条线ked 结构。灵魂的胸口只偏移了一英尺，硬生生地贴在凯瑟琳的脑袋旁边。

神灵们开始在滑道两侧建造连接结构。每个新的灵魂都爬到先前链接的幽灵的背上。即使以四十五度角面对降落伞的爆炸，也无法阻挡那狂暴的力量。随着桥两侧的距离越来越近，最暴露的灵魂在风中飘扬。他们唯一能从降落伞中幸存下来的就是被另一条心链抓住了。当最后一个灵魂将双方连接在一起时，一切都改变了。瞬间，滑道的力量用力推动结构，加强了其拱形。

残障灵魂在斯克罗吉身边盘旋，指示道：“快点，到站台后面去。”

斯克罗吉走到滑道边缘，低头看着那个大洞，恐惧地叹了口气，然后很平静地说：“我还是跳不了那么远。”

震惊之余，领袖精神微笑起来，然后重新评估了他们的需求。没多一会儿，它就向剩下的灵魂通报：“弗格斯、贝丝、保罗，我们还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也可以帮忙，”马利说。

“雅各布，你可以制作一个连接滑道两侧的平台。只需漂浮到桥后面的位置即可。侧躺，然后抓住滑道两侧。我们会将你固定到位。”

“埃比尼泽是肉体。他将直接穿过我。”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属于这里，”无腿的灵魂抱怨道。

“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我们需要一个比我更重要的平台，”马利抱怨道。

“我知道。弗格斯和贝丝会压制住你。保罗可以成为你的强化替身。”

随着计划的传达，精神就位了。尽管马利足够高，可以跨过降落伞，但保罗却不够高。当他颤抖着努力保持依恋时，残疾的灵魂就进来填补了这个空白。现在所有的鬼魂都被困在

了建筑物里，斯克鲁奇跪了下来。当他开始在阵型上爬行时，灵魂的柔软颠簸使斯克罗吉滑倒了。

“别摔倒，”无腿鬼命令道。

随着每一个向前的动作，斯克罗吉都陷入了支撑他的软弱的精神之中。只有不断的运动才能让他凌驾于鬼魂之上。当他完成穿越时，整个结构都屈服于滑道的爆炸力。

当鬼魂向四面八方飞去时，无腿的灵魂被扔进了火山口。恐惧的哀嚎声伴随着消失的助手的视线。马利不假思索地抓住了最后的火焰旋转器，然后将它们都发射到了残疾的灵魂上。当一个人错过了幽灵时，另一个火焰旋转者点燃了幽灵。斯克罗吉惊恐地尖叫起来。马利经过深思熟虑，对火焰旋转者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神魂被拖回道上，基本毫发无伤。

当他们开始分道扬镳时，整个团队互相感谢，但没有人像马利那样感激。
“你的勇气让我感到羞耻。我能有幸知道你的名字吗？”

“不，你不会忘记的。”残疾鬼回答道。

“反正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为什么忘记你的名字很重要呢？”马利问道。

“我的名字拥有自由的力量。”话虽如此，除了马利和斯克罗吉之外，所有人都回到了走廊。

“我喜欢自由，”马利在灵魂后面喊道。

“每个人都喜欢自由，雅各布，”斯克鲁奇说。然后他问道：“你认为为什么这种精神会帮助我们？”

“我的猜测是因为他的外展任务是在 Transmogrify 内部提供帮助。”马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有些灵魂永远不会返回地球，他们只是在莫格和走廊里工作，直到获得认可。”

“你认为我们回来时他会帮助我们越过降落伞吗？”

“谁说我们要从火山口回去？”

“所以我们不会从这条路回来了？”

马利疯狂地大笑起来，然后说道：“我们会让火焰旋转者帮助我们。”

“为什么这次我们没有使用它们？”

“我的心链无法容纳足够的东西。”马利笑了，然后没有停顿地喊道：“你在滴血，埃比尼泽！”

“这……”斯克罗吉说，向马利展示了他的手腕。“阿普托必须咬我才能救我。”

“只有幻化……”马利冷笑道。

斯克罗吉一边解释一边前后摇头，“正当我准备失去控制时，阿普托把我从滑道上拉了出来。”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手，他继续道：“其实并不痛。”

“但这可能会成为你的死亡。我们需要尽快到达下一次科斯浸水的地点。”说完，马利开始加快步伐，慢跑起来。

当斯克鲁奇努力跟上时，他喊道：“雅各布，为什么需要这个？我的手腕不困扰我。”

“你的身体里有一种溶解溶液——如果可以的话，就跑吧。”

当老人和神灵争先恐后地向浸天之地冲去的时候，陨石坑的活动却像水流一样持续地搅动着。黑色和虹彩的巴贝尔不断地落在科斯下方不安分的灵魂身上。跑了几分钟后，斯克鲁奇停了下来，弯下腰，然后喊道：“雅各布，我需要喘口气。”

当雅各布打断他的步伐时，关切的话语爆发了：“不，埃比尼泽！你必须推开正常的疼痛并移动。”

“受伤的是我的肺，而不是我的手臂。”

“看看你的手腕！”

当斯克罗吉按照指示去做时，他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在他的身边露出了一个无法辨认的附属物。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上面覆盖着黑色的泡沫。「啊——这是什么肮脏的事？」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拯救你——逃跑。”

斯克鲁奇惊恐万分，放弃了肺部痛苦的安慰，希望他的双腿能让他得到手腕所需的滋养。他不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他带着一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能量追赶着马利。冒泡的黑色泡沫覆盖了他的手臂。对他肉体的侵犯导致斯克鲁奇倒在地上，痛苦吞噬了他。Grabbing his entire right side, he rolled upon the Road with the belief pressure could relieve the agony.但事实并非如此。

"Do not stop! We are almost at the location of the Drenching," Marley howled as he pulled on his fallen friend. "Spirits are assembling. Ebenezer, if we miss the next Coss release you will die! Crawl if you must," he said, pointing to the gathered ghosts.

斯克鲁奇身上的人类表现出了虚弱，猛烈的运动只能让他寸步难行。斯克罗吉颤抖着蜷缩成一团。As he cradled his blackened arm, he felt a nudging at the back of his neck.

Twisting to understand the pressure being applied, he screamed at the gaping mouth dripping — dripping black froth. With a thump, Apurto launched Scrooge toward the group of accumulated spirits. “雅各布，雅各布，你去哪儿了？”

斯克鲁奇把握好每次向前冲刺的时间，以躲避阿普托的攻击。两人一进入浸泡区域，阿普托就移动到史克鲁奇面前，露出牙齿，然后变回马利。变形者筋疲力尽地倒在路上。当两人恢复过来时，破裂声和嗖嗖声混合在一起震动了地面。

当彩虹般的接纳之流冲破火山口的顶端后，科斯释放的隆隆声才逐渐减弱。当科斯获得解放时，团体内和谐的音乐声音充满了接受。液体从火山口喷涌而出，大量流向道路上的灵魂。动感芭蕾将和谐的色调与色彩斑斓的图案融为一体，梦幻般的漩涡将光芒四射的爱滴落到人群中。浸泡覆盖了一切。

马利兴奋不已。

“埃比尼泽，把这个涂在你的手腕上。”说完，他递给斯科罗吉一团厚厚的发光的接受书。Drained of strength, Scrooge allowed the substance to escape from between his fingers.马利小心翼翼地将剩下的承诺书收进了手心里。As the fluffy material began to evaporate, Marley slapped it as hard as he could against Scrooge's injury.

“血腥！”斯克掳奇退缩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团光亮的物质就吞噬了伤口。“啊啊……！”当接受中的热情抓住他的心时，他惊呼道。心悸产生了一种幸福的抽搐，这让斯科罗吉高兴地闭上了眼睛。Muscles quivered as the Acceptance repaired, then strengthened his wrist.斯科罗吉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发出欢欣鼓舞的声音。在《接受》的音乐声中，一个刺耳的三重奏将斯克鲁奇重新站了起来。

当鬼魂和人类看着科斯接受号差点掉进破碎灵魂池时，史克鲁奇倒吸了一口气。马利微笑着说道：“他们每次都这么做。”

感觉到斯克鲁奇的凝视，马利解释道：“水池是火山口最低的地方。这是科斯作为一个群体平稳前进的地方，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前往深渊。”

斯克鲁奇观察着在水池上移动的科斯接受的流动，当它们将其精华直接滴入沉睡的自杀灵魂的湖中时，斯克鲁奇睁大了眼睛。液体的释放导致移动质量在飞行中上升。向上的升力稳定了他们的滑行。

当科斯的接受像暴风雨一样滚向他们的命运时，破碎的灵魂之池爆发了活动，随着接受的释放，池中充满了冷光。尽管仍处于视线范围之外，泳池的动静还是让史克鲁奇着迷了。当灵魂从池中升起时，各种颜色和音乐音调响起，然后转化为他们的许多精神元素。

The metamorphosis of one spirit into many emerged like fireworks, bursting open with exhilaration. Spirits flung off in every direction of Transmogrify.大多数人仍以精神的形式存在，但也有一些人转化为接受，然后跟随科斯来到了深渊的底部。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斯克掳奇指着骚乱问道。

“他们正在经历纠缠。”

“这不是死亡时进入的过程吗？”

"Yes, but those in the Pool do not enter Entanglement until they awaken."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自杀只是为他们的幻化增加了一个额外的步骤？”

“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主要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斯克掳奇挠了挠头，然后问道：“实际上分离发生时，为什么叫纠缠呢？”

马利停顿了一下，以便找到解释所需的词语。

“一个人的精神中的任何元素都不能与精神中的其他原则分开。虽然我的贪婪之灵现在已经被莫格化了，但这个伤害诺亚的精神仍然与那个精神相连，尽管它现在与无限意识居住在一起。我们仍然是一体。”

斯克罗吉继续沉思。"Why is this stuff starting to make sense to me?"

马利笑了笑，然后改变了话题。"With the uproar over your wound, I almost forgot to give you these."马利递给他四块磁石。“放在裤子口袋里。”

斯克罗吉把石头放在手掌里滚来滚去，然后问道：“为什么它们没有重量，却仍然有形状？”

“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Transmogrify中的一切都是精神的。只需将它们放入口袋即可。”

斯克罗吉按照指示做了。这些石头形成了一个凸起，凸出布料，但仍留在口袋内。当两人继续前往深渊时，一片令人欢迎的沉默。

While Marley continued to watch the Pool, Scrooge turned his gaze back to the Crater.通过释放科斯接受而分离的骨头如雨点般落在那些攀爬墙壁的人身上。当斯克鲁奇看着支离破碎的灵魂重新组合时，新的科斯开始在顶点聚集。尽管最后一次发布的《接受》仍在眼前，斯克罗吉意识到火山口已经获得了新的精神。他们的斗争持续不断，每个人都挤过附近的人，以便在火山口内获得更高的位置。

越过地平线，科斯接受者进入了最终幻化深渊。随着光芒流向无极意识坠落，一道道蓝色闪电风暴从洞口中爆发而出。闪电从深渊中向上闪出，和谐的轰鸣声在幻化中回荡。

闪光停止后，马利和斯克罗吉继续保持沉默。他们上方流淌着精神走廊，忙于完成旨在改善他们自身存在和生活本身的任务。

随着无底深渊的活动逐渐减弱，马利将注意力转向了正在凝视火山口的斯克鲁奇。“这都是关于那里虚假的纯洁，”马利说。

“我认为这是为那些故意与无限意识脱节的人准备的。”

“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计划分离的，但告诉我，埃比尼泽，你认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斯克罗吉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温顺地回答：“权力？”他沉思了一会儿，又道：“害怕？”

“爱情是可怕的，”马利加快了脚步说道。

“等等，你这是什么意思？”

"You said it, Ebenezer."

“不……我说的是力量和恐惧——你称它们为‘爱的可怕’。为什么？”

“这两者提供了与无限意识分离的最快方法。”马利停顿了一下，以强调下一点。
“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是的，很容易理解恐惧和对权力的追求如何造成破坏。”

“自我毁灭，”马利澄清道。
“那些在破碎之魂池中的人在自我毁灭时会以明显的方式行事。而那些在火山口中的人却对他们的自我毁灭浑然不觉。”

“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知识吗？”

“只有在他们的Coss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Before then?"

“他们傲慢地斗争。”

当他们接近断魂坑的尽头时，斯克罗吉最后一次感受到了从火焰湖到顶端的骚动，然后大声问道：“我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不互相帮助——就像走廊里的那群人帮助我一样？”

“告诉我你在下面看到了什么，埃比尼泽。”

"Overcrowding, sparks everywhere, a raging fire at the bottom, vomit constantly raining down, rivalry — it embodies absolute strife."

“天啊，埃比尼泽，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马利微笑着补充道：“火山口吸收了每个灵魂在生前所建立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对他人产生同情心。那么他们现在如何才能互相帮助呢？”

“出于自我生存的需要.....”

“你在火焰湖附近看到过任何人甚至承认他们附近的人吗？”

“不。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是瞎子一样。”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变成科斯时，他们会获得如此多的眼睛，”马利对斯克罗吉挤了挤眼，然后补充道，“这样他们就能再次看到东西了。”

“他们所缺乏的只是远见吗？”

“不，黑暗是他们最小的缺陷。尽管他们可以帮助那些人他们会接触，但不会接触，因为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完全隔离。”

“孤立——它——里面充满了精神。”

“你说的是数量。我指的是他们缺乏同理心的性格。”

“即使是乌龟，当它们被翻转到仰面时也会互相翻转，”斯克罗吉说。

“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火山口内的每个人现在都更愿意成为一只乌龟。”

当两人经过火山口，将目光投向断魂池时，只见水面上浮现出漂浮的鬼魂。从池子里升起金属柱子。斯克鲁奇唯一能将这种视觉效果与在水下十几年后被洪水淹没的森林进行比较。然而，被洪水淹没的森林就是一片死亡森林，然而这片坚不可摧的森林却在它们的尖端点燃了生命的火花。并非总是如此，但闪烁的弧线中的余烬常常会唤醒池中沉睡的灵魂。

当一个幽灵从泳池升空时，斯克罗吉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一道爆炸性的光芒将个体释放到各种灵魂中。每个被释放的实体都不慌不忙地飞向莫格，在那里创建他们的外展任务的工作将开始。两人继续前行，更多的神魂被唤醒，分解为本质，然后移到了池外。这个动作的视觉舞蹈在泳池内产生了波浪，导致新的精神被拉入警觉。

一种灵魂引起了马利的注意，因为它分成了四种不同的灵魂，每一种都代表着莫格。当四人中的一个飞向火山口时，马利得意地笑了。

“毫无疑问，那个灵魂更愿意睡觉。它正在从床上进入荆棘丛。”

斯克鲁奇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大群电弧就在整个金属棒区域爆发，唤醒了数十个自毁的灵魂。“是什么引起了火花？”

“泪水。”

斯克鲁奇犹豫了一下说：“解释一下会有好处的，雅各布。”

“你的朋友法拉第先生在一次圣诞节演讲中没有提到过这个话题吗？”

“嗯，迈克尔对电和火花很感兴趣，但他怎么知道这个泳池呢？”

“Transmogrify 中的一切都在技术方法内运作，甚至是池的运作方式。”

“但是眼泪……？”

“池子里充满的不仅仅是泪水，而是悲伤的泪水。”

“而这些眼泪产生火花的方法是……？”

“盐。”

“如果这就是全部，那么迈克尔可能会知道这一点，”斯克罗吉承认。

两人走啊走啊，池子不断地将一种武魂转化为数种武魂。似乎过了好几天，斯克鲁奇开始想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机能从来不需要关注。他从不饿，从不累，甚至不需要洗澡。时间仿佛不存在，却又仿佛仍在奔向未来。

他们继续前行时，斯克罗吉开始凝视火山口。这样的地方简直难以置信，但突然，一个新的事实跃入他的脑海，他脱口而出：“你对特因特撒了谎。”

“是吗？”

“你说过你只会用火焰旋转器来救我。然而你在降落伞处救了自由的帮助者。”

“是的，我做到了。不过，问题不在于我穿越了Teint，而在于那是我最后的几个Fire Twirlers。”

斯克罗吉停顿了一下才说道：“我可能也会这么做。出于条件反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

“你愿意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条件反射。但我也知道，没有阿普托，没有腿的人甚至无法升到湖面。他会被钉在火焰巴贝尔下面，并且有好几只脚将他压在下面。在阿普托将他们送回大道之前，那个灵魂就会受到精神上的伤害。”然后，马利指着水池内的一个位置说，“看，埃比尼泽。那里有弗洛拉。”

“我们要叫醒她吗？”

“不！那不适合我们，而且她的长相很奇特。我们就让她继续睡吧。我的任务是营救诺亚。”

“一个奇怪的外观——愿意详细说明吗？”

“也许以后吧。”说完，马利安静了下来。

围绕枕木水库的旅程既漫长又无聊。当他们绕着水池走了一半时，破坏性强迫力场开始成为焦点。右边是池中沉睡的灵魂，而左边则可以看到火焰旋转者在各个方向旋转。田野一侧的道路两旁矗立着一排树木，树干上有两英寸长的尖刺。一眼望去，这片奇特的树林环绕着道路。

虽然树干笔直地矗立着，没有一丝弯曲的迹象，但树枝却不然。每一颗都距地面约五英尺，与道路平行。邻近树木的枝干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茂密的生长网。从斯克鲁奇的视线高度开始，错综复杂的栅栏树叶比新石器时代的纪念碑还要高。从四肢的边界下方，马利和斯克罗吉都看着成千上万的火焰旋转者在破坏性强迫力场中跳舞和旋转。

“我们需要避免尖峰。”

“雅各布，我们需要避开火焰。”

“不，我想要它们，但是那些倒刺……”马利指着一根树干说道。“他们很危险。”

“当然是；这里的一切都很危险。”斯克罗吉微笑着，然后补充道：“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当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田野内大量旋转的扭曲火焰时，每个人都对对方咧嘴一笑。

当火焰旋转者旋转并撞向同类时，最高的火焰旋转者从每次撞击中获得能量，而较小的则在力量和尺寸上下降。统治地位的表现显得残酷。

当三个火焰旋转器相撞并导致最小的一个彻底毁灭时，史克鲁奇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刚刚杀死了灵魂吗？”

“当我和特恩特讨论我捕获火旋者时，我以为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火旋者不是灵魂。它们是灵魂创造的能量，帮助他们释放有毒的习惯。”

“产生那些凶猛火焰的神灵，是不是和你一样？”

“我想是这样。其他莫格人中没有人曾凝视过来自原野的灵魂。当他们到达深渊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个体。在此之前，他们唯一存在的证据就是那些火焰旋转者，”马利指着吞噬原野的大量火焰说道。

“神灵怎么能发出这样的光芒？”

“有传言说，他们在死亡时被困在强迫之中，以至于无法释放整个身体。”马利看向旋转的菲尔兹，然后指着其中一个说道：“看来那个人很难抑制住生火的欲望。”他们一起看着火焰旋转器高高燃烧，然后下降，只是火焰比以前更高，然后闪烁到几乎消失。

“我认为你刚刚说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雅各布。燃烧的螺旋怎么可能改变创造它的精神呢？”

“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东西中蕴藏着大量的物理能量。也许这是他们开展外展任务的方式。这都是谣言，埃比尼泽。那些灵魂是私人的，即使他们来到深渊时也是如此。”

“我仍然认为你在谈论不可能的事情。”

马利环顾四周，挥动手臂，说道：“它们存在的证据就在你眼前。它们对你来说如何存在，包含在你的信仰结构中。”

马利和斯克鲁奇沿路继续稳步前行，尽管田野几乎永远延伸。两人各自注视着席卷整个地形的火焰洪流。持续不断的酷热运动造成了定向的混乱。大多数火焰旋转者都站在树干的屏障上方。然而，也有一些被打得虚弱，并且随着每一次旋转而不断缩小。

斯克鲁奇的疯狂使他着迷。随着相撞的火旋之间力量的波动，他将目光投向了面前那占主导地位的火焰。炽热的螺旋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撞上了一棵树。还没等马利发出警告，火焰旋转器的冲击力就炸毁了树上的每一根尖刺。

马利跳到斯克鲁奇身上，把他压倒在地。当荆棘刺穿幽灵时，他身下的人类却毫发无伤，至少马利是这么希望的。当两人分开后，现实让马利沉了下去。他的朋友躺在他下面——一动不动。马利摇晃着斯克鲁奇，疯狂地问道：“你哪里受伤了？”斯克鲁奇没有动。“埃比尼泽！我没有看到伤口，你哪里受伤了？”斯克鲁奇仍然保持沉默。

马利把斯克鲁奇抱到腿上，抱住他的朋友，哭着说：“一切都失败了，我杀了你。”然而，斯克鲁奇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体伤害。

在马利没有发现的情况下，阿普托走到了两人身后。在发现之前，阿普托对着马利的耳朵咆哮，这在鬼魂内部造成了僵硬的紧张。变形兽的看护者继续咆哮，但马利却没有从斯克鲁奇身边退开。马利把阿普托推开，让斯克鲁奇恢复警觉。

当马利帮助斯克罗吉站起来时，他停顿了一下，再次问道：“你哪里受伤了？”

“受伤了？我想你是我的受伤者，雅各布。你确实推了我，不是吗？”

“我把你从树刺中救了出来。”

“谁能想到鬼能把人打死呢？”

“所以你认为我就是这么做的。你死了吗？”

“我不记得了，”斯克掳奇回答道。

“嗯，死亡是值得记住的，所以你可能没有死。”

两人继续前行，同时看着数以百万计的火焰旋转者在田野上奔跑。能量的不断运动与树木碰撞产生了爆炸尖峰。现在斯克罗吉意识到了他们的危险，他已经能够熟练地避开他们了。

射弹对道路的推力很小，因为它们的目的的是为火焰旋转器提供可燃油。飞镖中的燃料使火焰燃烧得更快。虽然火焰旋转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有害习惯的结束，但它总是表明产生该习惯的能量的减少。为此，火旋者追击荆棘。

马利怀着特殊的需要注视着菲尔兹。当火焰旋转者撞向树木时，他等待着适当的撞击发生。然后，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一群火焰旋转者互相攻击，力量如此之大，其中两个被抛到了路上。马利追赶他们。

“我从来没有同时遇到过两个人的挑战。埃比尼泽，别碰他们，但帮我把那一个堵住，”马利指着他想要捕获的火焰旋转者说。

“雅各布，如果我不能碰它，我为什么还要靠近它呢？”

“它可以救你的命，”马利喊道。

捕捉火焰旋转游戏开始了。

“两者反向旋转。埃比尼泽，站在他们的后面。”

“如果它们以相反的方向旋转，这怎么可能呢？”

“放开那个大家伙吧。”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指导斯科罗吉。“移到较小的 Twirler 后面。我想我可以把它堵在我们之间。”

斯科罗吉仍然不知道如何帮助马利。给出的指示没有提供克服强烈冲动的可行方法。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模仿他所看到的马利所做的事情。当他向右走时，斯科罗吉向左走。向上的手臂动作在斯科罗奇身上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尽管看起来他们之间正在发生协调，但事实并非如此。

马利抓住旋转火焰的尾巴。火焰穿过他幽灵般的皮肤，无论是精神还是火焰都无法控制局势。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捉人游戏。斯科罗奇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马利与另一个人的强迫能量进行争斗。喜剧就在他们的争吵中，没有任何嚎叫。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很有趣，直到史克鲁奇毫无征兆地抓住了他的裤后部，尖叫起来。从他身边推过去的是更大的火焰旋转者。

当斯科罗奇检查他后端的烧焦情况时，咄咄逼人的火焰旋转者猛烈地撞向较弱的火焰。马利和斯科罗奇都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撞击产生的力量产生了一段距离，破坏了他们共同的重力，斯科罗奇再次掉到了路上。

下一刻，马利帮助他的朋友站了起来。

“埃比尼泽，看看那东西的大小。”新型火焰旋转器的旋转速度和高度是单独旋转器的两倍。“埃比尼泽，让它跟着你，我从后面抓住它。”

斯克掳奇困惑地看着马利。为什么他要引诱这股狂火追赶他？
“我以为你应该让我远离危险。”

“这些东西很慢。你可以超越它，埃比尼泽。”

沉思了一会儿，斯克罗吉开始上蹿下跳，同时挥舞着手臂，像受了惊吓的幽灵一样嚎叫起来。巨大的火焰开始追击弹跳的人类。当火焰旋转者获得动力时，斯克罗吉大喊：“我认为它想伤害我。”

“你必须提醒它它正在试图克服的强迫症，”马利喊道。

“那么，这就是真正的灵魂吗？”

“不，当然不是，看起来像人吗？只是精神释放出来的精神力。”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赋予它存在的特征。”

“说实话，田野里的精灵是如此难以捉摸，我们没有人能理解它们。那么，在我抓住它的时候，你能让它沿着你的方向行驶吗？”说完，马利把他的空灵结构扔到了火焰上。就好像它预料到了马利的行动一样，火焰旋转者改变了方向，使它的尾巴现在转向马利。火焰生物无视斯克鲁奇，猛烈地吞噬着马利。

马利的手飞过斯克鲁奇的头。当马利的脚从火焰旋转器中抛出时，斯克罗吉发现阿普托站在他旁边。

“帮助我，埃比尼泽，在我的意识陷入困境之前，”马利喊道。斯克鲁奇看着阿普尔托，而看守人则盯着他。都没有动。马利的幽灵部分继续从狂暴的螺旋中抛出。当左腿猛击阿普托的身体时，该生物的反应是逃跑。

“帮助我，埃比尼泽，”现在孤独的旋转头尖叫道。

当阿普尔托逃离现场时，斯科罗吉仍然僵在那里，一动不动。“火焰还活着吗？”

马利喘着粗气，尖叫道：“只有你在这里呼吸，埃比尼泽。做点什么吧！”当马利因死亡的恐惧而陷入沉默时，斯科罗吉绕着火团寻找任何弱点。由于担心马利很快就会被消灭，斯科罗吉在火焰中奔跑。有了第一步，斯科罗吉将双臂举过肩膀，然后在第二步离开热源时抓住了马利的头。他们一起倒在路上。

几秒钟之内，除了马利的左手小指之外，其他所有手指都重新组装起来。当马利转向慢慢站起来的斯科罗吉时，幽灵喊道：“你已经脱皮了，埃比尼泽。”

“我很喜欢我的衣服。”

“我以为你只是逃兵，结果你脱衣服了？”

“我非常喜欢我的衣服，雅各布。我已经把外套弄丢了。”当斯克鲁奇恢复谦虚时，他补充道：“那个该死的东西已经在我的裤子上烧了一个洞。”

两人重新站起，马利转向虚弱的火旋，说道：“我去拿。”

斯克鲁奇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马利就抓住了火焰旋转者的尾巴，将其举到手掌上，然后将火焰通过他的手臂吸入到连在他心脏上的链条中。野火在那里平息了。

两人不紧不慢地继续上路。他们一边走，马利开始盯着斯科罗吉，最后宣布：“你的眉毛不见了。”

斯科罗吉摸了摸自己烧焦的眉毛的位置，然后当他开始说话时，注意到马利失踪的手指。“你自己不完整。你的手指在哪里？”

马利沮丧地说：“它是重点。永远消失了。”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以前没听说过？”

“关于变形术，有很多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埃比尼泽。”特别是考虑到视点，马利补充道，“还有很多我永远不会知道的事情。然而，就可见点而言……嗯，这是一个没有空间参考的世界。”

“哦，太棒了。现在事情已经弄清楚了……至少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害怕你的骨头被扔进尖塔里？”

“因为阿普托无法拯救他们。Point是一个具有独特时间流动的空间。阿普托总是绕过该区域。”

“我们也会绕过这个区域——对吗？”

“我们不能，但要有耐心，我的朋友。”马利把手放在埃比尼泽的肩膀上，然后说道：“很快我们会进入那个境界。”

“雅各布，这可不是什么安慰。”

“变形并不舒服。”

“所以我发现了。”

接下来的几步，他们默默地走着，直到马利指示斯克罗吉“握住他的手”。

“这怎么可能，你不是肉身？”

“你说得对，是我来握住你的‘肉身’，但首先我需要你抓住似乎是我的手的东西。”

斯克罗吉按照指示做了。两只手相交又穿过，没有接触到任何物质。

“再说一次，”马利指示道。他们再次推开对方的手掌，但没有成功。

“在这里，拿着这个，”马利说着，递给斯克罗吉一根从路边的一棵树上摘下的一根部分爆炸的荆棘。

两英寸长的尖刺类似于巫师帽的形状，但太小了，连妖精都无法佩戴。当斯克鲁奇抓住变形术中的物品时，马利抓住了他握紧的拳头。“我们已经到了关键点。我会引导你。”

“我没有看到一个点.....我只看到了路。”

下一步，斯克鲁奇的视线就变暗了。“我瞎了，”他尖叫道。

“保持头脑清醒，埃比尼泽，”马利低声说道。

**** 八号木板 ****

面对背叛

斯克鲁奇被吓坏了，身体虚弱了。马利本能地把自己包裹在人类身上。当马利低声说道：“闭嘴吧，埃比尼泽。”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加紧密。

斯克罗吉失去了对树刺的控制。当钉子落下时，马利巩固了对他朋友的控制。斯克鲁奇倒在马利的怀抱里，平静了他的惊慌。作为一个实体而站立，点的有节奏的摆动开始控制它们的组合形态。无形的黑色虚灵流波冲刷着他们。两人随着动作上下摇摆。先伸高，再伸粗。它们来回摆动，因为点内的摆动从未减慢。

“埃比尼泽，你冷静吗？”

“就像婴儿被摇着入睡一样。”

“保持理智。我们必须保持联系。你能让我转移我们吗？”

“移动我们.....我在哪里？不，等等，你在哪里？”

“在你里面。”意识到这一点后，斯克罗吉浑身僵硬。

“埃比尼泽——我们必须保持联系。”斯克罗吉——不知道为什么——明白了。
“我们需要到达终点。”

“我认为这就是重点，”斯克掳奇说。

“就在入口处。”

“雅各布，我不想留在这里。”

“你会.....也许。现在让我移动一下。”

“做你必须做的事。”

“把你自己交给我吧，埃比尼泽。”斯克罗吉无法理解这个命令，但也不想阻止马利。慢慢地，黑暗的摇曳使斯克罗吉平静下来，放松下来，这样马利就可以采取行动了。马利自发地开始控制他同伴的腿。动作缓慢，受到黑暗中波动的影响。即使是地球上任何一个洞穴里的黑暗，也会比那个点的虚无光亮显得更加明亮。

通过受益于根据过去的经验，马利跟随脉动的回声。当它们移动时，大气携带的波浪从上下运动变成了前后推力。每个向前的腿部动作都会将他们稍微抬离道路。马利努力让斯克罗吉与地面保持接触。原地奔跑，就像在水中一样，波浪的向后运动也将他们推向了一些下方。当他们前进时，上升的压力波动加剧——然后光芒爆发。

“我们正处于可见点，”马利宣布。两人合而为一，漂浮在道路之上。

斯克罗吉遮住眼睛，问道：“为什么动作停止了？”

“没有。它刚刚汇聚到了中心。”

当斯克罗吉眨了几次眼以适应光线时，他问道：“是什么控制着它？”

马利指着，然后回答：“无辜者庇护所。”

“新莫格？”斯克罗吉一边追随朋友的手指，一边问道，指着他们面前数百英尺处的一条光隧道。点内的黑暗包围了一切，除了穿透黑暗的灯塔。当他开始说话时，隧道里爆发出笑声。他疑惑地问道：“光欢喜吗？”

“光中的那一刻正在不断庆祝。”

“如果不是光本身，那我听到的喜悦是什么？”

“大部分是孩子，”马利回答。

“大多...？”

“庇护所里还有宠物和一些植物。”

“为什么被黑暗隔开？”

“**无辜者**庇护所是从未玷污的灵魂的家园。他们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存在于爱的王国中。”

斯克掳奇突然警觉起来，这让马利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困惑地说：“**我以为爱是我们人类的工作力量。**”

“**它适合那些活到成熟的人，但不适合那些在成年之前就过世的孩子。他们保留着与生俱来的力量——快乐。**”

“快乐和爱有区别吗？”

“工作不一样。”

“哪个更好？”

“**更好？无限意识似乎不需要等级，它只需要起源之一。**”马利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道。

“**然而，我意识到你有这种需要，埃比尼泽。据我所知，有三种能量可以创造出比爱更强大的作品。喜悦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更好。**”

“婴儿出生时的能量比死时更高？”

“**似乎人类在出生时就需要一种激励。社会是艰难的.....而且内心往往是邪恶的。在成熟时，孩子会在爱的力量中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在成年之前，他们在快乐中玩耍。给大多数**

成年人带来微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孩子们提供了这种服务。他们的价值比仅仅再生更大。”

“你怎么知道这些？你去过圣域吗？”

“路这一边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与悲伤的父母重新取得联系。”

“你见过他们吗？”

“很多次了。看，”马利指着桥的中心说道。“现在有一个孩子向你走来。”

他们看着年轻人从他们脚下走过，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当孩子从波因特的黑暗中消失时，斯克罗吉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庇护所呢？”

“就像我说的，它有一种我们成年人已经忘记如何拥抱的能量。如果你和我要走桥前往庇护所，两个莫格之间的空间会随着每一步而扩大。当一个孩子跨过道路时，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步幅是两倍的距离。”

“这也许是好事.....因为孩子们还那么小。但是这种矛盾的扩张是用什么方法呢？”

“它包含在黑暗的实质之中。”

“这其中的逻辑在哪里？”

“逻辑？埃比尼泽，人类生活在逻辑之外，而且常常是真理之外，但也许有一天，这种黑暗和多变空间的奇怪物质会被理解。也许.....但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理解的。”

斯克罗吉反思了马利在波因特的延误。当他的肉体因黑暗的寒冷而变冷时，他问道：“我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马利微笑道：“埃比尼泽，你没有感觉到隧道里的光吗？”

“光？它会温暖我吗？”

马利深吸了一口气，模拟了生活，然后宣布：“这是变形金刚中我最喜欢的地方。”

“但是天很黑而且.....很冷。”

“温度对我来说并不重要。The Point 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地方。这里有一种恢复性的亲密感围绕着我。这是我最能反思自己进步的地方。我在黑暗中找到了安慰。”

“莫格内部没有进行反射吗？”

“外展任务是在那里计划的，但如果不进行.....修改就很难实现。特别是对于被定罪的无辜者。他们的接受之路必须得到其他灵魂的协助。”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对我来说，这个点的拥抱让我专注于我的任务。”

“那么Point就是你的安慰？”

“我的内心力量确实会漂移。”

斯克掳奇问道：“这对你来说太难了吗？”

“困难的是我曾经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但即使是困难也是进步的礼物，埃比尼泽。”

“一个人的礼物永远不会太多。”

“事实是大多数人没有收到足够的礼物。”

“雅各布，大多数人不要‘困难’的礼物。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寒冷对我来说太冷了。”

“我想让你在我们重新进入道路之前体验一下爆发。你觉得你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吗？”

“爆裂……这里的热闹会停止吗？”

“对你来说……可能不是。”

“如果安全的话……好吧，雅各布，就让它发生吧。”

“爆发似乎是由控制点和庇护所之间的距离产生的。我不能只是……让它发生。当阵风向上时，该位置内会发生一定的旋转。然而，就像时钟的滴答声一样，这种回转很快就会到来。”

“给我暖和点！”

“你知道我冷若冰霜，但我确实有一把火焰旋转器。我还不想用它，但如果你需要取暖的话我会的。”

斯克罗吉还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将火焰旋转器加热。牙齿打战的时候，他终于允许消耗能量耀斑了。马利和斯克鲁奇占据同样的空间，从他的心链上取下了火焰旋转器。释放引起了火山喷发，在斯克鲁奇的衬衫上烧出了一个洞。斯克罗吉尖叫着喊道：“温暖我，别煮我！”

“你的痛苦不是故意的。”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我离你太近了，免不了被烫伤。”

火焰旋转器为整个周围增添了热量和光。当斯克鲁奇看到一股黑暗的浪潮逼近时，他回答道：“我怀疑我会……”但在他完成他的想法之前，爆裂袭击了。

刺耳的“Zheeiep”浪潮将两人从极度黑暗中直接冲出，进入了上方的空间。两人的反应显示出矛盾的激情。马利在旅途中很高兴，而斯科罗吉却惊恐地大喊起来。马利向大路飘去，向斯科罗吉保证，“我已经把你固定在我体内了。别害怕，埃比尼泽。”

当他们飘落时，马利指着无辜者庇护所说道：“这难道不是敬畏的理由吗？”斯科罗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眼前的景象，就像一只羔羊追赶狮子一样惊慌。黑暗的两侧出现了暗淡的光芒。当他凝视着分析面前的视觉效果时，周围的新月形光线开始聚焦。左右两侧的光线都反射出对方的光芒。当斯克鲁奇带着马利飞回公路时，他意识到这个点的光线是由这两个弯曲的形状创造的。他们的联合光芒照亮了孩子们进入道路的区域……而精神则等待着爆发。

当他们下降时，两人观察了脚下的整个区域。幻影走廊挡住了道路的视觉场景，但却提供了不断变化的灵魂进出深渊的展示。所有莫格人都可见，暴力平原和最终变形深渊距离视线最远。斯克鲁奇对浩瀚的破坏性冲动领域倒吸一口冷气。他想知道超越数以百万计的火焰旋转者是否需要比时间本身更长的时间。

两人看着闪电从深渊中冲出。蓝色的闪光为除了一个之外的所有莫格人提供了光芒。无辜者庇护所两侧的新月发出耀眼的黄色光芒，只照亮了莫格。蓝色和黄色在斯克鲁奇的心中相结合，创造出宁静的绿光。

斯克鲁奇激动得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我为什么这么高兴？”

“是孩子们。光携带的能量不仅仅是颜色和亮度。光也承载着情感。”

“不，没有。”

“当然可以。只要问问正在交配的萤火虫为什么它们会闪烁尾巴就可以了。”

“雅各布，萤火虫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然而，我会思考光可以承载情感的想法。”

缓慢地落回角点的黑暗中，史克鲁奇因渴望看见东西而疯狂地眨着眼睛。斯克罗吉再次踏上大路，问道：“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吗？”

“刻不容缓。”但还未迈出一步，他们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火焰旋转器猛烈地冲过马利，寻找最快的火焰释放方式。大火和马利对史克鲁奇的控制都消失了。

“不，不，不！我不需要这份困难的礼物。”马利咆哮道。

“雅各布，雅各布！”

“你站着吗，埃比尼泽？”

“不，我是瘸子。来找我吧！”

“我知道我应该拯救火焰旋转者。我不知道我降落在哪里。”

“你说的是正常水平。所以你一定就在附近。”

“我会试着听路回到你身边，埃比尼泽。尽可能轻声细语，‘我在这里’，然后每隔几秒就重复一次这句话，但声音稍微大一点。”

斯克罗吉按照要求做了。前两次发声没有音量，但第三次马利转向了声音。缓慢的放大帮助他找到了倒下的人类。马利一点一点地朝史克鲁奇的方向移动。

“我几乎冻僵了。”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句话，沉默阻止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动作。只有黑暗的声音。当水流在该点汇聚时，每次波浪都会发出低沉的“zheeiep”声。

“埃比尼泽，埃比尼泽！动起来——对抗寒冷！”

斯克罗吉用微弱的力气伸展了双臂。马利转了一圈试图找到他倒下的朋友。斯克鲁奇呻吟着继续移动，然后毫无征兆地痛苦地尖叫起来，“我只是用你给我的那根枯萎的刺扎住了自己。我想我在流血。”

还没等斯克鲁奇完全表达出刺中的疼痛，马利抓住了他的衬衫，然后凭借超越肌肉的精神力量，他把斯克鲁奇重新站了起来。当马利再次抓住刺时，斯克罗吉僵硬地站着。他握着手和钉子说道：“黑暗中有十三级台阶。你能带走其中任何一个吗，埃比尼泽？”

“还有选择吗？”

马利窃笑道：“那是我的老朋友。寒冷不会改变，所以开始活动你的双腿吧。我会引导你。”

“好吧，雅各布，如果没有你，我肯定无法摆脱这冰冷的黑色运动。”

两人笨手笨脚地迈着僵硬的步伐，走出了角点的寒冷黑暗。虽然公路的热量花了几分钟才渗透到斯克鲁奇身上，但他们都看到火焰旋转者在破坏性冲动领域坠毁。

“在我们到达深渊之前，我们还有不到一半的田野要经过。”马利指着远处的洞口说道。斯克罗吉看着一道道蓝色闪电从洞中冲出。
“在那个满足感的巢穴中正在创造出很多接受。”

马利希望他们能够安静地旅行，直到他收集到他的心链所固定的六个旋转器，但斯克罗吉感到困扰，需要安慰。“带走一个孩子太残忍了，”斯克鲁奇咕哝道。

马利盯着斯克罗吉，然后问道：“带孩子去哪里？”

“当然是他们的家人。”

“我明白了。”马利停了下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耗尽了他幽灵般的躯体。他中途停了下来，只是摇了摇头，道：“这种损失在情感上是难以承受的。”

“如果它‘难以接近’，那为什么会发生呢？雅各布，为什么年轻人总是死掉？”

马利故意让自己安静下来，然后说道：“这是诺亚的问题。”斯克罗吉看着他的朋友努力寻找下一个想法。最后，马利开始解释。

“这是我对诺亚的第一个记忆。他才刚刚上学的年龄，而我.....我还穿着婴儿衣服。”

“很难想象你穿着婴儿衣服。”

“诺亚有一只猫。我想他只是称它为‘猫’，但没有名字似乎并没有减少他对这个生物的爱。”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想，那是春天，雨一直下个不停，所以我们在室内玩耍。我认为我们着火了，但我不确定。不管怎样，一条新生的蛇从门缝里爬出来，寻找一个不会被淹死的干燥地方。还没等它完全进入室内，猫就跳到了它身上，一举就把它杀死了。”

“你做了什么？”

“我刚刚看到诺亚试图复活这条四英寸长的蛇。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太阳下一次拨开云层时，他为蛇举行了葬礼.....他哭了。”

“但你没有？”

“那是一条蛇，埃比尼泽。人类关心蛇吗？”

“嗯.....诺亚做到了。”

“不.....诺亚关心的是蛇的年龄.....青春。这就是他几周后谈论的内容。”

“所以葬礼并不是事情的结束？”

“这更像是开始。”马利直视斯克鲁奇，然后说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说‘那条蛇根本不应该出生’、‘那条蛇曾经完成过什么’，以及我最不喜欢的评论，‘那条蛇唯一的经历就是恐惧’。毫无疑问，诺亚对生命中缺乏生存的希望感到困扰。他不明白为什么蛇生来就是为了立即被杀死。对他来说，这是混乱、野蛮，而且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也不对劲，雅各布。”

“一个年轻人的死亡.....死亡是关于它留下的东西。对于兄弟姐妹来说，这常常让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他们也很容易遭受类似损失的现实。对于慈爱的父母来说，这会撕裂他们的心，然后迫使他们做出改变。”

“所以你认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父母在应该做出调整的时候没有做出调整？”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孩子的死不会让其他人做出修改。然而.....被迫的改变确实发生了在经历了这样的损失之后。”马利停顿了一下，最后说道，“有些变化是有益的，许多变化是有害的，有时.....它们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那孩子呢？那他们失去的东西呢？”

“这对人类来说很难理解，但孩子仍然存在并且有新的经历。他们失去了与地球的相遇，但仍然居住在无限意识创造物的物质性之中。”

“但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孩子死亡的残酷，”斯克鲁奇抱怨道。

“就像我之前说的，这种磨难在情感上是难以承受的。它使人的心灵麻木，也使人的心破碎。除了这个之外，我没有其他答案可以提供给你，埃比尼泽。”

“但这没有答案。这就像说它是.....因为它是。你的回答是逃避谈话。”

“是的，是的，”马利一边说，一边抓住了火焰旋转器的尾巴，然后将它吸进了自己的心链中。很长一段时间，斯克鲁奇默默地走着，任凭他的愤怒不断累积，而马利则漫不经心地抓住并抓住了每一个穿过他们道路的火焰旋转者。

最后，斯克罗吉爆发了。

“如果说自杀是打在脸上的一记耳光，那么当一个孩子死去、他们的潜力丧失时，这不是等于打在人类脸上的一记耳光吗？”

“埃比尼泽，我们只是试图理解我们周围移动的地上的蚂蚁。”意识到这个答案并不能解决他朋友的问题，他补充道，“然而，没有人会知道无限意识的思想，直到他们自己变得与无限意识相同。”

斯克鲁奇惊讶地问道：“这会发生吗？”

“好吧，这么说吧，这个想法是可能的。”马利清了清嗓子，然后很快补充道：“我们都源于造物的实质。”

当马利停顿时，埃比尼泽问道：“无限意识不是创造者吗？”

“这是我的理解。”

“它是如何创造自己的？”

“我认为这就像知道无限意识的名字，而我们人类却没有耳朵去听它。”斯克掳奇盯着马利继续解释。

“在理解创造是如何构建的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人类，尤其是我，埃比尼泽，没有头脑或经验来理解仅从——思想中物理地创造自我的概念。”

“这意味着思想是物理的。这毫无逻辑可言，雅各布。”

“然而，物质世界是存在的，埃比尼泽。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开始。”

“我想知道无限意识是否是物质的.....也许它能够创造物质世界，因为它是精神。就像作画的艺术师永远不会成为画布一样。”

“多么聪明的想法，但仅此而已，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知识的观点。”

“你让我很沮丧，雅各布。”

“我们缺乏理解并不是敌人。正是这种限制让我们渴望个人完美。”

“这很令人困惑。所以当我们转变成.....糖蜜.....称为接受时，我们就变得完美了？”

“接受并不是终点，埃比尼泽。”当马利澄清他的理解时，斯克罗吉只是前后摇头。
“还有更多。习惯转变，因为它永远不会真正结束。然而，超越接受的道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过光明，难以遵循。”

“‘光线太亮’？就算我闭上眼睛可以吗？”

“埃比尼泽，你不用眼睛就能导航吗？”

“所以本质上只有盲人才能超越接受？”

“埃比尼泽，在这种理解中找到隐喻，因为无限意识的启蒙就存在于那条几乎看不见但过于明亮的路线中。”

“骗人的。”

“这就是大多数人从未成为创造者力量的主要原因——他们自己的怀疑。”

朋友们一边继续着无关紧要的谈话，一边向最终幻化深渊走去。蓝色闪电不断地冲入大气层。对斯克鲁奇来说，每一次闪光都让道路变得更加广阔。最后他发表评论说：“我们不会与这条裂痕保持任何距离。”

马利心里想了想，道：“动不动就动，这才像议会议员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但当马利发明了他认为可以解决双腿迟缓问题的方法时，他们只是笑了笑。
“我从来没有理由尝试这个——但是.....”

“你会让我震惊，不是吗？”

“我要搬走我们了。”斯克鲁奇还没反应过来，马利就从他的心链上拔出了火焰旋转器。
“我需要你踏入我的四肢。”

“四肢？树？”

“我的四肢，我的肢体.....我的四肢.....我们需要结合起来才能使用它，”他一边说，一边举起旋转的火焰。

“你不能进入我的.....四肢吗？”

“是的，我要这么做吗？”

“你为什么问？你从来没有.....”

马利推入斯克鲁奇的结构，然后将火焰旋转器放在他们共同的脚下。旋转立即迫使两人向上，然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当他们在路上奔跑时，马利大喊d、“比马还快。”

“比从悬崖上掉下来还快。耶皮！”当他们以令人高兴的速度行驶时，斯克掳奇嚎叫着。当一只火焰旋转器烧毁时，马利从他的链条上拉出了另一只，以便继续前进。当六道火焰耗尽之后，他们便停了下来。马利补充了能量爆发，然后继续进入深渊。这种活动不断重复，直到他们都到达了巨大鸿沟的入口处。

当他们接近深渊边缘时，马利将第六个火焰旋转器强行塞入他的心链，然后问斯克罗吉：“你准备好跳了吗？”

斯克罗吉张大了嘴，连一声重叹都没有发出。就好像在暗示一样，为了尽可能发挥最大的效果，一道闪电从洞里向上劈了出来。释放的力量震动了悬崖的根基。当斯克罗吉站稳身子时，他问道：“底部在哪里？我怎样才能坠落在坠落中幸存下来？”

“把石头装在口袋里。”

“你的大脑有石头，雅各布。”

“我不再有大脑了，埃比尼泽。我只有思想。”

“骗人的。”

“这又是你新的最好用词吗？”

“骗人的。”

“我给你的石头你还留着吗？”

“看到他们的提示了吗？”斯克罗吉指着口袋外突出的结构说道。

“很好，现在跳进去。岩石会让你减慢速度。”

“我不相信……”但在斯克鲁奇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之前，马利猛地扑进了他朋友的身体，然后迅速带着他走出了悬挑的边缘。

斯克鲁奇的尖叫声比下一道闪电还要响亮。当他加速走向未知的未来时，他的裤子开始高地围绕着他的身体。斯克鲁奇拉扯自己的胯部，希望能减轻跌倒对私处造成的压力。

然后……事情发生了……当深渊的景象变得清晰时，他放慢了速度。彩色的波浪汇聚到斯克鲁奇身上，而他的周围也出现了一股浮力。一道闪电安全地飘落而下，划过，形成一道图案，绕过了深渊中的一切动静。它在海绵状的竖井内只留下一股新鲜感，无论是气味还是刺痛感。当闪电继续在周围的空间中闪烁和闪烁时，斯克罗吉观察了墙壁的颜色和蜿蜒的曲线。这些颜色——每一种都带有金属光泽——增强了斯克鲁奇的视野。充满活力的黄色、洋红色、绿色、蓝色和淡紫色的闪亮墙壁帮助照亮了他的下落。斯克罗吉感觉到色调中流淌着一种尊严，一种光彩。

当它们以组合形式漂移时，斯克罗吉终于放慢了速度，以至于马利感到足够舒服，可以与他分开。马利走出斯克鲁奇，看着他的朋友一落千丈。仅以反应模式行动，马利猛扑到斯克鲁奇身下，然后让他朋友的身体穿过他。当这个动作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时，马利抓住了斯克鲁奇的身体。直到那时，人类的重量才减慢。

“我以为是磁石减慢了你的速度。”马利指着墙壁，然后补充道：“人们无法用力扔那些石头，甚至无法接触到这个围栏。”

“你什么意思？那些石头会怎么样？”斯克鲁奇问道。

“他们只是从屏障上掉了英尺。”

“我应该把我的去掉吗？”

“不，我们不能冒险。”

当他们向下移动时，大量的灵魂漂浮在整个深渊中，他们的身体上闪烁着柔和的阴影，挤满了整个区域。幻化的上层区域气氛阴沉，而下层的深渊则洋溢着欢乐的光芒。深渊中的每一个声音、每一阵风、每一个动作都会从金属墙壁上弹回来，然后以乐音的形式传回耳朵。当两人深入洞中时，一首未定义但辉煌的歌曲开始回荡，充满令人振奋的情感。

斯克罗吉喜欢垂直滑行。尽管口袋里的石头仍然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拉力，但他还是让自己陷入了烦恼之中。闭上眼睛，墙壁上传来的旋律环绕着他的身体。色调从每个暴露的皮肤表面反弹。他的双手因年老而变得坚硬，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哦——当颤抖的音符接触时，脸上的激动！当它们擦过表面时，每一个都像羽毛一样发痒。

当天空中持续不断的闪电风暴时，斯克罗吉被从他脚下升起的形状迷住了。一片混乱的高耸巨石出现了。该综合体将彩色金属的视觉效果与专为特定目的而设计的结构系统相结合。各种形状和布局的金字塔布满了整个深渊底部。

在中心配置中出现了专门用于收集验收的网络。其布局类似于一座自下而上的双金字塔，其顶端被埋没。一方面，更纯粹的科斯接受融入了蜿蜒的主题，然后消失在.....未知之中。与此同时，大量正常的接纳涌入组合金字塔内的一个单独的房间。

斯克鲁奇沿着希腊风格的各种蜿蜒图案从一座建筑物到另一座建筑物，希望了解每座建筑物的功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建筑物。除两个区域外，所有区域要么是右侧金字塔，要么是倒置金字塔。

其中一个金字塔区域充满了整个地点的活动，因为灵魂在等待幻化走道的轮次时混合在一起。三座金金银金字塔——金、银和铜——

围绕着一由两块长水平晶体组成的通道。每个石英晶体的两端都有点，这些点在走道的中心相交。一旦灵魂直接位于这两个点上，来自金金金字塔的一股能量就会汇聚成蓝色闪电，然后将灵魂转化为接受。

人行道上的庆祝活动，由成群结队的鬼魂组成，造成了视觉上的混乱，让人头晕目眩。然而，这个地区却洋溢着对手头任务——莫格里化的热情。当走道的迷人景象继续时，斯克罗吉注意到有一个楼梯爬向上莫格。

楼梯的每个金属台阶都有不同的踏板和立板尺寸。斯克罗吉对这种差异感到困惑，直到他意识到它们的大小似乎是由颜色控制的。金色的台阶最高，但台阶却很窄，就连小孩子的脚也只能用脚趾行走。这使得狭窄的台阶看起来像梯子。随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的渐进，随着胎面的加宽，上升幅度逐渐减小。淡紫色的台阶呈现出最宽的踏板，但高度却很小，看起来很平坦——更像是一个坡道而不是台阶。

一群灵魂在楼梯间上下浮动，喜悦的情绪在整个楼梯间翩翩起舞。无法确定是什么引起了欢呼，但无论是什么，都让斯克罗吉微笑着。

当马利和斯克鲁奇逐渐走向爱情收集结构时，他们上方笼罩着一朵科斯接受的云。质量体以远高于重力的速度行驶，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斯克鲁奇尖叫起来。就在他害怕与爱之能量碰撞的时候，液体自行分裂，然后在他们周围流淌，最后进入了收集容器。

两人身上都洒满了接受的泪水。当接受生效后，马利就失去了对他们下降的控制权。他咯咯地笑着，然后大笑起来，抓住了收藏金字塔的边缘。他把斯克鲁奇放在塔角上，释放了他们。双腿悬在边缘，两人无法控制地大笑。这里没有幽默感，只是接受给了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这让一切都变成了俏皮话。

斯克罗吉坐在大楼的一角，笑道：“摔得真惨。”

“除了恩典，来自四面八方，”马利笑着说。

斯克罗吉只是摇摇头，咯咯地笑着回应。“这没有意义。”

“相信我，埃比尼泽，大多数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微笑着，然后向他的朋友眨了眨眼，补充道：“这个概念就是痒痒。”马利无法控制自己的笑声，从大楼上摔下来，然后朝下面的五个巢穴掉去。在斯克鲁奇因分离而受到影响之前，马利咯咯笑着回来，“你还和我在一起吗？”马利回到角落边缘，看着斯克罗吉，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死吗？”

斯克鲁奇紧张地笑了一声，说道：“然后再和你在一起。我宁愿活下去。”他们一起笑啊笑啊，为这个想法而笑。

当接受的水滴被他们的皮肤吸收时，马利和斯克鲁奇都开始平息他们的嚎叫。幻化步道上的热闹需要持续关注，但过了一会儿，斯克鲁奇将目光转向了深渊的另一边。

斯克鲁奇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巨大的白金竞技场上，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单臂无头的灵魂进入了告别平台。三根白金辐条从平台上水平伸出。每个横梁都与其他横梁成 45 度角，中间的横梁是三个横梁中最长和最宽的。三根铂金条的顶部是巨大的水平水晶点。在最右和最左辐条的末端还立着一个额外的垂直石英点。在每个水晶点后面，直立的铂金柱与石英相结合，创造出一颗宝石，只要轻轻一动，就会闪闪发光。中心辐条没有这个功能；相反，它的水平石英点悬在一个倒金字塔漏斗上。

斯克罗吉看着这个单臂无头的灵魂像一尊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平台上。他们两人都观察着这片区域，那里开始弥漫着金色的薄雾。云被其自身看不见的结构所包围，模糊了他们的视线。“有些人认为雾是无限的意识。”

“很难想象无限意识本质是任何一种物理形式，”斯克鲁奇回答道。

“现实是你无法想象它是一朵云。”

“是的，这似乎太简单了。那么告诉我，雅各布，为什么神灵认为薄雾就是无限意识？”

“因为无限意识个人尊崇的是勇敢地走出绝境的精神。”马利看着斯克罗吉的好奇心不断发展，然后向他传达道：“一旦灵魂进入瞬间变形的告别平台，他们就会再次被无限意识之爱的光芒包围。”

“这能救他们吗？”

“不，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接受是不纯粹的，但无限意识总是从不完美的精神中汲取最强烈的积极力量。然后，这种最好的品质就会作为一种思想融入到无限意识自己的个体精神中。”

“这么说来，瞬间幻化的神魂也是永存的？那么，陨石坑的目的是什么？”

“最好将这种精神视为已经消失但仍被铭记。然而我并没有离开，但几乎不被人记得，所以也许那里的那个灵魂比我处境更好。”马利把手放在斯克罗吉的肩膀上，然后解释道，“关于火山口，你确实知道它是由人类行为创造的，不是吗？”

“令人悲伤的是，Coss 释放的无法控制的事件会摧毁另一个人的整个存在。”

“我确信，当那个灵魂意识到阿普托吃了它的头时，它感到非常悲伤。火山口是一个不妥协的莫格。”

当两人坐着等待时，没有任何威胁的迹象，平台爆炸了。光芒的碎片射过这片区域，在两人身上留下了火花。马利没有理睬余烬。另一方面，斯克罗吉竭尽全力躲避照明弹。这一尝试是勇敢的，但却是徒劳的，因为火花落在了他身上。然而，他对火焰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火焰落在皮肤上时，对皮肤没有任何影响。这场风暴虽然看得见，但实质上就像马利本人一样幽灵般。

意识到这一点后，斯克罗吉平静下来，观看平台上的灯光秀。当金色的雾气消散后，就看不到任何幻影了。中心水平晶体的转变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处理中。那晶体之中，开始浮现出暗灰色的光芒。光芒慢慢地在石英内来回移动，通过运动变得越来越亮。一旦被净化，明亮的接受就会从水晶的尖端流出，进入倒置的金字塔漏斗。

“那是一个不幸的鬼魂，”马利说。

“你怎么知道？”

“好吧，看.....只收集了无限意识的爱，”他指着中心水晶的接受流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即使收集到了这个人的一点点爱，它也会流入两个外部晶体中，然后变成接受，”他指着铂金和石英立柱的组合说道。“可惜，如今那灵气只剩下记忆了。”

斯克鲁奇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道：“好吧，至少这是创造者脑海中的一段记忆。”

马利斜眼看着斯克罗吉，微笑着回答道：“确实是这样.....至少是这样。”

当变形走道再次成为主要视觉效果时，整个深渊区域都充满了活力。当两人坐在壁架上，双腿悬在领取金字塔上时，斯克罗吉观察到灵魂在他身下来来往往。它们的正下方矗立着五个倒置的漏斗金字塔，每个金字塔的大小不同，但却连接成一个结构。源源不断的灵魂流入每个漏斗状的通道，给深渊增添了喧嚣。

“你休息了吗，埃比尼泽？”

斯克罗吉想了想这个问题，然后反问：“我应该累吗？”

马利只是笑了笑，然后回答道：“好吧.....如果你不是的话，也不会。不过，我们面前确实有一项艰巨的任务。”

“那么，也就是说，我该休息了？”

“为此我们可能都需要‘充分休息’。漂进那个洞穴，”马利指着一个较大的金字塔开口说道，“需要——警惕。”

“那么诺亚就在那个洞里吗？”

“是的，他在愤怒之穴，或者用你的话说——‘那个洞’。但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因为它不存在。所以当你准备好时我们就会进入。”

“我来决定？”

“我们将按照您的话行事。”

斯克罗吉只是笑了。“你是个谜，雅各布。”

“大多数人都是。”

“显然，烈酒也是如此。”

他们只是一起看着灵魂在他们周围移动。走道上的活动最为深刻，因为伴随着每道蓝色闪电的裂痕，不时传来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当一种精神转变为接受时，下一个精神就会跳动，期待着荣耀。这个过程很快，因为进入变形走道比接受要花更长的时间。

“看，看，雅各布……是残障精神帮助了我们。”

当他们看着幽灵移动到双尖水晶通道的中心时，斯克罗吉问道：“那个幽灵在莫格里化后会恢复双腿吗？”

“他失去的是肉体。他得到的，是精神上的，已经是完美的了。”

三个金金金字塔通电了。当部队在纪念碑内建立时，无腿的灵魂直视着斯克罗吉和马利，然后说出了这句话：“纳瓦尔尼·泽连斯基。”下一瞬间，蓝色的闪电汇聚到了神灵的身上，神灵便化作了接受。

“纳瓦尔尼·泽伦斯基这是什么意思？”斯克掳奇问道。

“我想这可能是他的名字。你还记得在降落伞时他宣称一旦听到我们就永远无法忘记吗？”

“是的，我记得，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一直很难记住名字。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慷慨，以及他给我的帮助。”

“然而，他对你出现在这里并不高兴。”

“你认为他帮助我只是为了让我更快地脱离幻化吗？”

“这是一个想法，但你永远不应该用他的动机代替他的行为。两者有联系，但绝不相同。”

“哪个更重要？”

“对于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行动会带来后果。”

斯克鲁奇观察着深渊中发生的一切，而马利则只是看着他看着。其他鬼魂都没有对活人或他的幽灵朋友给予任何关注。相反，他们忙于自己的莫格里化工作，在深渊中进进出出，努力修复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是一项容易的工作，因为一旦外展任务形成，那么，也只有那时，才是在受害痛苦中存在所需要的精神。坐了很久之后，斯克罗吉终于说道：“如果由我决定.....那么我已经准备好了。”

同意继续进行后，马利变回斯克鲁奇的形态，然后将他们的双重形态从壁架上滑下来。马利向下移动，走向最左边的倒金字塔，对他们正下方的巢穴发表评论。
“保持一动不动，埃比尼泽。我们不想最终陷入破坏性强迫的巢穴。”

当他们漂向诺亚所在的巢穴时，斯克罗吉说：“这似乎是一个比诺亚所在的愤怒巢穴更好的巢穴。”

“在愤怒之穴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危险。然而，在那个洞穴里，”马利指着最大的倒金字塔解释说，“最奇怪的事情都会困住一个漂泊的灵魂。”

“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那么我们移动时就让路吧。”

“我还没有吗？”

“在我们进入巢穴之前不要退缩。”

两人形影不离，慢慢朝那个方形的洞口走去。马利跟随其他灵魂进入了愤怒之穴。进入巢穴的路口将朋友们和他们的光芒吸进了一个螺旋。当光的漩涡在他们周围旋转时，马利将斯克罗吉抓得更紧。从外面看，巢穴似乎很短。然而，一旦进入，空间的膨胀就会造成比山还要大的下降。

当两人在光芒中旋转时，密度较低的灵魂从活着的人类和他死去的朋友身边移过。要么是共同的重力，要么是磁石有助于减缓两人的坠落速度。马利不想测试哪一个或两者都影响了他们。他只是庆幸缓慢的旋转有助于让斯克鲁奇的胃保持平静，平静到斯克鲁奇打瞌睡的地步。马利操纵斯克鲁奇进入了巢穴的尖端，然后他们穿过并进入了一个洞穴，该洞穴的面积比幻化整个表面还要大。

斯克鲁奇的眼睛突然睁开，眼前一片明亮，一片失明。相比之下，太阳的光芒就显得黯淡了。鼻子里立刻一阵痒痒，他用力闭上了眼睛，打了个喷嚏。斯克鲁奇透过眼睑过滤掉强

烈的光线，看到幽灵般的身影在他周围掠过。当斯克罗吉把眼睛闭得更紧时，马利把他们两个从漏斗的灯光移开。

斯克鲁奇慢慢地重新睁开眼睛，看到一群鬼魂在他们周围忙碌。整个区域看起来比所有上层莫格人的总和还要大。马利和斯克鲁奇一起看着烈酒从五个莫格漏斗涌入该地点。流动的灵魂之河逐渐形成，每个漏斗似乎在洞穴内创造了一条看不见的通道。

“当所有的巢穴最终都进入这个巨大的巢穴时，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愤怒的巢穴进入？”

“你看到有什么灵魂在他们巢穴的路径之外移动吗？”马利问道。

斯克鲁奇从各个角度看了一遍，然后宣布：“不，但是是什么保持了它们的刚性呢？”

“害怕被困住。”

“这会让他们要求即时莫格化吗？”

“这不是那种陷阱。在上面，一个灵魂从他们的生活中进行行动，以创建他们的外展任务。这个地方我s not that easy." To emphasize the issue, Marley pushed both of his arms out over the vast stretch of their visual space, then explained, "Down here is about the invisible, the thoughts and lingering feelings."

"I still do not understand..."

"Understand how what is in the mind can trap?"

"How can my mind become trapped? This is like a big sky country in here.没有任何障碍——因此没有什么可以被困住。”

马利笑得太厉害，几乎无法做出反应。斯克鲁奇仔细地审视着他的朋友，当他意识到自己被嘲笑时，他皱起了眉头。马利则开始通过深呼吸来控制自己的歇斯底里。 Slowly he

calmed enough so he could answer.

“请原谅我，老朋友。我无意冒犯，但头脑是有意识的。它无处不在，但在同一个实例中却无处不在。这里的陷阱，就在神灵的余念之中。”

"How can that become a trap for me?"

“因为他们的冥想不在我们的道路上；一旦出现，我们要么认为它是我们的，要么发现灵魂的想法.....令人厌恶。 Both extremes can create an emotional confusion to such a degree that self-identification becomes trapped inside the influence of either the infatuation, or repulsion. Often in here it is repulsion that captivates, but nonetheless, the resulting bewilderment ensnares the outsider until they recognize, then calm, the borrowed thinking."

斯克罗吉看着马利，然后平静地笑了。“这很清楚，雅各布。”

马利点点头，回答道：“让我尝试一下不同的比较。”他闭上眼睛，然后将脑海中的画面转述出来。

“把这个地区想象成伦敦，那里的每个漏斗都是城市内的一条大道。”他等待着斯克鲁奇的关心或确认，但当他的朋友保持沉默时，马利继续说道。

“如果你需要去商店，你不会沿着只进入墓地的那条大道走。”

“我确实想远离墓地。但这怎么可能‘困住’灵魂呢？如果是我，我就会回到原点，然后走上正确的路。”

“这就是你的错误。”

“错误是？”

“转身并不能给人回头的能力。这些途径不断向前推进。 My spirit of greed learned that the hard way, to the near suspension of its Task Of Outreach, which was to try and save you." Scrooge nodded as Marley continued. "When I first entered this area, I was so excited about the accomplishment of moving beyond the Cycle Of Greed that I entered through the Den Of Physical

Harm.而且这两个巢穴甚至彼此都不近。但我.....在一个与我无关的地方。当我沿着这条路前进时，一群愤怒的人把我困在了他们的痛苦之中。”

“怎么样？”

“他们生活在共同的谎言中。”

“什么样的谎言能够控制整个群体？”

“埃比尼泽，个人的天真是那些怀有恶意的人所针对的弱点。 The group I got pulled into stormed about how another community was going to attack them, so instead they forged a war upon that innocent society. I personally could have dodged their advance to pull me into their thinking, but it was the sheer numbers of them doing a unified seduction that trapped me."

“你太弱了，无法对抗他们的影响力？”

“相信我，埃比尼泽，当社会暴政成为一种强制时，每个人都太弱了。”

“你花了多长时间才逃出来？”

“那个团体的所作所为至今仍困扰着我，而我甚至不是被困住的灵魂。但对于你的具体问题，可能需要十几个人年。 It could not be a century, or you would have already joined me here." Marley paused to grab a thought. "But then again, it may have been moments, and it just felt like years.正如我之前所说，这里的时间过得分秒不差。”

Scrooge slowly shook his head from side to side, then asked, more to himself than to Marley, "So the mob weaves lies in hopes of conjuring up truths?"

“就像立法者一样。”

“还有牧师。”

“埃比尼泽！你想去哈迪斯吗？”

“那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吗？”

马利只是笑道：“值得庆幸的是，来世并不像永恒的神话那样心胸狭隘。”

当他们沿着巢穴的小巷行驶时，斯克罗吉追踪着数百个鬼魂的移动。路线两侧都是洞穴，每一眼都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活动。当醉酒的假日聚会者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来回摇晃时，斯克鲁奇喘着粗气。每当砍下头骨时，都能听到它大喊：“圣诞节被禁止了。I will have you beheaded for this.” The frantic screams from the dead ruler were overpowered by the cheers spewing from the rowdy cave. Dancing around, the cave dwellers drenched themselves in drink, while the abused brain box flew like a bird around the cave. Scrooge wondered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caught up in that cave's frenzy, then quaked from his own thought as he quickened his pace past the区域。

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巢穴对面，有一个更小的洞穴，未见其先声。全场哗然：“她太独立了！”“我看见她施展咒语了！”“她杀了孩子！”“她是个女巫！”“烧死她！”“现在就烧死她！”

当他们走向爆发的地方时，斯克鲁奇问道：“他们不应该在身体伤害巢穴里吗？”

“那里的人被他们对女性必须受到控制的愤怒所困。他们生活在言语暴力的地方，而不是身体伤害的地方。”

“女性每天都会遭受身体伤害。”斯克鲁奇摇摇头，然后问道：“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传统，根深蒂固，似乎是正确的，甚至是大多数政府所渴望的？然而，愤怒之穴中只有这个洞穴？”

“厌恶女性主义者受到身体伤害巢穴内至少一千个洞穴的控制——**每种语言都有一个，每种宗教都有数十个。**”

“**一千？没想到女人这么受压迫！**”

“这不是我们的压迫，埃比尼泽，这是他们的压迫。你我生来就拥有男性权威，很难同情，更不用说同情女性与生俱来的束缚了。”

“**可是.....没有女人，还会有男人吗？**”

马利只是笑了笑，然后说道：“**地球上充满了矛盾的环境。我们生活的真相和谎言决定了我们的现实，但只有爱才能使一个人免受他人的影响。**”

“这听起来像是墓碑上的一句话。雅各布，你真的认为人们需要摆脱真理的影响吗？”

“**真相和谎言都是抽象的.....就像一种观点，它们让我们坚强，但两者都模糊了现实。**”

“**如果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谎言，那什么是现实呢？**”

“现实只是经验，而且它们也是抽象的。”

“**等一下，雅各布。真理承载着事实，所以.....**”

“**然而，一个高明的骗子总是将事实融入到他们的欺骗性故事中。三个谎言和一个真相常常将人们的思想带到现实主义的地步。**”

“**我认为你在这件事上已经失去理智了。**”

马利坚持说：“无论愚笨与否，爱，而不是真理，才是接受的约束因素。”

“在谎言中，爱情可能存在吗？”

“当然。你听说过‘善意的谎言’吗？即一种不顾他人感情的谎言就意味着欺骗？”

“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只是寒暄而已。”

“这并不能消除欺骗。”

“感觉人类一直在流沙中行走，无论如何都受到谴责。”

“无论如何，得救了；这就是现实。因为减缓莫格里化的不是流沙，而是过度的骄傲，”马利纠正道。

“告别台上的人除外。”

“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埃比尼泽。”

“没有选择的选择就不是选择。”

马利点头同意。当他们超越憎恨女性的人时，斯克罗吉想到了给予他生命但没有养育他的母亲，然后是姐姐范妮，她给予了他养育，但也被剥夺了生命，这两个都是对他开始存在的女性的纪念。在一生中，他们去世的艰辛发展成为斯克鲁奇的个人力量。他一直感受到他们无形的陪伴、他们的支持，但现在他只感到悲伤，因为失去他们而感到沉重。

尽管巢穴上方的深渊做出了接纳，但真正的巢穴却带来了邪恶的破坏。下一个洞穴没那么热闹，因为里面只有两个灵魂，但那两个.....玩得很邪恶残忍。然而，这并不是厨房餐桌

场景的震撼。看到两个詹姆斯·麦克西，一个畏缩而另一个攻击，斯克鲁奇感到恐惧，停下了脚步。

詹姆斯一拳砸在桌子上，然后对着詹姆斯的脸喊道：“你觉得你有点假？把硬币给我！”畏缩的詹姆斯慢慢地将假币放在桌子上，攻击性的詹姆斯一把将硬币抓了起来，然后在猎物耳边低声说道：“如果你再未经我的允许去猎虫，我就杀了你。”他看着硬币，补充道：“这枚硬币不值它的金属价值。”恶人把它扔回桌子上，后退了一步，但只是一瞬间。下一刻为重演扫清了道路，但这一次两个詹姆斯的角色互换了。顺从的詹姆斯变成了侵略者，而之前好战的詹姆斯则准备受到攻击。

斯克鲁奇盯着马利。当他朋友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时，他问道：“他们的行动能治愈什么混乱？”

“缺乏同理心。”马利解释道，斯克鲁奇挠了挠头顶，“没有什么恐惧比我们内心制造的恐惧更可怕了。”

斯克鲁奇不明白其中的联系。“所以他们想要最恐怖的东西？”

“情感总是提供完美的行动潜力。”

“再说一遍——终极自我恐怖有什么好处？”

“了解受害者的角色。”马利看出他的解释再一次不够充分，所以他重新调整了答案。“你在这里看到的是詹姆斯施加的愤怒的真实事件一个在他掌控之中的人。通常，最初的受害者会被愤怒灵魂的另一代表所取代。”

“为什么？”

“同理心。受害者詹姆斯确切地知道压迫者詹姆斯的想法.....而且因为彼此都了解，所以砸在桌子上的不是硬币或夜间盗窃。”

“他的想法更像是他对诺亚所做的吗？”

“没错。现在，胆小的詹姆斯正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担心。”

“这一系列事件会结束吗？”

“是的，当然，但前提是詹姆斯夫妇都同意双方都不想成为受害者或攻击者。”

“看来……”斯克罗吉偶然发现了这个想法，但随后只是说，“很弱。”

两人穿过了数十个山洞，终于站在了诺亚的面前。诺亚浑身是血，在屠杀的任务中毫不犹豫地承认了洞穴里的入侵者。从一个詹姆斯·麦克西到另一个，他都把恶棍的头撞进纽盖特酒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和他一样，诺亚将手腕强压到囚犯制作的倒钩上，导致鲜血喷出洞穴。当一个马克西呻吟着死去时，另一个出现了，诺亚向他重复了谋杀的过程。不一会儿，围场的栅栏上就悬挂着近十二只垂死的马克西。血是洞穴的颜色。

马利崩溃了。他曾经带过的每一条锁链都回到了斯克鲁奇的脚下。
“这是诅咒，”他咕哝道。

“雅各布，你的困境……”当斯克鲁奇看着马利被束缚住时，他的声音变得微弱。

当每个人都在个人危机中平静下来时，马利的胸口爆发了。每一个被收容的火旋都爆炸了，使他摆脱了束缚。他站起来，对斯克罗吉说道：“退后，阿利托的诅咒是毫不留情的。”

“你答应Teint你会使用火焰旋转器来拯救我。”

“我在帮你。你能不带我离开巢穴吗？”马利等了一会儿，再次命令道，“现在退后——诺亚将变得不可预测。”

“诺亚能痊愈吗？”

“诅咒是一种苦难，将许多被定罪的无辜者与他们的不公正联系在一起。诺亚努力摆脱法庭的耻辱。”

“所以诺亚的重点不是想谋杀詹姆斯·马克西？”

“哦，他想杀了他，但驱动力是我对他施加的政府虐待。”

“那为什么被杀的不是你呢？”

“他**对**我的参与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这或许对他没有帮助，因为束缚诺亚的是王国的控制。阿利托的诅咒是不公正的重手。然而我对他的背叛限制了我，而不是他。”

“那么**我们**如何结束严厉的打击呢？我们必须面对阿利托吗？”

“他**确实**居住在陨石坑内，变形术中的诅咒与他被囚禁在那里有关.....然而，近两个世纪以来，没有人见过阿利托。”

“为什么？”

“他**为**自己伸张了正义。”

“自以为是？那很神秘。我认为所有的灵魂在瞬间变形时要么成为接受，要么灭亡。”

“1600年代末的一个圣诞节，阿利托在拜访他最好的朋友马修·黑尔后去世。他的纠缠释放了两

个自生的灵魂，前往了火山口。他们俩都很脾气暴躁，谁也不肯让对方爬上科斯所在的岩架。”

“同一个莫格体内怎么可能有两个灵魂？”

“傲慢。阿利托是如此厚颜无耻，他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合理化和两种伤害无辜者的方法，同时声称无限意识美德的权威。”然后为了强调律师的肮脏，马利最后说道，“即使是孩子也无法免受他的恶毒愤怒。”

“所以他现在在陨石坑内挣扎？”

“他的灵魂，目前已经将对方困在了火湖之底。”

“其中一个会释放另一个吗？”

马利回答了一个问题。“无限有时间限制吗？”

“如果幻化中没有时间.....那么就没有无限。”

“你正在学习，埃比尼泽，但别管它了。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我们有任务。”

“你告诉我离开它.....让我想跳到上面。”

“是的，对于像你这样的鱼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诱饵，”马利打趣道。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来帮助诺亚呢？”

“告诉他真相。”马利盯着斯克鲁奇，然后承认，“我希望你能为我做这件事，但他必须从我这里.....听到我的真相。”

“这能治愈阿利托的诅咒吗？”

“诅咒现在束缚了他，但真相确实照亮了通往自由的道路。我们需要帮助诺亚突破他的恍惚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到道路的光明。”

“真理有那么强大吗？”

“除非其中没有虚假事实。”

马利走近诺亚，但他的兄弟姐妹没有认出他。相反，诺亚抬起眼睛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两人——然后在他们身上发出嘶嘶的血声。

**** 九号木板 ****

压力很大的交付CE

斯克鲁奇向后退去，诺亚将鲜血喷洒在马利幽灵般的身躯上。马利惊恐地大喊，恳求道：“我爱你。”

诺亚又发出一阵血腥声。

“我仍然爱你，”马利坚持道。

但诺亚的阴暗血液再次吹遍了马利。

斯克罗吉平躺着，低声说道：“谎言。”

马利转身面对他的朋友，坚持说：“我说的是实话。”

“也许在你的脑海里——用你的心说话，雅各布。”

“该死，我根本不打算说话。”说完，马利将马克西从他哥哥的手中推开，然后将自己的手臂放入诺亚的手中。在任何人能够改变局势之前，诺亚将他兄弟的手腕拖过倒钩。当红色液体喷洒在该区域时，马利把手伸过几个栅栏尖桩，然后将另一只手腕拖过第二个倒钩。马利摊开在多个酒吧的空间里，挂在他破损的手腕上。诺亚退后一步。

“用你的心，”斯克虏奇建议道。

“我对你做了这个。”诺亚只是盯着这个他不再认识的兄弟。马利把下巴抵在胸前，喊道：“我偷了钱，诺亚——我对你做了这样的事！”

诺亚疑惑的问道：“钱？”

“普雷西和巴克莱的商店……平安夜。我背叛了你，诺亚。”

诺亚毫无谨慎地把手臂伸进哥哥的胸口，抓住禁锢他心脏的锁链，然后猛烈地将它从鬼魂身上拉了出来。马利立刻消散了。诺亚高高举起铁链，一边像动物一样尖叫，一边故意把它扔向史克鲁奇。斯克罗吉勉强躲开铁块，看着它直接落在他身后。他吓了一跳，从抽搐的金属上跳了起来。到处都找不到马利。

“该死的骗局！”斯克虏奇环顾四周，惊慌失措，因为马利似乎已经消失了。
“雅各布，不要抛弃我！”

“平息你的风暴，埃比尼泽，”马利把手放在胸口说道。
“让我来调整一下这个负担吧。”他走到斯克鲁奇旁边，补充道：“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

“进展不太顺利，是吗？”

“说出我的心声就这么多了，”马利抱怨道。

“你想要一些新的建议吗？”

“你的最后一个没什么帮助，但我没有解决办法。所以当然，埃比尼泽，你如何让诺亚平静下来？”

“我会让死亡事件来决定你的真相。”

“这些事件？诺亚经历了这些事件，埃比尼泽。为什么我必须再次穿过那扇门？”

“因为诺亚被困在那个事件门的门槛内。你需要把他拉过去。他需要你的掌握——你的理解。但只有在他的思维中说出这些话，他才会吸收它。”

“如果我找不到符合他‘心态’的词语，那么……？”

“接触你兄弟的关键是进入他的方法，因为他扎根在那里。只有这样，诺亚才能听到你的事实，雅各布。只有这样，他才会开始信任你。”

“你知道这个‘新’建议是不是好建议？”

“雅各布，曾经的怀疑者，你的补救办法是……？”

鬼魂想了想，承认道：“我想，尝试一下你的建议不会有什么坏处，所以……”然后，没过片刻，马利就挂在了诺亚对面的钩子上。当他的手腕将一团怪异的血雾喷洒在巢穴各处时，马利将下巴从胸前抬起，然后咆哮道：“**你毫无生气的身体周围的屠杀，加上弗洛拉的哀号……**”当马利寻找着言语时，诺亚抓住了他的喉咙。

诺亚恶狠狠地看了斯克鲁奇一眼，很快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利身上。诺亚抓着弟弟，对着雅各布的脸吹了一口气，“**我听说是你造成的。**”

“这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

“**不！**”诺亚尖叫着，同时抓紧了弟弟的脖子，“这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

“**我在各个方面都摧毁了你的荣誉，诺亚。**”

“**你压垮了我！**”诺亚尖叫着，同时把头向后一仰，然后又侧向一边，最后深深地抵在了他哥哥的脸上。他咆哮道：“**荣誉，荣誉是贵族的特权。我为正义而奋斗。**”

“**正义是为生者服务的，诺亚。你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抗议你的不公正。这里没有法庭、律师，甚至没有被告——除了你自己。**”

诺亚将马利推入铁栅栏深处，然后抓住了他兄弟的心链。他向后拉动铁杆，将铁钩挂在第三个倒钩上，将他的兄弟固定在栅栏上。

马利在他哥哥的愤怒中放松下来。当他悬在地上时，他抬起眼睛与诺亚的目光相遇，然后，凝视着他兄弟的愤怒之火，他平静地说：“**没有任何改变可以让你再次变得完整。**”

诺亚松开了马利的脖子，愤怒地咆哮着，然后说出了他的真相。
“**你一直都是一文不值的，雅各布。**”

“你是每个人的受害者，诺亚。”

“但大部分是你的。”

“是的，是的，我毁了你，但你必须拯救自己。”

“言语.....你说的话毫无意义。”

“那么请听听这些话，诺亚。你应该从这种恐怖中解脱出来，但你却坚持不放。”

“我坚持我存在中的力量。”

“然而这个巢穴却让你忘记了你的外展任务。那是什么？”

诺亚停下来搜索记忆，然后说道：“我从来没有做过。”

“不，你在这里.....所以你做了一个。还记得吗？”

“我要报仇！”

“那就将我杀入无限，但正义对你来说仍然只是幻觉。”马利等待着他哥哥的想法，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强调说：“你必须释放你的加害者。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你应该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解脱。”

“我值得报仇！”

“**确实**如此。我能给你的最大报复就是请求瞬间变形。你也许会因为我的被消灭而获得一些满足，但这样的行为仍然得不到正义。”

诺亚用手捂住马利的嘴。

“**你再多**说一个念头，我就会偷走你的心链。然后你就会迷失在瞬间变形永远无法拯救你的遗忘之中。”

马利吓坏了，一动不动，就像他.....**死了一样**，而诺亚的眼睛透过他兄弟脸上的恐惧而怒目而视。诺亚对回望的关心的反映越来越反感，变得愤怒。当他用力地用手捂住弟弟的嘴时，马利以亲吻抓住的手掌作为回应。诺亚毫不犹豫地撕开了马利脸上的嘴唇。他感到困惑，向后退了一步，颤抖着的一团幽灵般的血肉从他的手中蒸发了。马利则保持坚忍。

当一颗泪水同时从兄弟俩的脸颊上落下时，诺亚向马利猛冲过去。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需要**钱来成为埃比尼泽的合伙人，”他说，头指向史克鲁奇。

诺亚走向史克鲁奇。“**你拿了钱吗？**”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斯克鲁奇从诺亚身边退了一步，他有一种想要逃跑的冲动，但是逃到哪里去呢？

“**所以**这件事是你干的，”诺亚对斯克鲁奇说道。史克鲁奇还没来得及为他辩护，诺亚就攻击了他。他掐住斯克鲁奇的喉咙，把他扔到房间另一边，他的肌肉通常毫无生气。斯克鲁奇撞到了巢穴的墙壁，慢慢地倒在了地上。还没等他坐起来，诺亚就再次扑到了他身上——这一次他想要造成疼痛。

“**你怎么**在这里？你不值得活下去。”说着，他抓住斯克鲁奇的脖子，将他从地上举了起来。斯克鲁奇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收紧了每一块肌肉。诺亚凶猛地吧斯克鲁奇的颈背压在墙上，导致他失去了知觉。当斯克鲁奇变得软弱时，诺亚只是用力推。

马利在栅栏上晃来晃去，试图挣脱。他把两只手腕从钩子上扯下来，来回拍打，因为绑住他锁链的钩子拒绝弯曲。“诺亚，停下来.....”

下一刻，就像闪电击中了丹恩一样，阿普托站在了诺亚和斯克鲁奇之间。诺亚的前臂在他的下巴之间摆动，手指来回抽动，意图愤怒地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诺亚盯着他现在失去的手臂的位置。震惊之余，鬼魂精神崩溃。当他闭上眼睛，然后开始倒下时，马利喊道：“诺亚，留在我身边。”**然后他对阿普托指示：“不要吞下我兄弟的手臂！”**

诺亚睁开眼睛，旋即向阿普托追去。

“把它还给我，你这个怪物。”诺亚跑到这只动物身后仅几英寸的地方，抓住了这只正在躲避的动物，但没有抓住。

当诺亚继续追赶阿普托时，马利对斯克鲁奇喊道：“**你还和我在一起吗，埃比尼泽？**”

斯克鲁奇稳住身子，然后回答道：“**好吧，考虑到攻击的威力。**”

“在诺亚回来之前让我摆脱这个困境。”

斯克鲁奇向前走了几步，站在了他晃来晃去的朋友面前。当斯克鲁奇思考释放马利的方法时，阿普托终于放开了诺亚的手臂。起初，斯克鲁奇做了任何人为释放人类都会做的事情.....**只是把他举起来，越过栅栏的倒钩。**然而，马利并不是人类。因为当斯克鲁奇抓住马利的手臂时，他的手直接穿过了灵魂。**“抓住链子，”**马利指示道。

“你的意思是让我的手伸进你的胸口？”

“埃比尼泽，我已经进入了你的整个身体。在诺亚回来之前快点把手伸进去。”

当斯克鲁奇不情愿地抓住马利心脏上的半固体环时，诺亚抓住了人类的肩膀，然后在下一刻，三个人都移动了。当斯克鲁奇挣脱威胁性的抓握时，马利从束缚中掉了下来，诺亚只是困惑地站着.....**想知道该伤害谁。**

马利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包裹在诺亚身边。躯干纠缠在一起，诺亚的怒气减轻了。马利因哥哥的平静而感到安慰，他紧紧抓住他们共享空间的感觉。马利吸收了他们拥抱中的强度，在诺亚耳边低声说道：“告诉我你的外展任务。”

诺亚拉紧了质量他的灵魂从他哥哥的掌控中挣脱出来，然后说道：“弗洛拉.....只有弗洛拉。”

“这是一个足够大的任务。”马利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你准备好完成那个任务了吗？还是你宁愿再次杀了我？”

诺亚笑道：“这是你应得的。”

“我确实赢得了它，”马利同意道。“但是，弗洛拉需要我们。”

“我不需要——你。”诺亚转向史克鲁奇，然后说道：“我选择埃比尼泽，但你，小兄弟，我永远不会信任。”

“那我就跟在你们两个身后了。”

“不，你会走在我们前面。”

两人都沉默了，直到斯克罗吉问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巢穴呢？”

“我们没有离开它，而是它离开了我们。”

斯克罗吉揉皱了额头，试图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起初，他们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当马利将手臂伸展到足以包围他们三个的长度时，他想知道是否可以醒来。当马利的手臂将三人

合而为一时，巢穴开始变暗，他们一起被从地面上举了起来。上升的动作并没有给人漂浮的感觉，而是给人一种坠落的感觉。它们向上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超出了重力的影响。

随着天色越来越黑，史克鲁奇开始发抖。当他因恐惧而抽搐时，诺亚低声对他说：“你的恐惧正在伤害我。”

“埃比尼泽，在幻化中你不需要害怕任何事情。阿普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马利解释道。

“阿普尔托……”斯克虏奇低声说道，“是的……”有了这样的理解，他小心翼翼地放松下来。

马利猛烈地向上坠落，三人开始旋转，手臂上的绳索松开了。他们越来越紧，在不断缩小的空间里旋转。如同漩涡一般，圆形的力量开始扭曲三人组。斯克鲁奇呻吟着，他的身体旋转得超出了生存所允许的程度。一边旋转，马利一边在诺亚耳边低声说道：“空间不够我们三个人住。”诺亚咕哝着无视了他的兄弟，所以马利说：“我们必须搬到斯克鲁奇那里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他活下去。你会帮忙吗？还是你太恨我了，会让埃比尼泽死去？”

没有一刻，诺亚就深深地推入了斯克鲁奇，在他哥哥的手臂之前将三人抱成一体的地方留下了一个缺口。马利跟着诺亚进入了斯克鲁奇的身体。

当鬼魂消失在斯克鲁奇体内时，人类的形态仍在继续扭曲。当脚和头以不同的速度旋转时，斯克鲁吉因压力而昏倒，痛苦地尖叫起来。当三人以漩涡的速度旋转时，马利和诺亚都试图控制斯克鲁奇瘫软的身体。他们的螺旋在他们进入的道路上钻了一个洞。斯克鲁吉现在变形了，倒下了。

诺亚甚至没有碰他，就知道斯克鲁奇已经死了。马利害怕真相，竭尽全力想让他的朋友复活，但他却无能为力。斯克罗吉扭曲地躺在路上，鲜血从他的耳朵、鼻子和嘴里流淌出来。他睁着眼睛怒视着他的朋友们。当马利把斯克鲁奇拉到腿上时，他因自己的失败而悲伤地抽泣着。

马利一边哭泣一边摇晃，几乎没有注意到阿普托的呼吸在他脖子上。野兽静静地咆哮着：“耶哈耶。耶哈哈耶。”

当马利抓住朋友支离破碎的尸体时，他的焦虑爆发了。
“不！绝不！我不会让你战败的，埃比尼泽！”

“啊啊啊！啊啊啊啊！”阿普托咆哮着，推开马利，然后落在斯克鲁奇被压碎的肉上。

马利扑向阿普托。“我说了绝不！”

当两人争夺对死去的人类的控制权时，诺亚失去了注意力，开始向碎魂池走去。迷失方向的马利对诺亚喊道：“我们必须拯救……”战斗的暂停让阿普托集中力量将马利从斯克鲁奇身上推开。

当马利从冲突中滚过时，诺亚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而阿普托则四肢着地站在斯克鲁奇身上。阿普托弓起背，开始上下起伏肚子。肠道内的吸力迫使胆汁进入喉咙。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阿普托向斯克罗吉吐出了由消耗的火山口头骨制成的浑浊的接受。液体流入斯克鲁奇的面部开口。当欢快的乐音飘过正在消失的“接受”上方时，斯克罗吉开始抽搐，然后痛苦开始了。

整个幻化界都响起了痛苦的尖叫声。每一次动作的闪烁，斯克罗吉都发出难以忍受的痛苦。
“随它去吧，”他在嚎叫中喘息着。当斯克鲁奇开始将这个生物从他身上推开时，阿普托继续向斯克鲁奇吐出“接受”。“这痛啊！畜生，放开我吧！”

阿普托停止了他接受的爆发。当斯克鲁奇扭动身体想从动物身上挣脱出来时，阿普托倒下了。斯克鲁奇被压在这个畜生的身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发出震耳欲聋的恐慌。

当诺亚继续在路上徘徊时，雅各布看着两人陷入困境。慢慢地，阿普托的每一条条纹它发出了比光更亮的光芒。他肩膀和尾巴上最小的条纹开始发光。此后，每个相邻的条纹都继续增加光芒。刹那间，阿普托变成了一团明亮的温暖。这让史克鲁奇安静下来，帮助他放松下来接受治疗。

起初，能量被强加在斯克鲁奇身上，但一旦认识到它是什么，斯克鲁奇就开始从阿普托身上吸取治疗作用。当斯克鲁奇的能量耗尽后，阿普托的力量逐渐减弱。当斯克鲁奇开始站起来时，他和马利看着阿普托的身体开始表现出与斯克鲁奇结束时相同的扭曲和扭曲。

斯克罗吉靠在已故的救助者身上问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不知道动物的思想，埃比尼泽，但他是.....是看护者。”

“我们怎么救他？”

问题还没解决，整个幻化界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然后，泰因特发出雷鸣般的命令：“阿普托，这里，现在。”指令中的力量响起如此之大，以至于破坏性强迫领域内的树木开始甩掉它们的尖刺。当树的长矛飞过道路时，马利和斯克罗吉都试图躲避危险，而诺亚似乎对一切都一无所知。

数十根荆棘刺入他们的全身。马利知道它即将到来，所以只努力保护斯克罗吉，而诺亚只是在每一根尖刺飞过他时呻吟一声。斯克罗吉被树上的三件武器攻击，但没有一件伤害到他。相反，他们走过时就好像他也是由.....精神构成的。

“你怎么不血气方刚？”马利一边检查尖刺形成的每个入口和出口孔，一边问道。每个出口都滴下一滴血。马利从斯克鲁奇身边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着他，然后宣布：“你现在不一样了。”

“我也有同感。”

“然而你的皮肤不再是肉色了。但是.....但是.....它闪耀着紫色的色调。”

“发光？”

“我猜它更像是薰衣草色。”

“我的肤色可能并不重要，但阿普托的生活却很重要。”当两人转向道路上应该躺着尸体的地方时，什么也没有留下。“他去哪儿了？”

“用Teint？我不知道，埃比尼泽。我很高兴他救了你。”

“不，我对这次交流并不满意，雅各布。”

“但也许他是。”

“难道我在这里的时候就注定要被从所有知识中抹去吗？”

“好吧，你还没有离开这里，而阿普托似乎以后也无法为你服务。所以，也许你注定要彻底毁灭。但是，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埃比尼泽。”

“雅各布，你对此有何看法？”

马利想了想，然后回答道：“我没有，但我决心遵守诺言。”

“那我们就去看看诺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他们行走时，沉默占据了他们的思绪。斯克罗吉张了张嘴想要说话，但脑子里的迷雾让他的舌头安静了下来。马利则感到一种不安。虽然那条穿越强迫力场的道路显得如此浩瀚，几乎无边无际，但马利还是一眼就找到了诺亚的位置。

当他们走近他时，斯克罗吉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为什么不动？”

“诺亚的移动就像时钟的分针一样，但他仍然在动，”马利保证道。

当他们靠近一动不动的诺亚时，马利怒吼道：“这又是阿利托的诅咒了。”

“我以为我们让诺亚超越了巢穴。”

“我们确实解放了他的大脑，但他的心灵……它的痛苦仍然挥之不去。”

“不止一个头脑？”

“事实上，内心的想法向大脑透露的信息比大脑向心脏传达的信息还要多。”停顿了一下，为了强调他接下来必须向斯克鲁奇提出的问题，马利最后说道：“我无法独自把诺亚带回来。这个诅咒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我们可以重新连接他的思想系统。”

“所以你终于需要我了？”

“埃比尼泽，你不知道自己有多有价值。诺亚只是需要你给他多一点你的价值。”

“如果我行的话。”

他们满怀关切地靠近几乎一动不动的诺亚。下一步行动要么释放他，要么把他送回巢穴。
“我需要你，埃比尼泽，在我将诺亚带入我们的时刻时，将接受注入到诺亚的背后。”

“接受？我死了吗？”

“你看起来确实变了，但不，你还活着，埃比尼泽。”

“那我怎样才能向诺亚传达承诺呢？”

“死亡和接受并没有通过变形过程联系起来。接受是由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创造出来的。”

斯克罗吉左右摇头，咕哝道：“阿普托.....”他记得自己刚刚被阿普托吐出来的“接受”湿透了。

察觉到朋友的疑惑，马利澄清道：“阿普托的圣意并不是由液化的头骨组成的，他的圣意喷雾是压缩愈合，看来他的身体能够完成这一切。”净化。我想这对于陨石坑里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前提是他们还没有要求即时变形。”

“我没有这样的身体力量将我的胃内容物转化为.....治愈？那么我怎样才能创造接受呢？”

“埃比尼泽，每个生物都拥有情感觉醒的能力。这是造物主的礼物，也是人类的义务。”

“义务？”

“在无限意识看来，通过神圣的体验唤醒爱.....这是我们唯一的要求。”马利停了下来，凝视着斯克罗吉的眼睛，然后问道：“埃比尼泽，你最爱谁？”

“没人。”

“你当然爱。你的品质散发着你的个性。”

“说实话，雅各布，我不爱别人。”

“这对我来说很神秘，埃比尼泽。解释你没有爱的善行。”

“我喜欢钱。财富就是我的价值。然而，在你第一次平安夜来访之后，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所以你的心灵里是感恩，而不是爱。完美！”

“完美吗？”

“爱是人们最容易激活的品质，因为它是从存在传递到存在的。然而，感恩是一种品质或能量，直接从一个人传递到无限意识。”

“这对我来说确实很有意义，雅各布。”

“由于这种品质，感恩的力量比爱更大，但它不像喜悦那么强大。”马利对斯克鲁奇微笑，打趣道：“我的朋友，看来你已经快要进入你的第二个童年了。”

斯克罗吉想笑，但“第二童年”的概念却让他条件反射地皱起了眉头。
“我很难理解孩子般的力量将如何拯救诺亚。”

“不要承担这个负担，埃比尼泽。只要心存感激，就有办法。”

“看来这就是我所擅长的.....感恩。”

“我需要你站在诺亚身后。”斯克鲁奇按照指示行事，马利继续说道。
“把你的左手放在你自己的心脏上，然后伸出右臂，让它几乎碰到诺亚的背。”

斯克鲁奇按照指示做了，然后马利说：“闭上你的眼睛，埃比尼泽。低下头。现在，让你的脑海中充满被给予生命第二次机会的感觉。爱抚，然后放大，那个奇迹。一旦无法停止，就让电荷流动。”

当斯克鲁奇把他的思想转移到胸口时，一阵兴奋的颤抖控制了他。闭上眼睛，他感觉到掌心传来一股暖意。当强化诺亚所需的能量开始涌向鬼魂的背部时，雅各布站在了他兄弟的面前。突然，他变成了一个女人，身材高大，但更加优雅，就像马利兄弟中的任何一个一样。

“你的天使胜利已经到来，诺亚。”

诺亚听到了这个声明，但没有承认这个想法。斯克鲁吉闭着眼睛，感觉到他精神集中的温暖从他的手流到了诺亚身上。幽灵的跳动器官充满了感激之情，很快它就开始发光。然而，能量并没有照亮整个思维结构，而是开始反弹回斯克鲁奇的手掌。

“用力一点，埃比尼泽，”诺亚对面的女人要求道。
“心充满光辉，然而.....”那男子一步步靠近诺亚，右手放在了诺亚一动不动的胸口中央，左手放在了诺亚的头顶上。女人闭上眼睛，将左手向上拉。光突然进入诺亚的脑海，照亮了他的整个实体。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你是我的长子。”

说完，诺亚抬起了头，低声问道：“妈妈？”

“睁开眼睛，我的儿子。”诺亚默默地服从了，女族长继续说道。
“你已经受苦了，你还在受苦.....然而，你的天使胜利已经到来。”

“瑟拉.....什么？”诺亚问道。

“成为你神圣遗产的能力。”

“我要正义，”诺亚吼道。

“这里没有法官。”当斯克鲁奇的力量自由地流入静止的灵魂时，母亲模仿者继续解释。“所有走这条路的人都获得恢复。即使是在火山口底部打滚的阿利托二人灵魂最终也会发生转变。他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接受者，但一旦他能够摆脱自我陷阱，他的诅咒就会消失。”她停下来强调，“不幸的是，似乎总是有新的不公正取代它。”

诺亚从他面前的灵那里听到的只是“不”这个词。他低下头，开始颤抖。当悲伤和困惑的泪水涌上心头时，作为母灵的马利和斯克鲁奇都把自己的情绪向内收拢。斯克鲁奇不想破坏他与诺亚的心灵联系，他抵制住了清除眼中积聚的水分的诱惑。

母亲又试图解释：“自然伤害人的时候，法律能挽回吗？被动物咬伤需要法院判决吗？不，当然不是。这是只有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呼喊着“正义”。抬起你的头，诺亚，因为你的重塑力量就在你的体内。”

诺亚开始嚎啕大哭。当他干涸的泪水开始流下时，他的哭声响彻整个道路。

母灵再次走到诺亚身边，用双臂搂住他，亲吻他的嘴唇，然后鼓励道：“是的，哭吧，消除你的自我怀疑，我的孩子。”

当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斯克鲁奇的感激之情终于打破了诺亚的绝望。诺亚虽然还很困惑，但还是回应了马利的吻。他们共同流下了眼泪，然后，雅各布失去了对母亲形象的控制。就在雅各变回来的时候，诺亚意识到了欺骗，然后推开了他的兄弟。“你不是妈妈。你的骗局又降临到我身上了。”

当斯克鲁奇终于意识到他理解兄弟的挣扎的价值时，三人之间出现了尴尬的沉默。在新意识的力量下，他平静地说：“不，诺亚，雅各为了你的救赎而心地纯洁。”

诺亚愤怒地转身面对斯克鲁奇，但当他感受到斯克鲁奇举止中的温和时，他只回答道：“我还是很痛。”

斯克鲁奇现在对马利为何需要他充满信心，说出了他的智慧。
“而且你可能永远.....但一旦你将经验的力量融入你的存在，它就会减少。”

“那是什么力量，埃比尼泽？”

诺亚和雅各布都很想知道斯克鲁奇的想法。然而，斯克鲁奇现在意识到了自己在幻化中的价值，但仍然努力寻找最明智的话语。

“你已经给雅各布划定了界限，这将赋予你力量，诺亚。”

“我知道没有边界，”诺亚坚持说。

“但我知道边界，”马利惊呼道。

“诺亚，你要求我在路上走在你前面。我不确定这会如何增强你的力量，但它必须如此。”

“我需要通过让我的叛徒暴露出来。”

“是的，要求雅各布这样做会增强你的安全感。但这只是你需要融入你的精神的一课，”斯克鲁奇说。

“其他人呢？”

“我不确定你需要什么，诺亚，但反思将有助于给你带来和谐。”

“我只想反思的是弗洛拉。”

“这也是我的外展任务，”马利说。

“那么，雅各布，请在我們前面至少停留一弗隆。”

“这将导致埃比尼泽失去站立的能力。”

诺亚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兄弟身上，缓缓命令道：“**我会成为他的精神平衡器**。当你确定我们之间所需的距离时，埃比尼泽和我将留在这里。现在就上路吧，胆小的兄弟。”

马利在向前移动一弗隆时回头看了好几次，然后又向前移动了两弗隆。一旦达到诺亚所需的距离，他对斯科罗吉说：“现在我希望你也走在我前面。”

“我伤害你了吗？”

“有吗？”诺亚问道，但在斯克鲁奇回答之前，他补充道：“**不，我只是想弄清楚，在多远**的距离下你会变得脆弱。”

“噢，这很容易。”斯克鲁奇一边说，一边走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回头看看诺亚，然后又迈出了一步。斯科罗吉的膝盖开始弯曲，变得越来越虚弱。他的双腿摇摇欲坠，但并没有把他摔倒，而是移动了直到重新获得控制。斯克鲁奇感到困惑，他又离诺亚三步远，当他保持直立时，问道：“**你确定我还活着吗？**”

“嗯，你还没死。”

“安慰，诺亚，安慰。”

两个陌生人被一个盗贼联系在一起，开始向断魂池走去。两人都不知道如何开始双方都想要的对话。两人默默地走着，异口同声地问道：“恢复了吗？”微笑着，然后大笑，每个人都回答说：“也许吧。”这句话异口同声，让他们笑得热泪盈眶。

斯克鲁奇笑完后说道：“我已经康复了，可以继续了。”

“我.....我仍然在与记忆作斗争，”诺亚承认。叹了口气，他继续解释。
“当我在暴力平原的房间里时，我童年时发生的同一件事重复了数百次。我永远无法原谅它，但我最终还是吸收了它。”

“是不是你遇到了什么不法之事？”

“不，还差得很远。这只是一个引发思考的事件。”诺亚停顿了一下，为了澄清这一点，最终承认，“你可能会认为这很愚蠢，但当我走在田野里时，我正好踩到了一座巨大的蚂蚁山的顶部。”

斯克罗吉不想阻止谈话，他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独特之处。我可能已经压死了一千只蚂蚁，但我自己都不知道。”

“这就是重点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对于某种东西来说，如果不是死亡，那又是什么食物呢？”

“嗯.....是的.....当然。那么为什么死去的蚂蚁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沉思呢？”

“这是命运，蚂蚁被杀死并从其存在之外驱散的偶然命运。”

“你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死亡的吗？”

“是的.....又不是。事件总是有原因的，但并不总是恶意的。这就是我必须弄清楚的在议事厅里。”

“所以你不认为雅各对你所做的是可恨的吗？”

“他只不过是一只从法律鞋边奔跑的蚂蚁。另一方面，我就在鞋子的正下方。”

“是的，但是雅各布把鞋子带到了蚁丘。”

“然而，踩到我的是鞋子，而不是雅各布。我的兄弟有罪，但不是因为我的实际死亡。”

“那你最终会原谅他吗？”

“我已经这么做了，”诺亚停下来强调他的决定，“但是，我永远不会再相信他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信任他。”

“而你却在这里.....”

斯克罗吉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处境辩护，他打趣道：“我认为发生了更奇怪的事情。”

“真的.....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使谈话暂时结束，因为斯克罗吉想不出答案。两人一起看着马利走近泳池。随着水池中伸出的金属柱不断发出火花，无数的灵魂从沉睡中醒来。马利开始漂浮在泳池上方。他格外小心地避开上升的灵魂、闪闪发光的电线杆和充满泪水的池子表面。

“诺亚，我一直在想你踩蚂蚁的故事，我有些困惑，”**斯克罗吉**说。

诺亚看着斯克掳奇，然后回答道：“**好吧，我们不能这样。Transmogrify的目的就是获得个人澄清。那么，告诉我你的困惑吧，埃比尼泽。**”

“**我不想贬低你的经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它。**”**斯克罗吉**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的意思是，那些在我记忆中反复出现的事情即使不是彻底的创伤，也是戏剧性的.....**”

“**是的，确实如此。**”

“**那么踩到蚂蚁会造成怎样的创伤呢？我的意思是，你是赤脚的，还是他们围攻你的？**”

“**不。**”诺亚不想解释后果，因为这似乎让他感到羞耻。

斯克罗吉感觉到了一丝紧张，轻轻地将手放在诺亚空灵的前臂上，然后说道：“**我的好奇心没有尊严。请原谅我的询问。**”

“**好奇心没有荣誉吗？**”诺亚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不，埃比尼泽，只有伤害才是不值得尊敬的。你的好奇心是有智慧的。**”**他停下前进的动作，低下头，坦白道：“我横冲直撞！就在那时，我的愤怒之灵诞生了。”**诺亚开始剧烈地颤抖。“**我把.....那个蚁丘.....变成了.....墓地。我很愤怒.....愤怒.....**”

“诺亚，诺亚！停止！不要再继续你的折磨了。”

诺亚继续颤抖着，试图用他不连贯的话安抚**斯克罗吉**。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事后.....**视线更加融化了……**冰.....冰。**”这个评论让**斯克罗吉**困惑不已，因为这个比喻很奇特。就在两人继续时断时续的时候，诺亚走了几步后，终于宣布：“**我的紧张放松了。**”**他停下来获得情感力量，承认道：“在那次愤怒的行动之后，我的愤怒精神就显现出来了。然而，关于动物的想法在我内心很早就产生了。”**

“雅各布告诉我你的猫杀死了蛇。”

“正是那条蛇的死让我思考、思考、思考。”

“雅各布说这让你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诺亚只是笑了笑，纠正了这个想法。

“雅各布会这么想。他喜欢动物，但.....我不喜欢。”看着自己走在路上的脚，他透露，“那条蛇的死让我意识到所有动物都是多么的渺小，甚至包括人类。”

“人类？你现在认为这是一个不真实的结论吗？”

“如果是的话我会的，埃比尼泽。但不，我得到了另一个人——我的妻子——的祝福，她帮助了我。然而，我从未公开过所有生命都不重要的想法。”

“有点悖论，不是吗？”

“悖论是人类处境的一部分.....我认为人类来这里只是为了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处理它们.....或者也许是为了看看我们‘如何’处理它们。”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

“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任何社会难题都没有答案。”诺亚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我确实知道弗洛拉的仁慈精神软化了 my 愤怒情绪。”诺亚摇了摇头，总结道：“不过，我死后的恶灵却爆发了疯狂。”

斯克罗吉挠了挠后脑勺，然后问道：“人会同时拥有积极的精神和消极的精神吗？”

“当然，但是很少有人会带着积极的精神死去。”诺亚看着越来越近的碎魂池，说道：“幻化之内的一切，尤其是那些沉睡在碎魂池中的人，都拥有有价值的灵魂。”

“积极的精神如何Mogrify？他们甚至进入幻化了吗？”

“我从未在幻化中见过已经净化的灵魂。据我所知，没有人来这里旅行。”

他们的注意力一起转向马利，他正忙着躲避从池子里升起的灵魂。诺亚镇定下来后，向泳池对面喊道：“雅各布，你找到弗洛拉了吗？”

马利回了电话，但是在路对面，在断开连接的大坝内。艺术，四肢碰撞的声音掩盖了他哥哥的话。诺亚示意他的兄弟到池边。“你找到弗洛拉了吗？”

“她睡得很沉。”

“你是什么意思？”诺亚问道。

“是的。”马利回到大道上，完成了诺亚的想法。“科斯的接受已经包围了她。”

“我们必须救她。快点，雅各布，我们需要把她拉到岸上。”

“箱子已经太大了，我一个人搬不动她。”

“我怎么帮你？”斯克掳奇问道。“以我的肉身，恐怕是我们之中最强的了。”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你的力量。然而，泳池机械师的危险将限制我们所有的行动。”然后，马利甚至没有呼吸，就补充道：“我知道泳池看起来很浅，但别想涉水去找她。”

“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选择。我相当确定我可以绕过那些正在睡觉的人。”

马利指着泳池的表面警告说：“**埃比尼泽**，即使是一滴泳池液体沾到你的皮肤上，也会让你心碎。而且我甚至不会告诉你站在泳池里时这些杆子可能造成的伤害。”

不断喷射的火花照亮了泳池。当三人站在边缘时，爆炸性闪电有节奏地从大坝上撞击到四肢上。当声音在他们周围结合时，就产生了不和谐的回声室。

斯克掳奇问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漂浮在上面吗？”

“好吧，诺亚和我可以漂浮，”马利说。

“**但即使**结合起来，我们的群众力量也微乎其微。但这很可怕。我们需要在科斯再次释放之前找回弗洛拉，这将使她陷入更深的悲伤之中。”

“我以为接受科斯可以让睡眠恢复活力。”

“是的，但仅限于那些体内有灵魂需要莫格里化的人。”

“我不明白这一点。”

“这是最罕见的事情，埃比尼泽。因为它需要最纯洁的心，只发展出有价值的精神。这在地球上有多独特？”马利不等回应，又补充道：“**很多**时候，人们过着近乎天使般的生活，但他们仍然需要魔化。父母的精神通常会挥之不去，而父母的能量是一生中最难改变的。”

“我还是不明白弗洛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她只做了一件事来对抗无限意识.....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将其与她体内的生命结合起来.....”马利低下了头，因为他知道是他创造了弗洛拉的灭亡之路。

“弗洛拉对病人充满了仁慈。她创建了一个社区智慧女性组织。她自己就有这方面的天赋，但她却让那些被忽视的东西得以存在。”马利抬起头，指着池子里弗洛拉的身影承认道：“如果不是我造成的，弗洛拉死后就会立即进入无限意识。她最卑微的精神是勇气，而最伟大的精神则散发着平静。”马利大声喊道：“但我打破了这种平静！”

斯克鲁奇感到困惑，平静地问道：“那么为什么科斯·纳克森没有唤醒她呢？”

“这只会让她的死亡更加悲痛。她被埋葬得如此之深，即使是科斯接受也无法平静她破碎的精神。她死亡的每一个元素都让她陷入了记忆循环。冰的破裂、泰晤士河的冰冻水和子宫内的踢打都无法释放她。”

毫无征兆地，科斯的一次猛扑超越了普尔。金属杆发出的火花产生了吸力，只有释放接受才能克服这种吸力。当科斯呕吐时，他们离开了水池。马利和斯克鲁奇都在漂浮的雾气中微笑起来。即使接受影响了诺亚，也是无法察觉的，因为他继续在海岸线上踱步。至少有十几个无生命的漂浮物开始从池面升起，每一个都分裂成各自的灵魂，然后无一例外地都朝着那个灵魂所需要的莫格而去。科斯的接受如雨点般降临到弗洛拉身上，只是让她周围的外壳变得更厚。

“所以让我明白这一点，”斯克鲁奇说，“她生命中的善良如此悲惨地结束了，以至于它导致了死亡事件本身的情感保存？而且，这是我仍然不明白的部分，只有无辜者才会对科斯的接受做出反应。雅各布，为什么呢？”

“想想她的困境，埃比尼泽。这个美妙的人受到了环境的打击。她的最后一步是她最糟糕的一步.....当她快要死的时候，她会做什么？”马利因沉默而停顿了一下，然后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她归咎于无限意识。”马利再次陷入沉默。看着泳池，他最后解释道，“弗洛拉拒绝接受接受所带来的宽慰。只有我们的外展任务可以帮助.....也许可以帮助她。”

“如果我们失败了怎么办？”

“诺亚永远不会适应。”

“那我们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呢？”

“我没有想法。”

诺亚逐步下注马利和斯克鲁奇随后宣布：“**我有办法。**”猛地转过身来，对他们招手：“**跟我来！**”当三人走到断断续续的大坝边缘时，大量的手臂和腿开始坐立不安……而且这并不好玩。脚恶狠狠地踢开了其他肢体，而手臂则抓住了附肢，然后将它们扔出了所有人的视线。这种互动即使不是混乱也没什么。整个场景与幻化中的任何其他场景不同，给斯克鲁奇的整个身体带来了可怕的恐惧。

“斯克鲁奇，你必须成为团队的支柱，”诺亚宣布。

“诺亚，我在这件事上晚了大约三十年，但我是来帮忙的。”

诺亚对斯克鲁奇的热情微笑，然后取笑道：“我们会尽量不剥削你。”

“我能做什么？我也有一些肌肉。”马利说道。

诺亚再次微笑，但这一次变成了咯咯笑。

“弟弟，挖马粪的时候你力气很大，现在就有点粪味了！”

马利前后摇摇头。他知道他活该受到这种骚扰，但这很伤人。他想知道他必须做什么才能结束诺亚的拒绝。不过，他现在不需要沉思，所以他只是叹了口气，然后等待指示。

“我们需要收集二十只，也许三十只手臂。你认为你能做到吗，埃比尼泽？”

“不。我不这么认为。”

诺亚疑惑道：“你真的愿意帮忙吗？”

“毫不犹豫，那些利爪已经困住了我一次。要不是阿普托……啊阿普托……”斯克鲁奇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只是大口地喘着气，试图表达他的焦虑。

“你至少尝试一下吗？”

“除非你准备好在我落入陷阱时救我。”

“谢谢你，埃比尼泽。你的力量是必要的，因为雅各布和我都没有能力让一根肢体脱落，更不用说几十条肢体了。”诺亚把手放在斯科罗吉的肩膀上，然后下达了命令。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能不能躲过那些细长的投影。”

当他们一起走下大道时，诺亚对马利喊道：“我们会把骨头扔给你。你认为你有勇气把它们堆起来吗？”

“诺亚，堆放任何东西都没有诚实的成分，”马利愤怒地说。

诺亚知道他的嘲讽让他的弟弟感到困扰，他嘲笑道：“那么，你应该能够堆到火山口以外的高度……尤其是因为你没有与那些居住在火焰湖中的人相同的荣誉。”

当他的兄弟和最好的朋友进入断开部件大坝时，马利只是吸了一口空气。他对弟弟处境的关心随着他收到的每一次轻蔑的言论而减弱。但他不允许自己以受害者的身份推理。当他看着两人肢体冲突时，他想知道他的兄弟是否会再次把他当作家人。

诺亚走在斯克鲁奇前面，以便踢掉路上任何有威胁的建筑物。斯克鲁奇紧随其后，伸出手指试图抓住他的脚踝。触感刺激着他体内的颤抖，但却没有对他的双腿造成任何阻碍。
“在这里，这只手臂看起来足够长，”诺亚指着一只弯曲的手说道。他试图把它从堆里拉出来，但就像街上的冰一样，幽灵形体之间无法建立稳定。

斯克罗吉走到诺亚面前，抓住诺亚的手臂，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松开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

“别动，哪怕是一点点。”诺亚一边说，一边接过断肢，然后把它扔向了他的兄弟。出乎意料的是，骨头直接穿过了马利，然后击中了泳池中的一个睡眠者。
“雅各布，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你看着这些骨头沉入池底。你只有一份工作，你甚至不能做那件事——雅各布·科尔？”

“别再用我的中间名来称呼我，也不要只是向我扔东西，诺亚。你认为也许你可以深思熟虑地先警告我吗？”

诺亚轻蔑地说道：“也许我应该把雅各布扔掉，从现在开始叫你科尔。”

“我不喜欢这种争论，”斯克掳奇说。

“我不喜欢那个男孩，”诺亚指着他的兄弟说。马利只是忍耐着，他的心很痛，但他的头脑却明白。

斯克罗吉的话似乎确实缓解了兄弟俩的紧张情绪。三人默默地收集从火山口丢弃的骨头。事实证明，这项苦差事本身很困难，因为鬼魂缺乏物质，经常导致错位。最后，一大堆臂骨被收集起来，堆放在池边。这一切都发生了，史克鲁奇没有遇到任何不幸。

当他们开始穿过马路走向雅各布时，斯克罗吉问诺亚：“你说你已经原谅了雅各布，但你仍然对他怀有敌意。雅各布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你的恩典？”

“我要对别人的恩典负责吗？”

“远离雅各布的愤怒，你的注意力不是会更好吗？”

“是的，但是我怎么逃脱？我的意思是，他就在那里，”他指着雅各布说道。

“什么我现在做了吗？”雅各布呻吟道。

“你看，你看，埃比尼泽，我必须忍受什么？”诺亚的目光如刀子般刺穿雅各布，说道：“这不是你在记忆之前所做的事情，而是你在我们的季节里所做的事情。”

“我确实知道这一点，诺亚。我不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才能结束这种折磨。”

“折磨！被折磨的是我。永远、永远不要表现得好像你是受害者，你这个可怜的生物。”

“我要求瞬变至少能结束你的痛苦吗？”

诺亚一想到这个就笑了，但他更强烈的需要控制了他。

“不，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来拯救弗洛拉，”他停顿了一下，讽刺道，“但斯克鲁奇可能是我唯一需要的人。”

“我可能无法阻止这一切，但我也也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斯克鲁奇说。“我想在 Coss 发布新版本之前帮助 Flora。”

“毫无疑问，让我们连接手臂吧。”

马利和斯克鲁奇都盯着面前的一堆肢体，然后马利勇敢地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怎么办？”

“手指放在手肘上。”诺亚意识到自己没有将所需的图像带入视野，于是慢慢地解释道：“用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臂的肘部，然后我们就可以重复，连接四肢，直到它们到达弗洛拉。”

“如果一只手放开肘部怎么办？”

诺亚只是向大坝挥了挥手，然后回答道：“我们拥有我们需要的所有资源。”

让双手抓住任何东西的过程似乎几乎就是他们存在的目的。一旦连接在一起，手指就变得僵硬，几乎无法分开。继续延长，直到手臂到达弗洛拉为止。这个时候，计划是什么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三人之间只沟通了定位。诺亚拖着那条细长的手臂，飘向弗洛拉。斯克鲁奇和马利都举起了公路上的最后一个肘部。

当手指伸入和伸出时，诺亚将手连接到唯一没有硬化科斯接受的位置，即她衣服领子的后中位置。当他接上手指时，先前被困住的接受量顺着她的后颈斜坡倾泻而下。

“史克鲁奇，手已合拢！现在，我引导她绕过其他人，轻轻拉动她。”

三个人就像一个团队一样齐心协力，协调拉力，同时躲避其他沉睡的灵魂。当四肢的杆子开始向斯克鲁奇和马利身后延伸得更远时，弗洛拉的茧滑到了海岸边缘。

诺亚跳到地上，命令道：“雅各布，擦干她包裹上的眼泪。”他直视斯克鲁奇，澄清了指示：“站稳点，埃比尼泽，湿气会抑制情绪，而从泳池里出来的情绪，没有一个是令人愉快的。”

风干后，诺亚仰面躺着，透过圣像看到了他心中激情的面孔。看到她时，他感受到的温柔让他热泪盈眶。他用手臂擦了擦脸，轻轻地吻住了她的唇。接受的覆盖使肉体之间的感觉变得迟钝。

马利问道：“我们怎样才能释放她？”

“那个，我所谓的天才弟弟，需要你所没有的东西……温暖。”

“但我确实有这个愿望，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大哥？”

“拜托，别再这样了，”斯克掳奇抗议道。

兄弟俩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克鲁奇身上，然后马利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热量能让弗洛拉复活，我认为斯克鲁奇应该拥抱她，因为他是最温暖的。你和我，诺亚，将试图封堵他的热度以对抗接受。也许这会融化它。”

“也许吧，”诺亚同意道。

“你想让我抱抱她吗？”斯克掳奇咽了口口水。

“我想这可能是你的工作，因为需要热量。”

因此，没有进一步对话，三人就尝试了马利的想法。然而，这并没有奏效，因为养育弗洛拉的不是热度，而是激情。第一个想法失败后，诺亚在弗洛拉熟睡的身体周围走来走去，希望找到一条足够大的裂缝来强行打开。挫折是他的回报。

当诺亚坐在海岸线上，坐在他的兄弟和斯克鲁奇旁边时，忧郁控制了心情。弗洛拉躺在他们旁边，但距离并不比北极星近，他从口袋里取出她给他的石英尖。尽管纽盖特没有什么可以接受的，但水晶是唯一让他充满希望的东西。即使被判死刑，水晶所蕴含的爱也支撑着他面对未来的勇气。随着每一次爱的印象，诺亚内心的光芒开始流过水晶的尖端。

当他的泪水落在水晶上时，附着在尖端的一滴幽灵般的悲伤绽放出彩虹般的色彩。通过水滴，在其生长过程中沉积在该点上的每一粒内部尘埃都将整个彩虹反射到变形中。数百道彩色光谱围绕着诺亚，灵感让诺亚跳了起来，将水晶放在芙罗拉的胸前，然后双手用力按下。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就是感觉这是对的。

没什么事直到诺亚本能地闭上眼睛，平静思绪，然后看着他和弗洛拉一起生活的快乐回忆在脑海中上演。从宴会厅到卧室，一切尽在掌控。诺亚内心的热情开始膨胀。情绪让水晶变得温暖，然后变得炽热。当记忆穿过石英时，它开始渗透到坚硬的科斯接受中。然而，当某些想法——某些肉体的想法——产生时，对水晶的探测只会溶解接受。

他们在婚房里的做爱总是友善、有趣的，但最重要的是，充满激情，有挥之不去的吻。诺亚被他们共同的性感的想法所吸引，以至于当科斯接受的整个覆盖物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自行释放时，他条件反射地将水晶扔到了弗洛拉的肚子上。

当他伸手去拿石英时，弗洛拉从他手中夺走了它。将尖端直立抵在她的子宫上，水晶开始以和谐音调的节奏发出嗡嗡声。一个婴儿的缓慢振动的图像开始漂浮在该点的六个三角形面旁边。六个婴儿中的每一个都发出不同颜色的彩虹。

诺亚被这些正在发育的孩子迷住了，他惊叹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女儿！”

弗洛拉很困惑，反驳道：“不，这是我的儿子！”

两人都看到了自己想要的孩子的实质，但两人都不确定自己的愿景的真实性。
“埃比尼泽，”诺亚说，“我们有男孩还是女孩？”

斯克鲁奇看着这六幅图像，希望能发现它们之间除了颜色之外的区别。当没有发现任何人时，他只是满足了弗洛拉的愿望，“是个男孩。”在宣布性别后，六个婴儿在水晶尖端上方合并成一个咯咯笑的男孩。

诺亚抱起孩子，将他抱在胸前，亲吻儿子的额头，高兴地说道：“这是我的遗产。”

弗洛拉充满了自己的喜悦，加入了这个家庭。在她善良的牵引下，三人一起感受到了来自深渊的召唤.....无限意识对莫格里化的呼唤。这一紧急命令要求我们采取行动。然后，当三人毫无预兆地走向最终变形深渊时，五彩接受的爆发改变了他们。接受的彩虹在整个幻化中蔓延，这反过来又在所有莫格人中创造了一种很少经历过的欢乐。说实话——在那之前，没有人目睹过深渊之外的莫格里化。

当某些颜色以不同的能量消散时，接受的幸福感悬在空气中。振动时间最长的红色持续存在，使幻影化的蓝色光芒变得略显淡紫色。红色的接受书里蕴藏着雅各布和诺亚童年时所有的共同记忆。当他们经过马利的思绪时，他因个人失落而泪流满面。他的外展任务已经完成，但永远失去弟弟的悲痛却困扰着他。然而，他意识到这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他接受了情感上的恐惧。

随着彩色接受的迷雾蒸发，雅各布从破碎精神之池转向了分离部分大坝。
“是时候送你回家了，埃比尼泽。”

“真的吗，这么快？”两个人对视一眼，想到要逃走就笑了。

“在 Transmogrify 中，时间是个人的。”

“这里的时间如梦似幻。每个时刻似乎都存在于它自己的场合中。”

马利停下来寻找词语，但他脑海中的概念永远无法产生所需的对话，无法理解幻化当前的时刻。因此，他没有尝试，而是宣称：“我认为我们应该穿过断断续续的水坝。这将减少我们至少 75% 的旅行时间。”

“我觉得不安全。”史克鲁奇望向断魂坑的顶端，补充道：“不过，我也不想在这里闲逛。”

“你在为泳池收集武器方面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看来阿普托给了你某种无敌的能量。”

“我不确定，雅各布。”

“我在走向泳池时确实抓到了几个火焰旋转器。我不会让骷髅抓住你。”

“好吧，我知道你至少会尝试一下，”斯克掳奇说，试图说服自己。说完，他走进了大坝的深处。它的巨大规模困扰着他的人类感知，数以百万计的骨骼肢体在空中抓握和踢打。细长的手指和脚除了动作之外一无所获，挣扎着寻找意义。

**** 十号木板 ****

自我怀疑冷静

每迈出一步，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试图推、推或抓住斯克鲁奇。他花了好几步才学会了躲避大部分障碍并用力推开挡在他面前的所有其他肢体所需的动作。一旦他适应了来自大坝的持续攻击，他就改变了焦点，说道：“到目前为止，没有啊，彩虹色的接受是最好的。”

“那是弗洛拉干的，”马利回答道。

“你怎么知道的？”

“诺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魔化。他对我还是有太多的愤怒。他应该被送回巢穴，甚至是他位于愤怒之坑的房间。当缺乏宽恕时，接受永远不会发生。”

“他确实原谅了你，雅各布。”

马利停了下来，转向斯克鲁吉，然后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哦，别怀疑诺亚还是不信任你。然而，我认为他在巢穴里几乎立刻就原谅了你。”

“当你说‘我认为’时，并不意味着‘我知道’。然而，你的陈述就好像你已被告知一样。”

“诺亚确实告诉我他原谅了你。这对你来说够直接吗，雅各布？”

“如果我能相信的话，但诺亚现在表现得好像他恨我一样。这不是宽恕。”

“你不想要宽恕。你希望诺亚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只是为了取悦你，雅各布。”

“完成外展任务没有奖励吗？”

“显然，释放诺亚和弗洛拉并不是你的全部任务。雅各布，你的举止冷酷而具有欺骗性。诺亚担心你内心的这个恶棍会再次给他带来伤害，而你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那么，除了原谅你之外，他为什么还要做其他事情.....这样做是为了让他能够从你的邪恶中恢复过来呢？”

“所以我永远失去了我的兄弟？”

“你并没有失去你的兄弟。你已经失去了对你兄弟的控制。”

“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两人走过了屈手可踢的道路。拍打和扑动阻碍了每一步的前进，但最终闪避和侧向动作恢复正常。

当他们适应路上的障碍时，马利再次提起他哥哥的话题。
“为什么他的宽恕不能让我自由？”

“因为这是为了释放自己。你的行为所带来的痛苦创造了你的牢笼。诺亚没有掌握你的魔化的钥匙，雅各布。他可能是你的任务，但他不是你的赦免。”

雅各布停顿了一下，然后谈到了过去的事情。

“也许作为家里的宝贝，让我成为了一个被宠坏的人，一个家庭中的接受者。”

“这太荒谬了！雅各布，你仍然走在恶棍的道路上。孩子的出生顺序确实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发挥着作用。然而，你的兄弟被杀并不是注定的。那种不诚实是你在你的存在中培养起来的。”斯克掳奇说了最严厉的话，最后说道，“**只有当你向注定你的事情低头时，你才会找到解脱。**现在你错误地认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你的行为之外的。雅各布，你造成了...**...你造成了这一切。**”

雅各布心链内的所有火焰旋转器都爆炸了，将他的幽灵碎片散布到大坝各处。当雅各布的形体重新出现时，他有了领悟。他可能一直都知道他给诺亚带来了痛苦，但他从未感受到它的负担。他当时的行为是纵容修复损害，而他却悄悄溜走而不被发现。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所以他哭了。**这不是悲伤的泪水，而是洁净的泪水。自我悲伤离开了他。当意识取代自我保护时，**雅各布的情绪平静下来。**雅各布在解释他的新见解时表示，“**我觉得只有要求即时莫格化，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你的经历是无限意识需要的教训。**你可能认为瞬间变形对你来说是一种正义的惩罚——**但据我所知，它只能平息你的焦虑，对无限意识没有任何帮助。**放弃对生活的责任，这就是你的愿望吗？”

“埃比尼泽，你让我很惊讶。如果我有你的荣幸就好了。”

“**你有你自己的善良，雅各布.....弥补吧。不要毁掉它。**”

当他们穿过大坝时，一片令人不安的沉默。手臂推腿的持续动作让男人们着迷。这堆永远不会被莫格里化的肢体散发出**一种情绪上的恐惧**，让斯克鲁奇变得紧张。马利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另一个人的焦虑。由于没有火焰旋转器来推动斯克鲁奇回到路上，马利决定了他唯一想到的事情。为了他焦虑的朋友的福祉，他会让身体部位安静下来。

怀着善意，马利在斯克鲁奇面前躺了下来。为了减轻骨头的撞击声，他对斯克罗吉说：“**走在我身上。**”**鬼魂覆盖一片骸骨的奇特景象似乎只不过是一种姿态。**尽管如此，斯克鲁奇还是踩到了他的朋友。马利身下的四肢都尖叫起来，然后愤怒地冲破了他的身体。伸出的手指仍然试图卡住斯克罗吉的双腿，这让他从被刺穿的鬼魂身上跳了起来。

马利再次与斯克鲁奇一起在迪康大坝中央埃比尼泽，我什至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主意来让你平静下来。我的失败是压倒性的！

“然而，即使你渴望改善我的状况，也会有所帮助。显示一个人价值的不是成功，而是努力。你，雅各布，似乎正在变得谦逊。现在，把意识的种子种进你的行动中。”

在斯克鲁奇的催促下，马利的紧张情绪放松了。他们继续向大坝的另一边走去。尽管距公路的距离很远，但两人似乎都不再因为该地区的面积而感到苦恼。马利思考着他刚刚获得的**“谦逊”的新种子，而斯克罗吉则小心翼翼地行走。**

马利一言不发地从大坝上拔出了右臂和左臂。他把每只手的食指都移开，然后递给斯克鲁奇。斯克罗吉从马利身边退开，惊呼道：“这是什么混乱？”

“把每根手指放在耳朵里。这可能有助于平息喧嚣。”

“你是认真的？”

“我不会停止想办法帮助你，埃比尼泽。”

斯克鲁奇意识到这种援助的动机是纯粹的，于是他把骨头放进了自己的耳朵里。效果是惊人的，因为手指的共振频率与大坝废弃的肢体相同。这种振动脉动吸收了所有声音，除了无声的言语。

“哦，天哪，这太棒了，”斯克鲁奇宣布。

“我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什么？！我几乎听不见你说话。”

马利喊道：“你感觉好点了吗？！”

马利的声音使斯科罗吉浑身颤抖。犹豫了一下，他看了一眼这个幽灵般的朋友，然后说道：“你的声音就像火旋一样强大，我敢说你可以用你的声音把我扔过大坝。”

马利的怒吼更加剧烈了。“是的，但是你能完好无损地到达吗？！”

这句话还没说完，斯克鲁奇就重重地摔在了背上。他从演讲者的力量中挣脱出来，站起来宣布：“我会走安全路线。”

与道路的视觉距离仍然很长。当他们走着的时候，他们之间陷入了沉默，因为这比目前交谈所需的尖叫要容易得多。马利的沉默变成了沉思，进而演变成梦境，进而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恩典之地。当一股责任的洪流吞没了他的精神时，他离开了大坝。

“雅各布，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去哪里？”

“这是我的心链。它不见了。”

斯科罗吉费力地听着，取下了指骨，然后说道：“所以你只是体重减轻了。这就是你漂浮的原因？”

“毫无疑问。然而重量从来都不是那条链条的负担。”他回头看了一眼，吐露道：“有人叫我，埃比尼泽。”

“打电话？打电话什么？”

“这就是埃比尼泽——
而不是深渊所召唤的地方。我已经准备好了。”马利解释道，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他的

后背。当他被从斯克鲁奇身边拉出来时，他大喊道：“只要回到大路上，变形的出路就会显现出来。”

斯克鲁奇目瞪口呆地看着马利被带走，在他身后喊道：“就回到路上？我一个人？骗子，雅各布！回到这里！骗子我告诉你！呸呸……”但在斯克鲁奇找到其他词语来表达他的愤怒之前，马利就从视线中消失了。他跪倒在地，在胸腔允许的范围内深深地呼吸，然后释放出一股悲伤。“为什么大家都离开我了？”他预计不会有任何回应，但他得到了回应。

“从你出生那天起，我就一直陪着你。”斯克鲁奇把头四处张望，寻找那个声音，但当它再次说话时，却没有找到任何实体。“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他很困惑，问道：“范妮？是你吗？”

“是的，我本质的低语会说话。”

“我通过完整的思想听到了你的声音，但我看不见你。你在哪里？”

“我从来没有在幻化中度过任何时间，埃比尼泽。我是接受，每时每刻都充满频率的每一个领域。我的经验的力量并不具体；它们无处不在。”

“所以我只能通过心里的话语来知道你的存在？”

“你的想法会产生回声。”

“你真的愿意帮我回伦敦吗？”

“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在大坝中生存下来。”

斯克罗吉对非生存这个概念感到喘不过气来。
“如果我死在幻化中，我会从你的记忆中消失吗？”

“是的，你会的，但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点。”

“在看？这里还有其他接受实体吗？我一个也没有看到。”

“看幻影走廊。”

斯克罗吉按照指示做了，然后看到这一幕眨了眨眼。在他上方的走廊上，漂浮着一群灵魂。意识到他们正在被监视，部落开始欢呼，并喊道，“你已经离大道太近了。”另一个人喊道：“别迷路。”但直到听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帮忙”，斯克罗吉停了下来，不，他完全停了下来。甚至连他的气息都无法察觉。

“你受伤了吗？”他姐姐问道。

“为什么那个灵魂不能帮助我？”

“你已经离开路。你被指示不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雅各布.....他仍然是个无赖。”

“你离开了道路，埃比尼泽。仅仅因为你受到胁迫，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再有责任信守承诺。”

“Transmogrify 不是我以前所知道的。雅各布.....”

“是的，雅各布仍然缺乏正直，但你必须自己回到道路上，埃比尼泽。”

“雅各布怎么能在如此软弱的情况下成为接受者呢？变形是虚伪的。”

“Mogrification

只需完成外展任务即可。如果无限意识需要完美，那么即使是我也无法做到。”

斯克罗吉微笑着说道：“你是完美无缺的……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你需要回到大道上。”

“无论我走多远，我似乎都没有拉开距离。”

“这就是你的困难所在。向左看。你看到什么了？”

斯克罗吉按照指示做了，然后回答：“火山口。”

“现在转身，就好像你要回到泳池一样，然后再次向左看。”

这个奇怪的请求对斯克鲁奇来说就像是一场游戏，但他仍然执行了这个请求。当他再次向左看时，他看到了——火山口。“这是什么玄机？”

“我的兄弟，你已经进入了断魂坑，只不过这次进入的实际上是被切断的身体部位。尽管如此，我们周围的这堆骨头创造了包含它们的膜，就像火山口中的灵魂所做的那样。”

“我没有看到大坝周围有覆盖层——不像火山口的覆盖层。”

“单板不过是纤细的。然而，将四肢限制在大坝内就足够了。”在察觉到斯克鲁奇的下一个想法后，范妮补充道，“这种限制是对称意象的空灵外观。”

“我想我需要一位科学家来弄清楚这句话的含义，范妮。”

“换句话说，这里的墙壁是反光的——
就像镜子一样。这个概念对你有帮助吗，埃比尼泽？”

“最肯定的是，这解释了缺乏进展的原因。然而，我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视力障碍呢？”

“闭上眼睛让自己失明。”当她的哥哥遵守指令时，四肢紧握的声音在整个大坝中回响。
“我知道你听到了手臂和腿的冲突，但要注意有节奏的、高亢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这项努力给斯克鲁奇带来了负担，因为只有当它们的振动直接进入大脑时，才能在另一种声音的轰鸣声中发现一种声音。“淡淡的。”

“集中注意力听那低沉的声音，埃比尼泽。音量在增加吗？”

“我确实这么认为。”

“直接朝着那个声音走去。”斯克罗吉再次按照指示行事，“好，现在继续保持这种语气。
”大坝外的刺耳声愈演愈烈，四肢被践踏时惨遭爆炸。察觉到斯克鲁奇失明了，那些脱离实体的四肢似乎专注于绊倒他。手臂将腿抛在他的路上，同时双手拍打他的背部。不断躲避攻击性行为导致斯克鲁奇失去了听音调所需的注意力。他的脑海中，他听到了范妮的鼓励。“你已经安全了，不要停下来。”

“我再也听不到噪音了。”

“埃比尼泽，你只是迷失了方向。您正在跟踪的声音范围很窄。你只需要转身，直到你再次听到它。”范妮的指导平息了斯克罗吉的紧张。他从来没有习惯骚扰四肢的麻烦，但不允许它们毁了他。

走廊里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喊声，人们为斯克鲁奇重返大道欢呼雀跃。史克鲁奇立刻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脑中的喧嚣来自于“贪婪循环”。当他上方好奇的灵魂开始满足自己的需求时，范妮告诉斯克鲁奇，“黑暗之雨在等待着我们。”雅各布对雨季的恐惧涌入了斯克鲁奇的记忆，带来了可能对发生的危险的恐惧。

“我会相信你的，”斯克鲁奇说，他更多的是自言自语，而不是范妮。

当斯克鲁奇开始步行前往雷恩斯时，他向他的妹妹道歉。
“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同意过你们的婚姻。康纳是个好人。”

“是的，他是。”斯克鲁奇的思绪停顿了一下，然后他听到：“然而，埃比尼泽，我个人对丈夫和家庭的喜悦导致了我最爱的两个人的抛弃。”

“我知道我是那两个人之一，”斯克鲁奇说。

“你是一——就像父亲一样。”由于没有肉身的注视，斯克鲁奇与妹妹的情绪作斗争。
“你们都拒绝了我，”范妮说。

“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很生气，父亲在我完成学业之前就把我从学校退学了，然后他拒绝和我说话。我很抱歉，范妮，多年来每次我看着你，我都看到了他。”

“你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被他拒绝。”

在坚持提供证据之前，斯克鲁奇深思熟虑了这一说法。
“父亲怎么没有拒绝我？”“他对你隐瞒了个人真相，所以你不会因为他的困难而感到负担。”

“我以为我就是他的难处。”

“你还记得新伦敦桥脚手架倒塌吗？”

“整个英格兰都听说了这件事。”

“脚手架倒塌时，父亲差点就死了，而且他的伤一直没有完全康复。”

这个消息让史克鲁奇非常震惊，他要求做出解释。“为什么我现在才听到这个？”

“如果我们当时告诉你，你会怎么做？”

“我会回家去上班——就像我应该做的那样。”

“不，父亲花光了他的积蓄，所以你，埃比尼泽，在事故发生后可以在学校多呆一年。他甚至放弃了医疗来帮助你。”

“我离开学校后……为什么我会被排斥？”

“父亲很挣扎，尤其是在你搬回房子之后。那次事故毁掉了他的左臂。他必须把那条手臂绑在身体的前面，否则每走一步，它就会前后摆动。”

“我从来不被允许提供帮助，这是不对的。”

“父亲决心让你成功。他向我明确表示，他的担心永远不会成为你的担忧。这很严厉，但出于最好的意图，埃比尼泽。”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会同意。但现在，我已经度过了大半生，我知道这是错误的，范妮。”斯克掳奇前后摇了摇头，最后说道：“为什么我必须忍受父亲恨我的想法？为什么你不能至少安慰我内心的痛苦？”

“父亲威胁说，如果我这样做，他就会把我从他的生活中驱逐出去。最终，在我和康纳结婚的第二天，他还是拒绝了我。”

“所以他从来不认可康纳？”

“其实他确实同意这桩婚事.....直到婚礼后的第二天。”

“发生了什么事？他没有意识到你要从我们家搬到康纳家吗？”

“没有，在婚礼上，康纳的一位朋友问他为什么没有嫁妆。父亲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非常尴尬，他与我断绝了关系。”

“你不值得这样的待遇。”

“然而，你也与我断绝了关系，埃比尼泽。”

“我仍然对自己作为一个过于敏感、麻木不仁的人的失败感到遗憾。”

斯克掳奇思考着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一系列行动。他从来没有想过父亲会为他牺牲，即使受了重伤。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却从未得到他的承认，这让他明白了他的父亲是多么的骄傲。到最后，这似乎是他仅存的尊严，他把它当作武器来使用。

到达雨城后，斯克罗吉问道：“我们不应该朝入口走去吗？”

“只有黑暗之雨才允许生者通过幻化。你，埃比尼泽，被赋予了特殊的通行权，因为你承诺留在幻影之路上。”

斯克罗吉艰难地咽了口口水，然后承认：“**我知道我没有遵守诺言。**”

“**不，你没有。但是，当你兑现承诺时，虐待行为会被原谅，但不会被遗忘。**”

“**重入道还没有确定‘约定’吗？**”

“**不完全是。你必须承诺无论情况如何，从这里到那里，都要留在路上。**”

“说实话，范妮，我太累了，不想离开这条路。所以我保证会留在这条路上。”

史克鲁奇在雨雨前停下来，看着倾盆大雨，范妮说道：“**埃比尼泽**，你在那儿。进入黑暗雨雨吧。”

最后一个词“**黑暗**”在史克鲁奇的脑海中回响。回声抓住了他的心脏，然后将其挤压到他颤抖的声音中。

“**雅各布之雨中的恐惧仍然**让我感到害怕，但与离开道路后我将遭受的耻辱相比，它并不可怕。我刚刚重新做出了诺言，我会遵守它，直到我被告知我们.....**在那里。即使留在这里意味着被淘汰。**”

“**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比这更可怕。消除是身体的丧失。无效化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丧失。你将被无效化，没有人保留记忆。**”

“**我不会过马路，除非.....**”

“.....那里。”沉默发展为紧张。

“**你的诺言已经恢复了，埃比尼泽，现在是时候面对你的恐惧了。看看雨水，你看到了什么？**”

斯克罗吉不知道他应该寻找什么，但最后说道：“一场洪水？”

当范妮的下一个想法释放出来时，人们可以感觉到她在微笑。

“已经确定，雨季看起来很潮湿，但对你来说，埃比尼泽，雨季就是你的‘那里’。现在是你面对最困难的恐惧的时候了。离开大路，进入雨季。”

“那么，雨雨之地，就是我许诺的‘那里’吗？”

“是的，就是这条路。”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雨季对你来说危险吗，范妮？”

“没有任何地方是危险的——
或者任何特定的地点都不能被接受。尽管如此，埃比尼泽，这是你的旅程。你必须自己完成它。”

斯克罗吉指着倾盆大雨，然后确认医学博士：“所以我应该去‘那里’？”

“这符合你的最大利益。”

“不久前雅各布问我爱谁，我说没有人。但我错了，范妮，因为我一直爱你。”

“你爱别人，埃比尼泽，你只是没有认出谁。”

“贝儿离开我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想过再寻找另一个浪漫的伴侣。”

“爱情比浪漫更强大。”

“我没有孩子可以爱，但是，我想所有克拉奇特的孩子都认为我爱他们。”

“你？”

“爱情只是瞬间情感的创造.....还是捕捉情感的永恒事件？”斯克掳奇问道。

“可以是这些，也可以是更多。爱既抽象又具体。一个人无法为爱投入力量，但爱却有力量结束战争。充满爱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而死。那个把我们的父亲从冰冷的泰晤士河中拉出来的人通过爱救了他的命。他带来了与 Transmogrify 中的外展任务所创造的同样的爱——这是一种为他人服务的爱。”范妮让她哥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问：“你爱克拉奇特的孩子们吗？”

斯克掳奇想了想，然后宣布：“孩子们让我有点担心，你能喜欢你担心的东西吗？”

范妮嘲笑斯科罗吉的纯真。

“这是父母爱的一部分，并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全部爱，但关心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它与爱联系在一起。埃比尼泽，你听起来像一个父母。”

“我确实关心孩子们。但是，要说我平等地珍惜每个孩子.....我不确定我能做到这一点。看来我的本性是喜欢某些孩子胜过其他孩子。所以我可能不会是一个慈爱的父母。”

“你对待你最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好吗？”

“不，我从来不这样做。”

“你确实了解爱，埃比尼泽。然而，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忘记了爱的最大力量既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又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力量。”

“你一直这么告诉我。但是范妮，所有强烈的情感不都带有能量的力量吗？恐惧不是和爱一样强大吗？”

“当然，但你知道谁会走向恐怖？爱赋予人类创造伟大的渴望。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爱就是个体奔向的方向。”

“是的，我想大多数人会做任何事来避免恐怖。所以据我了解，我们强调的东西会增强，我们忘记的东西会减弱？”

“这一直是现实的真相，埃比尼泽。现在你必须面对你最大的弱点。你必须进入黑暗之雨。不要害怕；如果它找到你，就接受救济。”

尽管如此，斯克罗吉还是颤抖着滑入了暴风雨中。刹那间，一道彩虹色垂直爆发，淹没了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沐浴在阳光下，他的皮肤开始因爱抚的感觉而刺痛。当他深入到发光的洪流中时，他的视野变得令人目眩的苍白。有那么一会儿，他失去了方向，绊倒了，然后摔倒了。

他坐在实体但又模糊的地板上。当他把膝盖拉到胸前时，他开始无法控制地大笑。声音不断回荡，直到热闹被强行终止后，现场才安静下来。他毫无畏惧地站了起来，开始行走。他不确定自己是勇敢还是愚蠢，但对相信自己处境的模糊性的强烈渴望消耗了所有恐慌的欲望。他仍然对他无法识别的东西感到恐惧，但他现在相信.....深深地相信.....幻化会保证他的安全。

当斯克鲁奇行走时，光墙开始变得可见。视力恢复后，他走进了一间充满跳动钟乳石的洞穴房间。洞穴的视觉外观困扰着他的记忆。

走到房间中央，他意识到钟乳石不是由矿物制成的，而是充满生命的脉动。天花板上覆盖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突出物。两者中最活跃的是铁锈色的茧状小膜。然而，那些可怕的生物体型比它们大一倍，并且在它们周围制造出一团雾气漩涡来隐藏。

他抬头看着不断运动的天花板，张开嘴看着较小的突出物裂开。这股力量将数千只微小的棕色飞蛾释放到房间里。为了满足需要，他们袭击了斯克鲁奇。每只飞蛾落在他身上时都

发出欲望的呻吟。他们中最好的只是表达了生存的需要。其中最糟糕的人立即开始吃他的衣服，希望能提供自己的生存手段。史克鲁奇还没来得及保护自己，这些生物就覆盖了他的身体。

当虫子开始爬进斯克鲁奇的所有开口时，较大的茧释放出巨大的、不断变化的飞蛾。每只飞蛾都在朦胧的斗篷下飞行，落在几只较小的飞蛾上，将它们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当较小的飞蛾继续哀叹它们的需求时，较大的生物却错误地断言那些在**他们**之下的人应该遭受不幸。两群畜生在斯克鲁奇身上联合起来，试图耗尽他的所有资源。

这些生物如此之快地追上了他，他甚至没有试图将它们从衣服上擦掉，而现在，已经来不及反应了。被这些飞行生物吓得瘫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声呼救。

“现在我必须为那些贫困和无知的人做些什么呢？”斯克鲁奇浑身被无数的飞蛾覆盖，开始咽下最后一口气。当他的膝盖开始承受不了身体的重量时，他大声喊道：“**没有人帮忙吗？**”一只膝盖重击地面的力量如此之大，导致另一条腿也弯曲。“**求你了，**”他呜咽道。

当他开始倒下时，一只小手抓住了他的小指。

“你做得够多了，斯克鲁奇先生。”孩子的手用力一捏，手腕一抖，一团飞蛾飞出。

“每个人都对社会状况负责。”一只人类幼崽猛拉老人的手臂，直到这些来势汹汹的生物从猎物身边飞走。大多数昆虫继续在较大飞蛾产生的薄雾中漂浮。随着它们每一次扇动翅膀，新释放的雾气将一切隐藏在无知的影响之下。于是，孩子推搡着史克鲁奇，直到房间里不再有危险。

斯克罗吉从膝盖上站起来。看着眼前的少年，他发现自己认识她。“伊丽莎白？”

“妈妈和我来找爸爸。我们能得到你的帮助吗，斯克鲁奇先生？”

“我这一生都亏欠你。”

当斯克鲁奇注视着母女俩的鬼魂时，第三个人的身影开始出现。

“我的丈夫快要死了，”南希宣布。

“中尉？”

“吉尔伯特很快就会到达特恩特。然而，我担心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汉弗莱就会迷路，埃比尼泽。”

“吉尔伯特是死于枪伤吗？”

“不，克里米亚饱受霍乱困扰。”

斯克罗吉看着其他患有这种可怕疾病的受害者，然后问道：“怎么办？我能做什么？”

“汉弗莱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知吉尔伯特去世的消息。他会心烦意乱且无能为力。彼得会尽力提供帮助，但汉弗莱需要更多指导。他需要指导。”

“这孩子有欲望吗？”

“科学.....只有科学。”

“那我认识一个红颜知己，我会稳定你儿子的未来。”

“你是我们的祝福——现在走吧。”

斯克罗吉在熄灭的壁炉旁的椅子上睡着了，猛地站了起来。当早晨的阳光开始从窗户照进来时，他疯狂地眨着眼睛，发现自己的衣服上布满了蜂窝状的虫洞。他跳了起来，听到皮卡迪利圣詹姆斯教堂的钟声——然后，他知道今天是圣诞节。

他在房间里跳舞，以欢快但音盲的方式唱歌。为了庆祝节日，斯克鲁奇把自己打扫干净，穿上他最好的西装，梳理稀疏的头发，写下三封信，然后将每封信放入自己的信封中。他把信折进夹克口袋，离开家，开始朝皇家学院的大厅走去。

每走一步，烤栗子、烤面包的气味和无处不在的马粪味混合在一起，为那些度假的人创造了一种非常愉快的体验。斯克鲁奇边走边向路过的人鞠躬致意。当他经过一个乞丐时，他才停下来，把每天用的硬币扔进杯子里，然后听到：“你做得够多了，斯克鲁奇先生。”

他扭头看向说话的人是谁，看了一眼乞丐，然后自言自语道：“是吗？”乞丐意识到这句话并不是说给他听的，只是上下摇头证实了他的话。斯克罗吉仍然不承认自己的价值，但仍然继续前进。

这一天很特别，但对于圣诞节来说却并不不同寻常。由于冬季气温温和，只有北风吹来，预示着天气可能会变得狂暴。但此刻，阳光明媚，斯克罗吉吹着口哨，当然，音调不高，但所有旁观者都认为这是快乐的欢呼声。

街道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表演者、小贩和唱颂歌的人群，熙熙攘攘。马车像河流一样沿着鹅卵石铺成的道路行驶。伦敦每条道路的两旁都是用冬青树、常青树和丝带装饰的建筑物。笑声是人们的情绪。

当斯克鲁奇躲避一个投掷多把刀的杂耍者时，他将一枚硬币扔进表演者的罐子里，然后听到：“你做得足够了，斯克鲁奇先生。”斯克罗吉毫不犹豫地前后摇了摇头。

接近皇家学会时，斯克鲁奇从外套上取下标有“慈善信托”的信封，然后走进大楼的入口。他径直走向演讲厅，观看迈克尔·法拉第为他的燃烧化学圣诞讲座做准备。

斯克罗吉准备好一个装有各种化学品的长托盘，看着法拉第点燃了容器。多耀斑爆发，产生蓝色、绿色和紫色的火焰。“这会引起轩然大波，”斯克鲁奇宣称。

法拉第从桌子上抬起头来，说道：“埃比尼泽，你站在那里多久了？”

“刚到，迈克尔。”

“你认为孩子们会对这次演示印象深刻吗？”

“我想即使是他们的父母也会印象深刻，”斯克罗吉保证道。

“有时他们比年轻人更着迷。”

“火确实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是彩色的火——嗯，这和火来时一样引人注目。”

“我怀疑你来这里是为了被火迷住，所以我能帮你什么忙，埃比尼泽？”

斯克罗吉将标有“慈善信托”的信封递给法拉第，并说道：“我愿意支付一位名叫汉弗莱·奥尔布赖特的年轻人的教育费用。”

“这很不寻常，埃比尼泽，但请告诉我这个男孩的情况。他好奇、聪明并且愿意努力吗？”

“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很有品质的人。”

“我们不仅要求员工的品质，还要求他们的智慧。”

“我听说他只想到科学。”

“埃比尼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孩子已经成为孤儿了。”

“伦敦街头行走着太多孤儿。这次有何不同呢？”

“我.....我确定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

“所以你觉得他很特别，但我也会吗？”

“是的，你会发现他是独一无二的、乐于助人的、杰出的。”

法拉第从斯克鲁奇手中接过信封，打开它，看了看提供给男孩的金额，然后慢慢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斯克鲁奇的眼睛上。“这比教育十几个研究员所需的资金还要多。”

“只要汉弗莱得到照顾，你就可以用任何额外的钱做你想做的事。我只是想确保年轻人有足够的钱。”

“这已经足够了，埃比尼泽。如果这个男孩有能力，我们将把他培养成一名科学家。”

“最后一件事，迈克尔，请不要让这个男孩知道你知道他失去了家人。”法拉第有些困惑，同意了，斯克罗吉离开了大楼。

他走进街道，期待着节日的欢呼声来迎接，尽管有这样的假设，斯克鲁奇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争论。周围围观的人很多，中间的两个人正在争吵。

“出示你的驾照，”警员要求道。

“我只是唱颂歌，一个人不请君主就不能招待和获得一顿饭吗？”

“别求我。你们这种人永远不知道合法就业。出示你的执照，否则就走吧。”

“你连一顿饭都不肯给我。”

“以你的声音质量.....我什至不认为你值得一顿饭。”

说完这句话，史克鲁奇走上前来，然后说道：“圣诞节庆祝活动就是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心扉。这个女人似乎很需要帮助。”

“法律就是法律，国家不对愚人负责。”

“你的狠话让我傻眼了。先生，你是生来无知，还是后天养成的？”

警员眯起眼睛，直视斯克罗吉黑色的瞳孔，咆哮道：“把音量调小一点。”说完，这名警官怒气冲冲地走了——可能是为了寻找另一个不幸的人来骚扰。

斯克鲁奇把一便士扔进女人的杯子里，开始朝他的账房走去，这时他听到身后有回声喊道：“你做得够多了，斯克鲁奇先生。”

他自言自语道：“也许我会。”

绕过街区来到他的公司，门上方摆动的标志表明北风正在增强。进入大楼后，他回想起大约三十年前他和雅各布搬进这个地方的那天。一阵忧郁的回忆在他脑海中闪过，但没有任何事情能成为轶事。

他独自一人在工人的房间里，看着他们的办公桌。每个人的书写区域中间都放着工人的节礼日信封。通常的英镑将信封固定在适当的位置。斯克罗吉走进他和鲍勃的办公室。他在搭档的桌子上放了一个信封，上面只写着“鲍勃·克拉奇特”。他把手放在信封上，低声说道：“鲍勃，你一直是我的良心，让我看到了我之外的东西的价值。”

看着保险箱，他有了主意。打开门，他取出一把英镑。回到工人桌子前，他把中间的一英镑滑到每个信封的左上角。在剩下的三个角上，他又加了一英镑。信封的四个角都沾满了硬币，他想，“需要比多佛海峡地震更强大的力量才能转移这些资金。”

他从背后听到：“你做得够多了，斯克鲁奇先生。”

转过头，面对熟悉的声音，他说道：“有人告诉过我。”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我很惊讶你的家人今天允许你离开他们。”

“我不再习惯孩子们高兴时的尖叫声。”

“他们让你寻求隐私，是吗？”

“好吧，至少安静一点t。一旦热情减弱我就会回来。你来这里做什么，埃比尼泽？”

他把写有他名字的信封递给鲍勃，说道：“我要退休了，鲍勃。”

“退休.....我的.....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骨头虚弱，我的朋友，骨头虚弱。鲍勃，我永远不会坚持这一点，但我希望你让彼得·奈达担任经理。一切都在信封里解释了。”

“彼得是个好人，但等待升职的是芬格尔。”

“是的，我知道。既然我要走了，你就可以把他们俩都提拔了。为 Fingal 发明一个特殊的进步应该很容易。”

“所以这是.....再见？”

“我会在身边；还别想得太过分。”

“奢侈……我？”

“我打赌你的孙子已经发现你不在了。”

“事实上，我对此表示怀疑。当我离开他们时，他们正在发明破坏礼物的方法。然而，我很享受他们的欢乐，饥饿很快就会带我回家，但是，埃比尼泽，你要离开，我很难过。”

“时间只在愿望中停止。我需要这个，鲍勃，我需要这个……”

“那我很高兴你能做到。”

当他们走向入口时，克拉奇特向他的搭档伸出了右手。斯克罗吉抓住他的手，把它拉近自己，然后给了他朋友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拥抱。离开大楼后，两人转向相反的方向。克拉奇特拐过街角之前，斯克罗吉转过身来。他想告诉他的伴侣他爱他，但紧张阻止了他。他自己也不理解他们之间发展出的深厚友谊。一滴泪水从他的右眼角滑落，然后他转身擦掉脸上残留的水分，然后开始朝弗雷德和埃莉诺的家走去。

当斯克鲁奇到达他侄子的家门口时，伦敦清新的空气吹拂着他的鼻子。然而今天的寒冷并没有浇灭他的斗志。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些淘气的双胞胎，埃莉诺的小恶魔，像胖胖的鹅一样在圣诞树上蹦蹦跳跳。

推开门，他吼道：“埃莉诺，这只是你叔叔！”

还没等他关上门，一阵旋风般的小脚声和欢乐的尖叫声就将他吞没了。

“斯克鲁奇叔叔！你们来早了！”两个声音齐声尖叫。斯克罗吉把背靠在门上，为女孩们的拥抱做好准备。“坚持住，你们这些旋风！我连你们一个人都追不上，更别说两个人了！”

“来玩吧！圣诞老人来了！”

每个侄女都抓住一条腿，开始把它拉向客厅。向不同方向移动的双腿的合力有可能将斯克鲁奇推倒。他靠在门上，说道：“我跟着你。”他指着自己的脚笑道：“我和你一样，也有两条腿。”

当他们走进房间时，一阵圣诞节的欢呼声扑面而来。圣诞树上挂满了闪闪发光的装饰品、肉桂和火焰的轰鸣声，空气中充满了节日的幸福感。餐桌上有一座姜饼屋，虽然有点倾斜，但无可否认地迷人。玩具散落各处，每一件都带有短暂而热情的玩耍痕迹。

在他们消失在一阵圣诞欢乐中之前，斯科罗吉设法脱身而出，“埃莉诺，亲爱的，你听到我说话了吗？我来早了！”

厨房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快到了，史克鲁奇叔叔！”

“看看圣诞老人给我带来了什么，”埃比喊道，把一个涂着鲜艳颜色的木制火车引擎塞到他手里。

范妮，曾经的竞争对手，插话道：“你能读我的书给我听吗？”

斯克鲁奇，一向迷人的人，眨了眨眼睛，然后说道：“我在火车带我们去姜饼屋周围进行一次伟大的冒险的时候读这本书怎么样？”双胞胎咯咯地笑着，他们的脸像圣诞蜡烛一样发光。

然而，随着双胞胎正处于假期的兴奋状态，焦点转移到了新的奇迹上。
“我编了一个谜语，”范妮说。

“我也是！”艾比惊呼道。

斯克罗吉有点惊讶，他指示道：“我很想听听他们俩的声音，首先是你，范妮。”

范妮背诵了她的谜语。

“我有像雕像一样站着的守卫，旗帜在屋顶上飘扬。我是一个神奇的家园，却没有龙。我是什么？”

斯克罗吉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嗯，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还能有其他线索吗？”

范妮还没来得及回答，艾比就脱口而出：“是白金汉宫！”

斯克掳奇突然大笑起来，但还是严肃地说：“艾比，这不是你的谜语。”

曾经的外交官范妮说：“别担心，史克鲁奇叔叔。如果没有她的帮助，你最终也会得到它。”

斯克罗吉对她的善意微笑着说：“现在，轮到你了，艾比。你的谜语是什么？”

艾比决心要超越她的妹妹，她宣称：“我横卧泰晤士河，马在我上面小跑，小船在我下面嘎嘎作响。谁……不，我是什么？”

斯克罗吉假装在沉思。

“你说的是泰晤士河对岸？马和船……这个我认识！是……黑衣修士桥吗？”

艾比的脸沉了下来。“不，那不是我们的主桥！”

“那么一定是伦敦布里德格。”

艾比的眼睛亮了起来。“你明白了！”

斯克罗吉用手掌拨乱他们的头发。“你们都是天才。”

“史克鲁奇叔叔，你也很聪明。现在轮到你了。”

感到必须快速思考的负担，斯克罗吉最后说道：“一个人咯咯地笑得很大声，一个人经常咯咯地笑，一张脸是共享的，但不是一个名字。我们是谁？”

众女心领神会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欣喜道：“是我们了！”

斯克掳奇哈哈大笑。“主谋们！绝对精彩！你们两个是我想要的最快乐的礼物。”

三人又玩了一会儿，埃莉诺才走进客厅。

“埃比尼泽，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他们怀着同样的钦佩之情拥抱在一起。分离后，一团面粉飘落在地板上。

斯克罗吉亲吻了她的脸颊，承认道：“我睡得很不好。”

“所以双胞胎一直让你睡不着觉？”

“就像工厂的哨子一样。不过，我早来主要是为了帮助你，埃莉诺。”

她从斯克鲁奇身边退后一步，上下打量着他，然后慢慢地说：“帮帮我？”

“是的.....在厨房里。从来没有人帮你做过饭吗？”

“当然，我也帮助过其他女性，但从来没有帮助过男性。”

“我来这里是为了证明男人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吃饭。那么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埃莉诺？”

“我猜，土豆需要削皮。”

“我相信我能很好地使用刀，从而带来好处，”当他们走向切割台时，他说道。

厨房看上去就像是在暴风雨中被打翻了一样。每个表面上都放着碗和食物。酿好的鹅放在锅里，等待煮熟。当烤箱里的肉馅饼散发着香气，让心变得柔和时，斯克罗吉看着还需要准备的土豆、胡萝卜和防风草。

在斯克鲁奇开始掷骰子之前，他从外套口袋里取出最后一个信封，递给埃莉诺。

“我希望我没有太前卫。”

她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往里看。她立即把它递还给斯克罗吉。

“不，我不能接受这个。弗雷德.....”

“我希望他会在这里。我稍后会和他谈谈，但埃莉诺，你需要这个，即使不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双胞胎。”

“弗雷德提供.....”

“这不是关于弗雷德，而是关于如果他发生什么事，社会将如何对待你。”

“这就是女人的命运。我不能反对这一点。”

“我不是要求你这么做。我只想为你提供安全感。信封里的每一分钱都是一顿饭、一张床、衣服——以及生命本身。”

当埃莉诺听到“以及生活本身”这句话时，泪水夺眶而出。斯克罗吉虽然很困惑，但还是把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这个姿势并不能带来安慰，因为她转向他，然后开始公开哭泣。“我好害怕。”斯克罗吉让她有时间表达她的恐惧。“我想我怀孕了，埃比尼泽。”

他立刻明白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问题之一……产褥热。”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你知道我失去了我的母亲。她死了，所以我才能活下去。对她这样做对我来说是终生的负担。”斯克罗吉停顿了一下，然后谈到了援助。“在我出生的时候，除了助产士之外的帮助仍然是不必要的，至少对社会来说是这样。然而，今天，产科医院照顾那些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我想为此提供资金。”

埃莉诺不停地流着泪水，表示宽慰和对这种帮助的爱。

一层雪花拖着弗雷德穿过门。还没等他发出声音，磅礴的能量便向他涌来。

“父亲！你回来了！你把他带来了？”

他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拎着的箱子搬进了家，他回答说：“我没能把小马放进箱子里，但我给你带来更好的东西。”

“还有什么比小马更好呢？”艾比抱怨道。

弗雷德拖着脚步走向角落里的鲜红布，将木箱滑到一张小桌子上。双胞胎想象力丰富，抚摸着盒子，仿佛里面装着他们愿望的生命。

“那是什么？是小狗吗？”范妮在原地跳舞问道。

弗雷德咯咯笑起来。

“也许明年，当你长大一点的时候。”他的笑容带来温暖，他的话语点燃了女孩的憧憬。
“这里有一种魔力.....心灵的魔力。”

女孩们小心翼翼地掀开盒子的盖子，然后高兴地欢呼起来。盒子里有一个童话般的村庄，由木头和石头精心打造而成。鹅卵石街道两旁排列着漆成鲜艳色彩的小房子。

“噢，父亲！”艾比尖叫起来，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惊奇。“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呢？”

弗雷德笑了。

“只有你的灵感才会进入这个村庄。”当他让女孩们玩耍时，厨房里传来一阵欢乐的笑声。

弗雷德走进厨房，发现埃莉诺和斯克鲁奇正在互相扔面粉。当他们看到弗雷德在房间的角落里看着他们时，他们浑身覆盖着幽灵般的物质，在投掷过程中停了下来。

“看来我错过了好戏了。”

“哦，不，你来得正是时候，”埃莉诺扔了一把粉末说道。r 到他的外套上。

三人一边躲开对方，一边继续往房间里撒面粉。当艾比和范妮走进厨房时，剧情才发生了变化。看着大人们的骚动，艾比大声说道：“我还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呢。”

被人发现后，三人顿时如同雕像一般，脸上的表情都流露出了耍流氓的愧疚之情。然后...埃莉诺和弗雷德都向每个女孩扔了一把。厨房立刻变成了白色，就像暴风雪期间结冰的湖面上积雪一样。整个家充满了恶作剧的笑声，五个人终于平静下来，把厨房从家人的嬉闹中恢复过来。

厨房里的工作和娱乐结束后，斯克鲁奇和双胞胎就回到了客厅。他坐在家里最舒服的椅子上，靠近壁炉，然后很快就睡着了。双胞胎在童话般的村庄里玩耍，两人都想象着一个相似而又独特的寓言。

当斯克鲁奇放松地进入梦乡时，他的嘴开始随着每次鼾声的张开和闭合。艾比和范妮与噼啪作响的火焰竞争，敬畏地看着斯科罗吉的鼻息和喘息开始控制安静。然后，当斯科罗吉的嘴张到最大时，艾比把她的食指放进去。在他咬下去之前，她很快就把它取下来了。双胞胎笑得很兴奋，这是任何圣诞玩具都无法提供的。于是，这种乐趣就成了他们的游戏。手指进进出出，一根接着另一根侵入了开口。

咯咯笑的声音太大了，弗雷德开始调查。
“姑娘们，你们觉得这样对你们叔叔不尊重吗？”

“他甚至不知道。”

“这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不礼貌。”当斯科罗吉咬她时，范妮失去了注意力，尖叫起来。

“他现在知道了，”弗雷德说，然后又补充道，“是时候收拾干净准备吃晚饭了。”

两个女孩都跑出了房间，而斯科罗吉继续打鼾。
“埃比尼泽，埃比尼泽，该吃晚饭了。”他的睡眠还在继续。弗雷德蹲在斯克鲁奇旁边，看着他叔叔的脸，轻轻地摇晃着他的肩膀。“埃比尼泽，埃比尼泽——”
“没有回应，他抓住了双肩，然后试图把斯科罗吉从睡梦中唤醒。

斯科罗吉终于站了起来。他咳嗽着，大口喘着粗气，“我爱我的妹妹。”

弗雷德有点惊讶地回答说：“每个人都爱妈妈。”

“但我仍然爱她。”

“我也是，我也是……”弗雷德犹豫了一下，说道，“她的死……好吧，有时候还是很难过。但今天是个欢乐的日子，有一对年轻人让我们微笑，一顿饭肯定让我们入睡。那你说呢，叔叔，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吧？”

斯克罗吉微笑着握住弗雷德的援助之手。埃莉诺带着一碗蒸胡萝卜和土豆走进来，带着厨房的香味。

“弗雷德，你能帮我拿鹅吗？”两个人都高兴地跟了上去，充满味道的空气控制住了他们肚子上的咕噜声。

客厅里色彩缤纷的圣诞树、熊熊燃烧的壁炉和无数的玩具很快就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场盛宴上。每碗都放到桌子上后，两个孩子都检查了食物。随着鹅成为最后的添加物，节日随之而来。

“在我们开始之前，为这个赛季干杯，”弗雷德说。
“新年……愿它能带来更少的争论和更多的假期。”

当斯克罗吉问道：“律师问题？”时，大人们笑了。弗雷德只是前后摇摇头。

“我想干杯，”艾比说。

“然后是我，”范妮坚持道。

说话时，艾比的脸上露出了欺骗性的笑容。“我的目标是鹅……愿他能在我能咀嚼的时间里坚持下去，并且味道比他看起来更好。”

当范妮宣布时，除了埃莉诺之外，所有人都笑了，“我的是圣诞布丁……愿它的硬度能经得起胃的考验，它的味道值得吞咽。”

“我开始觉得这里有点被忽视了，”埃莉诺说。

弗雷德眨了眨眼睛，然后说道：“但是现在轮到你去贬低别人了，那你说呢，埃莉诺？”

“那样的话，我要向史克鲁奇叔叔干杯.....愿你的投掷手臂永远达不到目标，愿你的慷慨永远超过你打鼾的声音。”

双胞胎指着斯克鲁奇，笑着谈论最近与打呼噜的叔叔的滑稽动作。斯克罗吉看着这些直觉敏锐的兄弟姐妹，然后宣布：“我这里有最好的吐司。”

“好吧，无论如何，埃比尼泽，请.....”弗雷德期待着斯克鲁奇开始敬酒，他的声音逐渐减弱。

“我向这对双胞胎举杯.....谨向混乱制造者、欢笑者和未来的圣诞颂歌者致敬.....如果他们能够保持一致的话。”

“我比艾比唱歌好听。”

“但我能记住这些话。”

“好吧，姑娘们，今天可不是做这种小事的日子。”

吃过饭后，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弗雷德提议玩惠斯特游戏作为饭后的乐趣，但斯克罗吉却叫了一辆马车。离开时，弗雷德正在搬动童话别墅去女孩们的卧室。

驿马车的颠簸迅速将疲惫不堪的斯克鲁奇平稳的呼吸变成了鼾声。当车停在他位于萨克维尔的地址前时，司机不得不从座位上跳下来，才能把老人摇醒。斯克罗吉额外给了这个人一枚硬币，以表达他的关心。

进入他过冬的家总是令人震惊，但绝不是意外。无人看管的建筑里的寒冷让这个瘦子的骨头都麻木了。当眼前的需要变得炙热时，他想起了这一天，尤其是那对活泼的双胞胎。当

大火将烟灰带入烟囱时，斯克鲁奇瘫倒在椅子上。睡眠导致打鼾，进而导致肌肉松弛，从而导致他的核心衰竭。当他的生命结束时，他的下巴放松在胸口上，一粒面粉从他的衣领上掉了下来。

“爸爸，我想多玩一会儿。”

“我们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该睡觉了。你妈妈很快就会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女孩们已经不再唠叨了，所以继续享受她们的快乐。经过一系列的活动，他们把村庄变成了农场。将他们自己的木制动物添加到场景中，营造出一种真实的氛围，人们几乎可以闻到粪便的味道。

当弗雷德走过双胞胎房间的镜子时，他注意到了额外的手势。面对镜子，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倒影，而是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的幻影。“叔叔？”

“冷静点，弗雷德。”

“我对此有何看法？”

“我有一个请求。”

“现在是合适的时间吗？”

斯克罗吉只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然后谈到了他的优先事项。
“我已经给了埃莉诺两千英镑的联合债券。”

“两千英镑？你怎么敢！”

“看来告诉你要冷静是浪费。不过，我想谈谈这件事——因为已经这样做了。”

弗雷德猛地呼了一口气，范妮抬起头来观察她父亲的焦虑。看到他的倒影，她喊道：“看艾比！父亲开始变得像史克鲁奇叔叔了。”他们一起咯咯地笑着，继续嬉戏。

“弗雷德，你可能认为我已经越界了，但我担心任何可能导致你死亡的伤害。”

弗雷德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埃莉诺不懂财务。女人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们保护.....”

“垃圾！骗人的！别再喋喋不休地谈论虚假的信条了。”

“但是对家庭生活的崇拜.....”

“只为服从而创造。”斯克掳奇停顿了一下，然后问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女孩们会怎样？”

“我回避了这个话题，所以它不会被提及。”

“我的好人，准备工作永远不会浪费。”斯克鲁奇解释了他在未经埃莉诺同意的情况下赋予权力的原因。

“我见过太多的事情，无法避免这种情况。我们这些有钱的人根本看不到养家糊口的人倒下时所带来的困难。”

“《寡妇保护法》提供了安全保障。”

“埃莉诺会收到你的衣服，但不会收到你的房子或金钱。在你死后，她仍然缺乏充分的权利，而双胞胎.....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们可能受到的虐待。”为了平息紧张气氛，斯克罗吉最后说道：“然后就是新生儿了。”

“新宝宝？”

“我在这里再次超越了自己。”

“新宝贝！这是我需要考虑的消息。”

“我听说过乔伊斯这个名字，但不知道这会带来男孩还是女孩。”

“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

“但这应该如此，因为社会将在他们出生时决定他们的自由。”在寻找持续的说服方法时，斯克罗吉补充道，“我不能强迫你保持警惕。但如果你过早去世，我已尽我所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

“我应该感激，但我还是感觉被轻视了。”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没有协商就采取了行动，还是因为你需要保护你的控制权。”

弗雷德呼出一口气，说道：“两者都让我变得微不足道。”

“耶哈耶。耶哈耶。”

斯克罗吉回头看了一眼，微笑着，然后说道：“有人在叫我。记住，至少要仁慈地生活。”

“等等……叔叔发生了什么事……”

“Yhaah-ae。 Yhaah-ae。 Khaac-aaac。”

结局